武俠世界

樓蘭南墓（俠情民間歷史傳奇故事）南宮宇·著

本故事譎奇，以各派各帮及草莽羣雄爭奪前朝寶藏，並附以派別鬥爭、兒女私情，英雄軼事，江湖奇聞，林林種種，蔚爲其觀，集爲巨著。

$4.00

第24年
23
革新號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選刊一部俠義民間歷史故事——「樓蘭南墓」，由南宮宇執筆。描述前朝一個王墓傳出埋藏了不少珍寶，引致當時各派各幫和無數草莽羣雄垂涎，展開爭奪，但其中隱藏着一個秘密是非一般常人所知，經過數番明爭暗鬥，生死肉搏後，終爲一羣有志之士，發現了遍地黃金車輪，取走了作爲復興漢邦之用，故事充滿民族正義氣氛，昂揚激烈，特別推介。

＊＊　　＊＊　　＊＊

隆中客與王一龍今期均有新作發表，「神弓、寶斧、歸元劍」是中篇連載，故事題材以恩怨仇讎、倫理親情爲主幹，中肯正確，感人肺腑。另篇「山貓王森」却是叙述民初時期一個傳奇性人物的事蹟，眞人眞事，可歌可頌，全屬佳作，萬勿錯過。

＊＊　　＊＊　　＊＊

下期龍乘風又有簇新作品貢獻：江湖奇俠列傳之「我是英雄」。這是他暑期中精心構思不朽之作，保証令你滿意。另外，馬騰的「追捕」故事「戰邊城」亦同期推出，愛好他們作品的讀者，屆時敬希購閱，多多捧場。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樓蘭南墓（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樓蘭王墓盛傳是前朝寶藏之地，引起了各幫各派及草莽羣雄爭奪，可是，到頭來却給一班復興漢邦之士，發現了遍地金輪……南宮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福星高照（天涯亡命傳奇故事）

義救孤女　五雄伏誅……馬　騰38

山貓王森（兩期完民初技擊鬥智小說）◀上▶

蜘蛛巷內　藏污納垢……王一龍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神弓、寶斧、歸元劍（俠義恩仇中篇）◀一▶

翻查血案　快意恩仇……隆中客65

亡命雙龍（俠情中篇故事）

逃避五行教　邂逅流浪漢……黃　鷹73

萬里飛虹（俠義傳奇小說）

澄清是非　遊俠江湖……高　皐81

金棺材（司馬洛傳奇故事）

海底藏寶　發現古瓶……馮　嘉8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長劍篇（武俠長篇連載）

佳節禍將臨　麥府迎大盜……蕭　逸98

千乘萬騎一劍香（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慘遭牢獄苦　金衣披魔身……秦　紅105

太空探秘・世界壯舉

上天入地（廿世紀壯舉）……亦　雄50

太空新紀元（太空探秘）……雍　容63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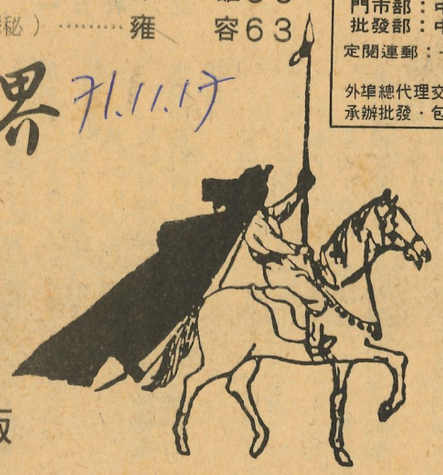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外埠總代理交由ASIAN PROGRESS PROPERTY LTD.
承辦批發·包括：澳洲·紐西蘭·菲濟·新畿內亞各地區。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世界 71.11.17
第24年
第23期
（總號120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臥龍生　司馬翎
黃　鷹　司馬紫烟
獨孤紅　諸葛青雲

六大名家
聯合執筆

H.K.N.G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　超級市場
地鐵站有售

經已出版
全套兩集H.K.$12.00

南墓 蘭樓

事故奇 傳史歷間民情俠

南宮宇·著
可 飛·圖

久居關外 重履中原

長安大道，車如流水馬如龍。

這大街是南北交滙之地，人潮如洪水一般，不斷從四方八面湧入，也從四方八面退却。

天色已晚，但人潮仍是那麼洶湧，事實上，這大街根本就沒有晝夜之分，夕陽剛西下，華燈早已上。

另一番紙醉金迷的生活正要開始。

賭館的堂倌，紅樓的龜奴，不斷地展現着笑容，招呼着過路的貴介公子。

他們都是尋歡作樂的人，衣履光鮮，風度翩翩，因此，那位中年人在這人羣中，並不會令人注目。

隨着人潮，他東張西望，似乎在找尋什麼。

他並沒有在賭館前停留，也沒有在那著名的「醉留香」前探首。

看來，他既不是賭錢，也不是尋芳！

那麼，他究竟要找尋甚麼？

看他打扮，與時下王孫公子並沒有什麼分別，一襲青色緞袍，一雙錦履，看他劍眉星目，步履輕快，可是，他的神情有點疲累，當他低首之際，更加露出有點風塵僕僕的樣子。

過了「醉留香」前面還有幾間較次一等的紅樓，他也沒有停下來。

他走進了一條橫街。

橫街的盡頭，正在亮着一盞黯黃的風燈。

風燈下，隱隱約約，有三個字——「飄香院」。

這也是一間紅樓妓院，可是，比起「醉留香」，它根本不會吸引人們，而且，以他的一身打扮，論情理也不會選擇這一個地方。

他呆呆的站在「飄香院」前！

一個老龜奴正趨前，他的笑臉把他的皺紋更加深刻地勾畫出來，他額上，臉頰上的每一條紋理，似乎都有一番說不完的故事。

「請公子裏面坐，我們這『飄香院』雖然比不上外面的紅樓，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公子光臨，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那人並沒有什麼反應，仍呆呆的站着，微風中，他似乎已成了一尊石像。

「公子……」

那人緩緩地擧起了右手。

「呀——」那龜奴望着那人的臉龐，開始是一陣驚惶，然後是一臉驚異。

「是我。」

「是你——」那龜奴竟已淚盈於睫。

「我終於回來了。」聲音是那麼的空洞。

「你終於回來了……」龜奴的聲音嘶啞，在這黯黃的燈光下，使人感到一陣心酸。

「太遲了？」那人痙攣地說道，聲音顫抖着。

「太遲了？實在太遲了。」

「她已……」他不忍再說下去。

「我寧願她已死去。」那龜奴的聲音也同時顫抖着，他的悲傷又變成了無比的憤恨。

「那麼她——」

「她已嫁了——一入侯門深似海。」

「侯門？」

「是的，我想，她現在一定比在飄香院的時候更苦，比日夜盼望你回來的時候更凄楚。」

「我實在太對不起她，可是造物弄人。」他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續道：「只要她還在人世，我一定可以找到她的！」

「找到她又如何，只不過使她又再重温一遍那痛苦的往事，那又何必？」

「老馬，你還不請貴客入坐？」院內傳來的聲音。

「是的，是的，公子，還是到裏面坐吧。」

「不——我不想再看到裏面的一枱一椅，因爲我早已決定忘記這一切！」

事實上，他的腦海裏對這飄香院內的一草一木，比任何人都記得清楚。

痛苦與甜蜜的回憶，又有誰能眞正的忘懷？

「我走了，你好好保重！」

「不要走，她還有東西留下給你！」

「什麼？」他幾乎不相信他的耳朵。

「是的，她臨出門的時候，仍然十分肯定地相信你一定會回來的！」

她那清麗而堅毅的臉孔，又浮現在他的腦海裏，一陣不由自主的激動使他全身發抖。

「你等我一會。」那龜奴已經轉身入內。

黯黃的風燈拖着一條長長的身影，一陣微風，送來桂花的香氣。

院子內的桂花，一定是開得十分燦爛了。

桂花飄香，你又何必飄入侯門？

一陣悉索，似乎是枝葉在微風中相碰，可是，那並不是枝葉的悉索，而是衣袂獵獵之聲。

那人立即警覺起來，劍眉倒豎，但他並沒有移動，仔像一尊木偶站立着。

幾聲咳嗽，老馬已從院內出來，手裏拿着兩樣東西。

「古公子——這是你的劍，還有一盞盞孔明燈！」

他接過那黝黑的劍，呆呆的看着那孔明燈。

「她說，這孔明燈是她最心愛的，做得最精緻的，她相信你一定會喜歡！」

老馬似乎也感到有點不大對勁。

「公子——你小心。」

「我知道。」然後，他在老馬耳畔低語幾句。

老馬不斷地點頭。

那姓古的公子把孔明燈納入懷中，轉身便走。

「公子，你好好保重——」老馬的聲音哽咽着，在微風中掀起一陣寒意。

古公子慢慢地走出這橫街。

衣袂獵獵之聲又起。

古公子手握劍柄，黑暗中，他兩眼精光四射。

「古蒼梧——」

這橫街雖然狹窄，却不知從那裏閃出了十多條大漢，全是穿着夜行衣飾。

「好漢，你們是那個道上的，認錯了人！」

「古蒼梧，你能逃入關內，却不能逃過我這一關！」

「好漢！」

「不要再叫什麽好漢，你早知道我們是誰，任你如何狡辯，也不能逃出這橫街。」爲首的漢子道，他手中握着一柄九環刀。

「既然如此，我只好自認倒霉。」

只見他左手一盪，黝黑的劍鞘立刻吐出一柄銀光閃閃的寶劍，在黑暗中更顯得鋒芒刺目。

劍光一現，那十多條大漢都不約而同退了兩步，步履剛穩，那劍已落在古公子的右手裏。

爲首的漢子道：「古蒼梧，只要你交出來，還可以留你一個全屍。」

古公子握着劍，稍爲一揮，大漢們又暴退兩步，他並沒有發招，只是橫劍當胸——一招極其平庸的「抱殘守闕」，招式表面平凡，但明眼人都知道，只要握劍的人稍動，威力當即不可海量。

爲首的大漢喝道：「上！」

十數條大漢毫不猶豫地刀劍齊起。

只見古公子招式一變，「橫貫天日」，一把精光閃閃的寶劍，立即化爲無數劍影，「卡噹」數聲，只見五把劍已被削斷，斷劍下地，鏗然有聲。

古公子劍招未老，已把劍納入鞘內。

「各位，在下與各位素未謀面，更是無仇無怨，何必硬要結下樑子？」

五劍落地，那十數條漢子已知道對手厲害，再沒有剛才豪氣迫人。

古公子目光一掃，那十數條漢子忍不住又退一步。

爲首的大漢猛力吸了一口氣道：「梧桐劍法，果然名不虛傳，不過——上！」

那十多條漢子並沒有齊上，可是，他們手中早已握了暗器，一時鏢針亂射，向着古公子的要害。

古公子不慌不忙，只見他一個旋身，劍光像一片銀網，把全身包裹着，滴水也不能潑進。

古公子暗忖：「這些漢子雖不是硬手，但被他們這樣纏下去也不是辦法。」

劍光再閃，古公子道：「請。」

縱身一躍，從那些漢子頂上掠過。

那幾個漢子立刻呆住了，因爲他們根本看不清楚他是怎樣從他們包圍中躍出來的。

只感到一陣勁風在他們頭上，如果他要取去那些漢子的性命，他們早已頭顱下地。

「追！」

可是，又有誰可以追得到？

古蒼梧已走進了大街。

已是午夜時份，尋歡作樂的人們更是精神抖擻，又有誰人注意到橫街裏一場惡鬥？

那十個漢子並沒有追來，但是，在人潮中似乎還有無數雙眼睛監視着他。

飄香已離飄香院，今夜何處是吾家？

他感到一陣頹喪。

他知道他不能在這時刻氣餒，因爲他身上還有太多的責任，還有很多未了的事情。

只要他一離開這人羣，更可怕的對手便會立即出現，他感到一陣茫然。

從關外到長安，幾千里的苦難已過去了，難道這長安大道，便是這苦難里程的終結？

不可以，一定不可以！

那些監視的目光似乎越來越接近，那些目光彷彿已變成千萬支利刃，刺向他的心窩。

只要他離開這大道，離開這羣尋歡作樂的人潮，那些目光將不會彷彿刺向他的心窩，而是實實在在的刺向他的心窩，鮮血比泊突泉還要湧動！

他再沒有其他的選擇。

面前便是長安大道上最豪華的「醉留香院」。

幾個龜奴已一湧而上，慘淡的笑容不知是奉迎還是嘲諷，古公子只感到有點噁心。

「公子，請……」

「公子，這邊請……」

醉留香院是最旺盛的地方，也是他們不敢動手的地方，正是唯一可以暫時擺脫他們的地方。

古公子不再猶豫，大踏步直往醉留香院。

那些目光似乎有點詫異，但並沒有跟進。

當古公子步入內庭，斜眼一閃，只見那些目光紛紛閃開，看來他們的確不敢在這裏放肆！

古公子並沒有鬆懈下來，他一面緩步跟着那龜奴，一面凝神細聽，使出他深湛的「天耳通」內功。

他們並沒有離去，反而把這醉留香院包圍着！

轉瞬之間，古公子已進入了大堂。

「這位公子，看來十分生面，不知道老身有沒有猜錯？」一個肥胖的婦人正迎上來。

古公子並沒有開口。

婦人道：「我們這裏燕瘦環肥，式式俱備，公子你需要的是——」

古公子問道：「這裏一共有多少個姑娘？」

婦人忙回答道：「我們這裏姑娘有很多……」

古公子厲聲道：「多少個？」

婦人有點驚惶道：「共有一百零八個，不過，她們大部份都有客人！難道公子

要——」

古公子說道：「對，叫她們全部都出來！」

婦人滿臉疑惑地道：「叫她們全部出來？」

古公子道：「是的！」

說罷便把佩劍放在八仙桌上。

「公子你——」

「我要全部姑娘陪我喝酒！」

「公子一定是說笑！你可以隨便叫幾個，或者——」

「不——我要全部！」

那婦人呆呆的站着，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我不會難爲你們的，」古公子從腰間抽出了一條黃澄澄的黃金腰帶，雙手用勁一按，一條足有斤來重的黃金腰帶竟然陷入了八仙枱上的雲石枱面！

那婦人更是呆若木鷄。

幾個龜奴和其他人等都忍不住朝着他們而來，那黃澄澄的金腰帶的確有無比的吸引力，更何況他露出這一手！

一個面目猥瑣的老人排衆而出，朗聲道：「這位公子果然豪氣干雲，好，請所有姑娘都來陪這位公子！」

衆人還是有點遲疑。

老人道：「還不去！」轉身又柔聲對古公子道：「公子稍安毋躁，所有姑娘都立刻來！」

不到一盞茶時份，樓上的姑娘紛紛下來，那些尋歡的客人都萬分光火，大聲咆哮。

只見那老人拱手道：「對不起各位貴客，今晚算老丈招呼不週，明日再來，當會雙倍奉還！」

大堂內一時之間，鶯聲燕語，仿似萬鳥投林！

那些貴介公子，爲的是尋歡作樂，遇到這樣掃興的事，當然大爲憤憤不平。

可是，當那老者一再拱手道歉，雖然，他的面貌猥瑣，但不怒而威，怕事的公子們，雖然滿腔不高興，仍然只好離去。

有些不怕事的人，本想胡鬧一下，但見到那老人的神威，也不再逞強，紛紛離去。

老人乾咳了一聲，姑娘們都立刻安靜下來。

「各位——這位公子今天晚上要包起我們這間醉留香院，這是各位姑娘的榮幸，好好陪伴這位公子。」說完之後，更示意其他人等離去。

忽然，又有幾個人闖進來。

「各位，對不起，請回！」

「什麽事？」

古公子抬頭一望，這幾個人正是監視他的人。

那老人道：「這裏沒有事，明晚再來吧！」

那幾個人看了一眼，也只好隨着老人離去。

古公子突然站起來，朗聲道：「這位老闆——」

那老人回首問道：「公子還有什麽吩咐？」

「我來這裏的目的你知道嗎？」

那老人乾笑了幾聲，道：「公子來這裏當然是尋歡作樂！」

古公子道：「我來這裏，一既不是尋歡，二不是作樂！」

這說話使大堂中的人都感到萬二分詫異！

老人的臉上閃過一陣異樣，隨即又回復笑意，道：「這位公子好風趣，既來醉留香院，那會是不想尋歡作樂？你大可以放心，這裏的姑娘，都是全城最美麗的姑娘，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古公子道：「我要找的是你！」

老人有點驚惶，但仍是滿臉笑意道：「找我？我與公子既不相識，難道你要來搗毀我這老實人的小生意？」

古公子道：「小生意？長安城內，誰人不知陸老闆擁有過百間賭場妓院！」

陸老闆說道：「公子既知在下姓陸，那當然知道我陸某人在這裏也有幾分薄面吧！」

古公子並不答話，手按劍柄。

陸老闆立時擊掌三下，四面隨即湧出十多個打手模樣的樣子。

姑娘們見此情形，立即嘩聲大叫。

古公子道：「枱上的黃金腰帶，足够各位姑娘今晚的賞錢，我找的是老闆，你們退下吧！」

姑娘們如獲大赦，紛紛離去。

大堂內立時鴉雀無聲，只剩下十多個打手陪伴着那位陸老闆。

古公子突然縱身一躍，劍隨身影動，不知他究竟使用甚麽步法，只聽見裂帛之聲四起。

那十個打手如在夢中，古公子已坐回原位，劍仍擱在八仙枱上，彷似從未移動過。

再看那些打手們，每個人身上前襟被削，露出了白色的內裳，如果古公子想取他們的性命，那麽，他們早已成爲劍下亡魂。

過了半晌，他們才發覺裂開的衣襟，不禁同聲驚呼。

陸老闆果是老江湖，由衷讚嘆道：「好俊的身手！」

古公子道：「那麽，你該知道我是誰了？」

陸老闆回答道：「公子，在下見識淺薄。」

古公子道：「你不認識我，也會認識這梧桐劍法！」

陸老闆道：「陸某不是江湖中人，但對梧桐劍法早已如雷貫耳，今日得睹公子身手，眞是人生一大快事！」

古公子怒道：「老僧面前不要談佛偈，我已踏遍七大名城，想不到在這裏找到你，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陸老闆道：「有勞公子，看來公子誤認馮京作馬涼！在下與公子往日無仇，近日無怨！」

古公子似乎有點按捺不住，抖聲道：「陸冬青，好個狡猾的『蜀中鼠』！」

陸老闆聽到蜀中鼠三字，頓時臉色有異，畢竟他是個老于世故的人，眨眼之間又回復從容之態，道：「公子，蜀中鼠三十年前名震巴蜀一帶，只要在江湖上混過的人，都會聽過，可是，在下並不是陸冬青！」

古公子已站起來，手按劍柄。

十個打手，雖然被他削開了衣襟，也不約而同的抽出佩劍，緊守門戶，也團團的護着陸老闆。

陸老闆道：「公子身手非凡，你們這幾個膿包根本不是公子的對手，不過，公子對在下的誤會，一定要弄個清楚明白，否則……」

古公子道：「還有什麼不明白？」

陸老闆道：「在下根本並非姓陸！」

古公子被他這句話弄得有點胡塗，眼前明明是蜀中五鼠的老大哥陸冬青，爲何他竟否認！

他一定不會認錯的，因爲關外十年，差不多每天也看過這蜀中五鼠的畫像！

難道眞是人有相似，物有相同？

古公子正狐疑之際，陸老闆接口道：「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可以問問在下的手下！」

古公子並沒有答話，心想這狡猾的老人，只是亂語胡言，尋求脫身之計。

大堂之內，一片緊張，然而，醉留香院之外，似乎也不尋常，細碎的步聲，隱約傳來，古公子禁不住緊握劍柄，那十個大漢雖是膿包，但二十隻眼睛齊盯着他，只見他稍爲移動，便想齊齊揮劍擁上。

陸老闆當然也看到古公子的緊張神情，可是他却大聲喝道：「住手。」

接着又道：「公子，你可以不相信在下的話，不過，事發倉猝之間，我也不會與手下串通！」說完之後，轉身對其中一個打手道：「伍老大，在下是否姓陸！」

伍老大道：「老闆姓曲，長安大城方圓百里，有誰不知！這混蛋一定……」

「住口！」轉身又道：「公子，在下姓曲，小字丹楓，長安城內，雖不至家傳戶曉，但認識我的人倒算不少，日後你一定可以打探明白！」

古公子默然不語，難道自己眞的錯認馮京？

那手下與曲丹楓對話時並沒有什麼掩飾作態，而事實上這事起倉猝，他們又怎會事先串通？

古公子並不通於世故，一時心中感到有點歉疚！

曲丹楓早已從他的臉上表情洞悉一切，滿臉笑意道：「公子，一場誤會，總算水落石出。」

古公子道：「曲老先生，在下……」

曲丹楓道：「公子言重，常言道，不打不相識，雖然不配與公子交手，總算有緣，你們立即退下！」

伍老大道：「曲老闆——」

曲丹楓道：「公子是豪俠中人，既已知道我並不是他要找的人，當然不會向我動手，就算動手，你們在這裏又有什麼作用！」

伍老大立時滿臉通紅，弓身而退，其他的打手，也無言跟着退下。

大堂之內，只剩下曲丹楓與古公子兩人。

曲丹楓道：「公子貴姓，看來你並不是長安人士！」

古公子吶吶道：「在下姓古，路過長安……」

曲丹楓道：「讓我們好好坐下喝杯水酒，然後再談，曲某雖是營營役役之人，生平最愛結交豪俠之士！」

古公子說道：「古某叨擾一番，實在過意不去，來日當再負荊請罪，就此告辭了！」

曲丹楓道：「古公子，外面似乎有點風聲。」

古公子聽了此語，心頭頓時一震。

曲丹楓接口道：「公子萬勿生疑，外面的並不是在下的人，不過，他們似乎爲你而來！」

古公子心底不禁佩服這老人的耳目之靈。

曲丹楓又道：「古公子，以在下之推測，公子來到醉留香院，一定是躲避這羣鼠輩。」

古公子嘆了口氣。

曲丹楓說道：「醉留香院正是個溫柔之鄉，公子風流倜儻，正是溫柔不住住何鄉！」

古公子道：「曲先生果然是明眼之人，在下也不敢相瞞，那些人……」

曲丹楓道：「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何況他們人數也不少！」

古公子道：「因此不敢再勞先生！」

曲丹楓道：「你我相識，總算一場造化，我不會坐視不理的！」

古公子道：「曲先生高義可人……」

曲丹楓道：「公子言重，言重，看來這羣鼠輩，身手定必不凡，公子才會避入醉留香院，如果公子就此突圍而出，公子的身手，雖不至……但你又何必受此不必要的損傷？」

古公子一時茫無主意，因爲曲丹楓所言一切，皆是有理，如果他有把握，又何必避入這醉留香院，況且他們又已再加派人手！

曲丹楓道：「在下有個妙法，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古公子說道：「蒙先生相助，在下銘感！」

曲丹楓咀角牽起一陣笑意，說道：「古公子，在下這個主意，要委屈一下古公子！」

古公子身處關外十多年，又怎明白世道人心險惡！

曲丹楓道：「我明白公子一定身負重任，而且大仇未報，一定要找一個安全之所，避過這場小劫，長安城雖大，醉留香院算是安全之地。」

古公子急道：「我不能够再連累先生了！」

曲丹楓道：「那麼，還有一處！」

古公子道：「什麼地方？」

曲丹楓道：「衙門！」

古公子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衙門？」

曲丹楓道：「公子萬勿誤會，看來外面這羣人，碍着曲某面子，不敢硬闖，不過，你一離開此地，他們定必放肆，因此，唯有衙門才可以使他們有禁忌之心！」

古公子道：「在下草莽之民，生不願進官門！」

曲丹楓道：「曲某與衙門中人，相當稔熟，只不過是借他們之地，替公子暫時尋個脫身之計！」

古公子道：「這……這……」

曲丹楓道：「我使人往找衙門捕快，一路護送公子往衙門過一宵，明日早上，定會悄悄送你出來！」

古公子心想，這羣人早已知悉他的行踪，一定全城遍佈綫眼，只要他踏出醉留香院，就算可以身免，受傷却是無法避免，他要完成的責任實在太多，他不能辜負師傅一番囑咐，更不能就此死去。

曲丹楓已看出古公子有些意動，立即道：「古公子，我想這是唯一最安全的辦法，不過，這又實在太委屈古公子你！」

古公子道：「曲先生仗義相助，古某眞不知日後如何報答先生！」

曲丹楓大義凜然地道：「古公子太小覷在下，這點小小的意思，何足掛齒？」

古公子被他的說話深深地感動。

曲丹楓道：「我而今派人往衙門找捕快牛通，他一定可以好好帮助公子，牛通捕快雖然性情剛烈，但他對曲某却是有點敬意！」

說完之後，他已轉身往內堂。

古公子呆呆的坐着，想不到自己身負天下聞名的梧桐劍法，却要淪落如斯，幸好有這位曲丹楓義助，否則……他也不敢再想下去！

曲丹楓從內院出來，笑道：「古公子，我們先喝一杯，一會牛捕快到來，他會好好護送閣下！」

一個小丫頭已在桌上擺了碗筷，幾個小菜已隨着送上，一夜勞頓，古公子也有點飢腸轆轆之感。

酒過兩巡，曲丹楓道：「古公子此次來中原，是否爲找那陸冬青？」

古公子道：「是的！」

曲丹楓道：「這陸冬青是何許人也？與公子有什麼過節？」

古公子支吾道：「他是……」

曲丹楓笑道：「公子若有不便之處萬勿告訴在下，不過，我只想知道其中大概，也許日後可助公子一臂之力！乾杯！」

古公子一口而盡，道：「曲先生請勿見怪，在下之事，早已麻煩先生頂透！」

曲丹楓道：「公子的梧桐劍法，定可報却大仇！」

古公子問道：「曲先生也聽過梧桐劍法？」

曲丹楓道：「曲某在長安時日頗長久，而且經營風月場所，接觸各類江湖人物不少，因此，也略聽過梧桐劍法之說！」

這個解釋總算合理。

曲丹楓又道：「過去卅年來，梧桐劍法曾經威震一時，可是，也銷聲匿跡了一段頗長的時間，近幾年來又開始有人在談論！」

古公子問道：「什麼人談論？」

曲丹楓道：「大多是從關外的人回來說的！聽說梧桐劍法，揉合了剛勁與陰柔，一招『狂風落葉』，可以把一棵粗壯的梧桐削過光禿！公子剛才露一手，眞是名不虛傳！」說罷之時，眼角瞟着古公子。

古公子歉道：「在下也只不過是略窺之無！」

曲丹楓道：「公子的內力也是驚人，一條黃金腰帶竟能結結實實的嵌在八仙枱雲石面上，曲某不才，看來你使的是龍吟擊手！」

看來這位曲丹楓竟似是一位博通武略之人！

古公子不禁又再度提高警惕，支吾以對，難道這老奸巨猾是陸冬青？

曲丹楓道：「古公子誤會在下是陸冬青，難道他的外貌竟似在下，老夫天生貌醜，而世間竟也有人似我的模樣，以後我也不用再自言面貌猥瑣！因爲還有人與我一樣！」

說完此語，哈哈大笑，聽來似在掩飾，却又似由衷之言，實在使古公子摸不着頭腦。

曲丹楓舉杯勸飲，古公子只是略爲沾唇，因爲面對着這位曲丹楓，似敵非敵，似友非友，如何放得心下！

這時，一位僮僕進入堂內，在曲丹楓耳畔低語。

曲丹楓說道：「古公子，請你隨這位小哥入內，換過一套衣服，然後跟隨我的好友牛捕快往捕房，渡過一宵，明天再作打算！」

事已至此，古公子再沒有其餘選擇，因爲就此衝出去，可以肯定非死即傷，但跟牛捕快往捕房，倒還有一綫生機，完成師傅的重託和報却深仇大恨！

入到內堂，換過一套粗布衣裳，小童更引他往見牛捕快，古公子心內忐忑不安，因爲此去不知道是禍是福！

曲丹楓正與一位官差打扮之人說話，那人似乎對曲丹楓十分尊敬。

一見古公子進來，他立即住口，轉身道：「牛老弟，我這位好友一定要你多多關照！」

牛捕快道：「公子既是曲翁好友，亦即在下好友，當即盡棉力！」

古公子拱手向牛捕快一揖，道：「多蒙捕頭相救！」

牛捕快道：「公子言重！」

曲丹楓道：「委屈公子，在下實感過意不去！不過，大丈夫能屈能伸，你隨着捕快去，明天他即會讓你回客店，日後如有用得着老夫之處，千萬不用客氣！」

古公子感激道：「曲先生之大恩，古某不敢言謝！」

二人別過曲丹楓，走出大門。

門外已有九個衙差。

本是人來人往的長安大街，而今只有稀少的夜歸人，一方面是因爲衙差聲勢，另一方面是夜已闌珊，尋歡作樂的人們也要回去歇息。

紅樓和賭館的長明燈仍是亮着，照得長街如同白晝。

牛捕快威風凜凜地在前，八個衙差在兩旁保護着古公子，一路而行，並沒有人打擾。

可是，古公子仍然可以感覺得，兩旁仍有幾個人正在監視，似乎正要找尋機會撲出。

牛捕快並不知道，只是急步前行，這也難怪他，因爲他並沒有古公子的「天耳通」內力，而這些追蹤者輕功又是如此深厚。

醉留香院離衙門並不十分遠，轉了兩個彎，衙門已是在望。

突然，一聲尖哨。

牛捕快立刻停步，衙差拔出鋼刀，古公子也手握劍柄，蓄勢待發。

古公子心想道：「難道我今夜難逃此刼！」

尖哨過後，却沒有什麽動靜。

牛捕快道：「誰敢在此撒野？」

沒有回聲。

牛捕快自言自語道：「那定是夜梟之聲！」他們又再舉步。

兩旁追蹤的人聲已是寂然，古公子心裏有數，當然明白那尖哨之聲，是那羣人收隊的訊息，看來，這羣人組織有素，並不是烏合之衆。如此說來，以後在長安的日子更是難以立足！

一夜之間　變作死囚

長安大城，是潛龍伏虎之地，古公子的心更涼了一截，因爲踏入長安首日，便遇到如此對手，他的重任，他的深仇，日後又如何得了却！

衙門捕房已在面前。牛捕快與值門衙差耳語一番，便領着古公子直往捕房之內，其餘八個衙差已散去。

這個捕房似乎與其他大城的捕房不同，因爲一般捕房只不過是用作暫時押解囚犯之用，面積一定不會太大，然而這個捕房却是迂迴曲折，走了幾步，經過幾棟樓房，幾個看來是衙差練武的廣場，仍未到囚房。

古公子正要詢問，牛捕快已回身道：「古公子，你就在那邊好好的安歇一個晚上！」

沿着牛捕快所指，前面是一幢相當精緻的平房。

再走過去，只見窓戶皆用手臂兒粗的鐵枝護着。

牛捕快見他有點疑惑，笑笑道：「這裏是全長安城最安全的地方，古公子，你不用担心，就算對方有三頭六臂，也不能來到這裏！」

既是如此，古公子也不欲再多言。

牛捕快推開了大門，道：「請！」

古公子只好走進那囚室。

室內只有兩個值班的衙差，他們都是睡眼惺忪，但一見牛捕快，便立即睡意全消，恭恭敬敬的迎着。

牛捕快道：「好好招呼這位公子！」

說完之後，便轉身而去。

兩個衙差見牛捕快已去，立即轉過臉來，厲聲道：「隨我來！」

也許，他們都不知道古公子是爲避刼而來！

他們開了一度木柵，說道：「快進去吧！」

古公子只好依言進去。

兩個衙差把木柵用兩條粗鐵鍊上鎖。

古公子道：「兩位差大哥……」

其中一個衙差道：「不用多言，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說完之後，立即轉身離去。

囚室之內，只有牆上一燈如豆，夜寒如水，使人倍感凄清寂寞。

寂寞的時刻對古公子來說，並不陌生，十年關外生活，早已對寂寞視爲知己。

想起關外，不期然想到師傅，尤其是師傅臨死之時的囑託，可是，而今他根本不知以後有沒有機會完成此重託，空有一身梧桐劍法，這又如何？

「得得得得——」窓外傳來報更之聲，在這夜裏，使人覺得特別刺耳。

「四更了！」古公子自言自語道。

囚房之內，堆着一撮禾桿，那當然是給囚犯躺臥之處，古公子正要臥下之際，突然，他看見囚室之外，那灰牆上掛着一個木牌。

昏暗之中，他仍可見木牌上寫着：「秋決重犯」

秋決？

難道這裏是秋決重犯的牢房？

爲甚麽他們要把古公子囚於這死囚之牢？

古公子睡意已全消，正想大聲追問那兩個值班衙差，可是他還未開口，屋頂已傳來一陣沙沙之聲。

這是夜行人的步履，而且輕功深厚。

古公子立刻側耳細聽。

那是四個人，其中兩個步履比較沉重，另外兩個却是飄逸輕靈！

步聲已停，看來他們已是在囚室瓦面上！

古公子立即手按腰間，但佩劍早已被牛捕快拿去。

沙沙之聲又响，他們已在揭起瓦片。

古公子立即縮往牆角。

突然，一陣閃光，幸好古公子已在室之一偶，並沒有被一撮銀針所傷。

銀針過後，四個大漢已飄身而下。

四人都作夜行人打扮，全身黑色勁裝，臉孔下半部裹上面巾，只剩下眼睛。

其中一人低聲道：「古蒼梧，你逃得出飄香巷，却逃不出我們的指掌！」

古公子道：「在下並不是古……」

那人接口道：「不用狡辯，飄香院的龜奴老馬已受不住說了出來！」

古公子急道：「你們把老馬……」

四人同聲嘿嘿地笑着。

其中一人道：「你既是古蒼梧，又何必閃閃縮縮？」

古公子怒道：「在下是古蒼梧，那又如何！」

那人說道：「古蒼梧，只要你說出梧桐老祖之所在，我們或是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古公子道：「梧桐老祖？」

另一人急躁地道：「看來此人不吃點苦頭，一定不肯說出眞相！」

話猶未畢，已是游身而上。

只見他左掌右劍，向着古蒼梧上中二路要害而來。

古蒼梧借着他的來勢，仰臉翻腰，一招「風起雲湧」，避開了他的左掌右劍，再使出一招「風虎雲龍」，反擊那人！

另一人道：「龍吟擊手果是不凡！看我的——」

只見雙手作爪，直撲古蒼梧。

古蒼梧並不閃避，雙掌齊出，「龍吟虎嘯」一出，迫得他暴退四尺。

「齊上！」

却見四人刀劍齊出，招招向着古蒼梧十大死穴攻去。

這囚房內面積細小，加上四人招式各

異，古蒼梧總無法使出他「龍吟擊手」的威力。

幸好古蒼梧早已退至牆角，不用兼顧後路，他只好見招拆招，未能加以還擊。

轉眼已過了五十餘招，古蒼梧招式穩若泰山，四人刀劍爪掌齊攻，却佔不到半點便宜。

一陣鷄鳴之聲從窓外傳來。

四大漢爲首一人道：「古蒼梧，只要你說出梧桐老祖在那裏，我們決不會爲難你！」

另一人道：「以後你還可以見到桂飄香！」

「桂飄香」三字頓時使古蒼梧心頭一震！就在這剎那，古蒼梧的左右兩路，立時顯出空門，雙臂臂膊之處，連中一爪一刀！

幸好這一爪一刀，只傷及皮外，但衣服已破，鮮血慢慢溢出！

古蒼梧立即收懾心神，招式又回復穩重！

四人一時又無法攻下。

其中一人又道：「桂飄香苦苦等待，你又何必要佳人爲你憔悴！」

另一人接口道：「只要說出梧桐老祖所處之地，你立刻可以見到桂飄香！」

這兩句話比任何招式還要厲害，略一遲疑，使古蒼梧連中幾招，血流披面！

他的心中實在混亂之極，桂飄香三字不停地在他耳畔縈繞，桂飄香的影子在他腦海內不停幌動！

此時，他又再度中了四招，全身衣裳已被弄得十分破爛，可是他仍未至落敗。

其實，他本來可以從瓦上破洞逃出，可是，這件事越來越複雜，逃出去也未必可以查到眞相，而且衣衫破爛，一定會引起更多人的追殺！

唯有在這裏等待，也許會有更出人意表的發現！

他朦朦朧朧的躺着。

「吃飯啦！」那是衙差的聲音。

他立即翻過身來，只覺全身疼痛，幸好他身體壯健，皮外傷之處已沒有流血。

那衙差見他衣衫破爛，道：「看你一表斯文，不似汪洋大盜，既是死囚，又何必自殺！」

古蒼梧道：「自殺？」

衙差道：「我見過不少死囚，他們在等候押解之時，總會作出瘋狂之事，吃飯啦！」

古蒼梧忙問道：「大哥，牛捕快可有來？」

衙差道：「牛捕快今日頂威風，他怎會來這裏？」

古蒼梧詫異道：「他說過今天來放我的！」

衙差大笑道：「放你！他捉了你回來，已立下了大功，他怎會來放你？」

古蒼梧心頭一震，曲丹楓這一招可毒！不費吹灰之力，竟然使古蒼梧身陷囹圄，永不超生！

曲丹楓這老賊，爲何竟如此狠辣？

不，他不是曲丹楓，而是蜀中五鼠之一陸冬青，爲何日夕要找之人，竟會被他甜言蜜語所騙？

古蒼梧呆呆的站着，他的武功不凡，其中一人道：「古蒼梧，快說，否則你屍骨難存！」

古蒼梧雖身中多招，但每一招都只是皮外之傷，並不是要他的命，看來這四人的目的是要知道梧桐老祖所處之地，暫時還未有殺他之意。

又一陣鷄鳴傳來。

瓦上破洞已透入曦微曙光。

其中爲首的大漢道：「小子，算你命大，我們還會再來的！」

說罷呼嘯一聲，縱身一躍，已從瓦洞躍出，其他三人亦虛招一幌，縱身而上。

古蒼梧趁着那人還未躍起，伸手一招「虎爪凌風」，正抓着那人的上衣，用力一扯，黑衣立破，露出的竟是一身緞錦衣裳！

「老四，走吧！」

那人原想回身，可是，聽到瓦上的聲音，只好悻悻而去，跳出了瓦面。

囚室內又回復一片死寂。

那身穿緞錦衣裳十分熟悉似的！

這四人究竟是什麽人？

普通衙差或捕快也不會穿一身緞錦的，江湖中人更不會穿這些名貴衣服！

對了，這四人一定是大內的侍衞，只有這羣皇帝跟前的寵臣才會穿上這貴重的衣裳！

師傅梧桐老祖生於江湖，死於關外，根本與帝皇侍衞一輩子也沒有過牽連，爲什麽大內侍衞却要探查梧桐老祖？他們又怎會知道桂飄香與他之事？

古蒼梧躺在禾桿堆中，望着瓦上破洞，越想越是難以明白，腦海一片茫然。

可是身處關外太久，又怎知道世道人心，是如此可怕？

那衙差見他呆立着，安慰道：「你既犯了天條，還是好好等待秋決吧！」

古蒼梧道：「大哥這裏是死囚室？」

衙差道：「當然是，不過，你不用害怕，我母親是個吃齋唸佛的人，她時常囑咐我好好對待犯人！」

他轉過身來，把一桶水放入木柵之內，又說道：「看你血流披面，好好洗個臉吧！」

說完便要離去。

古蒼梧道：「大哥，你這麽好心腸，可以替我辦一件事嗎？」

衙差道：「什麽事？」

古蒼梧道：「你知道飄香院嗎？」

衙差說道：「飄香院？我知道，不過，我沒有去過！我母親不喜歡我到那些地方！」

古蒼梧道：「你替我到飄香院，找着那馬老頭！」

衙差道：「職責在身，我不能……」

古蒼梧道：「大哥你菩薩心腸——」

他一面說一面從靴底抽出一片黃金。

續道：「大哥，上天也有好生之德，只要你往飄香別院一趟，我便死了也心安理得！」

那衙差看着那片黃金，道：「爲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也爲了我年老母親有安樂的茶飯……」

話未說完，已伸手接過黃金！

古蒼梧苦笑着，天下又有多少人能抗拒這片黃金？何況他只是個微小的衙差！

日間的囚室仍是那麼死寂，不知什麼時候竟已有人把屋頂的破洞修理好。

這日一直沒有衙差的消息，更沒有牛捕快的蹤影。

晚上悄然的來臨，古蒼梧不敢睡着，而事實上太多的疑問使他無法入睡。又是三更時份。

古蒼梧躺在草堆之中，耳朵貼地，突然，他已聽到遠處又有人正向此處急速奔來。

難道昨晚那四大漢又再來迫供？

古蒼梧躺着，兩眼却注視屋頂。

步聲已近，他可以分辨出來者是約有五六個人，其中有二個脚步十分沉重，似乎不懂武功！

他們並沒有躍上屋頂。

外面傳來一陣人聲，跟着是開門的聲音。

他們竟敢從正門而來！

半晌，五個黑衣人已站在門柵之外。

其中一人身體肥胖，聲音十分粗糙道：「古蒼梧！」

古蒼梧一動也不動，仍躺在禾桿草之中。

門柵已打開。

那粗糙的聲音道：「點上火把！」

一會，四壁已有六支火把，把這囚室照得通明。

那人道：「古蒼梧——起來！」

古蒼梧慢慢的坐起來，只見五個黑衣大漢，連那肥胖的人也是全身黑衣，臉上也裹上黑巾，只露出雙目。

那人道：「逮他！」

那四人應命而上。

「小心他的龍吟擊手！」其中一人說道。

四人所用的手法，全是剛勁的擒拿手法，古蒼梧連忙左閃右避，暴退貼牆。

這四人的功力似乎比昨晚更爲厲害，內力的功夫比他們更爲深湛。

古蒼梧懾神凝勁，左閃右避。

「龍吟擊手」是以攻爲主的功夫，雖然，守勢亦講求穩健，可惜四人太過迫近，無法使出龍吟擊手的威力。

只見八手變成十六手，又再化成三十二隻不停幌動的手，上下左右，東南西北，編成一個密不透風的網！

古蒼梧奮力以赴，每一閃縮，都在手網中的空隙避過，却見在脚踏八卦方位，彷似凌波浮動！

忽然，古蒼梧發現前面兩漢子露出破綻，正想破網而出，可是，這兩人露出的破綻似乎有點勉強，他不敢硬闖，因爲這四人一定慣於合作，沒有可能在這時刻露出空門，讓敵人有機可乘。

這一定是個陷阱！

古蒼梧突然垂手而立。

這四大漢千萬也料不到古蒼梧會在此反客爲主的時機中竟然凝立不動，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

其實，這的確是四大漢從未遇敵手的「凶終隙末」！

只要敵方向破綻之處一闖，他們的手網便會立即聯手從後包抄，根本從來沒有人能逃出這網中的網！

可是，古蒼梧的垂手凝立，說不出是什麼招式，却是武學中「以靜制動」上乘之法。

正當四人詫異之際，古蒼梧雙腿一蹴，使出「龍騰虎躍」，出其不意躍出四人的包圍，反而站在那沒有動手的肥胖大漢身後。

形勢的改變，只是電光火石一刻！

肥胖大漢尤未轉身，古蒼梧已厲聲道：「在下與各位有何仇怨？」

那肥胖大漢慢慢地轉過身來，朗聲笑道：「古蒼梧果是名不虛傳！」

那四大漢已同時轉身，再度把古蒼梧緊緊地圍在中間，可是並不如剛才那麼迫近。

四人臉上幪着黑布，看不到他們的表情，可是眼光却流露出羞愧神情！

胖大漢笑聲未矣，四大漢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正想再度動手！

胖大漢道：「住手！」

四人只好應命，凝步不前。

胖大漢說道：「古公子，以你的身手，只要你肯在我身畔，錦繡前程，無可限量！」

古蒼梧回答道：「在下不過一介草莽武夫——」

胖大漢搶着接口道：「我向來佩服江湖好漢，只要你跟我們好好合作，莫說黃金萬兩，只要你說出來的條件，我也可以辦到！」

古蒼梧乾笑道：「難道你是——」

胖大漢道：「你不要胡亂猜測！只要你說出來！」

古蒼梧說道：「說什麼？又是梧桐老祖——」

胖大漢亦是幪上黑巾，但他的目光，聽到梧桐老祖四字之時，立即流露出憤怒的神色！

胖大漢側目道：「他們已來過！」隨即又笑笑口對古蒼梧道：「既然你已知道，說出來又何妨？」

古蒼梧道：「梧桐老祖是在下恩師，究竟你要找他，所爲何事？」

胖大漢道：「我們只要知道他的所在，對他並沒有加害之意！」

古蒼梧道：「在下在江湖飄泊，根本不知恩師現身處何方，事實上我也想見他一面！」

胖大漢道：「古公子向來不慣說謊，況且，你入中原只不過三個多月，只到過八處名城，爲何竟說在江湖飄泊，未免太低估我們了！」

古蒼梧頓時恍然大悟，他每到一處，總有人與他作對，原來竟是他們的人！

胖大漢道：「古公子快人快語！」

古蒼梧道：「在下實在不知！」

胖大漢道：「以我所知，天下之大，除了你之外，似乎只有梧桐老祖自己才知道！」

古蒼梧道：「既然你們那麼神通廣大，一定可以查個水落石出！」

胖大漢道：「既然如此，那我也沒有什麼辦法助你！你們快向古公子道歉！」

四大漢立即躬身抱拳，似乎對這胖大漢一切言語，都是唯命是從。

胖大漢首先走出木柵之外。

當他一踏出門檻，那四名大漢隨即轉

身。

不知什麼時候，四人已是緬刀在手！

銀光一閃，四片本是軟綿綿的緬刀已被他們抖成筆直，刺向古蒼梧的雙脅與雙肩。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頓使古蒼梧不知所措，幸好他的反應極其靈敏，刀光閃處，「龍游淺水」，矮身便把四刀避過，耳畔還可清晰聽到虎虎刀聲！

四大漢眼見四刀落空，連忙順勢變招，分別使出「吉光片羽」，「浮光掠影」，「點水蜻蜓」，「雁渡關山」四招，眼看古蒼梧立即便要分屍！

古蒼梧身如靈猴，雖然是赤手空拳，但臨危不亂，雙袖齊揮，硬碰上中二路，脚下却順着刀勢向前盪去，不單避過緬刀，反而踢中兩人！

裂帛之聲，在這囚室內特別刺耳。

他的雙袖已完全避削去！

緬刀爲極鋒利的軟刀，而這四大漢俱是使用緬刀的能手，古蒼梧雖然身手不凡，畢竟是血肉之軀，對緬刀心有顧忌，十招之後，已不能招架！

胖大漢站在門柵之外，厲聲道：「暫時不要殺他，讓他吃些苦頭！」

四大漢聽到主人命令，刀勢仍是凌厲無比，可是全是點到即止！

雖說點到即止，但緬刀異常鋒利，只要接近皮肉之處，皮膚立即綻裂。

廿招過後，古蒼梧身上已中了八刀，八刀只傷及皮肉，鮮血淋漓，却不致命。

胖大漢道：「古公子，你再好好地想一下，下一次我們再來的時候，相信你一定……」

說話未完，古蒼梧的胸前背後，又中了八刀！

胖大漢道：「住手！」

四人立即收刀入懷。

古蒼梧躺在地上，只覺全身盡濕，伸手一揩，盡是胭紅鮮血。

囚室中火把全熄，五人早已離去。

他朦朦朧朧的躺在地上，刀傷之處深入皮膚足有寸餘，地上泥塵，滲入傷口之內，他仍感到血慢慢地從十多處傷口流出，如此下去，他將會血盡而亡！

他奮力坐起，拉下身上破爛的衣衫，把幾個較大的傷口裹好，已是覺得全身乏力。

他挨着牆壁，歇了一會。

窗外又傳來三聲更鼓。

三更了！他仰頭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離天明的時候還有很長的時間，對他來說，更是漫漫長夜。

天窗外也是黝黑一片，既沒有月華，也沒有星輝。

這漫漫長夜什麼時候才可以渡過！

如果繼續在這裏，總有一個晚上，他是無法渡過的，難道就要在這地方等待那一夜的來臨？

他感到一陣難以壓抑的悲苦。

但他不能在這裏死去，因爲他的肩頭有無比的重担，這重任是關乎恩師，也關乎很多無辜的人！

就在這時候，他從天窗中看到一點火光。

一點好像十分遙遠的火光。

在這無月無星的夜裏，這小小的火光特別刺眼！

不是火光，是一盞燈。

一盞冉冉上升的孔明燈。

孔明燈——令他心弦震動的孔明燈。

難道是她？

這簡直是沒有可能的，世上的人，懂得放孔明燈的人又豈會只有她一個人？

美麗的孔明燈，在漆黑的天幕上，比一顆寶石還要明亮！

他忍不住的步往天窗之下，瞪視着那越升越高的孔明燈，他已忘記了痛楚，忘記了心頭的悲苦。

那差不多要熄滅的燈火，似乎正向他招手。

爲了再看清楚那盞孔明燈，不知從那裏來了一股力量，他已躍上了天窗下的橫樑。

蹲在橫樑上，從天窗仰望，孔明燈的火光已消失在黑夜裏，他感到一陣難以忍受的惆悵！

微風從天窗透入，寒意、痛楚使他回到現實。

一陣刀劍的聲音從不遠處傳來。

他伸手推推瓦面，兩塊瓦片竟然是浮動的。

這地方是前晚那幾個黑衣大漢進來的地方，昨天日間才修理好，當然這地方還未十分堅固。

他再用力推開幾塊瓦片，不一會這屋頂已露出一個剛可以容身而過的洞。

古蒼梧不再猶豫，提氣輕縱，已翻身在瓦面之上。

他匍匐在瓦上一會，正要站起，忽感到一陣勁風，連忙滾身，只見瓦上已插了幾支袖箭。

難道已有人發現了他的踪影？

他伏在瓦上小心觀察一會，附近根本沒有人，但放眼望去，庭院深處却有無數火光幌動。

火光之下，人影飄忽，似乎在拚殺。

他從一個瓦面，躍過另一個瓦面。

火光越來越近，人聲也越來越嘈雜。

只見幾十個黑衣大漢正與一身形瘦削的人在打鬥。這幾十個大漢似乎一時無法攻下那人。

忽然，一個年輕的男子聲音道：「你們站開，讓我來收拾這人！」

衆大漢聽了這聲音，連忙退却一旁。

只見一黑衣人，從人叢中躍出，他也不說話，立時向那瘦削的人搶攻。

這黑衣人使的一柄劍，這柄劍在他手裏，果是靈活異常，火光之後，彷似片片銀光。那瘦削的人，只接了幾招，便不想戀戰。

古蒼梧看了一會，便知道那黑衣人使的劍法，外表十分好看，但實際上並不能尅敵制人。

可是，四周的人，却不斷的喝采。

看來這年青的黑衣人，在他們之中的地位一定是十分高，否則他們也不會如此阿諛奉承。

那瘦削的人，突然把劍虛幌，在黑衣人的頭上劈下，這招「刀劈華山」，招式平凡，但所含的勁力，連伏在瓦面上的古蒼梧也不禁驚呼起來。

旁邊的人眼見他們的首領要被劈開！可是，他們除了驚叫之外，沒有一個人會縱前護主。

可是，這招式竟然就在黑衣人的頭上凝着。

古蒼梧不禁從心底讚嘆這瘦削老者的功力，因爲發勁容易收勁難，而且發勁的方向，是由上而下，更是難乎其難！這老者的外功內功，和劍術的運用，已到了收放裕餘的境地，這少年黑衣人根本不是他的敵手！

看來，這老者並不想殺這少年，只不過想嚇他一下以收斂他的銳氣。

當他們驚呆之際，那黑衣人已躍上了院旁一棵大樹。

那黑衣少年如夢初醒，喝道：「追！一定要把這人剁成肉醬！」

只見黑衣大漢們圍在大樹之下，喝聲震天。

古蒼梧但見樹頂搖晃，那瘦削老者早已飄身往外院，而那羣人仍在樹下嘶叫。

他們叫了一會，發覺毫無反應，便齊向樹頂發出暗器，但是，那裏還有老者的踪影！

少年頓足道：「你們還不去追！」

黑衣大漢們應聲散去，大院之內又回復一片平靜。

本來，古蒼梧打算追踪這瘦削老者，可是，這老者輕功十分了得，一眨眼之間，已是無踪無影。

大院之內，只剩下那黑衣少年，他並沒有參加追踪，只見他步入內院。

看來這少年的身份在這衙門之內，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古蒼梧決定追踪他，相信一定有所獲，而且他走向的地方，更是孔明燈上升之處。

那少年步過一條長廊，在廊盡之處，把身上的黑衣脫下，身上所穿的是一套緞飾勁裝，在黑暗中，雖然古蒼梧看得不大清楚，但仍可勉強見到這是一位英姿爽朗，面如冠玉的美少年。

他隨手把黑衣扔在草叢，便往那有燈光透出的內院而去，古蒼梧展着「燕子含椽」的輕身功夫跟着他。

大約走了半盞茶的功夫，已來到一幢十分精緻的小樓前面，紗窗透出輕盈的燭光。

那少年略有猶豫，在門前徘徊一會。

他似乎鼓不起勇氣，不斷地看看自己的衣服，又看看小樓內透出的燈光，終於，他決定走進去。

可是，到了木檻之際，他又再返身出來。

呆站了一會，他下了決心——並不是走進去，而是返身走向另一個內院。

古蒼梧覺得十分奇怪，這少年爲甚麼這麼猶豫，小樓內的究竟是個什麼人？是他日夕想念的玉人？

忽然，小樓之內傳來一陣嗆咳之聲。

古蒼梧本想再度追踪這少年，可是，這嗆咳之聲却吸引了他！

當他再回頭之時，已失去了少年的踪影！

於是，他決定看看這小樓之內，究竟是個什麼人！

古蒼梧縱身一躍，已經到了小樓的前

竟是要怪你還是要怪我自己？你怎麼會走來這裏？」

古蒼梧道：「也許，這實在是天意的安排，飄香，你沒有改變，我們以後還有很多日子！」

飄香道：「是的，一切都沒有改變，這十多年來，我是住在飄香院內。」

古蒼梧環顧四週，是的，這一切的陳設，是十五年前的飄香院一樣，一枱一几，都是放在原來的地方。

他感到一陣激動，他明白桂飄香雖然進入了侯門大府，可是，她的心仍活在飄香院內，仍然活在那段與他在一起的日子中。

古蒼梧道：「我們以後還可以再過那一段日子。」

飄香道：「可以嗎？這裏一切都沒有改變，但我知道我實在變得太多了。」

古蒼梧道：「你沒有變，你仍是我心裏的飄香。」

飄香從懷中抽出絲帕，揩乾了淚水，毅然道：「那天——自你去後，我本想自殺，我的人雖然不能長侍在你身畔，可是，我的陰魂也可以永遠隨着你。」

古蒼梧道：「不要再說下去。」

飄香道：「不，你一定要聽下去，那天，當我想動手的時候，一陣嘔吐，却把我留在這地獄人間。」

古蒼梧心中一驚，道：「難道你有了我的——」

飄香點頭道：「是的，他已經十五歲了。」

古蒼梧全身熱血沸騰道：「十五歲？我的孩兒已是十五歲？他在那裏？」

飄香道：「這十五年來，我對着他也就像對着你一樣，可是，我又怎樣不繼續活下去。」

古蒼梧道：「那麼，我們可以帶他一起走。」

飄香道：「這孩兒生性十分精靈，但他並不知道他自己的身世。」

古蒼梧說道：「我們日後可以向他解釋，讓我這個沒有負過責任的父親補償一切。」

飄香道：「我不知道——」

話未說完，外面已傳來一陣人聲。

飄香立即示意古蒼梧躲在一塊屏風之後。

外面人聲已止，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娘親！」

桂飄香並沒有回答，只輕輕一聲咳嗽，並略整衣衫，揩乾了臉頰上的淚水。

「娘親，我可以進來嗎？」

此刻，門口已經站着一個英姿爽朗的少年人。

他看着桂飄香，柔聲道：「娘親，你還沒有休息？」

飄香道：「孩兒，你也沒有歇息？」

少年人道：「今晚死囚牢內有人越獄，我帮助爹，找尋那死囚。」

飄香道：「我早已說過，那是你爹爹的事，何必要你參與？還下回去歇息？」

少年人道：「是的，娘親。」

他雖然這麼恭謹地說，可是，他並沒有退出去的意思，而且環顧室內四週。

飄香怒道：「難道你懷疑娘親——」

少年人道：「不——不過，聽那些人說，死囚是朝這個方向逃走的，我恐怕娘親受他騷擾。」

飄香道：「沒有，這裏根本沒有人來過。」

少年人走近飄香，輕聲道：「娘親，你哭過嗎？」

飄香立即回過頭道：「沒有，你快回去。」

少年人道：「娘親，我今晚看到你院子內——」

飄香急道：「看到什麼？」

少年人道：「我看到你放的孔明燈，實在好看極了，甚麼時候我和你一起放孔明燈？」

飄香道：「我早已教過你這玩意，爲什麼而今又有這個興趣？不要讓我空歡喜，立即回去歇息，你爹爹的事就讓他自己去理吧。」

少年人道：「是的，娘親，你也早點休息吧。」

說完之後，悄然而退。

飄香等了一會，才走進屏風。

可是，那裏有古蒼梧的人影。

飄香愣着，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古蒼梧在樑上飄身而下，原來，他害怕那少年人發現他的踪跡，躲身在橫樑。

飄香又是淚凝于睫道：「那便是你的孩兒。」

古蒼梧不知是興奮還是失望，說道：「我剛才在外而已見過他了，他正在追殺我。」

飄香道：「你怪責他嗎？」

一個「倒扣金鈎」，雙腿鈎着簷前。

樓內佈置十分講究。

雖然，古蒼梧是倒身看屋內，只覺這樓內的陳設似是十分熟悉。

關外十多年，住的是茅舍土炕，很久也沒有見過這幽雅的陳設，可是，這一切都是十分熟悉，究竟他在什麼地方見過？在夢中？在幻想？

不，只是那圓圓的紅木枱，便有過難以磨滅的印象，何況還有那小小的粧枱？

粧枱上一個小玉瓶，瓶內還有一束小小的桂花。

這一切都是那麼熟悉！正是他日夜懷想的地方！

桂花？飄香院？

不，這是長安衙門之內，那可能是飄香院？

他感到一陣熱血凝胸，已不再理會什麼危險，雙脚在屋簷運勁，翻身而下，伏在窗前。

這時，古蒼梧看得眞切，他什麼也可以忘記，但對於以前的飄香院，一草一木，一枱一几，他永不會忘懷！

難道這是夢中？

他低頭看看自己，滿身被緬刀削破的衣衫，他感到刀傷又開始在疼痛。

這不是仙境。

嗆咳之聲又再傳來，跟着是細碎的步聲。

一個打扮得雍容華貴的中年婦人正從裏面走進來，眼前的身影，除了她之外，還會是誰？

「飄香？」

那婦人聽到了這兩字，呆呆地站着。

一會，她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道：「爲甚麼這幾天來，常常好像有人在喚我？」

古蒼梧實在忍不住，把窗推開。

那婦人驚道：「誰？」

古蒼梧越過窗口，站在婦人的面前。

「是我！」

「你——」

婦人初則驚駭，繼而竟是十分激動。

兩人呆立相對，這電光火石的一刻，在他們的心中與千年萬年何異？

古蒼梧啞聲說道：「我實在來得太遲了！」

那婦人並沒有回答，只是呆呆的看着古蒼梧，那雙秋水盈盈的眼睛，在燭光掩映之下，充滿了淚水。

古蒼梧看着她，聲音更爲沙啞道：「飄香，我實在太對不起你！」

起初，她仍是極力的忍着，淚珠兒在她眼眶內翻騰着，可是，當她聽到這句話，眼淚已像洪水般墜下。

這是她十多年來盼望的一刻，而今，這夢寐以求的一刻終於來臨，但她的心頭，却是茫然一片！

「你怎麼了？」

古蒼梧說道：「飄香，你立刻和我走吧！」

飄香道：「走？」

古蒼梧說道：「飄香，難道你還在怪我？」

飄香凄然道：「怪你？這些日子，究

飄香緊緊的拉着他的臂膀，這麼堅實而有勁的手臂，在夢中她早已拉過多少次，而今，她眞正正的拉着，可是，她又怎會想到這手臂竟是刀痕滿佈？

古蒼梧縱身一躍，已出了外院。

桂飄香緊緊握着古蒼梧，閉着眼睛，這十五年來的盼望，總算如願以償。

她的心從來沒有比這一刻更爲甜蜜。

古蒼梧立即閃至圍牆，外面仍是悄無動靜。

他又再躍上圍牆，那時，曙光未露，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

他聽到內院呱喝聲一片，看來那班人已進入了飄香的閨房，而且四處搜索。

他不再猶豫，提着飄香，輕身而下。

當他脚還未着地，四面火光驟起。

這黑暗的圍牆下，竟埋伏了十多人。

「娘親，你不用害怕，我會來救你！上！—」

聲音未止，只見十多人已是刀劍齊揮而上。

人叢中那少年人喝道：「抓着死囚，勿傷夫人。」

古蒼梧在火光之下，已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少年人，正是剛才飄香所說的孩兒。

飄香急道：「孩兒——」

那少年已接口道：「娘親，你不用驚怕，我早知這死囚一定詭計多端。」

古蒼梧舉手護着飄香，另一隻手施出「撥草尋蛇」「橫山細雨」兩招，已奪過對手的兵刃。

手中有了兵刃，暫時可以擋着他們的攻勢。

這班捕快打扮的對手，似乎投鼠忌器，一時也不敢下殺招，只是拚命拆開他們兩人。

少年人道：「賊人，你放下這婦人，前面還有生路一條，否則，一定在本少爺刀下碎屍萬段！」

飄香喝道：「孩兒，住手！」

少年道：「老賊，如果你是一條硬漢，何必要這弱女子作你的盾牌？」

這少年果是心智過人，明知不能用恐嚇說話來說服對手，立即改用激將之計。

少年見古蒼梧有點激動，隨即又道：「只要你放下這婦人，本少爺可以與你決一死戰，如果你勝了，可以大踏步走出這侯府。」

古蒼梧聽了這話，心如刀割。

自己一身飄泊關外，想不到竟有了一個孩兒，更想不到自己的孩兒竟叫自己老賊，向自己挑戰。

天公造物弄人，竟至如斯。

飄香道：「孩兒，快叫手下住手。」

那少年道：「好——退下！不過，我看這個老賊一定不敢應戰。」

少年的語氣極爲驕傲，氣焰迫人。

古蒼梧厲喝聲，道：「年輕人切戒狂妄……」

少年怒道：「本少爺也要你這個老賊教訓？只要你放開娘親，讓我教訓你才是，不過，你一定不敢——」

飄香怒喝道：「孩兒，你不要胡亂說話！」

少年道：「你不敢放下我的娘親，倒也並不奇怪。」

古蒼梧被他這些說話，早已氣得七竅生烟，本來，他並不是一個容易激動的人，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有血有肉之軀，怎能忍受？

他失了理性般甩開了飄香。

那少年外表狂妄，但他內心却是十分精密細緻，當他一見娘親稍離古蒼梧半步，便立即縱身前去，一手忙把飄香拉了開來。

隨即回身喝道：「殺！」

那十多個捕快，見夫人已離險境，立即揮刀前去，沒有了顧忌，招招均是指向着古蒼梧致命的地方。

那少年道：「先送夫人回去！」

早已有人應聲前來，飄香當然不肯離去。

那少年手持雙劍，躍入戰圈。

只見他雙劍使得十分靈動，左一招「白蛇吐信」，右一招「長虹貫日」，直取古蒼梧上中二路。

古蒼梧已是怒火攻心，連接兩招，只覺得這少年人招式雖是十分悅目美觀，可是內力虛浮。

於是，他立即運勁橫揮，使出一招「披荆斬棘」，內力凝貫刀背，當少年雙劍一觸刀背，便被這股內力震開，連翻了兩個觔斛。

飄香急道：「孩兒！」

一個是寶貝的兒子，一個是日夕盼望的情郎，她不知如何說下去。

少年也想不到對手內力如此雄渾，而且在衆手下面前被震倒，立即老羞成怒道：「殺！」

古蒼梧本意並不是要殺害這少年，只本着敎訓他一下的心意，內力只使了五成，如果，他十成用勁，這少年不死也要受傷。

那班捕快知道對手厲害，招招狠毒，望能在主子面前立個功勞，好使自己升官發財。

古蒼梧被他們拚纏着，一時也無法脫身。

少年人已站起來，悄悄地站在一旁觀戰。

看了一會，已知道手下可以暫時纏着這死囚，但並沒有能力攻下，於是，他從懷中取出一支紫竹。

飄香正看着古蒼梧與那班捕快拚搏，忽然回首看到孩兒取出紫竹。

她的心裏立即一震，因爲她知道這紫竹是他的獨門暗器「紫竹針」。

飄香急道：「孩兒，切勿……」

那少年把紫竹擡在唇上，用力一吹，只見銀光一閃，圍着古蒼梧前面的幾個捕快已中針倒下。

這少年果是心狠手辣，爲了達到自己的殺人目的，竟然沒有喝開自己的手下。

古蒼梧也感到一陣閃光，他的「天耳通」本領，當然知道是暗器來襲，閃身使出一陣刀花，撥下銀針。

那少年見在這紊亂之時，仍不能把毒針射中那死囚，連忙再把紫竹擡在唇上，連吹兩口。

飄香已不顧一切，衝身奔向古蒼梧。

說時遲，那時快，第一口銀針已吹出，古蒼梧有備而接，當然不費吹灰之力便

避開，第二口銀針來時，飄香已經在他身前。

這口銀針一出共七支，射向人身胸前七大穴道，只要中了任何一支，也是返魂無術。

飄雲側身護着古蒼梧，已被七支銀針射中了手臂。

古蒼梧正想拉開她，可是，銀針已射在她身上。

那少年急道：「娘親妳——」

古蒼梧道：「飄香——」

桂飄香已是半身無力，斜斜靠着古蒼梧。

飄香道：「孩兒，你來……」

她的聲音已是十分低沉無力，那少年也知銀針餵上劇毒，中者立即全身癱瘓！

那少年走上前來。

飄香道：「孩兒……」

她的聲音已是啞然，幾乎聽不見。

少年再走前一步，見娘親咀唇微動，他望了古蒼梧一眼，見他只顧着娘親，心下十分奇怪。

飄香揮手要蹲他蹲下，他只好附耳在她唇畔。

她好像說了兩句話，那少年立即神色大變。

飄香說完之後，已完全暈了過去！

那少年望着古蒼梧一會，突然，惡從心上起，大聲喝道：「你們還不殺這害死我娘親的老賊！」

捕快們立時又再一擁而上，可是，他們再沒有了剛才的拚勁，因爲這位少年主子，太過心狠手辣，爲了射殺古蒼梧，竟然沒有叫手下離開。

古蒼梧見飄香躺在地上，急喘連連，似乎已是危在旦夕，一時心如刀割，立刻使出梧相劍法中的「狂風落葉」，眼前的捕快紛紛倒下。

古蒼梧立時撲上，一手抱起桂飄香。

那少年正想轉身逃走，古蒼梧縱身一躍，已在他的前面，一招「橫風細雨」，已把那少年的頭冠削下。

「爹爹！」

古蒼梧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這「爹爹」兩字竟出自那少年口中！

桂飄香雖在昏迷之中，竟然也聽到這兩字，口角中露出微笑，似乎在誇讚這孩兒。

「你既知我才是你爹爹，爲何還要逃去？」

少年立刻道：「我去找解藥！」

這話豈能騙倒古蒼梧，使毒的人一定有解藥在身，他這話使古蒼梧對這眼下的孩兒大爲不滿。

「你身上的解藥呢？」

「呀——孩兒太過魯妄，我身上有解藥！」那少年立時從懷中取出一小瓶。

古蒼梧接過小瓶，立刻把瓶中的解藥灌入桂飄香的口中，那少年望着娘親，臉上也露出片刻焦急的表情。

不一會，藥力似乎有了功效，桂飄香咀唇略動，面上的紫氣已開始退却。

「孩兒——」桂飄香輕聲呼喚着。

「娘親，孩兒不孝，竟用紫竹針射在你身上……」

「不要再提，你爹爹……」

古蒼梧接口道：「飄香，你不用掛心，孩兒，我們而今闖家團聚，走吧！」

「爹爹，過去十五年以來，我不知道你才是我的親爹爹，一直認賊作父，我眞是……」

「孩子，這不關你的事，我對不起你！」古蒼梧哽咽着，一時不知如何再說下去。

呆了半晌，才接口道：「現在我們走吧！」

那少年轉身便走。

古蒼梧道：「你往那裏？」

少年道：「爹爹，我們既走，一定要帶些東西才可以上路的！」

古蒼梧見他眼光狡獪，心下已提出警惕，怒道：「難道你想……」

「不，爹爹，我去拿點金銀，好使娘親和你在路上也有費用！」他一面說一面望着他娘親。

「不用了！」古蒼梧收劍入懷，一手抱着漸已清醒的桂飄香，另一手拉着少年的手臂。

那少年心下雖不大願意，但爲勢所迫，只有跟着古蒼梧一起躍出牆外。

他們剛走了幾十步，離開那大院不遠，院內又傳出一片人聲。

古蒼梧回頭一看，只見一黑衣人正越牆而出，看他身形，正是他逃出囚室時見到的老者。

那老者剛剛越出，後面一羣黑衣大漢也跟着追出，看來那老者已受了創傷，步履蹣跚。

古蒼梧略一遲疑，那些大漢已發現了他們，竟然分作兩批，一批仍然追捕那老者，另一批却向古蒼梧而來。

那少年突然掙脫了古蒼梧的手，一躍而出，轉身便道：「快殺了這刼持夫人的老賊！」

古蒼梧聽到此語，起初有點愕然，隨即明白這孩兒跟隨自己，並不是乃念生父之情！

十多個黑衣大漢一擁而上，古蒼梧已再無考慮的餘地，幸好手中仍有劍，一手護着桂飄香，一手揮劍，格開了那些黑衣大漢如狼似虎的攻勢。

桂飄香身體雖然十分衰弱，但理智十分清醒，見自己的孩兒竟然喝令手下攻擊生父，一時氣憤填胸，立時吐出了一口鮮血。

古蒼梧低頭一看，略一分心，肩上經已中了一劍，這一劍剛巧刺在他的傷口之上，鮮血也立時湧了出來。

桂飄香道：「這孩兒，這孩兒一向任性，他……」

古蒼梧被刺一劍，疼痛使他精神一振，立刻使出梧桐劍法，十多個黑衣大漢被劍風震開。

那少年見大漢攻勢已弱，急忙道：「誰人殺此老賊，可得與此老賊身重黃金獎賞！」

這話彷似一股無形的力量，黑衣大漢們又如狼似虎的圍攻着古蒼梧，這也難怪，古蒼梧身重百多斤，又有誰不爲百多斤的黃金而拚命？

古蒼梧親耳聽着自己親生的兒子要殺

死自己，一時怒不可遏，猛揮手中長劍，但已是不成招式，空門大開，胸前又中兩劍。

桂飄香道：「古郎，我實在太對不起你……」

古蒼梧道：「飄香，這不關你的事，這孩兒受狼虎教唆，日後我們當再引導他改邪歸正！」

黑衣漢越攻越勇，古蒼梧中了三劍，知道如果再一分神，一定逃不出去，因此立懾心神，意在劍端，一下一下的把梧桐劍法揮使出來。

梧桐劍法又豈是尋常，廿招過後，那些黑衣漢再不能攻下，只望死纏下去，希望古蒼梧力盡而敗，而且人多勢衆，總佔先機！

古蒼梧感到胸前鮮血淋漓，加上昨夜受過緬刀劍傷，全身疼痛不已，終不能久戰。

一招「穿雲拿月」，劍如月華初綻，五個黑衣大漢已中劍倒下，再一招「龍分水柱」，又有五個大漢中劍，十多個大漢已有十人受傷，古蒼梧手下再不猶豫，「龍捲殘雲」一揮，其餘大漢已紛紛倒下。

古蒼梧奮起神功，三招已把大漢們殺盡，使在旁的少年心驚肉跳，早已橫身一閃，不知去了那裏！

再看那邊，老者仍在苦戰，十三個黑衣大漢，七上八落，團團圍住老者。

忽然，那老者撮唇一哨，那些大漢連忙暴退，以爲那老者發出厲害暗器。

可是，暗器並沒有發出，空中却來了兩個黑影。

這兩個黑影從上面俯衝而下，古蒼梧在旁看得眞切，這兩黑影竟是兩隻碩大無比的黑鷹！

只見黑鷹驟至，分別盡了半圓，十三個大漢立時哇哇大叫，原來這兩只黑鷹左右盤旋，已抓下了十三人的眼珠，他們手掩雙目，倒在地上苦楚凄號。

那老者再長哨一聲，兩鷹聽到哨聲，十分馴服地慢慢地站在老者的雙肩上。

老者回身道：「古公子無恙？」

古蒼梧詫異道：「前輩是——」

那老者微笑不語，雙手輕輕撫着肩上雙鷹。

古蒼梧立時省悟，道：「前輩是『落鷹客鷹揚』？」

老者點首道：「正是在下！」

「前輩如何認識在下？」

「是老馬連夜趕來告訴在下，可惜不能助公子一臂之力，反而惹得了這一場惡鬥！」

雙鷹突然一撲而起。

只見草叢之中，那少年正口撮紫竹，正向着古蒼梧吹發那「紫竹針」。

古蒼梧立時拉着鷹揚，兩個翻滾，已躲開了吹來的紫竹針。

雙鷹有如疾矢，直撲那少年。

鷹揚剛才在苦戰之中，已知道這少年與古蒼梧有特別關係，立取撮唇一呼。

那雙兀鷹訓練有素，並沒有襲擊那少年的眼睛，聽到哨聲，雙爪左右同時抓着少年的雙肩，奮力一撲，抓着那少年騰到半空。

那少年大吃一驚，已是身懸半空，搖搖幌幌，雙腿亂抖，無處發力。

桂飄香急道：「請前輩放下不肖孩兒吧！」

鷹揚又再撮唇一哨，那雙兀鷹緩緩放下少年在古蒼梧和桂飄香身前。

少年一着地，便撲向桂飄香，竟伏在桂飄香肩上大哭，彷似一個受盡委屈的孩子。

古蒼梧站着，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孩子明明想用紫竹針暗算自己，而今他又在飄香身上大哭，古蒼梧對這孩子雖無感情，但天生舐犢情深，一時不知如何加以責備。

他轉過身來，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就在此刻，古蒼梧突感背部一凉！

少年手中的紫竹針已插向他的背後，幸好古蒼梧反應極快，但少年與他背部距離極近，紫竹針已經插入了他背部兩寸有多！

桂飄香如夢初醒道：「孩兒你——」

那少年沒有答話，舉手按着娘親的肩部，借力騰身，再用紫竹撲向古蒼梧，希望再加上一刺，使古蒼梧再無閃避之餘地！這少年果眞心狠手辣，誓要置古蒼梧於死地。

桂飄香被他一按，雙腿發軟，身體不由自主的向後倒去，她眼中只見銀光一閃，不知從何得來力量，奮力向上一衝，那紫竹竟然插正她的咽喉！

古蒼梧已滾至一旁。

那少年眼見自己親手插死娘親，不禁失聲道：「娘親你……」

桂飄香咽喉被插，櫻唇微張，杏目圓睜，已是氣絕身亡，但臉上的表情却是茫然而驚詫！

古蒼梧翻身一轉，看見桂飄香爲了救自己而擋了紫竹一刺，一時血脈賁張，雙掌一伸，使出「龍吟擊手」中的「翻浪覆濤」，雙掌威力有如萬馬衝鋒，那少年立時斃在地上！

古蒼梧呆立着，神智有點迷糊，彷似一尊石像。

落鷹客鷹揚見此驟變，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肩上兩隻兀鷹作勢欲飛，因爲地上鮮血淋漓的屍首，對這兩隻扁毛畜牲來說，無疑是一大誘惑！

牠們又怎會知道這倫常慘變，使古蒼梧心智頓失！

鷹揚輕輕地推了古蒼梧一下，屹立的古蒼梧立時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頹然倒地。

鷹揚大吃一驚，連忙按他心脈，只覺心脈疲弱，連忙爲他推血過宮，半晌，古蒼梧才悠然甦醒過來。

他張眼一望，便看見桂飄香的屍體，他拚力向前一撲，但他已是疲不能興，那還有力量向前，身剛一離地，又「砰」的一聲，跌回原處。

他並不氣餒，雙手抓着泥土，向前爬去，可惜他連爬的力量也沒有，看着桂飄香的玉手，氣喘連連，咫尺天涯，鷹揚看到這個情形，也不禁淚盈滿眼。

鷹揚見古蒼梧拚盡了力仍然抓不到桂飄香的手，便暗暗用力推他向前，終於讓這雙有情人，雖是陰陽阻隔，也暫時相聚在一起。

古蒼梧觸着桂飄香那微温的手，理智已然恢復，雙目淚如泉湧，一幕一幕往事在他的腦海出現……

十五年來平靜的關外生活，如果不是師傅逝世，臨終前重大的囑託，他也不會回到中原，更不會遭逢舊侶，眼見親生孩兒殺母的慘劇！

更可憐的是，舊侶重逢，親生孩兒出現，連孩子的名字也沒有知悉，他們便離己而去！

桂飄香的倩影，那少年的俊秀面貌，不停地在他腦海中閃現，古蒼梧的心絞痛着。

突然，古蒼梧不知那裏來了一股力量，雙腿向前一蹬，把桂飄香咽喉上插着的紫竹，用力一拔，然後把紫竹插向自己的胸前。

鷹揚見此情形，立即向前一躍，奪過了紫竹，凄然說道：「古公子，這又何必呢？」

古蒼梧雙手無力，紫竹已被鷹揚奪去，他仰望蒼天，道：「鷹大俠，你讓我去吧！我古某留在此人世也已無用，成全我吧！」

鷹揚道：「古公子情深義重，鷹某萬分佩服，不過，你這次出關，歷盡千辛萬苦才來到長安，何必……」

古蒼梧聽得此語，心頭一震，暗想自己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如果就此死去，怎有面目再見師傅？

此時曙光已露，鷹揚立即拖起古蒼梧，立刻便要離開此地，因爲這地方離大宅不遠，一會兒就會有追兵。

古蒼梧當然不願離開，幸好他氣力已復，兩人合力，把桂飄香和那少年的屍首，抱起向着那邊叢林而去。

到了叢林，兩人又合力用石堆了他們的屍體，作了一些暗記，才離開了叢林，向着長安近郊而去。

古蒼梧道：「前輩帶我往那裏去？」

鷹揚道：「飄香院的老馬告訴我你被人帶走，我立即趕來，但那衙門千院萬宅，一時也不知公子困在那處，只好四處窺探，不幸被那些捕快撞着，費了一番工夫，才見到你，我知道長安城內很多人正要找你，而今我們同去找我的兄弟！」

古蒼梧道：「你的兄弟？」

「是的——我的八拜兄弟田君！」

「是『落馬客』田君？」

「是的！古公子離開中原多時，仍然知道我這位兄弟的名字！」

「是的，有誰不知『落鷹落馬，名揚天下』！」

「那只是十多年前各方英雄賞面，不過，我們兩人已是白髮蒼蒼，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們要看你們了！」

「前輩太過客氣，我剛才見你使的『落馬爪』，功力深厚，而且你那雙鷹，更是厲害非凡！」

他撫着雙鷹，道：「我這兩個老伴也老了！」

「『落馬客』田前輩的『落馬擲拳』也是膾炙人口，我想他一定與你一樣，老而彌堅！」

「他近來功力大進，而且創了一套『驍騅刀法』，黑白道上的人對他仍十分尊重，可惜我近日很少見他，因爲他日夕爲梧桐老祖的事而奔波！」

「梧桐老祖？」

「是的，廿年之前，他在戈壁大漠中的赤燄谷見過梧桐老祖一次！」

古蒼梧心中覺得十分奇怪，爲什麼師傅完全沒有提起過此人？

鷹揚續道：「梧桐老祖那次在赤燄谷中與天下十家論劍，九家中人對梧桐老祖都十分佩服，只有那『陰陽家』不服，誓要與梧桐老祖決一死戰！」

古蒼梧也聽過師傅提及赤燄谷論劍之事，但他不明白爲什麼以中原九大門派並沒有參加這次轟動武林的論劍大會，而只有十家參加？

鷹揚續道：「那時，中原武林，各家各派爲了奪得武林盟主的虛銜，連少林、武當、崆峒、華山、衡山、丐幫……等都捲入了漩渦，因此，只有十家和梧桐老祖才會在漠北的赤燄谷中論劍，而且武林一向南北分道，所以這些中原各派才沒有參與！」

「結果怎樣？」

「結果是中原武林劇變，波斯人值中原武林之變，乘時入侵，使中原各派元氣大傷，偃息旗鼓達十年之久！」

「唉！自古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又有幾多人可以窺破名利之爭！」

「中原武林自此劇變，亦明白自傷殘殺，內鬥內鬨，只會被外人漁人得利，幸好近日各門各派的掌門，明白事理，重振中原武林！」

「赤燄谷論劍之朱事又如何？」

「結果却是出乎意料之外！」

梧桐老祖一向沉默寡言，對於自己過往之事絕少在古蒼梧跟前提起，因此，古蒼梧只知有赤燄谷論劍之事，而並不知道論劍的結果！

「怎樣？」

「在陰陽家掌門『迷離道人陰靈子』正要向梧桐老祖挑戰之際，突然來了一陣大風沙，這一場風沙把整個的赤燄谷也覆蓋了！」

「那十家的人可逃離險境？」

「你猜一下！」

古蒼梧早已知道梧桐老祖一定可以逃離，否則他也不會成爲他的入室弟子！

「只有梧桐老祖逃出生天！」

「不！全部都逃過這次大難！」

「爲什麼？大漠風沙覆蓋之下，有誰有這大的本領逃出來？」

「那便是我的把弟田君！」

「是田前輩？」

「是的，你也知道我的把弟別名叫『落馬客』，他有一匹馬，他那匹馬並不是用來騎的！」

「我也聽說過，田前輩愛他那匹馬，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

「就是那匹靈駿異常的馬，把他們帶出了沙谷，其中苦難之處，當然是不足外人道，在逃難之際，梧桐老祖對十家中每一家都施過恩惠，因此，十家脫險之後，對梧桐老祖都十分佩服！」

「田前輩與梧桐老祖又怎樣？」

「他們成了莫逆之交，因爲梧桐老祖也是愛馬之人，兩人一面跟着駿馬脫離險

境，一面論馬！」

「因而成爲莫逆之交？」

「是的——還有一件事，我聽過把弟提過，他們在沙谷逃生之時，發現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東西！」

「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雖然我與田君是八拜之交，但他不願提起，因此我也沒有去追問！」

「是否有關——」

「古公子，你也知道其中秘密？」

「我不知道。」古蒼梧雖然相隔了十多年才入中原，但早已知道中原人心詭詐，因此故意支吾以對。

鷹揚也不再追問，道：「據田君說，梧桐老祖自那次脫險之後，隱居大漠，並且收了一個徒弟，聽說是姓古的……姓古的？難道你便是他的徒弟？」

古蒼梧本想否認，但念到鷹揚總算是自己救命恩人，便承認道：「是的！」

「那麼梧桐老祖近來怎樣？」

「他在去年年底已騎鶴歸西！」

「眞的死了？他去年曾飛鴿傳書，對田君說過，他要入關，重會十家的！」

「是的，他臨終之前，千囑萬咐我要入關找一個人！」

「是否找田君？」

「不，是找一個姓項的前輩！」

「姓項的？江湖中人有這個姓氏的人很少，難道是『竹昇帮帮主項錐』？」

「前輩你認識此人？」

「我沒有見過他，不過，近日他的聲名大噪，自他管理竹昇帮以來，竹昇帮在中原武林地位日高，特別是沿海地帶，竹昇帮的的聲名已蓋過了丐帮！」

「究竟竹昇帮是一個什麼組織？」

「竹昇帮其實是一些沿海地帶的苦哈哈帮會！」

「爲什麼以竹昇爲帮名？」

「因爲他們的謀生工具便是一支竹昇（即是担竿）！」

「我師傅和竹昇帮有什麼關係？」

「我也未曾聽人說過，這幫會是近十年才興起的！」

他們邊行邊說，轉眼已離開了長安，到了長江河畔一個小鎭淮州。

淮州是一個小地方，他們找着一間客棧打尖，落馬客鷹揚先買了兩隻肥鷄，作爲兩隻兀鷹的食物，只見他雙手一揚，兩隻兀鷹便抓着肥鷄高飛！

當兩隻兀鷹高飛之後，兩人才到客棧的堂中用膳，古蒼梧多日辛勞，點水未沾唇，而今吃的雖非佳餚美酒，但比珍饈百味還覺可口！鷹揚是豪飲的漢子，只見他大杯酒大塊肉，吃得甚爲開心！

兩人邊吃邊談，古蒼梧才知道梧桐老祖逝世的消息，早已傳遍中原武林，黑白二道中人爲了要證實這個消息，紛紛追尋一個姓古的中年男子，至此古蒼梧才明白，爲什麼自己一踏入中原，經過八大名城，每個城中都遇到很多高手向他攻擊，原來他已成爲黑白二道追尋的人物，甚至官家對他亦垂涎。

古蒼梧把自己在長安欲避高手圍攻，躲入了醉留香，而被那個叫曲丹楓的老者騙入了長安衙門內的死囚室經過，說了一遍，幸好他在飄香院前，暗地吩咐老馬找救兵，想不到他竟然找到了落馬客鷹揚！

鷹揚說道：「看來公子的處境十分危險！」

古蒼梧道：「那也沒有什麼辦法！不過我一定要找到項錐前輩！」

「那麼你先易容而行，比較安全！」

他們正打算出外購物易容，忽然，這家小客棧的門前蹄聲得得。

來的是一匹瘦馬，一匹白色的瘦馬。

客棧是人來人往之地，有一匹馬出現並不出奇，出奇的是這匹馬已是十分老邁，而且背上並沒有鞍轡，全身瘦骨嶙峋，馬毛脫落，簡直像一隻被人遺棄的老馬，看牠樣子，似乎拉車也沒有能力！

那匹瘦馬突然仰天長嘶一聲！

空中跟着傳來「呱呱」之聲。

鷹揚立即衝出門外，道：「那是我的兀鷹！」

走出門外，只見兩只兀鷹在空中盤旋，正想向那匹瘦馬撲下！

鷹揚走近那匹瘦馬，道：「古公子，這是落馬客田君的愛駒！」

古蒼梧看看那匹瘦馬，眞不敢相信一個以愛馬著名的高人，竟會擁有這一匹看來一無是處的瘦馬。

那雙兀鷹幾次欲撲下，但沒有主人的命令，又不敢俯衝，不斷地在空中盤旋！

落馬客鷹揚撮唇一呼，兩隻兀鷹立即降落在他的雙肩，那匹瘦馬似乎認得鷹揚，但害怕那雙兀鷹，一時又不敢走近鷹揚，只是在前面忽前忽後的躍動！

鷹揚道：「古公子，田君一定是在附近！」

那匹瘦馬突然停止了躍動，又再仰天長嘶，接着便向前奔去，不要小覷這匹瘦馬，奔跑起來的速度十分驚人。

鷹揚雙手一揚，對那雙兀鷹道：「追！」轉身又道：「古公子，我們也追去看看！」

兩人連忙施展輕功，望着上空兩隻兀鷹，雖看不見那匹瘦馬的踪影，但仍可以知道那瘦馬直趨西面。

師傅宏願　復漢興邦

古蒼梧飽餐之下，氣力已恢復不少，落馬客更是神采飛揚，只見兀鷹飛了不久，就在前面盤旋！

他們又聽見了馬嘶的聲音！

半晌，他們已追至一個山洞，山坳之下，是一度丈來寬的溪水，溪水那邊，却躺着七個江湖打扮的大漢！

他們走近水邊，只見那匹白馬不斷向天嘶鳴，兩人連忙一躍而過那溪水，再走前幾步，已聽到刀劍交碰，喊殺連天的聲音！兩人幾個翻身，已看見樹林之內，當中站着一個老者，正受着十多人圍攻！

鷹揚驚呼道：「落馬客！」一躍便入了戰圈。

古蒼梧已明白，當中的正是「落鷹客」的拜把兄弟「落馬客」田君，他本了想立即上前，但見鷹揚加入戰圈之後，田君所受壓力已減，兩人從容對敵，看來已是勝券在握，因此，他只站在一旁。

鷹揚雖已戰了一夜，但勁力仍在，一

雙落鷹掌，使到虎虎生風。

田君有了助力，立時精神大振，而且見了自己多年不見的拜把兄弟，更是喜出望外！

圍着兩人的勁裝漢子，約莫共有十多人，只見他們左縱右竄，一時之間却是無奈二人！

這十多個大漢，衣飾並沒有什麼特別，但每個人的額上，都繫着一條白綢。

白綢？這正是巴蜀一帶常見的打扮。

就在這時，鷹揚雙掌一撥，一招「鷹揚天下」，五個大漢已是應聲而被震退十丈。

落馬客田君橫拳一攔，另外五個大漢又是應聲向外翻滾，臥在地上。

而今只剩下另外五人，圍着鷹揚與田君。

其中一人喝道：「鼠陣。」

那些翻滾在地上的漢子，已趁機站了起來，聽了「鼠陣」二字，立即又圍繞過來。

落鷹客聽了，笑道：「鼠輩竟出鼠陣，田兄，難爲你的『落馬擱拳』竟要在這裏殺鼠！」

落馬客田君也笑道：「鷹兄別來無恙，你那雙落鷹掌也要改爲撲鼠掌了。」

兩人一言一語，激得那爲首的漢子，怪叫連聲。

這十五個漢子，已排成一個橢圓形的陣勢，看來這便是所謂「鼠陣」。

古蒼梧一看，心中起了一陣激動，這些人作巴蜀打扮，而又排了這個鼠陣，難道他們是「蜀中五鼠」之人！

再小心一看，他已經看清楚那爲首一人，正是蜀中五鼠的「鼠胆縱橫」巫勒！

古蒼梧在關外，天天看着五人畫像，那會認錯了人，立即一躍而出，喝道：「巫勒！」

那人昂首一看，說道：「你這兩個老賊，竟然還有帮手，那也好，同來鼠陣受死。」

落鷹客聽了，道：「古兄，這些鼠輩，我兩兄弟便已足够。」

落馬客也接口道：「這位公子，看看我們殺鼠之功，不用加入，鷹兄，這幾年來，風塵僕僕，未有好好舒筋活絡，就讓我們聯手，殺個隻鼠不留！」

鷹揚笑道：「好一句隻鼠不留。」

巫勒雖被這一番言語所激，但他仍按捺着，一聲呌喝，十人疾走突停，一齊攻上。

只見落鷹客雙掌如風，落馬客拳出如山，十五個大漢手中都持兵刃，但仍無法攻上。

巫勒又叫道：「縱橫交錯！」

話猶未了，十四個大漢突然矮身向下，鷹揚與田君有點錯愕，不知他們又弄些什麼玄虛。

這個「鼠陣」正是蜀中五鼠一個厲害的陣法，本來是五鼠聯手所創，巴蜀一帶，道路崎嶇，有道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可是，這地方却難不到山路中的鼠輩，五人生於巴蜀，在一次偶然機會，看見山中羣鼠向一羣野牛攻擊，從而領悟出一套陣法，這十年來，行經巴蜀一帶之黑白二道之人，不知被這鼠陣吞噬了多少。

可惜，而今只有五鼠中的巫勒，其他四鼠並不在場，因此，無法發揮這鼠陣的威力。

再說那些大漢，矮身向下，眞似老鼠左縱右竄，向鷹揚及田君二人下盤攻去。

一般拚鬥，是上中下三路兼顧，那會像這些漢子，矮身橫掠，專攻二人下盤。

兩人只好連翻躍起，避過這羣鼠輩。

陣法又一時大變，五人翻身落地，一同滾上，昂身揮着兵刃，似乎有些威力。

這時，另外五人，又是另一招式，矮身撲竄，向着兩人腰間而去。

這種地堂功夫，對一般江湖客，倒也是難以應付，可是，鷹揚與田君，畢竟是江湖上成名之人，開始雖然有點失措，但過了十招之後，已明白他們這個鼠陣，以攻下盤爲主，並以翻滾爲副。

兩人相對一望，一聲長嘯，立時躍上半空。

十五個漢子，心中大喜，因爲這正是他們貼身臥地的目的。

因爲人在半空，必然要落下，這一落下，便給了他們殺敵之機。

可是，這羣鼠輩却千萬也料不到，鷹揚與田君二人，失望之中，竟然四手雙連，兩人借勁使勁，竟突然在半空之中，盤旋而下。

兩人身子，彷彿成了一具風車，越是近地，旋轉之力越强，轉眼之間，他們已接近地面。

那時正是鼠陣竄起之際！

鷹揚與田君，早已把力度全運於雙腿，就在這一刻，只聽見「哎唷」之聲，不絕於耳！

十五個大漢，連同那爲首的巫勒，已被二人四腿，踢中了面龐。

巫勒功力較高，雖被踢得滿臉鮮血，但仍然可以弓身而起，坐在地上。

可憐其他漢子，已被二人踢得眼珠爆裂，咀臉俱歪，那裏還有反攻之力。

巫勒面部受了重挫，但人仍是十分清醒，眼看這個鼠陣，已被二人所破，其他的人，又不能再起來，這時不走，更待何時？

於是，他縱身一滾，便要離去。

當他正要站起來時，眼前却有一個人影。

那人正是古蒼梧。

古蒼梧道：「你是巫勒！」

巫勒並不答話，縱身又竄前去。

古蒼梧道：「巫勒，你逃不了。」

巫勒見他如影隨形，知道實在不能再竄，只好哀聲道：「英雄饒命。」

古蒼梧仰天笑道：「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於找到你這一鼠，其他的四鼠在何方？」

巫勒道：「好漢竟是乘人之危？」

古蒼梧忽道：「乘人之急，你有沒有想起，十五年前，赤焰谷內——」

巫勒一聽「赤焰谷」三字，心頭一震，道：「梧桐老祖是你何人？」

古蒼梧道：「梧桐老祖豈是你叫的？」右腿一伸，已踢中了他的腰脅間的「痲穴」。

「痲穴」雖不是人身上致死的大穴，但被人點中，全身痲癢不止，比受什麼酷

刑，還要痛苦。

巫勒翻身滾地，口中大嚷：「我說！我說！」

古蒼梧又踢一脚，巫勒躺在地上直喘氣。

等了一會，巫勒仍沒有說話，古蒼梧道：「這蜀中五鼠，在赤焰谷內，引家師十家同往流沙——」

鷹揚已走上前來，道：「原來尊師與十家論劍之後，困於赤燄谷內，便是被這人所害。」

田君也接口道：「既是卑鄙小人，我們何不用卑鄙之法，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巫勒聽了，知道如果再是緘口不言，苦頭必然不輕，便道：「三位英雄，那次全是誤會。」

古蒼梧道：「什麼誤會？」

巫勒道：「是因爲……」

他吶吶不言，田君走上前去，正要動手。

巫勒用手揩了面上的血，道：「好漢——那次眞是一場誤會，幸好梧桐仙祖與十家已是安然無恙。」

古蒼梧道：「我只要你說出四鼠所在，無用多言。」

巫勒低下頭來，似是自言自語。

鷹揚道：「這廝想拖延時間，難道其他四鼠也在附近？這也好，好讓我們一網打盡。」

田君道：「既然其他四鼠要來，我們先殺此人。」

鷹揚道：「田兄，不用你費勁，就讓我兩隻寶貝，讓牠們一顯身手。」

田君笑道：「這也好，我很久沒有看你兩個老伴，看來定是老當益壯。」

鷹揚道：「牠們很久也沒有嘗過新鮮的血眼珠。」

巫勒聽了這話，嚇得渾身發抖，因爲落鷹客雙鷹，早已聞名江湖，加上他們兩人，你一言我一語，說要把自己的眼珠給那雙鷹，如何不驚？

只見鷹揚撮唇一呼，不一會，空中便出現兩顆黑點，轉瞬間，那雙兀鷹已是凌空而下。

那時已是黃昏時份，夕陽斜照，好一幅鷹落夕陽坪，鷹揚已展開雙臂，迎着雙鷹。

眼看雙鷹漸近，忽然，「嗖」的兩聲，雙鷹立時四翼一縮，一個半空翻身，又再度騰空而上。

兩支冷箭，已是凌空而去。

巫勒見了，色然心喜。

雙鷹展翼騰空，一個盤旋，突然又闖下來。

鷹揚道：「看來他們來了。」

「嗖嗖」又是兩聲，這次，雙鷹有備而戰，閃身便避開雙箭，正要俯衝。

鷹揚撮唇一呼，兩鷹俯衝之勢又改爲騰空而上。

三人放眼望去，已見三人正急奔在道上。

巫勒大聲叫道：「大哥！」

古蒼梧連忙揮手，已制住了巫勒，讓他躺在地上。

轉眼之間，三人已在目前。

一眼看去，古蒼梧已認得這三人，正是「蜀中五鼠」的另外三鼠。

爲首的鼠，是「鼠目獐頭」的孫冲，另外一個是「鼠牙雀角」林陌，還有一個是他們蜀中五鼠的大哥「首鼠兩端」的梁尚。

他們立在前面，看見巫勒躺在地上，立時便要衝上，古蒼梧見到他們三人，早已蓄勢而發。

孫冲林陌二人，都是手持一雙鈎鐮刀，迎着古蒼梧，古蒼梧立時使出「梧桐劍法」中的「崩雲豁月」，兩人感到劍氣迫人，退開了兩步。

爲首的「首鼠兩端」梁尚，早已看出這劍法有變，持着一雙鐵爪而上。

梁尚爲人陰險非常，知道來者正是大敵，立即施展他的一雙精鋼打成的爪子，向着古蒼梧面門抓來。

古蒼梧昂面一閃，胸腹自然而然的向前略挺，梁尚的另一隻爪子，却又立即從下而上，向他小腹抓來。

古蒼梧早已料到這攻來的一招，既不閃避，亦無後退，只見劍光一閃，映出一道耀眼的銀光，梁尚的爪子無法再向上挺去，只有趁招式未老，立時收勁。

可是，梧桐劍法是何等快速，何等刁鑽，梁尚收招未及，已被古蒼梧的劍削到，雙爪幾乎被震甩而去，幸好他同時向後暴退，但虎口已被震裂。

「梧桐劍法！」梁尚不禁脫口而呼。

古蒼梧厲聲喝道：「鼠輩，你還記得嗎？」

「首鼠兩端」梁尚豈會忘記？

十五年前，正當梧桐老祖與十家在赤焰谷內論劍之際，他們五鼠便趁着機會，引他們到了一處流沙河，希望這些人陷入流沙之內，五鼠便得其所哉。

其實，這蜀中五鼠希望乘亂之中，奪取十家的十件奇門兵器，獻入宮中，可是，當他們正慶幸得手之際，却發現了一個重大的秘密。

古蒼梧這次入關，主要要爲的是這個秘密。

梁尚雙掌疼痛，但是他仍緊抓着雙爪，聲音有點顫抖地道：「梧桐老賊雙腿可好？」

古蒼梧一聽到這辱及師尊的話，立時怒如出柙猛虎，大聲喝道：「鼠輩，師傅一直沒有說及雙腿之事，原來是你們所害的。」

話未說完，又振劍而上，一抖便是十八式，向着梁尚的上中下三路而來。

梁尚身爲五鼠之首，自然是見識過人，他舞着雙爪，刻下他只守而不攻，暴退十步。

其餘兩鼠，「鼠目獐頭」孫冲與「鼠牙雀角」林陌也同時蓄勢待發。

落鷹客與落馬客也微進一步。

梁尚止着了脚步，虛幌一招，道：「原來你是梧桐老賊的徒弟，也好讓你嘗嘗我們的鼠牙鼠爪，不過——」

梁尚並沒有再說下去，斜眼看着落鷹客與落馬客三人，續道：「你們兩人也可同時上來！」

古蒼梧聽了，立即道：「兩位，這五鼠與家師有深仇大恨，就讓我自己了結此

事。」

梁尚道：「你們兩個同上更妙，免得日後又說我們蜀中五鼠以衆凌寡。」

落鷹客與落馬客並沒有答口，只是微笑屹立。

他們又豈會不知梁尚以退爲進之法！

古蒼梧道：「無用多言！」

梁尚道：「梧桐老賊欺世盜名，躲在赤燄谷中大放厥詞，騙倒那十家，倒不能欺騙咱們五人！我就要看看這半癱的老頭，弄得個什麼徒弟！兩位老弟，上！」

古蒼梧道：「好！你們同上，免得日後我找不着你們這班不見天日的鼠輩！」

梁尚早已嘗過古蒼梧的梧桐劍法，知道以單身一人之力，不能應付，故此才多番言語，先止着古蒼梧背後兩人，再合三人之力，除了這使他們日夜不安的禍根。

孫冲與林陌同時幌動鈎鐮刀，一衝而上，梁尚也乘時雙爪齊出。

古蒼梧見了這三鼠，早已心頭火盛，更被梁尚一番語言所激，更是怒火大熾，一出手便使出了「梧桐劍法」的「鳳棲于梧」！

三鼠同時感到一陣勁風撲面，一陣光華無比的劍網已向他們全身罩來，孫冲與林陌四把鈎鐮刀與古蒼梧的劍碰個正着，一陣金屬交鳴之聲，震耳欲聾！

梁尚乘着這一空隙，雙爪一遞，竟向着古蒼梧的雙目挖去！

古蒼梧縱身一閃，劍向左右一揮，劃出了一道銀弧，眼看要把三人橫腰砍去！

三鼠合作有素，兩人臥地而避，而梁尚却是騰空而起，總算避過了這招！

古蒼梧使出兩招，便已使三人手足失措，其實這兩招之中，已蘊含了三十六式，不要說是三人，就算加上其他兩鼠，也是無法招架！

梧桐老祖自赤燄谷歸來，雙腿已成半廢，因爲他曾陷入流沙，雙腿被流沙熱力所灼，主要脈絡被傷，雖經休養一段時間，仍無法動彈！

可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雖然他自己再不能搶劍上陣，自收了古蒼梧爲徒之後，坐在蒲團之上，以口訣傳授劍法，而且日夜專心思量，把本已十分精妙的梧桐劍法更推上了一大進境！

落鷹客與落馬客在旁觀看，也不禁暗暗喝采，梧桐劍法早已名震塞北一帶，但他們兩人一向在中原，並沒有親眼看過，總以爲這是以訛傳訛，而今親自目睹古蒼梧使出兩招，才知道梧桐劍法果是名不虛傳！

蜀中三鼠這時已穩身站起，古蒼梧却並不再進招，只是發出鄙夷的笑聲，看着他們狼狽的身形。

梁尚雙爪又揮，這次他運了十成功力，雙爪破空而出，竟帶有「嗤嗤」之聲。

古蒼梧似乎漫不經意，一招「桐葉紛飛」又再向三人削去，可是，梁尚使的却是虛招，雖是勁力十成，並不是向古蒼梧攻去，却是利用虛張聲勢，疾身而退！

孫冲與林陌早已知道大哥的心意，同時暴退，三人一窟，已離開了古蒼梧八丈之外。

正待站穩，三人同時大吃一驚，因爲古蒼梧竟已在他們身後！他們實在不明白何以古蒼梧前竄的速度，比他們還快！

劍術之道，講究輕靈飄逸，身劍合一，高手使劍，更是收放自如。當古蒼梧一見三人身影向後，他便乘着「桐葉紛飛」使出勁力，向前一彈，彷似御劍而飛，越過了三人，站在他們背後。

梁尚久臨戰陣，經驗豐富，雖然心中大驚，仍是慣性的護着自己，雙爪又出！

古蒼梧見梁尚出手招式，自然是他在三人之中，武功最好，立即一抖長劍，使出「風雷敗葉」，劍光之中，一陣胭紅飛濺，只見梁尚雙手已是齊腕而斷，兩隻手仍緊緊抓着鋼爪，已落在地上！

孫冲與林陌見此情形，忍不住驚呼！看見倒在地上的梁尚，面如金紙，兩人竟嚇至不能站起！

古蒼梧道：「你們再來！」

可是，兩人實在再提不起勁！握着鈎鐮刀的手，同時發軟，顫抖起來！

古蒼梧輕彈劍身，一陣銀光閃起，兩人自忖已無倖免之理，已閉目待死！

他們同時感到胸口一涼，睜眼一看，只見自己從頸至腰的外裳，已被劍光所裂，露出一條血痕！

血痕雖有寸多深，可是，這並不是致命的！

古蒼梧喝道：「站起來！」

兩人費了半天功夫，才勉強地站了起來。

古蒼梧又道：「進招吧！」

兩人站起已是艱難，何來有力進招？

古蒼梧道：「進招既是無力，逃命又有沒有把握？」

那兩人一聽到逃命兩字，知道古蒼梧有意放了他們，立即轉身便逃，氣力恢復却又十分快！

古蒼梧仰天長笑道：「兩位前輩，你們可見過這些過街老鼠！」

轉瞬之間，兩人已走了十丈有餘。

古蒼梧突然止住了笑聲，說道：「站着！」

孫冲與林陌聽了竟然同時站着，彷似兩個被人用繩牽着的玩偶！

「轉過身來！」

兩人緩緩地轉過身來。

古蒼梧道：「把這兩隻半死老鼠抬回去！」

兩人是好應命，孫冲扶起了梁尚，而林陌也扶起地上的巫勒，四人步履蹌踉，緩緩而去。

古蒼梧朗聲道：「前輩，我們立即動身前往沼澤！」

說話未完，四人已隱沒在林中。

落馬客忍不住問道：「古兄，爲何讓這四鼠逃去？難道這是令師所囑？」

古蒼梧道：「不，蜀中五鼠中以『靈鼠』陸冬青最爲厲害，因此，我放了四鼠，他們自然會把陸冬青引出來，那時，我可爲師傅報却深仇！」

落鷹客笑道：「難怪你趁他們臨走之時，還大聲說出沼澤這地方！」

古蒼梧道：「以後的日子，還要兩位前輩好好扶持！」

落馬客道：「古兄一身的梧桐劍法，已盡得令師所傳，相信日後之事，定能應付裕如！」

古蒼梧道：「前輩實在誇獎，不過，我這次入關，為的是實現師傅一個心願，而這心願是關乎復興漢族！」

落鷹客道：「復興漢族？」

古蒼梧道：「是的，但可惜師傅臨終之前，只說出我找到項錐便得悉一切！」

落馬客道：「既是如此，我們便立刻前往福建沿岸，找着竹昇帮，自然會找到項錐！」

落鷹客與落馬客同時撮唇一呼，轉瞬之間，得得的蹄聲已由遠而近，而天空上兩隻兀鷹也盤旋而下。

三人離開這叢林，向東而去。

為了避免節外生枝，他們連夜趕路，古蒼梧雖然身上有傷，俱是皮外之傷，不大碍事。

翌日辰時，他們已經離開了長安，到了一個小鎮，落馬客對附近路途甚為熟悉，安排投店膳食，三人飽餐一頓，倒頭便睡。

當他們起來的時候，已是掌燈時份。

古蒼梧經過一日的休憩，精神已恢復，想起長安中一連串事情，尤其是見到桂飄香與兒子，一見竟成永別，心頭的創痛，實在難以平靜。

落馬客田君見他倚窗眺望，虎目含愁，忍不住走過來柔聲道：「蒼梧侄！」

古蒼梧聽了，強忍眼中淚水，道：「是的，田師叔，你與師傅有過八拜之交，我應叫你為師叔！但路上我一直沒有與你說過，請師叔寬恕！」

落馬客田君道：「鷹兄已把你的遭遇詳告，事已至此，又何必再淌淚歎息！」

古蒼梧道：「師叔，為何師傅一直沒有在我跟前提起你？」

落馬客道：「你師傅自有苦衷，因為你是半途投入他的門下，一方面不想你為俗務而煩惱，躭擱了學藝之事，另一方面這事關連重大！」

古蒼梧道：「師叔可否告之一二？」

落馬客道：「當然可以，那年你師傅與十家在赤谿谷論武，被蜀中五鼠發現，引了他們走進流沙河，我剛前往北方找大宛良馬，路經流沙河，把他們一一救起，但在走出流沙河之際，却發現了一幅墓壁，墓壁是樓蘭國一個國王所有，上面竟有一幅地圖！」

古蒼梧道：「什麽地圖？」

落馬客道：「這地圖竟是樓蘭王的另一墓地所在！」

古蒼梧道：「師叔的意思是——」

這實使人難以明白，為何墓壁之上，竟有另一墓地的地圖？

落馬客道：「這位樓蘭王，實在是個高瞻遠矚之人，他知道樓蘭之地，終有一日會被風沙所蓋，而消失在大漠之中，那麽，他所留下一切，便會化為烏有！因此，這樓蘭國內之墓，只是一個衣冠之塚，眞正的墓地却在南方！」

古蒼梧心內已明白其中大概。

落馬客又道：「至于這墓內所藏的是什麽，前往途徑，關鍵在項錐身上！」

「項錐又是一個怎樣的人？」

「多年來我南北奔走，為的是聯絡復漢豪傑，初見項錐之時，他只是竹昇帮一個小小頭目！」

「聽鷹揚兄所言，他已成為升昇帮帮主？」

「是的，竹昇帮近年來發展迅速，所幹的事，倒也是轟轟烈烈，看來項錐亦是豪俠之士！」

「看來官府方面，對於此事也甚為注意！」

「不只注意，而且意見分歧！」

古蒼梧想起在長安衙府之中，被迫問兩次，這一定是宮廷內兩帮不同人物。

落馬客道：「無論他們如何，都懷有同一目的——探悉樓蘭南墓的秘密！」

三人邊走邊談，轉眼已入了福建，落馬客沿途都有一些帮會或江湖朋友招呼，因此一路總算平靜。

五日之後，來到南平，閩江已是在望，他們乘船來去，目的地是厦港。

當時福建沿海一帶，已是極為繁盛，商船來往不絕，因此搬運傭工衆多，形成一個極有勢力的竹昇帮。

過了兩日，河面漸闊，來往貨船絡繹于水面，經過幾個渡口，落馬客田君試圖與竹昇帮接觸，可是，幾經辛苦，仍是不得要領。

落馬客以為還沒到竹昇帮重地，也不以為意。

又過三日，來到了泉州，他們三人易裝上岸，只見渡頭之內，很多搬運傭工打扮的人聚在一起，議論紛紛，工人打扮與那些傭工大有分別，只要他們一走進人羣，那些傭工便以惡狠狠眼光望着他們。

落馬客本想上前打探，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只好暫時忍耐。

倒是落鷹客鷹揚最為冷帶靜，了他們，離開渡頭，入了泉州市內，進了一所十分豪華的泉香樓。

落馬客不解其意，道：「既然打探不到什麽消息，我們還是直赴厦港！」

落鷹客道：「田兄，你的馬兒不吃草，我的兀鷹也要吃肥鷄，而且，急不在一時，這泉香樓一定會使我們得到消息！」

古蒼梧道：「師叔，十五年已過去，我們何不再忍一時，否則惹起官府鷹犬，更為不智！」

落馬客只好順着他們，進了泉香樓。

泉香樓內早已擠滿了人。

一個小二，擠着笑臉，上前道：「三位客官，剛好有一間雅室，三位遠道而來，先嚐嚐我們的香茶！」

三人到了雅室坐下，小二奉上香茶，福建盛產茶葉，這處的人士，大多重茶不重酒。

香茶奉上，各人一嚐，果然甘香嫩滑，不同凡响。

落鷹客是好酒的人，那肯只喝香茶，正要叫小二，忽聽到隔房傳來一陣聲响。

一個粗聲的漢子道：「哼！竹昇帮如日中天，豈可讓那些混水摸魚之輩從中搗亂！」

他們一聽到「竹昇帮」三字，立時凝神傾聽。

另一個漢子道：「那些並非如許兄所說是混水摸魚之輩，依我看來，他們的野心實在不小！」

又一個漢子道：「項帮主自會打點一切，這多年來，幫中大小事務，那一樣不

是熨熨貼貼？」

那粗聲的漢子又道：「你們有所不知，這次却是大大不同，『簑衣派』與『草笠派』勢成水火！」

「什麽叫做『簑衣派』與『草笠派』呢？」

「許兄，你眞是孤陋寡聞，竹昇帮分為水上與岸上兩派，簑衣便是水上的，草笠是岸上的！」

落馬客忍不住走近板牆，透過隙縫觀看。

只見隔壁是另一個雅室，裏面坐着差不多有十人，可是，看他們打扮，並不是搬運傭工，而是商賈打扮。

那姓許的漢子似乎有點不服氣道：「難道劉兄也是竹昇帮之人？」

姓劉的漢子道：「非也！我不是竹昇帮人，但我消息靈通！」他的語調似甚得意，却並沒有再說下去。

另一人說道：「劉兄，我們早已知你是神通廣大的人，究竟竹昇帮是否有內鬨呢？」

姓劉的漢子，受到了恭維，更是得意非凡，清一清喉嚨，仍是那麽粗聲地說道：「這幾天的渡頭，你們看到有什麽不對嗎？」

姓許的道：「沒有什麽，只不過是有很多船並沒有裝貨，便離開渡頭！」

「正是！泉州的簑衣派帮頭與草笠派的帮頭，已離開了泉州，直趨厦港，看來這場惡戰不可免了！」

「項帮主為什麽不主持一切？」

「他早已去了長安，據說是找一個姓古的人！」

古蒼梧聽了，心頭為之一震。

那人又道：「其實簑衣與草笠兩派，早已不甚和睦，趁項帮主不在，掀起了這場風波！」

「草笠派人多勢衆，定然有把握戰勝的！」

「那也未必——簑衣派人數雖少，但派內有幾個武功出衆的人！這場風波，說不定會牽起竹昇帮的巨變！」

落馬客聽了，心下十分着急。

另一人接口道：「聽說項帮主為了這事，已趕回厦港，以他雄才偉略，我不相信有什麽巨變！」

「我說有巨變定然有的……」

「我不相信項帮主會讓兩派人自相殘殺……」

跟着便是一番喧鬧，在座之中，有人

兀鷹抓着那少年騰飛到空中。

說竹昇帮必有巨變，也有些人說項帮主定能平定大局，於是你一言，我一語，沸沸騰騰的，爭論不休。

古蒼梧聽了，立刻道：「師叔，你看怎樣？」

落馬客道：「竹昇帮之事，我也不大瞭解，江湖之內，瞬息萬變，又有誰可以預知？」

落馬客道：「但願他們內鬨平息！」

古蒼梧道：「聽說項帮主要找個姓古的人，難道是找我？」

落馬客道：「相信一定是！」

古蒼梧道：「那麽我們立即赴厦港去吧！」

落鷹客道：「先飽餐一頓再說！」

三人離開泉香樓之時，已是晌午時份，他們不再猶豫，走往渡頭，預備乘船前去厦港。

當他們走到渡頭，却意外地看到渡頭之內，却是冷冷清清，只有三兩個老傭工在打瞌睡。

最令他們意外的，連他們包了的小船，此刻也是無影無踪，本是滿泊貨船的渡頭，連一艘船也沒有了！

落馬客推醒了一個老傭工，道：「老丈，那些渡船呢？為什麽所有的船也不見了？」

那老漢睜開雙眼，牽動着滿臉皺紋道：「所有的船都去了，你們找船，要下個月才再來吧！」

古蒼梧也上前道：「老丈——」

那老漢瞌上了眼睛，伸手入衣內，掏出了一個酒瓶，可是那酒瓶却是空的，但

他仍然把酒瓶向着咀裏灌，突然，他睜開了眼睛，看着酒瓶。

古蒼梧立即從懷內掏出一錠銀子，放在老漢的手內。

有了銀子，那老漢似乎有了精神。

落馬客連忙伸手，把銀子拿回。

那老漢挺起腰身，道：「你們想知道什麽？」

落馬客道：「那些船——」

老漢道：「這麽大事你們也不知道？他們都去了厦港援手！」

古蒼梧問道：「是簑衣派還是草笠派的？」

老漢道：「兩派也有，唉！」

落馬客連忙把銀子交回老漢。

老漢睜着眼道：「你以爲我爲酒錢而嘆息？」頓了一頓，又道：「我只歎息兄弟相殘，却便宜那批宮廷鷹犬，想當年，我們項幫主正接受幫主之職，十年以來，兩派有如兄弟和睦，想不到而今——」

落馬客道：「老丈，我們也急往厦港，有沒有船？」

老漢打量了三人一眼，道：「你們往厦港作什麽，看你們又不是竹昇幫人！」

落鷹客道：「沒有船能有其他辦法嗎？」說完此語，又作勢搶回銀子。

那老漢急道：「你們可以在泉州市集之內找匹好馬，三天之內，相信也可到厦港！」

三人聽了，也不再聽那老漢的嚕囌，急忙趕入市集，落馬客是識馬之人，選了兩匹良駒，自己仍是牽了瘦馬。

正要動身，落馬客道：「蒼梧侄，我們要走過官道，爲了時間，我們還是易裝而去，免得查問麻煩！」

三人又再購了衣物，扮作商賈，才一起動身。

翌日，他們一路上看見許多人也是乘馬趕往厦港，其中還有很多江湖人士打扮的。

落馬客昨夜對他們道：「事情似乎越來越嚴重，你看這些人，似乎是宮廷而來的！」

落鷹客道：「竹昇幫這十年來，官府也不敢與他們正面衝突，看來他們正是趁機而剷除竹昇幫！」

古蒼梧在長安受過這些宮內侍衛之苦，心中大爲氣憤，幾晚也想動手，以洩心中之憤。

當然，落鷹客與落馬客不會讓他魯莽行事。

落馬客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師侄爲何如此激動，見了項幫主，這批鷹犬，自有報應的一天！」

落鷹客也接口道：「男兒頂天立地，個人恩怨事小，壞了大事，你何以對你師傅？」

古蒼梧聽了，才按下心頭之氣。

三日之後，他們已嗅到陣陣海風，厦港已是在望，三人馳馬如風，直趨厦港最大的渡頭。

一陣喧聲，跟着是潮水一般的人羣向他們衝來。

人越來越多，豕突狼奔，彷似洶湧的波濤，向着四方八面衝激，叫囂與嚎哭之聲，更是不絕於耳。

一隊鮮紅衣飾的騎兵正向渡頭而來。岸上的人羣似已經覺，開始分散，而船上的人，亦紛紛退開。

落馬客與落鷹客古蒼梧三人，立即閃身，跳下渡頭木柵之下。

馬蹄之聲已停了下來，說也奇怪，岸上的人已退了七八，船上的人也都翹首以望。

忽然，簑衣派之中，一人狂哨道：「退！」

而草笠派中也聞聲跳開。

十多艘船同時開動，轉瞬之間，三十艘船已齊往江心，一半向着下游，另一半却向着上游而去。

那隊軍兵已馳至渡頭空地之上。

看着那死傷狼藉的地面，爲首的軍官喝道：「追！」

可是，他們究竟應向那個方向追去？

除了走不動的屍體之外，無論是岸上或水上，人潮已完全退却。

經過一場震耳欲聾的叫喊，而今却靜得怕人，空氣中瀰漫着血腥，很多兵卒似乎受不住這些氣味，有些掩鼻，有些甚至開始嘔吐。

那軍官見場面如此，知道追下去也是無甚收獲，只好喝令兵卒，看看地上有沒有還未死去的人。

躺在地上的人，就算沒有被刀劍殺死，早已被人踐踏得肢離破碎，那還有活着的人？

那羣官兵攙扶了一會，見一切無可收拾，只好收隊而去，三人見官兵已去，才從木柵下出來。

古蒼梧身處關外多年，可說是多見風沙樹木，那有見過這種不忍卒睹的場面。

落馬客道：「世侄！」

古蒼梧才如夢初醒，道：「師叔！」

落鷹客道：「田兄，如今咱們如何是好？」

落馬客道：「竹昇幫總堂是設在江心的一小島嶼之上，看來我們只有到總堂，才可以找出端倪！」

古蒼梧說道：「不知項幫主現今如何呢？」

落鷹客道：「先往江心島嶼再說！」

可是，渡頭附近，根本沒有船隻，如何往江心島嶼？他們分頭往岸邊搜索，也無所獲，正在煩躁之際，却見一個黑影正向着渡頭狂奔而來。

倏忽之間，那點黑影已逐漸擴大。

落馬客恐怕來者是官兵之人，便示意兩人隱身在一堆草包貨物之後。

那人來到渡頭，呆然獨立。

古蒼梧在草包之後，瞥目偷看，只見一個身材高大，肩膛寬闊的漢子。

那人濃眉粗髯，僕僕風塵，悲苦的臉孔上雙眸精光暴射，豪邁之中，顯出他的雍容氣度。

那人呆立一會，審視四周，突然雙手一搓，發出「咯咯」的聲响，接着便是狂嘯一聲，聲音充滿了沉鬱而苦澀的顫動，然後自言自語地道：「太遲了，實在太遲了！」

落馬客從草包之後，閃身而出。

那人倏然警覺，喝道：「誰？」

落馬客拱手道：「在下田君，閣下定是項師！」

那人走前幾步道：「落馬客田君？」

落馬客道：「在下年來南北奔波，與幫主緣慳一面，你要找的人我已帶來！」

落馬客與古蒼梧已從草包之後走了出來。

項師道：「兩位是——」

落馬客拱手道：「在下鷹揚！」

古蒼梧也揖手道：「在下古蒼梧！」

項師直視古蒼梧，道：「古兄，我找得你好苦！」

古蒼梧說道：「項兄，我奉先師之命，從塞外趕來，遍走八大名城，到了長安，却身罹災刼，幸好兩位前輩相助，才能脫險！」

項師聽了，滿臉愕然，道：「先師，難道梧桐仙祖早已……」

古蒼梧聽見他提起師傅，眼角不禁微垂，說道：「先師在三月前去世，臨終之時，囑託在下找項兄，完成他多年未了心願！」

項師說道：「我也接到幫中長老帶來古兄入關的消息，因此急忙趕往長安，可是，找不到古兄，而幫中竟發生了這血腥的事！」

落馬客道：「簑衣派與草笠派早已奉項兄爲幫主，而且近年竹昇幫如日中天，竟會——」

項師嘆了口氣道：「我早已發覺幫中隱伏危機，可是兩相比較之下，我仍然決定先往長安，唉，國亡何以爲家？可是，我想不到竟在我回來之前，便發生了！」

落馬客道：「事情究竟是——」

項師道：「你們可見到這一場可怕的屠殺？」

落馬客道：「我們來到之時，已見簑衣派與草笠派在拚鬥！」

項師道：「他們而今——」

落馬客道：「那隊官兵趕來，他們已分別乘船離去，只剩下這些……」

項師道：「三位，我幫之事，雖與你們無關，但對我們前往找樓蘭王墓之事，却是十分重大，如果三位——」

古蒼梧接口道：「先師與項兄是拜把之交，項兄之事，與在下等同身受！」

項師遠眺北方，長拜于地道：「梧桐仙兄，你沒有看錯人，你的心願，定然可以實現！」頓了一頓，又對三人道：「三位，請與我立刻往江心竹笠嶼！」

古蒼梧說道：「這裏連一葉扁舟也沒有！」

項師道：「我自可找船！」

他們一行四人，沿着江岸，奔向上流，走了半個時辰，終於來到一間茅舍，這茅舍建在江畔，臨水之濱，看來是一間漁人之家。

項師走進漁家，與茅舍中一老漢，說了幾句，只見他躍下江中，不一會也與那老漢駕了一隻孤篷小舟，向三人駛來，三人立即跳上小船，項師奮力一划，船已向江心而去。

古蒼梧見他膂力驚人，胳膊虯起的肌肉，一縱一划，船已像一支離弦疾矢，遠離江岸。

項師一面划船，一面道：「田兄，鷹兄，兩位可見我幫長老參加此次屠殺？」

，反而被鮮紅的血水，激起瘋狂的獸性，他們心中只有一個目的，殺！殺！殺……

東面一羣人倒下，又立即又另外一羣人填上，頑強地向着西面而去，西面的一羣人受不住那反擊的衝力，於是西面的人羣倒下，可是，這個空缺又立時被填上。

那簡直不是一場拚殺，而是一場屠宰，一場集體屠宰，一場全無人性、瘋狂的屠宰！

喊殺連天的聲音，使他們三人的耳膜也麻木了。

落馬客尖叫道：「往那邊看看！」

三人幾個翻身，躍下了人羣，人未着地，差不多有十把刀劍已砍向他們身上，幸好他們早有預防，橫身一閃，趁着刀起劍下的空隙，又再騰空而過。幾經辛苦，才衝過這刀山劍陣，來到近水之處。

岸邊泊了差不多三十艘船，船上人數雖不及岸上那麽多，但厮殺之烈却是不遑多讓！

雙方對壘却是十分分明！

左面全是手持粗大的竹昇，而右面的却持着幼小的釣竿，沉重的竹昇，對抗着輕盈的釣竿。

落馬客立時明白，簑衣派與草笠派已成對立，竹昇幫的內鬨已成事實。

手持竹昇的，正是草笠派，而用釣竿的，正是簑衣派，在這種瘋狂的殺戮中，竹昇似乎稍佔上風，但不要小覷那些輕盈的釣竿，靈巧警覺，看似落敗，却又在竹昇中機靈閃過，又再刺向敵人的要害。

三人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遠處却傳來一陣馬蹄得得之聲。

落馬客道：「長老？那時人聲鼎沸，似乎看不見長老，只見他們喊殺連天，人影幌動，項兄，究竟你帮中之事，可否一告？」

項錐嘆了口氣，道：「田兄，你也知道，我帮由陸上及江上的搬運傭工合力組成，爲的是維護我們江上與岸上的帮員，免他們受官兵摧殘，商賈剝削之苦，自我掌帮之後，我早已拚力消除帮別，可是，他們爲了權力，竟然趁我不在，釀成這場血腥！」

鷹揚道：「貴帮與梧桐老祖之事，又有何關？」

項錐道：「這些年來，竹昇帮在江湖之上，略有聲名，我們是世代勞役之人，雖不是經綸滿腹之士，但也有熱血報國之心，近年帮中已具規模，我便把樓蘭南墓之事，告與十大長老，他們知悉，俱是衆志成城，說要幹一番大事，對國對民，棉盡一分光熱，但是，時機未到，我只好勉勵衆人，養精蓄銳，定有報國一天！」

他說到這裏，向天長嘆。

古蒼梧道：「既是衆志成城，何來這場屠殺？」

項錐道：「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十大長老之中，竟然有了異心！」

落馬客道：「既然發現這種事情，帮主爲何不立刻把他們剷除？」

項錐道：「這些事情，總不能靠猜度，憑空口而入人以罪，因此，這次我到長安，一方面爲接古兄，另一方面也是找尋證據！」

古蒼梧道：「可有收獲？」

項錐道：「長老之中，與朝廷勾結之事，已有些眉目，可惜找不到他們的名字！看來，十大長老趁我不在，奪取帮主職位，那時，這主頭人便可現身！」

落馬客道：「看來這次屠殺，也可以找出帮中敗類，那時，帮主可堅壁清野，把竹昇帮再度發揚光大！」

項錐道：「當然我也希望如此，但這主頭人既有胆量勾結宮廷之人，勢力定是不小，看來我也沒有把握！」

古蒼梧道：「正道自在人心，項兄不可太過担心！」

項錐道：「但願如此，古兄，梧桐仙兄可有囑咐你帶來那羊皮？」

古蒼梧道：「那片殘舊的羊皮？」

項錐聽了，緊張地問道：「哦？難道你——」

古蒼梧道：「我當然有帶來！」

項錐聲音微抖道：「那你快點讓我看看！」

那時，小船已近江心的竹笠嶼。

古蒼梧正要從懷中拿出那片羊皮。

就在此際，一直在船尾的老漢，突然的站了起來，立時，這小舟便一搖一擺的抖動起來。

落馬客立時回頭一看，只見那老漢滿臉皺紋，却隱隱的現出一股殺氣。

這種突然隱現的殺氣，只有久歷江湖之人才可以感到，落馬客是何等樣人！

他立刻喝道：「師侄——」

古蒼梧看着他道：「師叔？」

落馬客道：「船已近竹笠嶼，我們上了岸才看吧！」

項錐有點發急道：「不——上了岸，那十大長老定在候我，那時——」

落馬客沒有答他的話，再回頭看着那老漢，只見他那雙在衣袖下的手，却是豐嫩而皙白，與他的面容實在不相配對，落馬客也同時回首一看。

那老漢似乎有點心虛，面上露出一個尷尬的笑容，但是，那笑容却是皮笑肉不笑！

落馬客立時喝道：「你——」

項錐道：「田兄，他只是帮中一名船家！」

落馬客游身一閃，已至那老漢身畔。

那老漢似乎有些發急，道：「你想怎樣？」

這一出聲，落馬客與古蒼梧同時大吃一驚，因爲這老漢的聲音是那麼清脆！

項錐道：「你是什麼人？」

落鷹客突然出手，要把那老漢脈門扣住，可是，那人反應也快，左右兩手同時發勁，避開了落馬客的扣手。

落馬客見一招落空，招式驟變，十指箕張，向着那人胸腹襲去。

落馬客見此情形，早已會意，正想援手，而項錐也立時躍起，撲向古蒼梧。

古蒼梧見他人影一閃，也立時側身閃避。

這孤篷小舟，面積極小，加上江上泛動，三人一起一落，立時便晃盪起來。

那站在船後的老漢，被落馬客進了三招，避無可避，發招却又無着力之地，便被落馬客握着肩頭。

落馬客喝道：「你們是什麼人？」

項錐正與古蒼梧一來一往，掌影與腿影交錯，並沒有回答這話。

落馬客用力一握，那人肩膊骨立刻碎裂，大呼大叫道：「文濤，救救我！」

落馬客笑道：「原來你是簑衣派的文濤長老！」

落鷹客見落馬客已制住那老漢，而古蒼梧正與那文濤長老交手，古蒼梧一向在陸上，沒有什麼機會在舟上與人交手，下盤不甚穩固，似有不勝力敵之勢，於是，他立即縱身一躍，跳至兩人當中，錯步斜走，雙拳自左右向着文濤雙脅揮去。

這假項錐文濤，正是簑衣派中長老，他是慣於在舟上走動，因此他氣定如山，既駕住了古蒼梧，仍有餘暇硬接了落馬客的雙指。

文濤笑道：「既然給你們發覺，這小舟便是你們三人葬身之地！」

突然，他左手一揚，一團光芒自他掌中一閃，射向船尾的落馬客。

落馬客見這蓬光，立時矮身閃避，那老漢趁此良機，便掙脫了他肩上的手，雙腿突然一踢，落馬客雖是閃避，雙拳一擋，硬接了兩腳。

文濤長老見他放暗器有效，隨即道：「殺了此人，我們定可把羊皮到手！」

五人在小舟之上，拳來脚往，使那小舟晃動不已，而且似有入水。

落馬客知道在舟子之上，他們定必吃虧，可是一時之間，小舟無法靠岸，如果繼續糾纏下去，定會被他們把小舟弄沉，到了水中，三人定然不及他們兩人。

他立刻俯身後退，借着船緣之力，反

彈而上，雙掌驟出，那漢子立時昂身而避，可是落馬客雙掌却是虛招，趁他昂身之際，雙腿一剪，砸向他的腰身，用力一引身，已把那漢子劈剪在船板之上，落馬客再不猶豫，使出擲拳，向着他額前，那人再無法閃避，額前已被落馬客打凹了，鮮血迸出，早已不知人事！

落馬客見那漢子已不省人事，用腿一挑，把那人踢下江中，文濤見自己的助手已被擊斃，心中有些虛怯，落馬客見他空門大開，左掌右指，同時攻去。

文濤倒也機靈，全身而退，退至船頭，雙腿一蹴，想躍上船篷，落馬客見他身動，也同時躍起，兩人在空中相遇，一聲呸喝，兩人同時落下。

文濤落下，有如高空擲下之物，而落馬客却是一個筋斗而下，穩立於在船篷之上。

文濤在半空之中，想不到落馬客也同時躍起，因此已中了落馬客的一掌，全身筋骨欲裂，他反身臥在船篷之上，再一用力，竟滿口鮮血，噴射而出。

落馬客立時伸手，點了他的三大要穴，一脚踏在他的腹部，道：「爲什麼你要假扮項錐？」

文濤已陷半昏迷狀態，沒有回答。

落鷹客道：「這種叛徒，人人得而誅之，何必再與他多談一言，拋他下江中，讓他餵魚吧！」

古蒼梧道：「不，也許這人正是項帮主要找的！」

落馬客道：「師侄說的是，也許項帮主在島上，正與衆人相鬥，我們立刻上去吧！」

三人雖不熟水性，幸好那小舟已近岸邊，憑着三人臂力，倒也勉強把舟子穩定，向小島泊去。

落馬客提起文濤，向着岸上一躍而上，古蒼梧與落鷹客也跟着上岸，時近黃昏，暮色四合。

樓蘭墓王　遍地金輪

這竹笠島是個孤島，面積並不大，可是四面環水，倒也是個可以固守之地，怪不得竹昇帮會選擇這裏作爲他們的總堂。

總堂本是重地，可是，他們沿着小路而走，一直也沒有人看守，只見兩面是高大的竹樹，過了一個小山崗，前面已有一幢用竹建成的大屋。

這幢屋子，雖是用巨竹編造而成，却是十分有氣勢，黃綠雙映，十分肅穆。

落馬客道：「這竹屋定是竹昇帮總堂，四周既沒有人，他們一定是聚在那裏，不過，這是竹昇帮帮內之事，我們暫時不要插手，看情形再算。」

三人幾個起伏，已來到竹屋之前。

只見大門緊閉，門上橫匾有四個大字「高節中虛」。

這四字正是古人讚美竹的名句，作爲這竹屋的牌匾，倒也十分適合。

落馬客揮手輕道：「看來竹昇帮中有奸細滲入其中，我們還是先看形勢，再作打算！」說完一個縱身，上了大門右面的一屏竹牆。

古蒼梧也暗提眞氣，雙足一蹬，已隨着落馬客上了竹牆，落鷹客亦步亦趨，雙臂一展，好一招「兀鷹騰空」，也伏在竹牆之上。

竹牆後面，却是闃寂無聲，三人伏在牆上，等了一會，却又見這大院之內，黑影在斑駁竹影之下，個個手持竹昇，看來全是護院巡邏，遠處還有一間兩層高竹屋，裏面燭火輝煌，隱存噓聲。

落馬客回首看看落鷹客，雖然他並無出聲，但落馬客已明白他的意思。

古蒼梧心中暗想：「要避過這班護院，倒也十分艱難，雖然我們輕功可以躍上竹牆，却很難逃過這片大空地，到達那人聲鼎沸的大屋。」

心中嘀咕未完，只見落鷹客鷹揚撮唇一呼，一聲嗚哨，說也奇怪，哨聲從他耳畔响起，可是，那班護院，却一齊奔向大屋之後。

却原來落鷹客鷹揚，自幼馴鷹，對于哨聲，極有心得，那聲急哨，雖在大院之前發出，聲响却像是從屋後傳來，這種嗚哨技巧，除了鷹揚本身口技出衆之外，還加上一份深厚的功力，才能運用自如。

轉瞬間，前面院地，已無一人，三人立即躍下竹牆，有如點水蜻蜓，已到了這兩層竹屋之前，三人又是一個翻身，上了竹簷之上。

這時屋內人聲沸騰，三人落下之聲，被這人聲掩蓋，因此，屋內並沒有發現三人落下的輕微的聲息。

同時，外面的院地又是黑影幢幢。其中一人道：「你們有沒有發現什麼？」

另外的人，紛紛搖首。

那人又道：「快護院前，難道有人施調虎……」

另外一人道：「竹昇帮總堂之地，豈會有人夜闖！」

那人道：「不要再說，繼續巡守！」

那班漢子迅速地離開這兩層竹屋，再度巡邏。

古蒼梧噓了一口氣，往下一望，却又令他氣凝于胸，不敢稍作移動。

竹屋之內，是一個大堂，堂中擠滿了漢子，團團圍着中間九個大漢。

當中的一個，濃眉粗髯，這臉孔好生稔熟，豈不是剛才所見的項錐？

剛才所見那個，已經證實是假的項錐，而今這個，相信一定是眞正的竹昇帮帮主！

項錐身旁，左側站着四個大漢，俱已是斑斑白髮，但各人都是腰板挺直，毫無老態！

右側四個大漢，却是十分年青，他們都是太陽穴鼓漲，不用說都是內功修爲極高的人。

看來左側的便是簑衣派，右側的定是草笠派。

圍着這九人的漢子，雖然手中並無兵刃，但他們已是氣貫脈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只見項錐雙臂一擧，朗聲道：「各位弟兄，既是如此，我不想帮中弟兄因我而傷了和氣！」

話剛說完，喧聲又起。

四個年青漢子，當中一人，轉身過來，對着衆人道：「各位簑衣派弟兄，既然

幫主如此說，他又不能作出一個滿意的解釋，那麼——」

左側一個老漢，接口忽道：「戚長老，你身爲簑衣派長老，竟出此言！」

戚長老道：「易長老，有道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這是千古不逆乎的道理！」

易長老聽了此言，怒上加怒：「戚長老，這正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難道你想——」

戚長老道：「幫主之位，是有才者當之！」

易長老一個欺身上前，道：「我早已看出你的狂妄，想不到你會不顧幫中兄弟，以下犯上！」

話未說完，雙掌驟出，向着戚長老胸前抓去，戚長老並不退縮，也以雙掌迎敵，眼看兩人便要硬碰起來。

項錐雙眼一閃，不知用什麼身法，已到了兩人之中，只見他雙掌向左右斜出，已分開兩人。

項錐這一出手，令到伏在竹簷之上三人，也暗暗喝采，雖知道，這兩人蓄勢而發，就像兩條蠻牛衝撞，勁力雖不是十足，倒也有八九成，不要說他們兩人本身，也沒有把握硬接對方，更何況項錐在兩人勁力之中插入，少一分功力，也會被二人掌力壓成肉醬！

項錐却是從容不迫，倏忽之間，把二人分開！

一陣喝采之聲，此起彼落，這次噓聲，却並不是爲任何一面助陣，而是異口同聲的讚美這位項幫主的身手。

項錐分開二人，道：「兩位，今日之事，責在項某一人，千萬不要傷了和氣，而令幫中生起異心！」

戚長老道：「你既承担責任，該是退位讓賢！」

易長老道：「幫主，你爲何不把眞相披露！」

項錐道：「易老，項某承你相信，但這不是時候！」

易長老道：「幫主何其固執！」

戚長老道：「固執？他只是爲個人利慾，罔顧幫中弟兄，就是這一點，也足以引咎退位！」

項錐聽了此言，胸前起伏，看來這句話的確使他怒不可遏，但他仰天噓氣，硬生生把一股怒火按下。

戚長老似乎得勢不饒人，朗聲說：「竹昇幫日益壯大，並不是一人之力，不過，年青力壯的簑衣派，最是勞苦功高！」

這話一出，右面的圍觀漢子，大大喝采，看來這些簑衣派漢子，對這年青的戚長老，極其擁護。

易長老怒道：「難道我們草笠派便沒有半點功勞，說句實話，假如不是項幫主雄才大略，又豈有今日之局面，你這種狂妄小人——」

說到此處，易長老似乎有一點力竭聲嘶。

戚長老並不理會他的說話，接口道：「幫主，在下還是一句，只要你說出這年來南北奔走，所爲何因，在下並不一定要圖幫主之位！」

易長老聽了，又道：「你想作幫主，你配？」

戚長老道：「我不配，難道你配？」

兩人怒目睜視對方，眼看又要出手。

項錐道：「兩位，項某心可證日月，不過，戚長老的話，也並非全無道理！」

衆人聽了這話，似有點愕然。

項錐又道：「今日之事，定然有個了結，否則，日後竹昇幫如何在江湖立足，不過，各位兄弟，就算日後我項某不能再効力竹昇幫，望各位秉承竹昇幫一貫宗旨，爲己爲人，爲國爲民！」

這一番說話，大義凜然，幫衆聽了，也忍不住隨聲而道：「爲己爲人，爲國爲民！」

登時，全場寂靜無聲。

古蒼梧聽到此處，心中已大略明白，竹昇幫中內鬨主要是爲了項錐幫主這年來的行動，故引起簑衣派的疑心，以爲他爲了私慾而不顧幫中利益，本來，只要項錐把這年來南北奔走之事，一一詳告幫中，那麼，這場紛爭便可平息，可是，項幫主却似乎有難言之隱！

不過，更明顯一點，年青的簑衣派，是有企圖登上幫主之位，只不過那草笠派的老者，雖然不知道幫主南北奔走原因，但對他却是十分信任。

項錐見衆人念出八字，知道幫衆仍然是萬衆一心，臉上露出寬容之色。

項錐道：「八長老，項某而今就作出一個了斷，本來，這事事關重大，應該由十位長老齊集，可是而今簑衣草笠各缺一人，而這事十分急切，我只好從宜。」說罷便擊掌三下，道：「四護法！」

立時，四個漢子閃身而出。

這四人的打扮，却與在場的幫衆並不相同，只見他們四人一色玄衣，年齡均在五十左右。

四人欠身道：「幫主！」

項錐道：「扁担！」

四人應聲道：「是！」說完之後，四人退下。

古蒼梧與落馬客落鷹客，都不知道項錐所說的「扁担」是什麼意思，但已可猜到定是竹昇幫最崇高的儀式，本來，依照江湖幫令規矩，外人不能窺視，但在此情形之下，既不能現身，也無法離去，只好仍然隱身竹簷之上。

一會，四人抬了一個長形的盒子出來，放在地上，然後一齊跪下。

項錐也立時跪下。

八個長老見了此盒，也同時跪下，旁邊幫衆，也一陣衣袂悉索之聲，全伏在地上。

本來是沸騰的空氣，頓時凝固，屋中鴉雀無聲，衆人呼吸都屏息着。

項錐移身向前，把那盒子打開。

只見那盒子之中，放着一支黃澄澄的東西，一時金光四射，使人目眩，不敢直視。

項錐拿起那東西，赫然是一根扁担——一根耀目生輝的黃金扁担！

項錐舉起黃金扁担，朗聲道：「項某不才，有負歷代幫主所托！」

却原來這黃金扁担，正是竹昇幫的最高信物，幫衆之中，除了十個長老，四個護法和幫主一人見過之外，其他幫衆只聞其名，而從未見過，而今在這危急之中，

項錐只好拿了出來。

項錐道：「四護法！」

四個玄衣漢子閃身而出。

項錐道：「宣讀幫法！」

四個漢子齊聲道：「黃金扁担壓汝身，武藝才卓顯均眞！」

其中一個玄衣漢子走前一步，道：「既是幫主讓賢，八位長老，誰先上？」

簑衣派的戚長老第一個應聲而站起。

玄衣漢子道：「以力服人，不足以服天下，不過，只要你奪得項幫主手中金扁担，那麼，你可以暫作幫主，然後在一年之中，再顯以德服人之功！」

戚長老應聲道：「好！」

項錐仍是跪于金扁担之前，雙手放在大腿之上。

戚長老拱手道：「有僭！」話未說完，只見他雙腿一蹬，身如破浪裂波，直趨項錐身前。

項錐雙手倏起，向着戚長老奔來身影一托，可是，戚長老身在半空，突然一個翻身，雙腿有如較剪，斜觸項錐左右兩脅，項錐連忙掌分二路。

一付腿影掌風，交錯紛亂。

可是，戚長老雙腿攻向項錐雙脅，却是虛招，雙腿立時夾向項錐的頸項。

項錐見來勢極兇，而且是致命的一招，如果被他夾中頸項，那再有翻身之日？

急忙低頭昂身，戚長老似乎早已預料他會有此一着，雙腿一拍，雖然不能夾中項錐的頸項，但雙足已掠過項錐的頭上，趁此機會，改夾爲挑，身體已翻了過來，雙手便要抓起地上的金扁担！

本來，項錐的功力應該勝過這位戚長老，無奈自己身跪地上，只能守而不能攻，幸好他爲人機靈，眼看他雙腿夾來，索性全身臥向後面，雙掌同時發出，這一掌力，項錐已用了八分以上，掌風有如疾風吹勁草，迫使戚長老無法抓起金扁担。

戚長老這番一連使了兩個虛招，又再翻身夾腿，然後又再轉身抓金扁担，俱是一氣呵成，描述要費一番唇舌，但事實却是電光火石一刻。

再說戚長老知道如果硬抓金扁担，定然吃上項錐的雙掌，自己身懸半空，勁力無從發揮，只好突然伸起雙掌，一個「落鷹排空」，向前縱去。

戚長老穩身于地。

玄衣護法道：「這是第一招！」

戚長老道：「好！」話猶未止，已是斜身飛上。

這次，他不能再有輕敵之心，照他自己的估計，項錐的武功應該是與自己在伯仲之間，想不到他這三年以來，項錐雖是奔走南北，忙於幫務，武功竟然也會如此精進！

只見戚長老雙手已到，直抓金扁担。

項錐仍是跪在地上，見戚長老不再要花招，而是直攻而來，立時抖腕向上，迎着戚長老的箕張十指。

戚長老這十指騰來，彷如奔雷駭電，一時十隻手指，變化成千百隻手指，在金扁担之上不斷躍動，可是，任他如何快，項錐的雙手却是如影隨形，根本沒有給他抓着金扁担的機會。

在旁圍觀的漢子，屏息靜氣，竹屋之內，連針墮之聲，也可聽聞！

戚長老這一招橫身抓物，本是一招，却在一瞬之間，化成三十式以上，可是，他總無法在項錐的雙掌髣隙之間抓下，突然，他雙掌擎起，再不向着金扁担抓去，而是向着項錐雙臂而去，十指倏忽一變，變成五指合緊，分別向着項錐臂上的「靈道」「通里」「陰郤」，「神門」，及左右腕的「全宗」「外關」戮去。

只要其中一穴被戮中，項錐的雙臂立時便被封着，那時，戚長老想抓金扁担，便有如探囊取物！

項錐對這改變，却是以不變應萬變，雙臂仍是左右不斷幌動，順勢而化解了戚長老的分花點穴手法，然後，項錐暴然出手，勁力橫溢的雙臂，向着戚長老的胸腹撒去。

戚長老本是懸空而來，身無借勁之處，只靠前衝作氣，那敢再硬接項錐雙臂？只見戚長老騰身一翻，倒彈上翹，落在項錐前面三丈之外！

玄衣護法立道：「第二招！」

戚長老面泛桃紅，看來這招已虛耗部份眞力。

而項錐呢？他仍是跪在地上，狀若閒鶴，氣若青松，就是這樣雍容氣勢，便已勝過戚長老。

擺在面前，戚長老已無法再勝項錐，當然他是無法登上幫主之位。

可是，他仍是不服氣，當玄衣護法說完「第二招」三字，又再攻去。

這次，戚長老的目標再不是金扁担，而是項錐！

老羞成怒的戚長老似乎已豁去了性命，縱身撲向項錐，本來，項錐可以輕巧避過這招，可是，他是跪在地上，下盤不能够移動，眼看戚長老有如餓虎撲來，正是避無可避，只好功凝百穴，氣貫全身的迎着。

戚長老這第三招，在旁的漢子都已察覺到那並不是比較武藝的手法，禁不住異口同聲地「噓」了一聲。

項錐不敢怠慢，雙掌一挺，戚長老在那時間也是雙掌臨前，在這電光火石一刻，四掌緊合！

登時，戚長老竟被項錐雙掌舉起，身懸半空！

只見項錐頭頂冒起一陣熱氣，而戚長老也是汗如雨下，一刻僵持之後，突然，「嘩」的一聲，戚長老竟然口吐鮮血，向着項錐面前噴去！

這一陣血雨，噴得項錐滿頭滿臉。

立時，項錐再一運勁，戚長老便像一隻斷了綫的風箏，向着後面飄去，「蓬」的一聲，倒在地上。

項錐立時起來。

玄衣護法道：「幫主！」

衆人也隨聲道：「幫主！」

項錐一個縱身，已閃到戚長老身前，只見他盤膝打坐，爲戚長老推血過宮。

衆人見到這位幫主，並不怪責戚長老以下犯上，反而運眞力解救戚長老的內傷，十分感動，有些熱血漢子，竟然禁不住的留下淚來！

古蒼梧見到這個情景，心底下也不禁

暗道：「這位項錐帮主，才是眞丈夫，眞英雄！」

半晌，戚長老才悠然甦醒，但臉若金紙。

項錐柔聲道：「戚長老，好好休息一會！」

戚長老愕然一笑道：「帮主，在下實在感激，不過，我仍是不服！」

這一句話令在場的帮衆都大爲愕然。

項錐道：「戚長老，你——」

戚長老道：「我並不是爲一己私慾，而是爲了竹昇帮，這年來，謠言實在太多了。」

項錐道：「謠言止於智者！」

戚長老道：「帮主，我並不是一個智者，我只是個熱血漢子——」

項錐道：「我明白——不過，事關重大，這實在不是時機！」

戚長老道：「什麽時候才是時機？」

項錐說道：「我一定要見了那位古公子——」

古蒼梧心中一凜，古公子？那一定是自己了！

「而今是時候了！」

只見一個黑影，自竹簷之上，飛身而下，說話的人正是那個黑影。

衆人見了，都大吃一驚，連項錐也沒有例外。

說話的人正是落馬客田君！

落馬客穩身於地，拱手道：「項帮主，在下田君！」

項錐道：「落馬客田君？」

「正是在下！」落馬客仰首道：「兩位，請下來參見帮主！」

落鷹客與古蒼梧應聲而下。

項錐也拱手道：「貴客遠來，有失遠迎！」

落馬客田君道：「帮主，本來我們不應偷看你們帮中之事，但事出突然，望帮主萬勿見怪！」

項錐道：「田兄，多年來緣慳一面，這兩位是——」

落馬客道：「這位是落鷹客鷹揚，而這一位，正是你日夕盼望的古公子！」

項錐道：「梧桐仙祖——」

古蒼梧道：「正是先師！」

項錐急忙說道：「那麽，他叫你帶來了……」

古蒼梧道：「是的——」

項錐明白他的意思，站了起來，朗聲道：「各位，古公子而今已到來，除了八長老之外，請卽時退下，讓我們商討之後，自會分派各位任務！」

衆人對這位帮主，本來已是極爲欽佩，而今眼見他大義凜然的一幕，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立時魚貫而出！

項錐扶起了戚長老，領着衆人，進了另一雅室，經過一番介紹之下，項錐道：「古公子，梧桐仙祖所囑托你這事，如何呢？」

古蒼梧道：「已帶來了！」他立時解下衣襟，坦露出胸前，衆人見他舉動怪異，忍不住一齊注視。

只見他胸前刺着一幅好像山水畫的東西！

項帮主也立時撕開了衣襟，也是坦露胸前，但他的胸口却並不是刺有山水畫，而是一具勇猛的虎頭像！

項錐道：「各位，古公子身上的山水，正是樓蘭南墓的地圖，而我身上的虎頭，你們細看，上面所繪的虎毛，並不是虎毛，而是蠅頭小字！」

衆人小心一看，果見虎頭之上，實在是刺滿了字！

項錐又道：「這兩幅畫，一經配合，自然便是樓蘭南墓的途徑，我們依着途徑走去，便可發掘出樓蘭南墓，那時候，我們便可實行我帮口號：爲己爲人，爲國爲民！」

戚長老看了，心下仍不大明白，狐疑道：「帮主，這事的確事關重要，但爲甚麽要如此守秘？」

項錐道：「樓蘭南墓，藏寶之地，只有我與梧桐仙祖兩人知道，可是，近年來，不知如何，被一個江湖客知道了，他得知訊息，可能是偶然在樓蘭國後裔口中知道，這人却是一心响往做官，於是，他把這件事告知了朝中大臣，但我却守口如瓶，因爲我們帮會力量再大，也不能對付朝廷的人！」

古蒼梧道：「項帮主的話並不是誇大，就我從關外而來，也幾乎陷入了朝廷奸人手中！」

落馬客道：「而今已有了地圖，一切誤會也都清楚了，以後同心合力！」

戚長老道：「帮主，在下深知過去不是！」

項錐道：「戚長老，你也是爲了竹昇帮！」

戚長老道：「不過，而今想起來，我們簑衣派似乎是中了奸計！」

項錐道：「什麽奸計？」

戚長老道：「易老，你認爲怎樣？」

易長老道：「我也是有此感覺，帮主，你說那奸人獻身於朝廷，這人究竟是什麽人？」

項錐道：「這年來，我南北奔走，主要也爲了找出這些敗類！」

易長老道：「有沒有頭緒？」

項錐搖頭道：「沒有！」

易長老道：「此人既然有心於樓蘭南墓，以後的日子，只怕仍不會罷手！」

戚長老道：「易老爲人穩重，雖然也聽過對帮主不利謠言，仍是忠心耿耿，眞使我慚愧無地！不過，看來這些謠言是起於我們本帮之內！」

易長老道：「我也有此感覺！」

古蒼梧道：「難道是蜀中五鼠？」

落馬客田君道：「我看未必，蜀中五鼠早年被梧桐仙祖打敗，懷恨在心，這帮人慣於在江湖做些敗壞勾當，爲的只是錢財，看來並不甘心於朝廷！」

落鷹客鷹揚道：「恕我大胆講句，會不會是——」

於是，他把在厦港上了小舟，與一個假項錐相門之事，述了一遍。

項錐道：「那兩人呢？」

古蒼梧道：「我們已把兩人挑了上岸，他們已身受重傷，並不能逃去！」

項錐立刻咐吩了手下，把小舟上的兩個屍體抬了上來，一個是假扮項錐的文濤長老，另一個是草笠派的言義長老，怪不得這兩位長老沒有出席今日的聚會！

項錐搜了他們身上一遍，發現了一些虎符，不問而知，這兩人是投向朝廷的奸細。

項錐道：「戚長老，你而今還怪我守口如瓶之事嗎？」

戚長老面泛桃紅，說道：「帮主，幸好你守口如瓶，否則這事會弄得更不可收拾！」

項錐道：「既然你明白，依照帮中規矩，你一定要受罰！」

戚長老立刻跪下道：「願接受一切懲罰！」

項錐道：「你先起來，而今我給你一個任務，只要你能好好完成，那麽，你可抵罪！」

戚長老道：「萬死不辭！」

項錐道：「這個任務只有你才能辦到，因爲你的丹青妙筆，才能把我們兩人胸前的畫合而爲一！」

易長老也笑着道：「這實在是一個重任！」

戚長老連忙叫人拿出文房四寶，費了一些時日，終於把那兩幅刺畫繪成了一幅地圖。

項錐道：「幾日之後，我們便要南下，各位長老，打點一切，至於帮中兄弟，暫時也勿露口風！」

八位長老，已完全明白這一切誤會都是由於文濤與言義兩人做成，八人自是更加同心協力，分別準備南下。

古蒼梧等三人，暫住在竹笠島上，項錐昔年與梧桐仙祖有過一段深厚情誼，與

得這兩位長老沒有出席今日的聚會！

項錐搜了他們身上一遍，發現了一些虎符，不問而知，這兩人是投向朝廷的奸細。

項錐道：「戚長老，你而今還怪我守口如瓶之事嗎？」

戚長老面泛桃紅，說道：「帮主，幸好你守口如瓶，否則這事會弄得更不可收拾！」

項錐道：「既然你明白，依照帮中規矩，你一定要受罰！」

戚長老立刻跪下道：「願接受一切懲罰！」

項錐道：「你先起來，而今我給你一個任務，只要你能好好完成，那麽，你可抵罪！」

戚長老道：「萬死不辭！」

項錐道：「這個任務只有你才能辦到，因爲你的丹青妙筆，才能把我們兩人胸前的畫合而爲一！」

易長老也笑着道：「這實在是一個重任！」

戚長老連忙叫人拿出文房四寶，費了一些時日，終於把那兩幅刺畫繪成了一幅地圖。

項錐道：「幾日之後，我們便要南下，各位長老，打點一切，至於帮中兄弟，暫時也勿露口風！」

八位長老，已完全明白這一切誤會都是由於文濤與言義兩人做成，八人自是更加同心協力，分別準備南下。

古蒼梧等三人，暫住在竹笠島上，項錐昔年與梧桐仙祖有過一段深厚情誼，與古蒼梧談起上來，倒也引起了一番唏噓長嘆！

兩人說武論藝，十分投緣，轉眼已是三日之後，八個長老分別報告南下一切籌措，項錐決定第二天便分批南下，以免再度引起朝廷中人的注意。

晨光曦微，十艘大船浩浩蕩蕩從竹笠島出發。

項錐抖擻精神，站在甲板之上！

古蒼梧多年以來，生於北國，幾曾看過這樣的水上場面，晨風帶來清新的鹽味，使人身心舒暢。

到了江中，八艘船身較小的，駛向厦港，而另外兩隻都直向江心而上。

項錐古蒼梧落馬客與落鷹客所站在的船，正是駛向江心的兩艘其中之一。

古蒼梧問道：「帮主，我們是從水路去？」

項錐道：「是的，爲了安全，我們分水陸兩路，相信一定會較爲安全！」

落馬客田君道：「項帮主眞是雄才大略！」

落鷹客鷹揚也讚道：「項帮主心思週密，怪不得竹昇帮日益壯大。」

項錐謙遜道：「兩位前輩太過誇獎，此去南國，還要兩位多多扶持，古兄我也要看你的了！」

古蒼梧道：「爲了先師心願，也爲國爲民，大家都是悉力以赴，何分彼此！」

深冬將盡，北風虎虎，把他們的風帆鼓得漲滿，兩船順風順水，沿岸而下，過了兩天，他們再不感到寒冷，因爲慣于北國的天氣，來到南方，雖是深冬，却比北方温暖得多，衆人在船上看日出日落，也逍遙自在。

第三天傍晚，金烏西墜之際，滿天紅光，映在起伏不定的波濤上，使人目眩，古蒼梧與項錐在甲板上，把酒談歡，暢論中原武事，正在興高采烈之時，忽然，遠處一個白點，正迎着金光而來。

船桅之上，負責守望的船員，叫道：「有訊鴿！」

不一會，那白點已清晰在他們眼前，果然是一隻訊鴿，那訊鴿在船上盤旋一會，便落在船緣之上。

項錐立刻把鴿擒住，解開牠爪上紙卷，仔細一看，滿臉笑意道：「他們的行程極爲順利！」

古蒼梧道：「這訊鴿是陸上帮中兄弟送來的？」

項錐道：「正是，看來我們還有五天的旅程，便可以到達汕尾，從汕尾上岸，再走一天，便到達樓蘭南墓所在之地！」

落鷹客是個馴鷹之人，對這隻訊鴿感到極有興趣，仔細端詳這隻僕僕風塵的鴿子。

落馬客道：「鷹兄，難道你要改爲落鴿客？」

落鷹客笑道：「這鴿子雖沒有我的兀鷹那麽威猛，但嬌小的身軀，充滿和祥之氣，而且耐勞非凡，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禽鳥！」

第二天傍晚，他們也接到另一隻鴿子，帶來平安的訊息，第三天，又是另外一隻。

這些訊鴿，使他們海上的生活多了一個盼望。

可是，到了第四天，他們在甲板上，等到夕陽落盡，還不見鴿子的踪影。

項錐開始有些不安，在甲板上不停踱步。

古蒼梧也感到有點不祥的預兆，可是，大家都默然不語，仰首望天，希望鴿子會突然出現。

夕陽終於落在水平綫之下，銀輪一般的明月，正冉冉從東方昇起。

皎潔銀光，却撩不起他們的欣賞。

突然，船桅上傳來一傳叫聲：「鴿子，鴿子……」

衆人聽了，臉上都露出歡愉之色。

可是，這種歡愉却維持不了一瞬，因爲落在船上的，並不是一隻人見人愛的小白鴿，而是一只羽毛脫落，疲憊不堪的白鴿！

這白鴿實在不能再叫做白鴿，因爲牠全身羽毛，已被牠自己的鮮血，染紅了大半。

「拍」的一聲，那鴿子已倒在甲板之上。

衆人立即趨前，項錐捧起鴿子，這鴿子已是奄奄一息，更使人意外的，爪子之上，竟無任何紙條！

項錐道：「立刻召集弟兄！」

半晌，兩艘船已齊泊一起，百多個竹昇帮衆已分別站于甲板之上。

項錐在兩船之間，朗道：「各位，看來我們已經有了敵人，今日輪流看守，一有發現，便鳴鑼示衆！」

然後，他又分派了衆人之工作，項錐

小愧爲帮主，他的一調一度，俱是十分週
。
當項錐分派停當，兩船又再度鼓浪前
進。
古蒼梧道：「我們的任務又如何？」
項錐道：「看來敵人將會在明早出現
，三位請先安睡，由我守夜！然後，再由
三位守望。」
古蒼梧道：「帮主，漫漫長夜，由你
一人獨守，倒不如由我們兩個人同守！」
落鷹客與落馬客也同意，于是，二人
便在甲板上巡邊，只見衆兄弟都是士氣昂
揚，項錐也十分安心。
古蒼梧道：「帮主，你以爲來者是什
麽人？」
項錐道：「我也不知道，不過，這種
訊鴿，本是十分機靈，很少會被人打落，
看來敵人十分強勁，而且佩有弓箭射弩，
來頭一定不小！」
這一夜，却是平靜得有如海面，沒有
半點波濤。
旭日東升，落馬客與落鷹客接過巡守
之職，兩人便入了船艙安睡。
一個上午，遼闊的海面仍是一望無際
，那似有敵人來襲的跡象？
正午剛過，太陽照在他們的頭上，他
們開始感到有點灼熱，南國的天氣，使他
們有點難耐之感。
就在這時，船桅之上，傳來急速的鑼
聲。
「有船，有船來了！」
項錐立即從船艙之中，躍上甲板，古
蒼梧也隨着上來，落馬客與落鷹客已站在
船頭，極目眺望。
只見左側，一艘旗幟飄揚的船在向着
他們而來。
「那是一艘官船！」船桅上傳來的聲
音。
衆兄弟已分別聚集在甲板之上，項錐
向他們道：「各位，依照原來計劃，不過
，千萬不可妄動，水龍頭目！」
兩個穿着緊身衣裳，排衆而出，應道
：「在！」
項錐道：「你們伺機而動！」
兩人又應道：「是！」
項錐道：「立刻散開！」
衆人應令，紛紛抽出竹昇與釣竿，分
別伏在左右船弦。項錐與古蒼梧等三人，
仍站在船頭之上。
那艘官船已是歷歷在目。
船桅之上，又傳來一陣聲响：「遠處
還有一艘官船！」
項錐道：「兩艘是否同道？」
船桅上的漢子接口道：「看來並不同
道，遠處那艘已浮着不動！」
前面的官船，已經在他們船前廿丈之
遙。
一個威風凜凜，全套披掛的將軍，站
在船頭，朗聲叫道：「前船停下，官府搜
船！」
項錐道：「是何官府！」
那將軍道：「長安巡撫！」
項錐道：「將軍高姓？」
將軍道：「你瞎了眼睛，看不見我船
上旗幟？」
那旗幔之上，綉着一個「侯」字。
項錐道：「侯將軍，小小商船——」
侯將軍道：「搜——」然後又吩咐身
畔兩人，道：「先擒此人，要活口！」
兩人聽命，一鼓作氣，竟然騰空而來
，上了項錐的船上，其中一人道：「束手
就擒，還有生路一條！」
項錐冷笑着他們二人。
二人立時抽出佩劍，向着項錐左右雙
脅而來。
項錐早有防備，既不閃身，也不迴避
，雙掌驟出，一陣罡勁之風，向着他們胸
口襲去。
二人見他竟然不理劍鋒，更是直刺而
下，那知，一招未盡，胸口已是一陣窒息
之感，連忙收招暴退。
其中一人，却並不言語，又再攻上，
轉眼已是十招過外，兩人竟然無法沾到項
錐的衣袂。
古蒼梧知道這兩人並非項錐敵手，只
站在船舷觀看，那位將軍也站在船上，有
點急躁之色。
這將軍的身影很是熟稔！
忽然，侯將軍的右手一揮，船艙上立
時出現了四個人，那四個人並沒有披掛，
但錦衣閃耀，呼的一聲，同時又躍上了船
上！
四人手上，竟是一式的緬刀！
本是軟綿綿的緬刀，在他們手中一抖
，已成筆直，反映着正午的陽光，使人目
爲之眩！
而那兩個圍攻的項錐的劍手，已然退
下。
古蒼梧立時省起，這四人豈不就是在
長安衙中，半夜向他施襲之人？
古蒼梧被他們緬刀所傷之處，雖已復
原，但那種冷澈心頭的襲膚之恨，豈能磨
滅！
古蒼梧一個挺身道：「項兄，這四人
由我來！」
項錐應道：「好！」
記得這四人，在長安衙中之時，是黑
布幪面，而今却是光着臉膛，四人都是殺
氣滿臉！
爲首的一人抖着緬刀，道：「原來是
你！」
古蒼梧道：「我應該一早便猜到你們
是誰！緬刀四傑，竟會投效朝廷！」
這「緬刀四傑」，本是長白山下參帮
四個要員，他們早年，殺退不少刼參之人
，倒也是名噪一時的高手，想不到竟然也
會投到這位侯將軍門下。
緬刀四傑爲首一人道：「古蒼梧，上
次給你逃過，這次你不會再走運了！」
話未說完，四人已是揮刀而去。
古蒼梧早已領教過四人的功力，急忙
運起眞氣，貫透全身，雙手驟然而出，施
展出「龍吟擊手」！
緬刀四傑的四把緬刀，映着強烈的陽
光，化成一片片光芒，向着古蒼梧上下左
右，一時光華流閃，使人目不暇給，刀影
與人影已混成一片。
古蒼梧便在這重重刀光之中，騰挪晃
閃，雙掌忽抓忽指，在四人身旁交織着一
片幻影，這片幻影，看似虛浮，實在使四
人透不過氣來。
刀鋒與拳影交錯，破空之聲，使人在
烈日之下，也不禁泛起一陣寒意。
那時，兩個劍手又再向項錐攻去，其
他帮衆，早已迎着官船上湧來的兵卒，喊
殺連天。
落馬客與落鷹客二人，相視一笑，同
時縱身，向着官船上的侯將軍撲下。
那侯將軍見二人如狼似虎，即時退下
，十個穿着大內衛侍服飾的人，突然又從
船艙躍出。
落馬客道：「鷹兄，我們很久也沒有
聯手了！」
落鷹客道：「今日就殺個痛快！」
二人錯步急走，四腿同時飛彈，霎眼
之間，十個侍衛之中，已有四個倒下。
再說古蒼梧，已把龍吟擊手發揮至盡
，四把緬刀本是光芒萬丈，而今竟在掌影
與腿影之間，黯然無光，四把緬刀本是破
空若嘯，而今竟是瘖啞無聲！
項錐那時，亦已抽出竹昇，一招「移
山拔鼎」，兩個劍手已是應聲倒翻，攔腰
被挫，倒在地上！
項錐見古蒼梧雖被四人圍攻，但勝券
已握，便回到船中，施展他的竹昇棒法，
連挫十人。
落馬客與落鷹客二人，眼看十個侍衛
之中，只剩下二人，而那位將軍却乘機退
入船艙。
有道是擒賊先擒王，何況是這批官兵
，二人一個嘯聲，手到擒來，已把侯將軍
遽起。
那侯將軍見退無可退，伸手入懷，二
人以爲他會突放暗器，連忙頓下，只見他
從懷中抽出的並不是暗器，而是一筒黑物
，他把那黑物拋向天空。
立時，一聲巨响，傳遍海面。
落馬客連忙抽起那侯將軍，落鷹客也
同時用勁一拉，二人已硬生生的把侯將軍
抽上了船上。
落馬客見船上帮衆，已把官兵殺得七
七八八，只有古蒼梧仍與四個刀手對峙。
正要上前之際，只聽一聲暴喝，那緬
刀四傑竟然同時向前一仆，接着四人又被
一股勁力所托，翻身向後，四把緬刀，脫
手而出，四人也同時倒地，發出一陣敗革
之聲。
落馬客大聲喝道：「住手，否則侯將
軍——」
一陣骨骼破裂之聲和侯將軍痛徹心肺
的呼聲，立時使還未躺下的兵卒停下。
侯將軍滿臉痛苦之色，汗如雨下，但
他仍然苦撐着說道：「夏公公一來，你們
——你們……」
「夏公公——？」
侯將軍還未答話，船桅之上，又傳來
聲音道：「那艘官船又正向我們這裏駛來
了！」
項錐走上船頭，昂首仰望，果然見有
一艘更爲輝煌的官船，正疾駛而來。
項錐道：「兄弟，有傷的快同艙，其
他的仍緊守岡位，再殺這羣狗官！」
帮衆們七手八脚，把一些死去的官兵
，拋下海裏，另外受傷的，也踢在一旁。
半晌，那艘官船已近。
侯將軍突然大叫道：「夏公公！」
衆人看着疾駛而來的官船。
甲板之上，竟然放着一張金漆紫檀木
八仙桌，桌後是一張式樣相同的高背椅子
，上鋪斑點黃毛的豹皮，座上的人却是滿
臉陰森，面白無鬚的漢子！
這位當然是侯將軍口中的夏公公。
他的背後站着四個錦衣衛。
錦衣衛的背後是十個青衣漢子，在這
十人之後，更有排列整齊的黑色勁裝漢子
，粗略一看，至少也有五十人以上，分別
據在船後。
衆人看了，都不期然的暗忖：「好大
的派頭！」
侯將軍雖然被落馬客制住，本是痛苦
不堪的臉上，立時出現光采，又叫道：「
夏公公救我！」
項錐排衆而出，大聲喝道：「閹奴，
停下！」
夏公公聽了，雪白的臉上突呈血紅，
霍的一聲站了起來。
項錐道：「如果你們攻上，我便先殺
此人。」
夏公公血紅的臉，忽又回復過來，雪
白的臉孔變得更爲蒼白，而且添上一層青
氣。
忽然，夏公公仰天長笑，笑聲尖銳而
刺耳，使在場的每一個都忍不住打了個寒
噤。
侯將軍見那夏公公並無表示，哀聲道
：「夏公公，我們早已說好……」
夏公公的笑聲戛然而止，尖聲道：「
侯基，樓蘭南墓，你配！」
侯基聽了，心中已完全明白，怒道：
「你這閹奴！」聲猶未止，他突然一個橫
身，拚了死命的向着落馬客一擊，他想趁
着衆人注視着夏公公之際，突然發難。
可是，他的估計實在是個錯誤，而且
是個絕大的錯誤，落馬客一個閃身，右掌
從上而下。
一陣頭骨碎裂的聲音，每個人立時感
到一陣牙齦酸軟，侯將軍已是倒在地上，
赤紅鮮血與皎白的腦漿混在他寬闊的胸膛
之上。
那夏公公見了，臉上青氣更濃，刺耳
尖聲道：「好，殺得好！」頓了一頓，又
道：「古蒼梧！」
古蒼梧心中一凜：「爲什麽這閹奴會
叫起自己的名字？」
夏公公站了起來，雙眼瞪視着古蒼梧
，道：「小子逃得出秋決囚室，却逃不出
這大海——不過，只要你獻出樓蘭南墓的
途徑，仍有生路一條！」
秋決囚室？古蒼梧至今才明白，長安
衙中四個大漢，豈不就是目前的四個錦衣
衛？
古蒼梧挺身而出道：「閹奴，逃不出
這大海的並不是我，而是你們這班狐羣狗
黨！」
夏公公右手一揚，四個錦衣衛已應聲
騰空，上了項錐的船上，四人身猶未穩，
便已出招。
古蒼梧迎着四人，一招「雪消雲散」
，一招八式，向着四人濶去，罡勁之風，
震得四人衣袂獵獵。
記得在秋決囚室之內，已早領略過這
四個錦衣衛的內功，因此，他毫不留情地
使出了八成功力。
那四人雖被暫時迫退，却毫不氣餒，

又見八掌齊出，一陣破空之聲，這四人同時使出了劈空掌，在旁的人也感到掌風帶來一陣寒氣。

落鷹客鷹揚朗聲道：「古公子，這是冰川四侶，小心他們的破冰劈！」

寒氣有如針芒，刺到古蒼梧每一個毛孔之上。

這破冰劈是冰川四侶的獨門功夫，北國一帶，無論是黑白二道之人，那個不是聞風破膽，想不到這四人有一身上乘而獨特的武功，竟也要投効朝庭。

古蒼梧震懾精神，使出他的「龍吟擊手」。

「龍吟擊手」是至剛的功夫，梧桐仙祖當年在戈壁沙漠內，面對赤燄的沙漠而悟出來的，而今在古蒼梧的強力施展下，有如龍躍赤燄！

而冰川四侶的「破冰劈」却是至柔的功夫，一招一式，都是着膚如刺，沁骨透肌。

一邊是奔躍如火，而另一邊是漫空似雪。

在場的人都是屏息靜氣，就在這時，夏公公已有點不耐煩，雙手一揮。

十個青衣漢子，領着那班黑衣漢子，齊齊躍起。

一時之間，平靜的海面，只聽到喊殺連天的聲音，每個人的心目中，只有一個字：「殺！」

竹昇帮帮衆奮勇迎敵，可是，他們雖勇，但早已與侯基手下拚戰一場，氣力方面總比不上這批有如剛出柙的猛虎，何況他們都是夏公公手下精挑百選的漢子。

項錐迎着十個青衣漢子，揮動着滿是汗水的竹昇，連斃四人，其餘六人稍有怯意，又有兩人倒下。

落馬客與落鷹客兩人，分別迎着那些黑衣漢子，使出他們的看家本領，殺個痛快淋漓！

項錐的神勇，已把那餘下的五人嚇走，趁這空隙，迴首四望，看來暫時無法把這局面扭轉。

他返身一躍，上了船桅，迎空一嘯。

立時，船尾湧起一陣輕微的浪花。

沒有人會注意到這些浪花，連好整以暇的夏公公也沒有注意到。

項錐雙腿一蹴，有如兀鷹掠空，身猶未着地，又殺了八個黑衣漢子。

古蒼梧自出關以來，未嘗放手拚殺，而今面對這冰川四侶，強敵當前，豈會退縮，但雙拳難敵四手，何況是八隻寒風湧現的破冰掌？他沒有落敗，但也佔不到上風。

就在此時，夏公公却發出一聲驚呼！

本是平穩的官船，突然動盪起來。

夏公公尖聲喝道：「暫退！」

冰川四侶聽了，立時幌身一閃，跳回夏公公身畔，夏公公低聲說了幾句話，官船船桅之上，响起了一聲低沉的號角。

說也奇怪，號角聲未沉，但船上的黑衣漢子已紛紛退下，躍向官船。

落馬客與落鷹客正要追上，項錐攔阻道：「不用追了，他們回船，只是自取滅亡！」

轉瞬間，那夏公公的官船，已退開了十丈。

就在這時，偌大的官船，却突然下沉，下沉的速度快得使衆人也吃了一驚！

官船上的人，包括了夏公公與冰川四侶，慌作一團，有人即時躍下海中，也有人不知所措，在船中亂走，一時之間，狼突豕奔，紊亂一遍。

竹昇帮帮衆看了，歡呼之聲，响徹海面，而在這一片雷動般叫囂之後，夏公公的官船只露出一條桅杆。

八個黑衣的水龍頭目，已攀繩而上。

爲首一人對着項錐道：「帮主，幸不辱命！」

項錐笑道：「八位辛苦了！」

衆人見大敵已退，紛紛收拾一切。

項錐在慶功宴道：「各位兄弟辛苦，但這只是一個開始，到了汕尾，可能還有另一次更艱巨的挑戰！」

衆人士氣高昂，這一餐雖不是什麽山珍海錯，但衆人却感到無比的興奮。

翌日，汕尾已是在望，項錐一點人數，發現已有三分一兄弟喪身，他們舉行了一次集體的海葬，莊嚴肅穆的氣氛籠罩了全船。

那時的汕尾，仍是一個甚爲荒僻的漁村，船泊定之後，便見到八長老領着帮衆迎來。

衆人聚禮之後，易長老與戚長老分別向項錐報告旅途情形。

項錐聽了，嘆了口氣道：「這次我的估計錯誤，原本以爲水路平安，想不到他們消息更爲靈通！」

易長老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如果我們在陸上遇到他們，相信我們的損失更重！」

戚長老道：「前事不提，我們也要計劃一下以後的路程，否則我們更對不起殉難的帮衆！」

他們經過一夜相議，決定翌日動程。

南國的天氣，陰晴不定，依照地圖所示，他們只需一日的脚程，便可以到達那樓蘭南墓。

衆人準備停當，項錐與古蒼梧，落馬客落鷹客等，領着隊伍，在傍晚時份，已到了一個沼澤之前。

項錐對衆人道：「過了這個沼澤，便是樓蘭南墓，八輛馬車，跟着我們前去，其他兄弟留守！」頓了一頓，又對古蒼梧道：「古兄，根據地圖所示，單是黃金已有六千餘斤，看來這八輛馬車也足够，你們押後，讓我先行！」

古蒼梧與落馬客落鷹客先行，戚易兩位長老同項錐押後，當中便是八輛馬車，每輛馬車之上，也有五位竹昇帮帮衆，浩浩蕩蕩，開始進入沼澤。

行了半天，泥沼漸深，衆人都是舉步維艱，再走兩個時辰，泥沼深陷，到了衆人腰間，衆人幾乎無法再前行。最可怕的還是一大羣的蚊蚋，向着他們狂叮，幸好項錐已帶了一大把香燭，燃了起來，插在馬車之上，暫時也可以把那些蚊蚋驅走。

他們奮力而行，但是，那八匹馬兒却不肯再行，因爲馬車車輪深陷泥下，泥土有一股吮吸的力量，使那些強壯的馬匹也拉不動。

衆人相議一會，決定拆去車輪，讓車廂浮在泥土，馬匹才勉強可以拖行。

再過兩個時辰，終於走完了這沼澤。

他們休息了一會，找着一處山泉，洗去身上泥沼，那時已是入夜，衆人吃過乾糧，燃了火把，又再起程。

幸好他們準備充足，在夜間行走沒有多大困難，到了天亮之際，已來到一處山崗。

古蒼梧興奮地道：「是這處了！」

衆人正在歡欣之際，五個黑影却突然出現在山崗之上，古蒼梧看得眞徹，脫口呼道：「蜀中五鼠！」

站在山崗之上，果然是五人，當中的便是「醉留香院」內的曲丹楓！

他不再是錦緞寬袍，而是束衣勁裝，趾高氣揚。

古蒼梧一個竄身上前，大聲怒道：「陸冬青，你好毒的計謀，古某幾乎被你害死！」

那化名曲丹楓的「靈鼠」陸冬青，正是「蜀中五鼠」的老人，他見到古蒼梧，竟氣逸悠閒地道：「古蒼梧，你逃得出長安衙門，算你走運，不過，這樓蘭南墓便是你葬身之地！」

古蒼梧聽了此語，已氣得眦睚皆裂，大喝道：「老賊，死在眉睫，竟敢出此狂言。」

「靈鼠」陸冬青仍然滿臉笑意道：「你們一起上來，還是——」

古蒼梧道：「殺鷄焉用牛刀——」

落馬客連忙低聲道：「師侄，這老賊用的是激將之計，你小心！」

古蒼梧正想欺身而上，那「靈鼠」陸冬青已從腰間抽出一條尺餘長的武器，似鞭非鞭，似拂非拂！

落鷹客道：「這是『靈鼠』陸冬青的獨門武器『鼠鬚掃』，可裂人肌膚，」說罷此語，已把古蒼梧的「枯桐劍」擲上半空。

古蒼梧提氣騰空，已把寶劍接上，就在半空之中，抽劍出鞘，一陣眩目的劍影，已向着陸冬青而去。

古蒼梧身如疾矢離強弓，劍如流星飛渡，一招八式，罩向陸冬青全身。

陸冬青也不是弱者，只見他矮身斜步，已揮出他的「鼠鬚掃」，黝黑的掃絲，反映着烈日的光芒，洒出一陣光彩，與梧桐劍的光華，交織成一幅黑白的絲網，煞是好看，在場的人，目爲之眩。

古蒼梧再不怠慢，又是一劍，刺向陸冬青的咽喉與胸膛，陸冬青再洒一下「鼠鬚掃」，捲向梧桐劍。

梧桐劍本是切金斷玉的寶劍，可是，遇到了這隻天下最柔靱的「鼠鬚掃」，竟無法把它砍斷。

陸冬青這一洒，已把古蒼梧招數化解，招式未老，縱身向前，向着古蒼梧臉孔而來。

「鼠鬚掃」有裂人肌膚之功，假如被掃個正着，整塊面皮，也會被撕破。

古蒼梧如何不知，昂面一揚，劍並沒有收下來，一招「葉落梧桐」，劍芒頓抖，冷電驟閃，竟從八個角度攻向陸冬青胸腹八處要害。

陸冬青廿年之前早已領教過梧桐仙祖的梧桐劍法，如今見古蒼梧使出的梧桐劍法，與乃師不遑多讓，而且更有青出於藍之勢，豈敢不避。

鼠鬚掃虛拂一招，厲聲道：「上！」

其他四鼠已應聲而上。

項錐見五人圍攻古蒼梧，正想欺身而上，落馬客一手止着他道：「慢！古蒼梧這次出關，除了爲這樓蘭南墓之外，也是爲報師仇，看來他可以應付！」

項錐聽了，只好暫時在旁觀看。

五鼠齊上，形勢似乎有點改觀，五鼠有如穿花蝴蝶，在古蒼梧的劍下竄走。

這五鼠早年在蜀中崎嶇山勢領悟出這套「五鼠陣」，講究機靈巧閃，不知有多少江湖俠客，便是敗在此陣。

古蒼梧早已從師傅處知道破陣之法，立時凝氣疾走，他們奔得快，他便奔得更快。

一時人影閃現，使人眼花撩亂。

突然，一聲暴喝，只見古蒼梧右手持劍，已指着陸冬青的咽喉，右手一擊，強勁有如旱雷驟响！

梧桐劍法配合了龍吟擊手，竟是天衣無縫。

陸冬青斜身臥地，而其他四鼠早已被拋開五丈之外。

古蒼梧劍指陸冬青，厲聲道：「老賊，當年你害我師傅，本已是萬死不辭，而今我再問你一句，你勾結朝庭，究竟對樓蘭南墓透露了多少？」

陸冬青哀聲道：「沒有——不過，你們也來得太遲了，這樓蘭南墓只不過是一個騙局！」

古蒼梧聽了，回首一望，示意項錐他們搜索墓地，然後又說道：「桂飄香也是你——」

陸冬青道：「殺我爲了她，已把她下嫁侯府，不過——」

「不過什麽？」

「不過，她並沒有受到損害！」

「到如今你還要狡辯？」

「不，她下嫁的便是那夏公公！」

「夏公公？太監又豈會娶妻？」

「我也是爲你保存桂飄香！」

「你不是爲我，而是爲了討好那個閹奴！」

陸冬青緘口不言。

此時，項錐等已從山崗之後出來，急道：「樓蘭南墓已被他們搗毀了！」

古蒼梧鋼牙一咬，道：「你這不知廉恥的鼠賊，爲了討好朝庭，竟然——」

話未說完，劍芒一現，陸冬青的頭顱已被這閃電一劍，飛上半空。

四鼠見老大已死，立時豁出了命，同時一撲，古蒼梧頭也不回，一招「旋風捲浪」，風車似的劍影，已立時把這四鼠攔腰折斷！

項錐道：「古兄——」

古蒼梧說道：「這樓蘭南墓有一個騙局！」

項錐說道：「不——我們已看過，這墓地經過幾十年的風吹雨打，大部份已被做開了，相信定是被這一帶的盜墓人偷去了！」

古蒼梧道：「那麽，沒有了這批異寶，那麽，我們復興漢族，豈不是——」

項錐道：「古兄，所謂衆志成城，人心比黃金更爲有用！只要我們獻出心力，

何事不成！」

古蒼梧說道：「先師與項兄十年以來的盼望……」說到此語，淚水已是簌簌而下。

落馬客與落鷹客兩人也走了出來，見如此情景，只好安慰道：「項兄說得是，只要衆志成城，復興漢家之事，豈會是白費。」

此時，竹昇帮隨車而來的帮衆，抬着幾個馬車車輪出來，其中一人道：「帮主，墓地盡處，還有這一批鐵鑄車輪，其他什麽也沒有了！」

「車輪？我們要這些車輪又有什麽用

帳。

夜色蒼茫，古蒼梧在帳前，不能入睡，腦中顯着一幕一幕的往事，淚水也不期然滴下。

落馬客在旁柔聲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這又何必？爲了仙祖，也爲了漢家百姓，我們面前還有很多要做的事。」

落鷹客道：「我們此次南下，也並非白走一遭，至少你也報了師仇，殺絕了朝中兩帮走狗。」

兩人力加安慰，古蒼梧才稍感安然。

這夜的北風極爲猛烈，衆人在帳內，終於瑟縮地渡過了這一宵。

翌日早起，帮衆已把一切料理停當，衆人看着地上卅二個鉛黑色的車輪，苦笑起行。

過了山崗，已看到了那草影凄迷的沼澤，艱苦的旅程，又要開始。

項錐走在前頭，看着沼澤，「咦」的一聲，道：「昨晚的北風，眞是厲害，竟然把這沼澤也吹乾了。」

後面傳來一陣叫聲：「帮主！」

項錐同身一望，那些曳地而行的馬車竟然不能走動，那是因爲泥地已乾涸，木板不能滑行。

項錐察看了一會，說道：「這眞是巧極了，你們立刻把樓蘭墓內搬出的車輪裝上。」

衆人七手八脚，半個時辰，已把所有車輪裝妥。

古蒼梧說道：「難道樓蘭王有先見之明，知道我們今日之行，故意留下這批車輪？」

虜！」

古蒼梧走上前去，輕敲車輪，道：「樓蘭王要這些車輪，又有何用？」

項錐單手提起車輪，道：「這些車輪極爲沉重，不過，我們也無法運回去。」

落馬客道：「其中一定有古怪。」

衆人分別察看車輪，可是，費了大半天，仍無法找出一些端倪。

那時，天色漸黑，狂風驟起，竟帶着徹骨的寒意。

項錐道：「各位，我們暫時在此渡宿一宵，明日再出沼澤。」

衆人拿出一些乾糧，搭起了簡單的篷

落馬客道：「這正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呀！」

落鷹客道：「皇天有眼，今番重出中原，世侄，項兄，要看你們倆了。」

項帮主道：「還得兩位扶持。」

一聲呼嘯，轔轔車聲，開入了沼澤。有了馬車，他們的脚程極快，到了午時，已走出了沼澤範圍，隱隱看到前面八長老的營帳。

忽然，古蒼梧叫道：「你們看！」

他指的是一隻車輪。

一隻被石塊碰損了的車輪，剝落之處，竟然是耀眼生輝，映着陽光之處，是黃澄澄的一片。

「金！」項錐叫道：「黃金！這批車輪竟是黃金打造，快看其他車輪。」

衆人連忙下馬細看，只見每一個車輪，外面黝黑的是鉛塊，裏面裹着的全是黃金。

「異數，這實在是異數。」

衆人用石頭把其他沒有剝落的地方敲下。

三十二個黃澄澄的金輪。

項錐道：「我們十年的心血，沒有白費。」

古蒼梧道：「對！先師心願也沒有成空。」

竹昇帮的七長老，已帶着帮衆奔來，衆人看見，都異口同聲的高呼起來。

古蒼梧仰望着長空，口中暗暗地禱道：「飄香，我總算沒有辜負你對我一番心願。」

（全文完）

俠義奇情短篇故事

馬騰・文
可飛・圖

福星高照

義救孤女　五雄伏誅

——風險重重的江湖路上，畢竟還有那可貴的友情。

天空海闊，秋水共長天一色，斷鴻聲聲，惹人遐思。

楚秋千獨坐在斜陽映照的黃鶴樓頭，眼望水天相連處，耳聽雁鳴聲，臉上泛起一股惆悵之色。

可不是麽？他如今不正像那隻失羣雁一樣，孤零零地在險惡的江湖上飄蕩嗎？雖然他也有朋友—眞正的朋友，但他却不願爲了自己的事，而牽累到盟兄趙重威夫婦，所以他在身上的傷口全好了之後，悄然離開了趙重威夫婦，踏上茫茫江湖路。

自己的事情，還是自己親自去解決的好。

這是他悄然離開趙重威夫婦的主要原因。

但他對趙重威兩度相救之恩，銘刻心中，感激零涕。

目送那隻孤鴻飛逝，楚秋千深有感觸地喟然嘆了口氣。

前途雖然兇險迷茫，但既然已經踏上了，只好一直走下去。

畢竟，他比那隻飛逝的孤鴻情形好一點——他有自衛的本能，而那隻孤鴻却沒有。

何況，負責追殺他的古鳴薔薇那一撥人，在趙重威的協助下，已解決了，減少了一部分威脅（詳情請閱本故事集之一——以牙還牙）。

想到趙重威夫婦，楚秋千的心頭不由感到一陣溫暖。

×　×　×

暮烟四合的江面，孤鶩三兩，漁帆點點，另有一種凄迷蒼茫之美。

楚秋千徘徊在江邊，不願離去。

驀地，一陣衣袂聲及急速的脚步聲自身後傳來，他警覺地側身回望一眼。

經歷過在潯陽江頭被滇西四惡無端圍攻之後，加上「天殺」這個神秘組織的層出不窮的追殺，他已處處注意小心，有什麽風吹草動，他也不敢疏忽大意。

暮色中，他一眼瞥到有幾條人影飛掠而來。

他的心頭動了一下，急忙一閃身閃到一棵樹後。

在這種隨時有殺身之厄的環境中，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他藏身在樹後，眨眼間，那幾條人影已急掠至。

他也看到，那幾條人影不是衝着他來的，因爲奔掠在前面的一條苗條人影，顯然是被落後十數丈的幾條人影追逐，而憑他的眼色，雖然暮色加深了，依然一眼就看出前面那條顯得有點愴惶的苗條人影，是個女的，而且很年輕。

而追逐的幾條人影，皆是身材壯健的

大漢子，手上執着兵器。

顯然的，那幾名大漢，是追殺那名女子。

楚秋千看清楚了之後，不由鬆了口氣，從樹後轉了出來。

但立刻，他的一顆心又收緊了。

因爲那被追逐的女子這時已奔掠到江邊，無路可逃，除非跳下江中，否則，可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陷於絕境。

那女子顯然不識水性，在江邊停下來，惶急地打量了一下，江水滔滔，岸邊不要說是船了，連一塊木板也沒有，那女子急忙沿江奔下去。

但已被後面那幾名疾追而來的漢子將那女子堵截住了。

楚秋千本不欲理閒事——因爲他恐防這又是「天殺」爲了誘殺他而演出的把戲，設下的陷阱（有關楚秋千被天殺誘殺的情節，請閱本故事集之——死裏逃生）。但好奇心却令到他不想離開，所以他站着看下去。

那女子若不是在江邊猶豫張望了一下，那幾名漢子斷不可能將她截住，楚秋千不由爲那女子担起心來。

因爲這時那女子已與那幾名漢子動上了手。

那女子的身手顯然不俗，但那幾名漢子也不是庸手，照楚秋千的觀察，若是單打獨鬥，那女子足可以應付裕如，但以一敵五，那就顯得左支右拙，捉襟見肘了。

那幾名漢子顯然想殺死那名女子，攻勢兇猛凌厲，招招殺着，而那女子則險象環生，幾次差點傷在那五名漢子的兵器下，伏着身法靈捷，險險避過。

楚秋千看着，不禁替那女子捏了一把汗，緊張得眼也不眨一下。

驀地，那女子驚叫一聲，身形跪倒在地。

那五名漢子發出一聲夜梟般難聽的獰笑，五樣兵器齊向倒在地上那名女子身上招呼！

那女子若是被擊中，就算有九條命，也活不了。

楚秋千一眼看到，一顆心不由「崩」地跳了一下，俠義之心驀然而生，再也顧慮不了那樣多，身形一彈，急掠向那五名漢子！

路見不平，尚且拔刀相助，何況那女子生死繫於一髮？楚秋千是個感情豐富，一腔熱血的青年，豈能見死不救？

楚秋千還未撲掠到，五名漢子的五樣兵器堪堪斬刺落那女子的身上。

楚秋千看得驚急得脫口一聲大喝：「呔——！」

那一聲喝突如其來，令到那五名漢子心頭一震，動作自然也緩了一緩。

那女子却把握這一髮間的機會，身軀一滾。

那五樣兵器於是乎斬刺了個空！

而那女子一滾之下，却滾到堤岸邊，險險滾落江中。

那五名漢子陡聞有人暴喝出聲，俱不由大爲震異，一齊側目望過去。

那女子却乘這機會，一挺身站了起來，但却無法突圍，因爲那五名漢子將她的所有去路堵住了，除非她跳江，可是看樣子又好像不懂水性，否則，應該早就藉機借「水遁」了。

楚秋千於喝聲出口的剎那，人已像激矢一樣標掠前去，那五名漢子循聲望過去，赫然看到一名身穿淡藍長衣，端逸挺拔的年青人標掠到來，微吃一驚，充滿敵意地打量着楚秋千。

楚秋千在未弄清楚對方雙方的身份情形時，也不敢貿然動手，剛才他由於不忍眼見那女子被五名漢子殺死，才暴喝一聲，現在見那女子暫時無恙，便猛然在那五名漢子前面丈許處煞住身形。

那五名漢子在驚疑地打量着楚秋千，楚秋千也在打量那五名漢子。

而那名女子亦閃動一雙妙目，瞥視着楚秋千。

那五名漢子長相各異，高矮不等，楚秋千雖然不認識他們，但一看他們手上的兵器，就知道他們不是易與之輩，俱是扎手人物。

因爲五人手上拿着的，俱是極難練的外門兵器。

高大肥胖有如一尊羅漢佛的漢子手上拿的是一柄金剛杵，足有平常人的胳臂粗細，長約五尺，黑亮黑亮，只怕沒有八十斤，也有六十斤。

與那羅漢佛般相映成趣的是一名不足五尺高，瘦小若病孩的漢子，瘦猴一般的臉上，一雙眼却烱烱生光，手上握着一根幼逾尾指，但却足有七尺長的鋼針。

而一個眇了一目，身材不肥不瘦，高矮適中的漢子，手上的兵器是一把金光閃閃，只有三尺八寸長的金鋤頭！

另一個歪鼻子的漢子的兵器却是一隻亮森森的鋼爪。

最後一個歪着身軀，左脚長右脚短的漢子，使的兵器就是那根用來支持身體平衡的鐵拐，但却有異於一般的鐵拐，拐脚是一隻用鐵鑄成的鐵脚。

這五名漢子不但形貌各異，用的兵器也十分特別，照說應該是五名十分特別的人物，但楚秋千搜遍了記憶，仍想不起這五名漢子是什麼人物。

那五名漢子當然亦不可能認識楚秋千，十道目光驚疑地打量着楚秋千。

楚秋千於打量五名漢子的時候，乘機瞥視了那名女子一眼，發覺那女子很年輕，大約不超過二十歲，身材健美，容貌秀麗，穿一身湖水綠的緊身勁裝，就像一朵亭亭的荷花。

嚴格說起來，那名女子應該稱之爲少女。

那名少女也看清楚了楚秋千，顯然，她料不到在千鈞一髮間救了她一命的人，是一名如此年輕的年輕人，正怔怔地注視着楚秋千。

× × ×

「咯咯。」那身形高大肥胖，像一尊羅漢佛一樣的漢子笑起來像母鷄叫一樣，難聽得令到楚秋千皮膚起栗。「喂，你是什麼人？敢來管老子們的事！」

楚秋千沉着地望了那高胖漢子一眼，平靜地道：「我姓楚，名秋千。」

那五名漢子聽了楚秋千報上姓名，不由互相望了一眼，却都露出茫然之色，明顯的，五人沒有聽說過楚秋千的姓名，換

言之，不認識他。

「五位前輩，我之所以出聲阻止你們殺那姑娘，實在是不忍心那位姑娘死在五位的手上。」楚秋千瞥了那少女一眼，見那少女正眨也不眨地望着他，臉上微熱，急忙將目光移開。「以五位前輩的身份，却聯手對付一名少女，五位難道不怕被武林同道恥笑嗎？」

說實在的，楚秋千記得一點不錯，撇開這五人的來歷不說，單是五人的年紀，就比那少女大了足有一倍有多，輩份自然比那少女高，這豈不是以大欺小，以尊欺幼？

那五人竟然毫不臉紅，那身材矮瘦有如瘦孩的漢子雙眼精光暴射，厲聲道：「小子，別嚕囌！豈不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這句話，還是少管閒事，離開這裏，老子們就放過你這一次吧！」

這矮瘦漢子的語聲竟然聲若洪鐘，一下下撞擊在楚秋千的心坎上，令到他吃驚不已，眞不敢相信這樣沉宏的語聲出自一個身軀這樣矮瘦的漢子口中。

楚秋千不自覺瞥了那少女一眼，見那少女正救助地望着他，不覺心頭一熱，豪情激發，挺一挺胸膛道：「只要你們五位說出欲殺那位姑娘的原因，而那姑娘確有該死之道，我立刻就走！」

「好狂妄的小子，竟敢管咱們的事，大概是活得不厭煩了！」歪鼻子漢子扯着沙啞的嗓子大喝出聲，聲如石刮沙鍋。

楚秋千却毫不懼怕，堅定地站着，嘴角噙着一絲冷笑。

那五名漢子見楚秋千那毫不退縮的樣子，俱不由勃然大怒，眇一目的漢子惡狠狠地吼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讓老子先打發你上路，然後再收拾那妞兒！」

說着話，已竄了出來，手中星光燦閃的金鋤頭閃電般鋤向楚秋千的天靈蓋！

楚秋千雖然不知道這五人的身份來歷，但看五人的兵器，就知是扎手人物，不好惹，但他天生一付俠義心腸，不然他也不會在第一次殺人後，叛逃出「天殺」這個神秘的殺人組織，如今眼見這五名漢子要殺害那少女，他豈能見死不救，明知對方五人很難鬥，他依然一點退縮之意也沒有。

「咔」一下崩响，一道白光從他的掌中閃展出來，飛刺向眇目漢子執鋤的右手腕。

不知是那眇目漢子輕視楚秋千，還是楚秋千的出手快，總之，楚秋千掌中的彈丸劍竟然後發先至，刺在那眇目漢子的腕脈上！

那眇目漢子顯然料不到楚秋千的出手這樣快，眼見不但傷不了對方，還可能傷在對方手上，臉色微變中，急不迭一縮肘，身形半旋，那柄金鋤頭斜砸向楚秋千的腰背！

楚秋千斜滑一步，堪堪閃過眇目漢子的金鋤頭。

「怪不得敢管老子們的事，果然有兩下子！」眇目漢子厲笑一聲，金鋤頭招式一變，直撞向楚秋千的胸腹。

楚秋千見對方來勢兇猛，不敢硬接，身形暴退。

眇目漢子輕蔑地「哼」了一聲，招式不變，緊逼楚秋千。

楚秋千的軟劍驀地就在這時「嗡」地抖張開來，疾罩向眇目漢子的金鋤頭！

眇目漢子臉色遽變，身形一窒，揚出的金鋤頭硬生生沉肘收回。

他若不立時沉肘收臂，楚秋千那一柄軟劍就會纏住他的鋤柄，削向他握鋤的五指！

也就在這時，一聲痛呼傳來。

楚秋千目光循聲一瞥，心頭猛烈跳動了一下。

那聲痛叫原來是那少女發出的，正被高胖漢子等四人圍攻，肩頭上一度血紅，已被四人逼得退無可退——再退一步就掉落江中，而那四人兀自狂攻不已，看樣子那少女也支持不了多久。

楚秋千這一分神之下，差點着了眇目漢子的一脚。

原來那眇目漢子乘他分神的剎那，左脚飛揚向楚秋千的握劍手腕。

楚秋千心頭一凜，身形半旋，閃閃避過那一脚。

但眇目漢子的金鋤頭也就在楚秋千身形旋開的剎那，閃電般向前一探。

這一下楚秋千再也避不了，痛哼出聲，腰股上被撞了一下，撞得他橫衝了幾步，才能穩住身形。

眇目漢子的內勁好深厚！

「小子，不給點厲害你嚐嚐，還以爲老子們好惹！」眇目漢子陰笑聲中，身形前欺，金鋤舞動，但見一片金罡風罩襲向楚秋千全身。

楚秋千腰股上被撞擊了一下，骨折般痛，也激起了他的怒氣，正欲振劍反擊對方，眇目漢子的金鋤頭已有如排山倒海湧擊過來，他不禁心頭一懍，吸口氣，向後飄退。

他却不知道這麼一退，差點跌落在江中。

因爲他亦已退到江岸邊！

眇目漢子見楚秋千不敢接招，臉上陰狠之色更盛，緊迫楚秋千。

一聲驚促的叫聲恰在這時响起，楚秋千入耳心神猛震，目光一瞥，恰恰看到那名少女由於抵抗不了高胖漢子四人的攻擊，被逼落江中。

「噗通」一聲，那少女的身形立刻被奔流的江水吞沒了。

楚秋千的一顆心不由一沉。

他與這少女雖然素未謀面，互不相識，但是眼見那少女被逼落江中，他感到難過。

「小子，你也下去喂王八吧！」眇目漢子叱喝聲中，漫天鋤影中，左掌疾劈向楚秋千的腰側。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楚秋千心頭一動，詐作閃避不了眇目漢子那一掌，身形一歪，立脚不住，跌落在江中。

「噗通」聲中，楚秋千落在水中，在他還未沉下水中的剎那，他聽到了岸上那五名漢子殘忍得意的大笑聲……

× × ×

鸚鵡洲頭，冷月清輝，樹影弄陰，不聞犬吠，也不見一絲半點燈光。

但黝黑幽沉的江面上，却漁火明滅。

洲頭灘邊，有兩條人影像死屍一樣，

寂然不動地躺着。

幽冷的月光照射下，那兩條人影中的一條突然動了一下。

接着，那條人影慢慢地撐挺起上半身，終於坐了起來。

月光下，依稀可以看出那人影的面貌，赫然竟是楚秋千。

楚秋千茫然地回顧一眼，終於發現了躺在離他大約半丈外，伏在沙灘上，依然綫條優美的另一條人影。

楚秋千掙扎着站起來，脚步不穩地走向那人影。

那人影也就在這時，發出一聲低微的呻吟。

楚秋千在醒轉過來的剎那，發現那動也不動的人影，還以爲那人影已死了，及至聽到這聲呻吟，不禁心頭狂喜，顧着脚步走到那人影身邊，蹲下來，那人影又發出一聲呻吟。

呻吟聲嬌弱低微，一聽就知道發出呻吟的人是個女子。

那人影果然是個女子。

而且正是那個被高胖漢子等人迫落江中的少女。

楚秋千正欲伸手扳轉少女的身體，驀然臉上一熱，立即縮手。

對方是個少女，所謂男女授受不親，自己是個大男人，又怎能接觸對方的身體呢？

正當楚秋千猶豫不知怎樣是好的時候，那少女又發出一聲低弱的呻吟。

呻吟聲入耳，楚秋千心神一震，立刻毫不猶豫地伸出雙手，將少女的身軀扳轉過來——救人要緊，在這時候還講甚麼禮節，那簡直是食古不化了。

那少女被扳轉過來，幽冷的月光下，可以看到一張臉白得連一絲血色也沒有，雙眼緊緊閉着，櫻口微張，但牙關却緊緊咬着，氣息很弱，肩頭那處傷口被水浸得泛白，傷得不輕。

楚秋千一見少女這情形，便知道她很危險，若不立刻施救，只怕活不了。

當下他也顧不了那樣多，坐下來，深深地呼吸了幾口氣，略爲調息一下，然後將少女的身軀扶起來，右掌抵在少女的背心大穴上，將自己的一股氣勁源源輸入對方體內。

大約一袋烟時間，那少女的身軀不再軟弱無力，氣息也開始粗重起來，楚秋千再也支持不住，將抵在少女背心大穴的右掌移開，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喘息了一會，立刻又將少女的身軀放下來，在少女那鼓脹的腹部搓壓了一會。

接將少女的身軀復轉，倒提起來，那少女立即張口「哇哇」地吐出一大灘水！

楚秋千經過這一翻折騰，累得他再也站不住，將那少女放在地上，坐下來調息一番。

那少女吐出一大灘水之後，粗重的呼吸逐漸平復下來，臉上也有了血色。

長而密的睫毛抖動了一下，少女終於慢慢地睜開了眼皮。

睜開了一綫之後，一會，忽然睜大，目光茫然地望着幽冷的夜空好一會，才轉動目光。

立刻，她的目光就停在閉目調息的楚秋千身上。

身軀一震，霍然從地上挺坐起來。

「你是誰？」少女一時間認不出楚秋千，神色很緊張。

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楚秋千睜開雙眼，驚喜地望着少女道：「姑娘，你終於醒過來了。」

一頓續道：「我姓楚，名秋千。」

「楚秋千——」少女定定地注視着楚秋千，口裏嘟喃一遍，忽然神情激動地道：「你就是在江邊現身攔阻那五個怪物追殺我的人？」

楚秋千望着少女點點頭：「不錯，正是我。」

臉上乍然一熱，急忙將目光移開。

那少女由於渾身濕透，本來經已貼身的勁裝這時更緊貼在嬌軀上，令到曲綫浮凸，難怪楚秋千會臉紅。

那少女却一時間省覺不到自己全身濕透，吐了口氣，感激地望着楚秋千，道：「那麼，我掉落江中後，是你救了我？」

楚秋千不敢正視少女，答道：「我見姑娘被他們逼落水中，亦乘機挨了那個胖目的一掌，詐作被他擊落江中，他們却不知我的水性那樣好，也幸虧他們不知我懂水性，否則，只恐怕不但救不了姑娘，連自己也救不了。」

一頓接問道：「還未請教姑娘貴姓芳名。」

那少女失笑道：「眞是的，我只顧說話，忘了將姓名告訴你。」略一頓道：「我姓方，名小燕。」

「原來是方姑娘。」楚秋千望一眼秀麗可人的方小燕，只敢望她的臉，不敢望她的身軀。

「小妹多謝楚兄相救之恩。」方小燕改變了稱呼。

楚秋千正欲說兩句客氣話，忽然改變了主意。「方姑娘，咱們還是先找個地方，生堆火，暖暖身子好麼？」

方小燕似乎這時才醒覺到自己全身濕透，機伶伶打了個寒顫，亦發現自己的身體很不雅——綫條凹凸分明，不由臉紅起來，低頭瞥了楚秋千一眼，有點嬌羞地道：「這濕濕的，風又大，確實要找個地方將身上的衣服烤乾。」說着欲站起來。

「嚶嚀」一聲，半站起的身子一歪，摔在地上。

楚秋千耳聽她嬌呼出聲，反應很快，一伸手，堪堪將方小燕扶住。

兩人這一接觸，像觸了電一樣，震顫了一下，心跳臉紅。

幸好這時冷月已躲入雲中，互相看不大清楚對方的面貌，但兩人仍尷尬地將頭垂下。

好一會，楚秋千鼓起了勇氣，訥訥地道：「方姑娘，妳身上有傷，還是我扶着你走吧。」

方小燕心跳地默然點點頭。

於是，楚秋千扶着方小燕，一步步走上岸邊。

× × ×

一座破敗的小廟中，火光明滅閃動。

廟外，站着一條人影，頭微昂，遙望天際閃爍的星星，發出一聲深感的喟嘆。

那人影就那樣站着，似已痴呆了，動

也不動。

直到他聽到一聲：「楚大哥，你可以進來了。」那人影才悚然側轉身，抬步向破廟走去。

不用說，這人當然是楚秋千。

破廟內，用樹枝乾柴燃起的一堆火照亮了破敗的廟堂，方小燕業已將烘乾的衣衫穿上，肩頭的傷口也包扎好，顯得精神了很多。

當她一見楚秋千跨入廟門口，她就招呼一聲：「楚大哥，你的外衣也烘乾了，快穿上。」

邊說邊將搭在火堆旁，用幾根樹枝搭起來的架子上取下那一件長衫，遞給楚秋千。

楚秋千含笑望着她一聲：「有勞。」伸手接過了那件外衣，穿在身上。

幌亮的火光映照得方小燕臉紅紅的，紅得醉人。

楚秋千的目光也有點醉了，直直地望着方小燕。

方小燕忽然嬌羞地側轉身，坐下來。「楚大哥，你也坐下來烤烤火吧。」

楚秋千這才警覺到自己失態，臉上一熱，忙束好衣衫，上前斜對方小燕坐在火堆旁。

廟堂內剎那沉寂下來，兩人誰也不先開口說話，只有「必必剝剝」的燃燒聲不時爆响。

好一會，還是楚秋千首先打破了尷尬的局面，輕咳一聲，道：「方姑娘，那五個追殺妳的人，是些什麼人？」

方小燕扭動一下身軀，睨了楚秋千一眼，有點詫異地道：「楚大哥連他們五人也不認識？」

楚秋千點點頭。「我初涉江湖，對於江湖上的人與事認識不多。」

方小燕瞟了楚秋千一眼，吸口氣。「這就難怪你不認識他們了，他們五人在江湖上亦說得上很有名氣，不過很少在中原走動，只在滇桂一帶出沒，合稱爲滇江五雄。」

歇口氣續道：「那個高胖身材的外號胖羅漢；姓鍾名漢，眇一目的外號獨眼彪，姓楊名晃；跛一足的名賽鐵枴，姓李名流芳；至於那個歪鼻子的外號就叫歪鼻子，姓蔣名能；最後那個身材矮小如孩童的外號不老神仙，姓白名童。」

方小燕一口氣將五人的來歷姓名說出來，不免有點氣促，但仍然接着說下去：「這五人橫行滇桂兩境，二十年來還未有人胆敢惹他們，因而令到他們驕狂、任意胡爲，誰要是惹了他們，那簡直是自尋死路。」

楚秋千不由關心地問：「如此說來，姑娘妳惹上了他們？」

方小燕一下子顯然頗爲悲憤地促聲道：「小妹根本就不認識他們，他們之所以要殺小妹，是要斬草除根。」

楚秋千脫口道：「方姑娘，可否將一切說給我聽。」

方小燕咬着下唇，點點頭，悲聲道：「當然可以。」

長長吸了口氣，壓抑下激動的心情，接說下去：「小妹家在漢江城，先父開設了一家漢威鏢局，三個月前保一批鏢銀到大理城，才入滇境，便被那五個賊子在一處名喚困龍坡的地方截刼，結果先父與六名鏢師，十二名趟子手，加上五個趕車的鏢伙，合共二十三人，無一人活命，全被他們殺了，那批鏢銀也被刼去了……」

方小燕越說越激動，悲泣起來，無法說下去。

楚秋千見方小燕悲泣起來，心裏也很爲她難過。但却不知怎樣開解她才是，好一會，才吶吶地說道：「方姑娘……原來妳與……他們……有殺父刼鏢……之仇，我……勾起了妳的傷心事……實在對……對不起。」

方小燕強抑悲泣，咽聲道：「楚大哥，這不關你的事，父仇不共戴天，先父被殺，鏢銀被刼，鏢局只好關門，小妹爲了報仇，親到滇境調查，皇天不負，被小妹查到是那五個賊子幹的，小妹本想與那五個賊子拚了，但細想之下，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貿然找上他們，無異燈蛾撲火，不但報不了仇，連以後報仇的機會也沒有了，於是小妹決定返來，拜訪先父生前一些至交好友，懇求他們義助小妹一臂之力，找那五個賊子報仇！」

歇口氣，又說下去：「那知道這五個賊子的耳目很靈通，不知怎的被他們知悉小妹曾到滇境偵查之事，於是他們便起了斬草除根的毒念，小妹前天才從滇境回到漢江城，他們昨天便找到小妹，小妹連找人也來不及……便被他們追到江邊……以後的你都知道了。」

方小燕這時已停止了泣聲，雙眼却射出兩道仇恨的光芒，雙手緊緊地捏握住。

楚秋千聽得義憤塡胸，深深地吸了口氣，低沉地道：「原來事情是這樣的，姑娘，不用怕，我幫妳！」

方小燕感激地注視着楚秋千。「楚大哥，小妹不知怎樣說才好……」

楚秋千截斷她的話。「姑娘，實不相瞞，我亦曾經遭遇過妳如今遭遇到的情形，要不是一個人義伸援手救了我，我已活不了。所以，我一定要幫妳。」

方小燕忽然道：「說眞的，你怎會一個人呆在江邊的？」

楚秋千苦澀地一笑。「我是個天涯浪子，離羣孤雁，我自小就愛呆在江邊想心事，昨天我在黃鶴樓喝酒，酒後在江邊徘徊，那樣巧，救了姑娘。」

方小燕睜大一雙眼睛，深表同情地道：「楚大哥，你原來是個孤兒。」

楚秋千無限惆悵低喟道：「姑娘家中還有什麼人？」

方小燕哀感地道：「先母早逝，小妹與先父相依爲命，如今先父也遭橫逆，小妹已是孑然一身。」

「如此說來，你我可說同是天涯淪落人了。」楚秋千說着望了方小燕一眼，見方小燕眼眸含情地望着自己，忙不迭將目光移開。

方小燕也警覺了，忙垂下頭。

楚秋千心頭跳動了一下，偷眼瞥了方小燕，見方小燕的臉被火光映得紅艷欲滴，心頭不禁又猛跳了一下。

就這樣，兩人一時間都沉默下來。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楚秋千望一眼廟外，脫口道：「天亮了。」

「你兩個也應該出來了！」一聲尖厲的語聲緊接着在廟外响起。

楚秋千聞聲不由悚然一震。

方小燕聽聞楚秋千一聲「天亮了」，抬眼望向廟外，接聽到那緊接响起的語聲，禁不住臉色遽變，霍地站起來。

楚秋千亦一下子彈跳起來，戒備地注視着廟門口。

× × ×

天確實亮了。

而廟門外又响起了一聲叱喝：「楚秋子，方小燕，出來吧，躲也躲不了！」

楚秋千與方小燕相顧一眼，一先一後走出廟。

廟外，一字站着三人，一個高胖，一個矮小，另一個拄着一根鐵拐，六道目光集中望着廟門口。

楚秋千一脚才踏出廟門口，立刻就認出了三人。

高胖的正是胖羅漢鍾漢。

矮細的正是不老神仙白童。

拄着拐杖的就是賽鐵拐李流芳。

楚秋千吸了口氣，就站在廟門口，怔怔的望着三人發怔。

他實在不明白胖羅漢等人怎會找到他們。

反而方小燕一點也不感到驚慌，因爲她在廟內聽到那兩聲叱喝，就猜到來的是胖羅漢他們，所以當她一步跨出廟門口，與楚秋千並肩站着時，鼻子裏哼了一聲，厲聲道：「咱們出來了，又怎樣？」

賽鐵拐邪笑道：「女娃子，一晚不見，就與那小子這樣親熱了？嘖嘖，倒眞是少見。」

方小燕被賽鐵拐的說話氣得就要衝出去動手，却被楚秋千一把拉着，她只好張口罵道：「狗咀裏長不出象牙的惡賊，不得好死！」

「冷靜一點。」楚秋千低聲對方小燕說。

方小燕的臉色由紅轉白，咬着咀唇不再出聲。

楚秋千之所以不讓方小燕衝出去，是因爲他看不到眇目漢子及歪鼻子的人影，恐防他們兩人躲在瓦面，遭到暗算。

楚秋千的顧慮一點不錯，獨眼彪這時就伏在瓦面簷前，而歪鼻子就伏在屋脊上，楚秋千與方小燕若踏出廟外，或是從廟後溜走，一定會遭到兩人的暗算及追截。

「女娃子，怎麼只說不動手？出來吧，待老子與你親熱親熱。」賽鐵拐李流芳奸笑連聲，一雙賊眼上下溜在方小燕的身上。

「下流！」方小燕這一次再也忍不住，欲掙開楚秋千的抓握衝出去。

楚秋千的五指却像鐵箍一樣抓住方小燕的手臂。「方姑娘，冷靜一點，不要上當。」

方小燕尖聲道：「放開我，楚大哥，我要與他們拚了！」

楚秋千却毫不放鬆。「方姑娘，妳是去送死，難道妳不想替妳死去的父親報仇了？」

方小燕一聽，渾身一震，恍如冷水澆身，一下子冷靜下來。

「姓楚的小子，你好可恨！」不老神仙白童尖厲地朝楚秋千吼叫。

楚秋千却咧然一笑道：「若我可恨，你們皆罪該萬死！」

不老神仙白童氣得哇哇大叫，一蹦老高。

胖羅漢却一手按住不老神仙，朝楚秋千嘻嘻一笑。「姓楚的，咱們眞是看走了眼，原來你不但懂水性，而且很精，若不是咱們爲了小心起見，僱了一條船順流搜索你們的屍體，差點被你們溜脫了。」

略一頓接道：「你這小子到底是什麼人？」

楚秋千聽了這句話，心頭一動，暗忖：「何不嚇他們一下，若能嚇退他們，以後的再算。」

於是大聲道：「天殺這個組織你們有沒有聽說過？」

胖羅漢等三人一聽「天殺」這兩個字，彷彿被針刺了一下那樣，驚慄了一下，相顧一眼，變着臉色說道：「聽說過又怎樣？」

「那你們應該知道『天殺』的厲害吧？」楚秋千仍然大聲叫。

胖羅漢三人神情震動了一下，沒有出聲。

楚秋千望見他們變顏變色的樣子，心裏暗暗好笑，緊接着大聲道：「告訴你們，我就是『天殺』這個組織的人！」

方小燕一直聽着楚秋千說話，聽到這裏，心頭劇震，忍不住驚「啊」一聲。

胖羅漢三人聽了，亦是大驚，楚秋千是武林中駭人聽聞的神秘殺手組織中人這一點，顯然大出他們意料之外，難怪他們意外得震驚不已。

楚秋千見他們那種震驚的樣子，知道那句話發生了阻嚇作用，便乘機緊迫道：「三位大概也聽聞過『天殺』對付敵人的手段吧？」

胖羅漢三人又互相看了一眼，仍是胖羅漢說話：「你眞的是『天殺』中人？」

楚秋千正欲答話，旁邊的白童忽然冷笑一聲，快口說道：「你這小子好狡智，知道脫不了身，想用『天殺』這個招牌來嚇唬咱們？我才不相信你是『天殺』中的人！」

「你若是『天殺』中的殺手，又怎會多管閒事？聽說『天殺』的殺手每一個皆是冷血殺手，心狠手辣，一點感情也沒有，又怎會忽然間俠義爲懷，不計酬勞插手這件事？這豈不是大悖常理？所以我不相信你是『天殺』中的殺手。」

這兩個人一說話，說得楚秋千暗暗心驚不已。

因爲他們所說的，確是一個「殺手」的本質。

「聽說『天殺』中人，皆有信物，你能够拿出可以證明你身份的信物，老子才會相信你。」胖羅漢一臉奸滑的笑容。

眞是一言提醒了楚秋千，釋然而喜，探手入懷中一摸，接一亮掌中之物。「你們看清楚了。」

胖羅漢三人六道目光一齊集中在楚秋千掌中那件事物上，雖然相隔足有三丈，但以他們的目力，依然看得很清楚。

楚秋千掌中亮出的物件，黑亮發光，長約三寸，寬約一寸，呈橢圓形，蛟龍盤

邊，中間鐫着一個虎口大張，獠牙露突，猙獰無比的虎頭，張大的虎口中，赫然鐫着「天殺」兩個字！

胖羅漢三人看清楚了之後，不由倒吸一口冷氣，神色遽變。

一點沒有錯，那確是「天殺」組織的信物，因爲胖羅漢在十三年前，有幸見過一次。

「想不到，想不到你眞是『天殺』中人！」胖羅漢嘟喃出聲，那一臉奸猾的笑容消失得無影無踪。

「現在你們總該相信了吧？」楚秋千手掌一翻，將那面牌子塞回懷中。

不老神仙與賽鐵拐皆拿眼望着那胖羅漢。

胖羅漢臉色很難看，眼珠轉了一會，開口道：「咱們走，錯過今日，還有明天，老子不相信你小子一生一世陪着那女娃子！」

說完，一摔衣袖，發出一聲短嘯，轉身急掠而去。

不老神仙與賽鐵拐也緊跟在胖羅漢身後。

而兩條人影在嘯聲响起的剎那，從瓦面上騰起，身形一折，掠射向胖羅漢三人掠去的方向。

楚秋千直望不到胖羅漢五人的身形，才長吁一口氣，放開了抓着方小燕手臂的手。

方小燕一連退了幾步，驚駭地望着楚秋千，嘴唇顫動着，却說不出話。

楚秋千不由道：「方姑娘，妳是怎麼啦？」

「你？……你眞的是『天殺』中的殺手？」方小燕從唇縫中迸出這句話。

楚秋千苦笑出聲道：「以前是，現在不是。方才，我那樣說，是想將他們嚇走，姑娘妳也很清楚，方才若是動手，死的很可能是你我兩人。」

方小燕仍然不相信地望着楚秋千：「除非你說清楚，否則我不會相信你。」

楚秋千暗吁一口氣，忖道：「『天殺』在江湖武林中原來這樣可怕。」深深吸了口氣後，有點悵然地道：「方姑娘，妳大概聽說過有一個年青人從『天殺』首領處偷走了一件護身寶衣『犀甲衣』這回事吧？」

方小燕眼珠微轉，頷首道：「聽說過，聽先父說那一次湧集大石山的武林人，不少爲了攀下懸崖而摔死了。」

眼一睜，驚詫地瞪着楚秋千，激聲道：「楚……難道你就是那位……」

楚秋千笑着截道：「不錯，我就是那位偷取了犀甲衣，叛逃出『天殺』的殺手了！」

方小燕依然瞪着楚秋千，不過目光中露出驚佩之色。「楚大哥，小妹現在相信你了。」

緊接又道：「先父那一次也曾到大石山瞧熱鬧，回來後，對小妹說起，很是稱讚你的勇氣及行爲。」

「令先翁過獎了。」楚秋千見方小燕相信了他，高興得很。「幸好我一直沒有將那塊鐵牌丟掉，想不到却嚇走了那五個惡賊。」

方小燕走前兩步，敬佩地瞧着楚秋千。「楚大哥，小妹也很佩服你的勇氣，聽說『天殺』從來不放過一個叛徒的。」

楚秋千吸口氣道：「這是事實，這以前我已遭到連番追殺狙擊，有兩次差點活不了，幸虧有人救了我。」

方小燕好奇地道：「楚大哥，你可否將你那幾次的驚險經歷說給小妹聽？」

楚秋千見方小燕一臉渴求之色，便點點頭，將第一次在江上遭到暗算狙擊……直到城隍廟前遭到伏殺，一一詳細說了一遍。

方小燕聽得臉色數變，緊張得張開口忘了合起來。

「楚大哥，現在小妹明白你昨夜說的那句話了。」方小燕也眨着眼睛。

楚秋千愕了一下，隨即明白過來，笑笑道：「方姑娘妳今後打算怎樣？」

「小妹打算先回漢江城，然後拜訪先父的至交好友，請求他們義伸援手，爲小妹報殺父之仇。」方小燕又激動起來。「楚大哥，你如沒有什麼地方好去，請到舍下住幾天好麼？」

楚秋千點點頭又搖搖頭：「姑娘盛意心領了，但我會護送姑娘回漢江城中。」

方小燕有點失望地說道：「楚大哥是否……」

楚秋千已明白方小燕下面的話是什麼意思，遂截道：「我很想到府上作客數日，無奈我如今亡命天涯，無時無刻不受到『天殺』的追殺，我只是不想連累妳，請妳原諒。」

方小燕却固執地望着楚秋千。「我不怕，我還有什麼好怕的？我這條命是你救回來的，又怕什麼連累不連累？」

楚秋千只好嘆口氣道：「那我先送妳回家吧。」

「楚大哥，你一定要到我家住數天，不然我不走。」方小燕側轉身說。

楚秋千無可奈何地道：「好了，我答應妳。」

方小燕高興得恍如一朵盛開的花朵，雀躍道：「那麼咱們立刻走吧，我餓得很呢。」

說着一把拉着楚秋千就走。

楚秋千心頭一熱，笑着讓方小燕拉着走。

× × ×

離城大約只有七八里，楚秋千方小燕已遠遠地望到高聳的城牆，兩人不由加快了腳步。

說實在的，楚秋千也感到飢腸轆轆，昨晚至今，連一粒米也未下過肚，再經過那樣的折騰，不肚餓才怪。

「楚大哥，你瞧，那裏有檔賣茶的，咱們過去歇歇脚，潤潤喉好嗎？」方小燕忽然手指着前面路邊一個攤檔。

楚秋千順着所指望過去，果然看到一個老太婆與一個小女孩在一檔賣茶的攤檔前忙碌着，而他也走到舌乾口燥，潤潤喉也好，遂點了點頭。

兩個人很快便走近茶檔。

那婆孫兩人（看情形很像）一見有旅客走近來，忙不迭上前招呼。「這位公子，請坐下來歇歇，喝杯茶再走。」

那小女孩也扯着方小燕的衣衫道：「姐姐，喝口茶解解渴再走。」

那女孩怪可愛的，方小燕不由笑道：「小妹妹，那就幫襯你喝杯茶吧。」

在茶檔的旁邊放着幾張粗木櫈子，楚秋千方小燕相繼坐下來。

這時那兩婆孫已快手快脚斟了兩碗茶，捧到兩人面前。

茶確是好茶，未喝經已茶香撲鼻，方小燕邊伸手去接，邊對楚秋千道：「想不到賣茶的有這樣好的茶。」

捧茶給方小燕的是那個看樣子只有十二三歲的女孩。

而捧給楚秋千的則是那個看樣子足有六十開外，滿臉皺紋的老婆婆。

「唔，好香的茶。」楚秋千邊說邊伸手去接，另一只手伸入懷中掏出一錠碎銀，準備當作茶資。

那知就在這時，那笑容滿臉的老婆婆另一只空着的手驀然一翻，白光一閃，疾刺向楚秋千的咽喉！

而在這剎那，方小燕發出一聲驚呼。

楚秋千坐着的身子也就在那老婆婆手一翻的剎那，朝後仰扳下去。

那老婆婆顯然料不到楚秋千這樣機警，反應這樣敏捷，那一下閃電般的出手竟然落了空！

而她的身形緊接向後疾退。

因爲楚秋千在往後扳下身軀的同時，將手上那碗茶潑向那個老婆婆。

那婆子饒是退得快，仍被茶水潑濕了一角布裙。

而楚秋千的身形已平着倒射出去。

這一切皆發生在比眨眼還快四五倍的剎那裏。

「篤」一下急响，楚秋千坐的那張木櫈上，插着一根銀簪！

那婆子的手法好快，快到令人無法看到她是怎樣射出銀簪的；但楚秋千的動作更快，不然，那根銀簪就不是插在櫈子上，而是插在他的小腹上！

楚秋千倒射出丈外，腰身一挺，落在地上，驚詫無比地望着那個正執着布裙一角，抖落茶水的老婆婆，凝聲道：「『天殺』？」

那婆子桀桀一笑。「難道你以爲還有別的人要殺你？」

楚秋千不由吸了口氣，目光一瞥，方小燕伸手接茶碗的手已被那小女孩子扣住，動彈不得，正又驚又怒地尖聲叱道：「放開我，妳想怎樣？」

那小女孩格格一笑，笑聲陰冷，令人打從心裏寒出來：「放開妳？那有這般容易，至於咱們想怎樣，等會你就知！」

聽她說話的口吻，一點不像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倒像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江湖人。

楚秋千一顆心不由一沉。

如今方小燕落在她們手上，好明顯，當然是拿她來脅迫自己，這怎不會令他心頭沉重。

但他却絕不會走。

× × ×

「你們想怎樣？」楚秋千這句話出口，便知是明知故問。

「當然是要殺你。」婆子的一雙眼殺機閃閃。「這小子倒機靈，你是怎樣發現老身不懷好意，及時躲過老身那致命一擊的？」

「妳眼中的殺機！」楚秋千吐口氣，道：「若不是你雙眼在出手刺殺我的剎那，殺機暴湧，我肯定逃不過你那一下刺殺的。」

「嗯，首領也曾經提醒過老身這一點——目光殺氣太重，老身若不正面對着你，相信不會失手落空。」那老婆子臉上的皺紋堆疊在一起，目光却是銳利得像一把刀。

「前輩怎樣稱呼？」楚秋千一直在動着腦筋，看怎樣才能從那「小女孩」手中救出方小燕。

「不說也吧。」老婆子露出一口整齊的牙齒，「姓名在我們來說，要不要也不要緊，隨你怎樣稱呼吧。」

「那個小女孩也是組織的人？」楚秋千還是問出口。

「當然是。」那老婆子道，「你本是組織中人，你應該清楚。」

「組織雖然什麼人也有，我却不知有年紀這樣輕的小女孩當殺手。」楚秋千嘟喃着。

「她的樣子確實像個小女孩，但年紀却足有二十歲，你信不信？」老婆子直視着楚秋千。

「你這一說，我醒起了。」楚秋千眨動一下雙眼，「我曾經聽首領說過，有一種藥物，可以讓一個人吃了之後，身體長不高，但心智却不受影響，隨着年歲的增長而成熟，這『小女孩』是否就是吃了那種藥物？」

「一點不錯，」那老婆子說，「相信天下間的人，誰也不會疑心，提防樣子是個小女孩的人，會是一個殺手。你說，這是不是一種很好的掩護？」

楚秋千的心却在打顫，點頭道：「確是很好的掩護，但是不是太殘忍了點？」

「這不算殘忍，畢竟，她仍然活着。」那老婆忽然指着被小女孩制住的方小燕，嗄聲道：「你若眼看着這位姑娘因你而死，你才殘忍。」

楚秋千一聽，一顆心收得緊緊的，急聲道：「你們究竟想怎樣？」

「只要你立刻死，咱們就放了她。」老婆子一字字說。

「楚大哥，不要聽她的，只要你不死，他們就不敢殺害小妹。」方小燕掙動着身軀大聲叫。

但立刻她就說出不了聲，也動不了。

那「小女孩」將她的麻穴及啞穴點了。楚秋千這時眞是不知怎樣做才好，驚急得他腦袋裏一團亂糟糟的，想不出一個主意！

那老太婆猙獰地道：「楚秋千，你若不立即自戕，咱們就殺那姑娘了。」

楚秋千的一顆心「蹦」的劇跳了，差點沒有從口腔內跳出來，臉色煞白，咬咬牙，決然道：「哼，我才不會那樣蠢，正如那姑娘所說，我若不死，你們斷不敢殺死她，我倒要看看你們怎樣下手殺她。」

「你以爲咱們不敢？」那老婆子厲聲道：「那就殺給你看看。」

「別忘了，組織中有一誡條——」楚秋千大聲道：「決不免費殺人！」

老婆子一聽，怔了一下，兇惡無比地

望着楚秋千，「你這個叛徒，倒還記得清楚！」

「當然記得清楚，」楚秋千淡淡道：「還有一條——違誡者殺無赦！」

那老婆子與「小女孩」一聽，渾身震動了一下，恨毒地，但又無可奈何地望着楚秋千。

「快放了那位姑娘，再想過另一個法子殺我吧。」楚秋千身形一欺，逼向那個「小姑娘」。

那「小女孩」不由微微退了一下。

那老婆子却一晃掠到楚秋千前面，將楚秋千擋住。「楚秋千，別逼人太甚，若你再進一步，老身拚着一死，也要殺了那姑娘。」

楚秋千一聽，心神一震，不敢亂來，逼視着那老婆子。四目相視，可謂針尖對麥芒，誰也不肯退讓。

好一會，兩人仍互相對視着。

驀地，從路旁的樹叢後竄起幾條人影，哈哈笑聲中，一人道：「老婆子，你不敢殺那女娃子，咱們代勞怎樣？」

從那些笑聲中，楚秋千一聽就聽出來是什麼人，一顆心猛向下沉！

眼前的事情經已這樣棘手，再來多這五名惡賊，實在應付不了。

那幾條人影這時已竄了出來，站在路邊，將楚秋千的退路截住了。

這幾人不是別個，正是自稱漓江五雄的胖羅漢等人。

那老婆子一見五人出現，打量了一眼，臉色微變，脫口道：「原來是漓江五個怪物。」

漓江五雄却一點也不惱怒，胖羅漢嘻嘻一笑道：「老婆子，咱們正好爲你解決了難題，代你殺了那女娃子，你應該多謝咱們。」

老婆子白了胖羅漢一眼。「『天殺』中人從來做什麼也講求代價，你想老身將那做娘交給你們？可以，但你們也要爲老身做一件事。」

「嘿，老婆子，你要咱們做一件什麼事？」

「殺了他！」老婆子戟指楚秋千，「你們若動手殺了他，老身立刻將這姑娘交給你們。」

胖羅漢五人聽了，互望一眼，最後還是由胖羅漢道：「好，咱們答應你，橫豎咱們也想殺這小子。」

「那就一言爲定。」那老婆子快口快舌接上。

「看住那小娃子，別讓她跑了。」不老神仙白童尖聲道：「這小子今日是死定了。」

楚秋千轉顧胖羅漢道：「難道你不怕『天殺』找你們算賬？」

「啊哈哈哈」胖羅漢笑得打跌，「你們方才說的話，咱們聽得一清二楚，再也唬不了咱們，你這個叛徒，咱們殺了你，他們只有多謝，又怎會怪咱們？」

楚秋千見被識穿了身份，只好硬着頭皮，亮出軟劍，準備與漓江五雄拚個你死我活。

× × ×

漓江五怪出道江湖二十年，當然自持身份，雖然他們深知楚秋千很扎手，仍然不好意思五人齊上，聯攻楚秋千。

楚秋千曾經被　目漢子一掌「打」落江中，可以說是獨眼彪的手下敗將，所以這一次獨眼彪滿懷信心地搶出去，與楚秋千動手。

楚秋千深知此刻的處境——他若死，無異方小燕也死；他若能活，方小燕自然不會死，所以他在衡量過局勢之後，暗暗拿了主意，爲了兩個人的生命，他一定要痛下殺手，殺死這五名雙手沾滿了血腥的惡賊。

此刻，他的腦海中閃過了一連串的念頭。

「嘿嘿，小子，出來受死吧！」獨眼彪扛着那柄金鋤頭，一晃而出。

楚秋千雙眼凝光，逼前一步，軟劍一抖，劍花數現，冷然道：「不知死的東西，也敢口出大言！」

獨眼彪被氣得臉色遽變，吼一聲：「好狂的小子！」金光揮閃中，那柄金鋤頭摟頭蓋臉向楚秋千砸下。

楚秋千輕叱一聲，半身一轉，軟劍彈展，「叮」一下激响，劍尖點在鋤桿上，將砸來的金鋤點歪。

獨眼彪悶哼一聲，一步踏前，金鋤一掄，自上而下，斜砸向楚秋千的腰腿。

楚秋千却不避不讓，軟劍有如毒蛇吐信，猝然點刺向獨眼彪的脅門。

獨眼彪怪叫一聲，一脚飛踢向楚秋千的手腕。

楚秋千的軟劍忽然像變魔術一樣，挺刺的劍身忽然倒垂下來，「叮」向獨眼彪的脚背刺去。

獨眼彪單足一跳，向後蹦退。

楚秋千軟劍向前急遞，垂下的劍身忽又展直，疾刺向獨眼彪的小腹。

獨眼彪料不到楚秋千那柄軟劍這樣出神入化，有如靈蛇一樣，微吃一驚，疾忙收腹，同時覷準了，一掌切向劍背。

楚秋千筆直刺出的劍身驀然翹起，劍尖有如蛇頭一樣，噬向獨眼彪的臂肘。

獨眼彪這一次眞的吃了一驚，尚幸他不是庸手，百忙中單足一頓，整個人騰拔起來！

胖羅漢等四人眼見楚秋千接連將獨眼彪逼退，緊張得眼也不眨一下，注視兩人，準備隨時出手增援。

而那老婆子在楚秋千與獨眼虎動手的時候，亦退到那「小女孩」身邊，監視着方小燕，同時注視着兩人的激鬥。

至於那個「小女孩」，可能是老婆子的副手，自制服了方小燕後，一直沒有出過聲。

× × ×

楚秋千一見獨眼虎騰拔而起，身形便急退不迭。

他實在機警。

獨眼彪的身形一拔起，立時腰一折，但見金光亂閃，一連二十九鋤鋤向楚秋千的頭臉。

楚秋千若不是見機得快，很難一下子接得下獨眼彪這一輪狂攻，就算能够，也不免手忙脚亂，陣脚大亂，失了先機。

楚秋千退得及時，獨眼彪那一輪狂攻皆落空了。

獨眼彪身形一翻，以鋤柄撞向楚秋千

的背心。

楚秋千身形一矮，獨眼彪的鋤柄差一寸從他的頭頂擅過。

也就在這刹那，楚秋千身形一旋，軟劍「嗤」地一聲刺出。

獨眼彪猛一聲厲吼，身形在空中一挺，左手急捂向屁股，一股血箭已然從他的屁股中標射出來！

「叭嗟」一聲，獨眼彪的身形重重地摔落在地上，慘吼連聲，在地上一陣亂滾，倏然不動。

楚秋千也就在這時候挺站起來，劍尖一截沾滿了血漬。

獨眼彪慘吼出聲的刹那，胖羅漢等人及那老婆子兩人齊皆變了臉色。

賽鐵拐鐵拐一撐，首先飛身撲向摔倒在地的獨眼彪。

不老神仙緊接着亦像一個皮球般滾出來。

賽鐵拐落在獨眼彪的身旁，只看了一眼，連眼色也變了，怪叫一聲：「老大，老三死了！」

不老神仙也就在這時滾到，一蹦老高，身形風車一轉，那根鋼針一樣的七尺長錐直刺向楚秋千的眉心。

楚秋千頭一側，長錐從他的耳尖上刺過。

他正欲振劍刺向不老神仙的臂肘，驀地脚下勁風急襲，他疾忙一拔而起。

一根黑森森的鐵拐從他脚板下砸過。

不老神仙一錐刺空，身形一蹦而起，長錐奪地插在地上，雙脚像長了眼睛一樣，倒撐向楚秋千的腰脊。

而賽鐵拐亦已從地上翻躍起來，鐵拐追砸向楚秋千的雙足踝！

楚秋千身形凌空一翻，堪堪避過兩人的攻擊，身形斜飄落地。

脚還未沾地，嘶風聲中，一對鋼爪上抓他頭頸，下抓他的大腿。

楚秋千悚然一驚，身形一擰，硬生生打橫旋了出去。

「嘶」一聲，血光暴現，接着便是楚秋千的一聲痛叫聲。

楚秋千雖然閃過了抓向頭頸那一爪，但大腿側依然被抓下了一片皮肉，痛得他旋身摔在地上。

偷襲得手的歪鼻子見一招得手，霍地身形一欺，抓空的那一爪一併一合，錚地一聲急抓向楚秋千的天靈蓋。

楚秋千一眼瞥見，雖然痛得全身抖顫，但當此生死存亡的刹那，身形奮力猛滾出去。

「噗」一聲，在他滾過的地上，那只鋼爪抓在地上，歪鼻子手一抖，那只鋼爪離地而起，抓起一大撮泥土。

那只鋼爪若是抓在楚秋千的天靈蓋上，只怕他的整個天靈蓋會被抓脫！

楚秋千滾動的身形更快更疾，不敢稍有停滯，因爲在他滾過的地上，接連摔落一根鋼錐，入地足有一尺深，跟着是「蓬」的一下暴響，塵土飛濺，地面陷下一個土坑——那是賽鐵楞的鐵楞砸出來的！

而更觸目的是，在楚秋千滾過的地上，染上了斑斑血漬。

楚秋千身形繼續疾滾，不老神仙等三人的三股兵器隨着追掠的身形，猛擊楚秋

千。

但，就是差那麽一點點，擊不中楚秋千的身形！

一旁掠陣的胖羅漢看到這情形，不由裂開咀笑起來。「姓楚的，看你還能支持得多久！」

那邊的老婆子及那個「小女孩」看到，俱展露出一抹陰狠的笑意。

方小燕雖然不能動不能說話，但却能够看，她也看到陷於險境的楚秋千，却苦於不能動彈，不然，她會拚死衝上前去，解救楚秋千。

可惜她却不能動，驚急得她睜大了雙眼，胸脯急劇起伏不已。

但却徒呼奈何。

× × ×

楚秋千確實支持不了多久。

差不多半日一夜沒有米水落肚，加上這番激鬥，已令到他體力不支，如今脚上又受了傷，更加令到他疲弱不堪，他已開始感到頭暈氣促，天旋地轉。

這一來，自然影响到他滾動的身形。

身形一慢，眼看他的胸腹會被賽鐵楞的鐵楞砸陷；小腹被不老神仙的鋼錐釘在地上，雙腰被歪鼻子鋼爪抓住！

胖羅漢這時已哈哈大笑起來。

那老婆子與那「小女孩」目中也閃射出獸性的光芒。

不老神仙等三人眼見立斃楚秋千於手下，臉上同時泛起一抹猙獰的笑容。

楚秋千自忖怎也躲不過了，身形雖然仍然滾動，雙眼却已閉上。

若是沒有奇跡出現，楚秋千這一次怎也逃不過死神的眷顧了。

但命運之神像特別寵幸他，眼看着他怎也逃不了一死，奇跡却在這時發生了。

「霹靂」一聲，當天响了個焦雷，震得在塲所有人俱心神微震了一下。

楚秋千也被那聲焦雷震得雙眼倏然睜開。

奇跡也就在這時發生了。

楚秋千的眼剛睜開，便看到不老神仙、歪鼻子與賽鐵楞幾乎是同時慘叫出聲，一個捂着心口，一個掩着頸側，另一個則捂着雙眼，暴退不迭！

楚秋千雖然一時間弄不清楚這三人爲何會這樣，但機不可失，腰身一挺，探臂一掄，白光乍閃，有如驚雷一樣，閃擊在不老神仙三人身上。

不老神仙三人這一次連慘叫聲也叫不出，三條軀體斷作二截，飛旋出去。

一下焦雷恰在這時又霹靂一聲炸响，震人心弦。

雷聲雖然炸响，却掩蓋不了兩聲驚呼聲。

楚秋千一挺腰站起來，循聲望過去，一眼就看到兩個身穿錦衣的中年漢子正把方小燕從那老婆子與「小女孩」的監視下解救過來。

而那個老婆子與「小女孩」大概受了傷，一個手臂流血，一個捂着臉龐，暴退不迭。

楚秋千眼見這刹那發生的驚人變化，簡直匪夷所思，令人不敢相信，怔怔地站着，像個傻子一樣。

但立刻他就驚醒過來。

因爲一道剛猛的罡風當頭向他襲到。

他不禁大吃一驚，來不及弄清楚發生了什麽事，身形本能地來了一招懶驢打滾，滾了開去。

「蓬」一响，楚秋千適才站着的地上，現出一個坑洞！

楚秋千閃眼一看，原來偷襲他的人是胖羅漢。

楚秋千心恨這人陰毒，猛咬牙，一振臂，手中軟劍抖手擲向正掄起金剛杵欲再砸向他的胖羅漢。

胖羅漢不知怎的，竟閃避封擋不了射來的軟劍，「噗」一响，軟劍從他的小腹上射入去，後腰透出來。

楚秋千也料不到擲出的軟劍會射入胖羅漢的身上，眼見胖羅漢胖大的身軀震幌着，張口大吼一聲，掄起的金剛杵再也把握不住，脫手「噗」地插入地上，跟着隆的一聲，像一座山一樣傾倒在地上。

楚秋千一雙眼瞧得呆直了。

他實在不相信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情形逆轉得這樣快，快得令他一時間接受不了——本來死的應該是他，現在死的却是不老神仙等五人。

而且是他親手殺死的！

這一變化眞是不可思議。

直到方小燕一聲呼叫，才將他從迷惘的狀態中驚醒過來。

「楚大哥，你傷得重嗎？」方小燕焦急地奔向他。

楚秋千目光一轉，望着奔來的方小燕，喜道：「方姑娘，妳沒事吧？」

方小燕飛燕一樣掠到楚秋千面前，無限歡欣地道：「楚大哥，小妹一點損傷也沒有，喲，你的腿還在流血，待小妹爲你包扎一下。」

楚秋千被方小燕一說，才感覺到大腿上的傷口痛徹心肺，忍不住呻吟出聲。「方姑娘，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那兩名錦衣人是什麽人？」

方小燕一邊蹲下來，撕下一幅衣袖，動手替楚秋千包扎大腿傷口，一邊急聲道：「那兩位是小妹先父至交的好友，一個小妹叫他禾七叔，另一個叫他戚二伯，至於他們怎會出現，小妹也不清楚，要問他們兩位老人家才知道了。」

楚秋千趁這機會放眼望過去，望見那兩位錦衣人正與那老婆子及「小女孩」激鬥在一起。

× × ×

那老婆子及小女孩雖然受了傷，但出手却非常狠毒，招招皆是殺着，眞不愧殺手本色。

那兩個錦衣人的身手也很高明，而且打鬥經驗豐富，不與那老婆子及「小女孩」正面接觸，一味游鬥，纏着兩人，其中一名錦衣人大概是暗器高手，不時發出暗器，令到那老婆子「小女孩」應付得很狼狽。

那老婆子「小女孩」雖然是一流殺人好手，無奈受了傷。加上那兩名錦衣人的身手也不俗，又不與她們正面相鬥，而其中一名錦衣人的暗器不時冷不防發出，令到她們防不勝防，到楚秋千的傷口包扎好了，站起來，那老婆子兩人身上又被暗器射中了。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一傷再傷，老婆子「小女孩」已有點支持不住，出手招式不再那樣凌厲，身法也遲滯起來，兩名錦衣人一見，立刻把握時機，展開一輪猛攻。

老婆子「小女孩」抵受不了兩名錦衣人的攻勢，節節敗退，但仍咬牙苦撐。

楚秋千與方小燕這時已一步步走近打鬥的範圍。

也就在這時，那名擅施暗器的錦衣人乘老婆子「小女孩」手忙脚亂，右支右拙的剎那，又發出一蓬暗器。

老婆子「小女孩」原就被兩名錦衣人逼得有點招招架不住，這蓬暗器射來，如何封擋得了，老婆子勉強將身形閃側，閃過幾枚暗器，撥擋落四枚鐵彈子，肩頭上却已被一名錦衣人乘隙刺了一劍，身形一慢，「噗噗噗！」身上接連中了七八枚暗器，厲叫出聲，手中短匕奮力擲向那名錦衣人。

那錦衣人的劍才從老婆子的肩頭上拔出來，老婆子的短匕已擲到他胸前，迴劍封擋已來不及，只好疾忙側轉身形閃避。避是避過，但擦肩臂射過的匕首仍然將他的臂膀劃開一道血口。

那錦衣漢子負痛之下，長劍猛然斜撇而下，劍光過處，將那老婆子自左肩頭至右腹腰的皮肉劃開。

那老婆子發出一聲極其難聽的慘叫，打橫旋跌出去，摔跌在地上，流了一地鮮血。

那名「小女孩」別看她像個小女孩，出手却惡毒無比，令人心寒，但她也逃不脫死亡的命運，被發射暗器的錦衣人乘她閃避擲擋暗器的剎那，短鎗乘隙刺入，穿喉而過！

所以，那「小女孩」一聲也叫不出，便隨那老婆子到地獄報到了。

× × ×

楚秋千在方小燕的介紹下，認識了那兩個錦衣人。

那個一手暗器功夫出神入化的錦衣人姓朱，名銘，江湖上有個外號——奪命鏢；至於那位使劍的錦衣人，姓戚名禹，江湖人稱快劍手。

楚秋千上前一一見過，並報上自己的姓名。

方小燕大仇得報，自是欣慰不已，但她不明白朱戚兩人怎會這樣巧，出現在這裏，忍不住好奇地問：「朱七叔，戚二伯，你們怎會這樣巧，出手救了姪女的？」

朱銘哈哈一笑道：「那會這樣巧，我與妳戚二伯昨晚派人到妳家找妳，欲詢問妳這一次到滇境可查到刦鏢殺父的兇手，却見到妳家大門破爛，屋內有打鬥的痕跡，朱安立時回報，我與你戚二伯立刻趕到妳家，一看就知道妳出了事，後來查問左隣右舍，說黃昏前有五個惡漢破門闖入妳家，旋聞打鬥聲，後來又沉寂了，我與妳戚二伯一聽，便知妳出了事，於是派出人手到城裏城外找尋妳的踪影，那知却找不到，我與你戚二伯一急之下，徹夜出城尋找，找了一夜也找不到妳，又累又睏，只好回城再說，那知離遠就聽到打鬥聲，首先發現這位楚少俠與獨眼彪激鬥，我兩人一時好奇，偷偷潛入路邊的樹叢後，悄悄掩上前，一眼就看到妳被那「小女孩」制住，這才知道妳落在這幫人的手上，我與你戚二伯當下大急，却不敢莽動，一直伏着，却幸天佑咱們，當時楚少俠正危在旦夕，一個焦雷却震天價响起來，我於是藉那聲雷聲的掩蓋，發出了兩把暗器，一把射向不老神仙三人，一把射向那老婆子『小女孩』……以後的你們都知道了，我也不說了。」

至此，楚秋千才明白他何以不死，反而能够殺了不老神仙等人，忙上前抱拳揖道：「多謝兩位前輩及時加以援手，再造之恩，永銘心中。」

朱、戚兩人連忙道：「楚少俠太客氣了，其實我們應該感謝你才是，要不是你，方三哥這位掌珠早就含恨去見他的父親了。」

戚禹欣慰地望着方小燕，頷首道：「小燕，如今你大仇得報，你父親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

方小燕含淚道：「還不是多得兩位叔伯援手，請受侄女兒一拜。」

說着，「噗」地跪下來，朝朱、戚兩人叩拜。

朱、戚兩人忙搶上前伸手一把扶起方小燕。「小燕，折殺我倆了。快回城吧，瞧！下雨了。」

天上果然下雨了，一點一點的，很稀疏。

抬眼望一下天，四人撇下那一地的屍體，急步望城門奔去……

× × ×

「楚大哥，你眞是要走了？」方小燕雙眼直直地注望着楚秋千。

「方姑娘，妳明白，我不能不走，請妳原諒。」楚秋千語聲微帶無奈。

「我明白。」方小燕低沉地道：「我會永遠記着你的，你會記着我嗎？」

「會！」楚秋千無限惆悵地瞅着方小燕。「妳保重，若是我有機會路過，一定會來看望妳。」

「我等着你來看望我，楚大哥。」方小燕眼睛濕濕的。

「我走了。」楚秋千一轉身，頭也不回地大步而去。

他不是不想回頭揮手，而是不敢，只怕一回頭，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方小燕雙眼直直地望着楚秋千越去越遠的身形，痴痴呆呆的，兩滴淚才終於奪眶而出。雙眼一片模糊，腦海裏却清晰地映現出楚秋千的身形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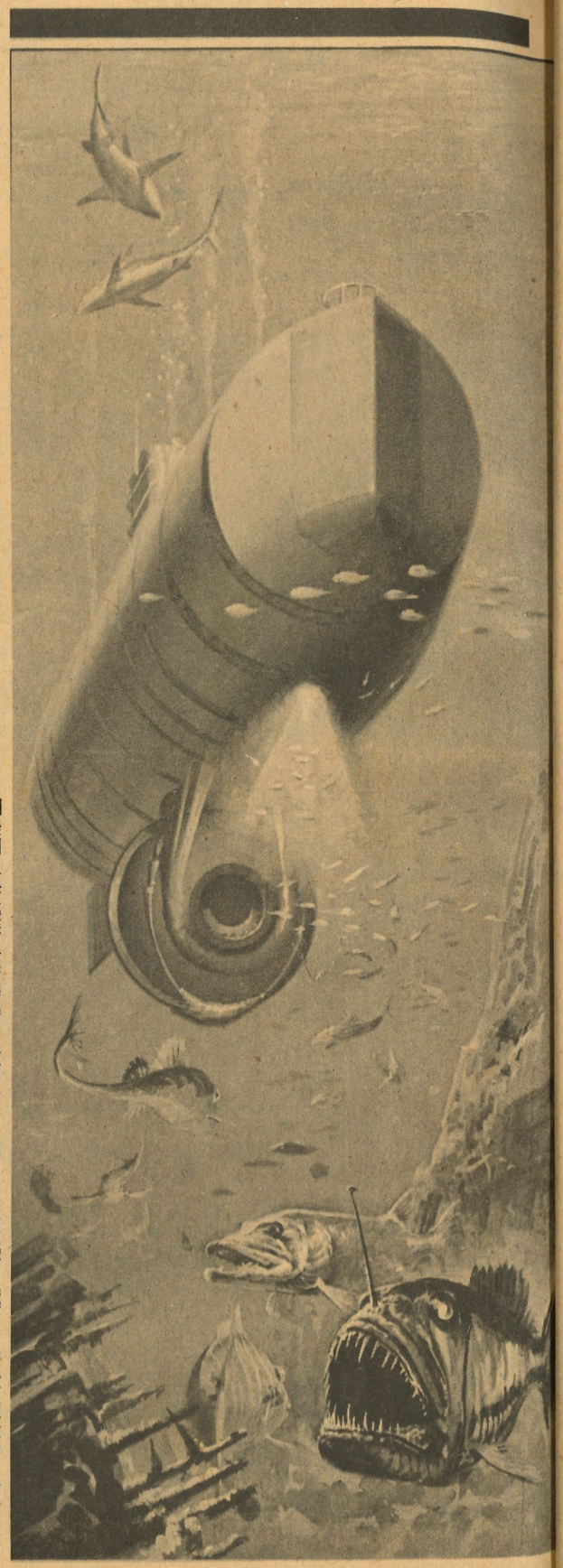
——完——

定閱本刊
請電——
H四六四六四
與本社營業部洽商

二十世紀的壯舉

上天入地

亦雄・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最歡欣的莫如皮卡爾教授了，因爲他固然可以回到布魯塞爾大學當物理學教授，而最重要的還是可以繼續他的發明。這位六十一歲的物理學家曾經設計過一隻船，可以把他帶到沒人到過的海洋深處，探險一向都是他的家常便飯，他最初的一個主要目標，是乘坐氣球到同溫層去，果然，這個壯舉於一九一三年實現，他和他的一個學生兄弟由瑞士的蘇黎世起飛，作了一次十六個鐘頭的氣球飛行，飛越法國和德國的大部份地區，而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的那次氣球飛行，却使他榮獲比利時航空俱樂部所頒發的一枚金章，這次的飛行，創立了一萬六千二百呎的高空飛行紀錄，皮卡爾教授不但「上天」的本領高强，連「下地」的本領也不輸蝕的，這時候，他的野心又轉移到「入地」這方面了，極力要打倒美國人畢比深入海底九百二十三呎的紀錄，爲了迎接這項挑戰，皮卡爾設計了一種叫「潛水球」的古怪的交通工具，工具前面裝有石英電子燈，使他可以見到遠遠的漆黑如墨的海底，在這隻「潛水球」上面，又裝有一座特別的儀器，發出電流去震撼任何一種企圖向潛水球襲擊的海洋生物，在法國海軍的合作之下，他在畿內亞灣首次進行試驗，用不着鋼纜的索引，利用壓艙囊的原理，那隻潛水器在水裏竟能升降自如，器內只有一個僅可容納兩人的船艙，利用開關去操縱壓艙囊，而潛水靠本身的浮力，即可以使潛水器升回水面，但這次的試驗，却險些兒奪去皮卡爾和他的一個同事的生命，他們被困在水面下十八呎的地方達十二個鐘頭，但這位教授並不因此而氣餒，反而再接再厲，終於在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他和他的兒子傑克，成功地潛入水底一千零五十呎的地方，地點就在喀普里島南面幾哩的汪洋裏，其後，他繼續發展這種潛水器，完成了第三型於一九五〇年售與美國海軍使用之後，他繼續發展另一型，但在舉行試驗之後，他已經溘然長逝了，日子是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其後，他的兒子傑克便秉承他的遺志，終於創立了深入海底一萬零九百一十七呎的世界紀錄。皮卡爾一家都是最富於冒險精神的，皮卡爾「上天」的紀錄，後來又由他的孿生兄弟兩夫婦打破，他的侄子當奴，在氣球設計和發展上，都非常出色，經常都進行重要的試驗，務求精益求精。

・完・

蜘蛛巷內　藏污納垢

楔子

山貓是一種動物，牠敏捷、機智、兇狠、神出鬼沒，體積雖不大，却令人頭痛萬分。

王森是山東省偵緝大隊的隊長。一個有時像個瀟洒英偉的富家子，有時又不修邊幅，滿臉鬍鬚茬子，充滿野性及殺氣的男子漢。

山貓王森，山貓是王森的外號，「山貓」這兩字，不但是王森的同僚對他的暱稱，而在刀客、兇徒的眼中，山貓兩字比王森兩字更加可怕。

我寫「山貓」王森，絕非因爲他跟我是同宗，更無意在貴字療飢當中爲自己的前輩標榜，表示姓王的全都是好漢。這一點請萬千讀者留意，免得王一龍從此淪爲小人。而被海外所有的王氏宗親會（包括太原堂及開閩堂）驅逐出祠堂，從此成爲「孤家寡人」。

既然如此，你必會問我，爲甚麼千萬個英雄你不寫，就偏要寫個姓王的？

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爲我自小自祖父母輩口中聽過不少有關王森的事蹟，這些事蹟深深印在我腦中，所以寫起來便可「下筆下言」，而這稿費也就容易賺了。

再者，我祖父在生清末時，中過鄉試，至少也受過正統文人的影響，寫這種野史式、而又帶點標榜的嫌疑的小說，他是寧願餓死也不肯寫的了。不過，在他言談中，却表示未能把王森的事蹟寫成一本書，以傳鄉人親友作閑事的消遣，而表示遺憾。這件事，也只好由我這個讀書不成三大害的不肖孫子勉强爲之了。

我自小便很响往北方的鄉野生活，到底這是甚麼原因，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但自執筆以來，寫的都是發生在北方的故事，加上老編的捧場，可能有些讀者以爲在下是北方人了。其實在下這一族自唐末以來，一直在南方延續，而在下也從未踏過長江北岸。南人寫北方的故事，難免有點南腔北調，這一點實在無可奈何，只有請北方籍的讀者原諒了。

王森既然是在下的遠房前輩，他自然亦是南方人，爲何會跑到山東去做偵緝隊的隊長？

我只在祖父的閑談之中，隱約知道一點：有一年，家鄉發生水災，王森家更是首當其衝，洪水過後，家當蕩然無存，他爹只得把他賣給一個跑江湖玩雜耍的老藝人。那老藝人闖盪四海，後來大概在山東落籍，是以王森亦從此在山東「混」起來了。

聞說他不但槍法奇準（能够雙槍連發），而且深諳傳統的中國武技，加上自小在江湖浪蕩，使他眼界開闊，聰明機警，又能吃苦，大概因此才被徵入偵緝大隊，他只混了三年，老隊長便不幸殉職，之後，便被破格提升了。

有一點使咱們王氏宗族格外高興的是，王森被破格提升，同僚中由上至下，竟無一人不服。

我聽來的有關王森的故事，都是零零碎碎的，雜亂無章，甚至有時間不符合的，大約是鄉人傍晚托了一大碗稀飯，到大樹下，邊吃邊乘凉，邊閑聊邊加油加醋編出來的。因此，我在下筆之時，作了很大的改動，並盡力使其有連貫性。

由於這是小說，大概宗族會諸理事也能諒我。

還有一點，直至我執筆時才發現的，王森到底是在甚麼時候當上偵緝隊長的？他的事蹟發生在甚麼年份內？竟無所知，而當年向在下口沫橫飛講述故事的長輩，今已作了古人，屬於無從稽考之類。

不過，有一點可肯定的，王森風光的時候，是在軍閥割據，盜匪遍地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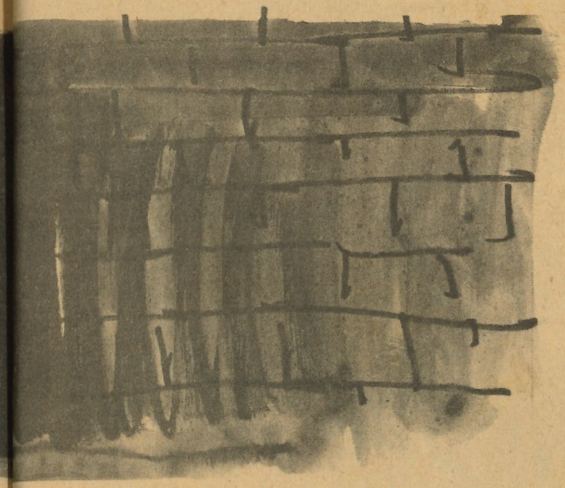
爲了增加讀者的閱讀興趣，我還打算在今後的故事內，加插一些鄉野的狐鬼傳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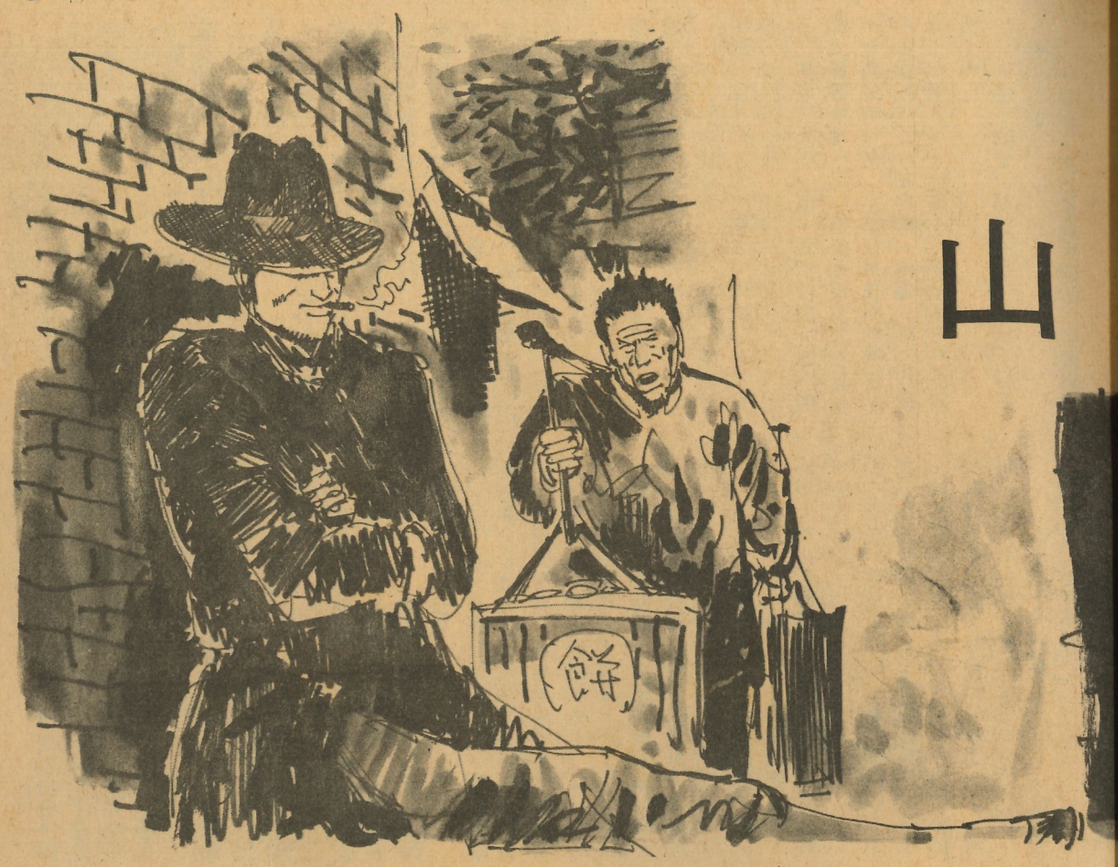
在我所聽來的有關王森的故事中，他一直不曾結婚，也沒有一個漂亮的小脚女人。我無意在小說中替他「成親」，但一個男人若是過了三十仍沒有女人，在那個時代是不可思議的，起碼他也不算是個英雄（是英雄者，自然過不了美人關），所以我只好把他的年紀「固定」在二十五至二十八，年紀還輕便當上偵緝隊長，人們難免難以入信，年紀過大，又怕他英雄心境寂寞。

我今日寫的這個故事，看來不是王森的第一件「傑作」，不過爲了避嫌，所以才選上這一個，因爲這個故事的反角，很遺憾，他也是姓王的。至於他是否與在下

文圖・王一龍・可飛

山貓王森（上）





同一支宗族派系，在不能考據之下，只能希望他不是……

蜘蛛巷

蜘蛛巷在山東青島市，它不是一條巷，而是由幾條大小不一，縱橫交錯的巷子，所組成的一個小區域。這區域，即使是青島市內的居民也是大部分未曾到過，那是蜘蛛巷內密佈着明娼暗娼。膏子舖（鴉片烟館）、賭館，住着各式各樣的三山五嶽的人馬，所以一般人也就望而却步了。

就算長年在蜘蛛巷出入的人，也認不完區內的人，因爲在外面殺了人的，販土烟而被人發現的，犯了重案的人，每至風聲緊張，都視之爲庇護所而住進來，待風聲平靜之後，又搬了出去，任你是自小在此長大住慣的人，也認不了多少個。

蜘蛛巷在青島市內就像是另外一個世界般，這裏面的屋子舊式有的，也有新式的，有舊的，也有新的，雜七夾八地矗立着，即使手上拿着街名門牌，也不好找。

天色全暗了，蜘蛛巷口已很靜，內頭却熱鬧得很，不時傳來呶五喝六，猜枚調笑的聲音。

已是十月下旬，夜風極大，一向在巷口賣燒肉包子的朱老三，覺得今夜的生意忽然出奇的清淡，正想把担子挑回家，早點上炕尋夢，忽然聽見一陣輕巧的脚步聲傳來。

「希望這是個主顧吧！」朱老三懷着最後的希望。

巷口站着一個高大的人影，朱老三那盞有着圓盤蓋的煤油燈照不到他的臉，似乎見到那人嘴上叼着一根烟捲兒，烟頭上冒着青烟，腮邊鬍鬚茬子青慘慘地嚇人。

朱老三心頭一沉，忖道：「敢情又是個死犯，跑來避難的！」連忙收拾担子準備回家。

那人走過來了，步子跨得極大，只三幾步便走到朱老三臉前，伸手揭起蓋子，伸出一隻大手抓起一隻肉包子，吐出烟捲兒，伸脚往地上一踏，在包子上吹了一口氣，往嘴裏一塞，那包子只剩下一小半。

朱老三不知怎地心頭忽然感到一陣寒意，怯生生地道：「大爺，兩個銅子兒一個，您……」

「替俺包四個，七個『芝麻』（銅幣）賣不賣？」那大漢聲音有點模糊。

「賣，賣，反正俺也要收担回家啦！」朱老三噓了一口氣，一顆心至今才定了下來。

「大叔，俺有一句話問你，安慶館子的老闆住在那一巷子？」

「咳咳，這俺也不大清楚，呶，你何不到安慶館問一問？」

「哼！這個還要你說！」

「這個俺可幫不了你，請包涵！」其實朱老三是知道的，但他知道在這裏討生活，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少管閑事，那安慶館是片膏子舖，能在裏面做掌櫃的人，誰沒有幾下子，誰背後沒有幾個人？他朱老三能在蜘蛛巷平平安安過了三十多年，憑的全是這一點。

說也奇怪，朱老三見過的人也不知凡幾，但就是不敢抬頭去看他，只是斜着眼，瞄了他兩下，那大漢跟他說了這許多話

，還說不上他到底是長成甚麼個模樣！

好不容易待那大漢掏出七個「芝蔴」拋入担子上的竹筒裏，抓起那包肉包子往內走去。

朱老三待他去遠，抬頭向他背後看了一眼，這才發現這漢子寒天中仍然穿一件薄短掛子，茫茫邊邊的朝一條小巷走入去，決不是去安慶館，亦不是去安慶館的老闆王麻子的家。

朱老三挑起担子向另一條小巷瞞跚地走去。不料，剛走到街口，只見街角又走來一個漢子，頭上那頂禮帽拉得低低的，把大半張臉都遮住。只見嘴上的一根烟捲兒在黑暗中閃着暗紅色的光綫。

朱老三心頭又是一揪，低着頭疾走過去。那漢子把背在牆上一靠，伸出一隻脚一攔，隨即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摔。「老大，借問一句，王麻子住在啥地方？」

朱老三心頭一跳：「怎地又來了一個要找王麻子的？」口上却一個勁地道：「俺不知道，請大爺去問別人吧！」

不料那大漢手腕一翻，亮出一把明晃晃的「獅子」（刀）來。「再說一句不知道，便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朱老三大吃一驚，張嘴欲叫，想不到那大漢輕輕地一跳，已至他跟前，接着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左手已叉住他的喉管，惡狠狠地道：「相好的，俺這一生已經殺過十七個人了，你是不是要做第十八條好漢！」

朱老三喉管上胡胡地亂响，拋下担子，雙手亂搖。

「快說，若故意騙大爺的，回頭再來收拾你！」

朱老三點點頭，那漢子把手指叉子鬆了一點，朱老三拚命吸了兩口氣，才輕聲道：「大爺，王……王老闆住在水井巷十六號！大爺，您千萬別對他說是誰告訴你的呀！」

那大漢看也不看他一眼，走了，但剛走了兩步，忽然一慢，隨即把手一揚，拋來一枚「芝蔴」。「這個給你買杯酒壓壓驚！」

朱老三見他眞的向水井巷的方向走去，一顆心早就被嚇得七上八落，了沒主意，怔了一下，挑起担子趕快跑回家，那裏還敢拾那枚銅板？

這一夜，朱老三躺在床上一個勁地發着惡夢，一會兒夢見伸長了舌頭的吊死鬼，一會兒又夢見一具無頭屍體。一驚而醒，過了好久才矇矇矓矓睡去。

朱老三今年六十有二，老伴早已過世好幾年了，早前的一個兒子跟人去上海，却一去如石沉大海，是以他那房子只住着他一個人。

剛睡了不久，忽被一陣拍門聲吵醒，朱老三又吃了一驚：「今晚兒到底發生了啥事，莫非是那死犯來找霉氣？」沉着氣不敢吭一聲。

那拍門聲越來越响，直似擂鼓般，朱老三又怕惹火了煞星，讓他撞破門板進來，更加吃不消，他吸了一口氣，唸了幾聲嘀無觀世音菩薩，然後顫着聲問道：「誰呀？三更半夜裏大驚小怪的幹啥？」

「朱老三？」門外有人問：「咱是局子裏的人，快開門！」

朱老三一驚，手上的油燈兒幾乎跌落地上，暗道：「這次完了，九成是那死囚犯了案，却拖了俺下水！這次當眞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傻豹瞪了他一眼。「俺沒說錯吧？乖乖地跟俺去一趟！」

朱老三連屋也不回，呼地一聲吹熄油燈，把燈兒放在地上，帶上門板，便跟着傻豹去了。

× × ×

到了局內，兩鬢花白的局長跟管檔案的老周，早已坐在長案之後等他了。

局長姓施，名子勝，是個老青島，蜘蛛巷那邊的情況他也頗爲熟悉，他對朱老三是頗有印象的，反而朱老三對他却無甚印象。

施子勝見他滿臉緊張，便堆下一個笑容：「老鄉，您別害怕，咱只是請你來協助查一件案子而已！」

朱老三見他說話和和氣氣，心頭鬆了一半，嚅嚅地問道：「爺，俺有甚麼可提供的？」

「昨夜安慶館的王麻子讓人給殺了，連頭也不見！有人看見你跟一個陌生漢子交談，那漢子向你問路，是麼？」

「但俺並……並沒有……」

「不要怕，咱們只要你說出那個陌生漢子的模樣！」

朱老三苦着臉，道：「老實說，那人煞氣大，俺一直沒敢正眼看他，他到底長得如何，俺根本不清楚，長官，俺說的可是眞話！」

傻豹怒道：「你怎會如此窩囊，連人

秦紅著作

武林一條街

兩集共十六元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祇知道武林中武藝高强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相繼失踪，會到過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武林高手林歌，爲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地鐵站有售

也不敢看！」

老周一邊記錄，一邊向傻豹打了一個眼色，示意他不可魯莽。施子勝花了極大的工夫，才勉强把話問清楚。所謂清楚也只不過是個大概而已，連想畫張畫分發給下面的人員暗中留意、跟踪、認人都辦不到。

朱老三回家時，天已亮了，心中不斷忖道：「那會這麼巧？昨晚剛夢見一具沒頭屍體，今早王麻子的頭便不見了！咳咳，莫非那天殺的做的？喃嘸阿彌陀佛，俺告訴地址，莫非王麻子死後要來找我的霉氣？」

想到這裏，他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緊一緊衣襟，正欲快步回家，沒料到被人自後拍了一下肩頭，如皮球般彈了起來。

一回頭，見是熟人石狗子，鬆了一口氣後又埋怨說道：「小子，幸虧我老頭平生沒做一件虧心事，要不然倒要給你嚇死了！」

石狗子是朱老三隣居，今年二十多歲，只因長得猴臉尖腮，近三十年的人還沒能討上一房媳婦兒。這石狗子也是在蜘蛛巷內做小買賣，他却不像朱老三那樣，一直只賣燒肉包子，而是春賣花生，夏賣辣湯的，沒有一個準。

當下石狗子臉上帶着幾絲詭異的笑容，問道：「大叔，今早俺北局內的傻豹來找你，敢情是有甚麼關照？」

朱老三噓了一聲。「小子你別坑人，這種話可是能亂說的麼？」

石狗子眨眨眼。「大叔，你年紀也一大把啦，只怕不够棺材本，難道還怕死不成？聽說局內每日發三塊白銀聘請綫眼，您……」

朱老三生氣了，罵道：「天殺的，你這張嘴眞比『鐵管』（鎗）還厲害，俺是什麼人？都幾十歲了，還分不出輕重？俺還沒活够，會去爲三個『瓜子』（白銀）討死？小猴子，俺告訴你，你若敢隨便亂說，俺就跟你拚了！」

石狗子口中嘖嘖有聲：「俺說大叔你不用生這麼大的氣，一隻脚都踏進棺材啦，還敢跟人拚命？」

「就算死，」朱老三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涎沫：「俺做鬼也不放過他！」

石狗子機伶地打了一個寒噤，邊走邊陪着笑道：「俺只是跟你說說笑而已，您幹麼生這麼大的氣！」

說着已走至石狗子家門外，他見朱老三滿臉怒容，忙道：「好啦，算俺沒說過，俺要回家了！」推開木門，閃了進去。

朱老三心頭一跳。「準是這小子通風報訊的！」原來他昨夜正是在這裏給那個兇神惡煞的大漢伸腿攔住的！

朱老三抬頭看了一下，石狗子家的窗子正對着這裏，九成是讓他在黑暗中瞧見了，命案發生後，便向局內通風報訊。

想到這裏，心頭又是一動：「瞧啊，他勸我做『綫眼』，莫非他自己做了？」越想越覺有理，心想這人還是少惹爲貴，連忙回家。

每日早上，朱老三都要去買肉，準備做餡，今日他一回家便躺到床上去了，飯也不吃，肉也不買，九成是準備歇業了。

望着那發霉的橫樑，他嘆了一口氣：「攢這許多錢幹麼？人一死，什麼也不知道了，管他棺材厚不厚？乾脆草蓆兒一捲，還省事得多！」

朱老三跳下床，自床下拿起一個鐵盒子，倒出一個「瓜子」，準備今日把它喝掉！他對蜘蛛巷忽然厭惡起來，不上平日經常光顧的瑞祥酒樓，却老遠的跑去外面了。

磨到天黑，朱老三才踏着醉步回家，蜘蛛巷內一切如常，十分平靜，經過石狗子家門時，他還特意抬頭向那窗子望了一眼，窗板子緊緊地閉着。

第二具無頭屍體

寒風吹打着門板，鐵門環兒叮叮噹噹响着，大概是酒喝得多，朱老三這一夜睡得很死。

不過他仍然醒了，這次不是被拍門聲吵醒，而是被人推醒，一醒來，才發覺屋子內已點着燈，床前坐着幾個人，其中一個赫然是傻豹。

朱老三猛地吃了一驚：「老兄，俺到底犯了什麼法？」

「不是你犯法，跟昨早一樣，請你跟咱去一趟！」

「俺不去！」

傻豹臉色一沉，喝道：「莫非人是你殺的？却因心虛所以才不去！」

這話如一碗醒腦湯般，朱老三睡意全消，一古腦自床上坐了起來：「老兄，這種話可不能亂說來開玩笑！」

傻豹雙眼一睜：「誰跟你開玩笑？俺

問你，你要吃敬酒還是吃罰酒？」

朱老三自小就胆怯，那敢吃罰酒？只得巴巴地跟傻豹返回局子裏。

弄了半天，朱老三總算知道，原來石狗子被人殺死了，他的頭也同樣不翼而飛了。

幸而施子勝總算明察秋毫，雖有人聽到他今早跟石狗子口角，但終沒有懷疑人是他殺的！

朱老三一邊嘀咕，一邊走回家，心裏說有多窩囊便有多窩囊。

× × ×

朱老三去了之後，局子裏的施局長召開會議了。

管檔案的老周，先把兩件案子的發生及事後所得的資料說了一遍，然後道：「王麻子本是咱們要調查的對象，他是海港浮屍案的嫌疑犯，但咱們的人還未去，他便被人殺死，這是什麼原因？」

傻豹道：「以俺之見，王麻子是在黑吃黑之下死的，海上浮屍案的死者，身份經已查明，姓江名刀疤，那是因爲他臉上有一道長長的刀疤，此人以往跟王麻子是一夥，合伙到山西販大烟，後來王麻子改營膏子舖，兩人才拆伙，但仍時有來往，江刀疤不時有貨賣給王麻子！這次江刀疤被殺，王麻子的嫌疑最大！」

他頓了一頓才續道：「但江刀疤也有不少兄弟，所以來找王麻子報仇！」

施子勝道：「說得不錯，黑道人物恩怨特別多，你們還查到什麼資料嗎？」

一個叫小白的偵緝隊員道：「屬下查到一個確實的消息，石狗子是王麻子的人，他每月拿王麻子五個白銀，負責替他在外巷監視進出的陌生人，石狗子那間木屋，王麻子的人管叫他瞭望站，叫石狗子爲站長！」

傻豹道：「難怪朱老三跟那個神秘大漢交談幾句，便叫他看見聽見，又一早跑來報案！咦，他被人殺死，莫非這件事走漏了聲音，被那神秘大漢殺死？」

老周放下筆，讚同地道：「有理，假定這個神秘大漢便是殺死王麻子的兇手，他事後知道還有個石狗子看過他臉目，自然不會放過他，這是殺人滅口！」

施子勝日注傻豹：「嗯……朱老三那裏……」

「屬下已派了兩個人匿在他家附近，頭兒你放心！」

老周道：「還有一個神秘漢，這人跟後面這一個——給一個銅板朱老三的，不知是否同爲一路？」

施子勝道：「爲了分清這兩人，第一個出現的，不妨稱之爲甲，第二個爲乙，俺認爲甲與乙不一定是同一路的，起碼不是有默契的。」

傻豹問道：「頭兒的意思是，這兩個人可能同爲江刀疤的手下，他們都要爲江刀疤報仇，只是事先沒有約定？」

施子勝點點頭，傻豹低頭思索，手上一根鉛筆不斷在紙上畫着。

施子勝又道：「目前最大的困難是咱們不知道兇手的特徵，除了身裁高大，滿身酒氣之外，再無所知，因此在碼頭上多加搜查的作用幾乎等於零，是以俺建議大家在江刀疤那方面下手，能抓到他的手下，問題便可以解決一大半了！」

一個一直不作聲的偵緝老隊員老古，忽然道：「頭兒，我有一件事要報告一下，這件事對這件案可能有極大的幫助！」

傻豹瞪了他一眼。「你有話便快說嘛，吞吞吐吐的！幾時才能改掉這拉牛上樹的脾氣！」

老古彷彿沒有聽見，仍自顧自地道：「命案一發生，屬下便向『綫民』搜集資料，據稱王麻子在臨死之前的三天已把安慶館賣掉了，不過掌櫃的却仍還是那個梁二先生，新的老闆是誰，俺還沒有時間去查……」

傻豹一聽，急問道：「這消息可是確實？」

「確實，屬下去了一趟平安錢莊暗暗探了一下，那兩天王麻子的確存了一筆錢進莊，還是用他老婆的名字存進去的！」

這消息使得在場之人全都一怔，接着又交頭接耳起來，只聽老古慢吞吞地道：「屬下認爲殺死王麻子的，不一定是江刀疤的弟兄，可能是這個新老闆！」

老周反問一句：「新老闆剛跟他有了交易，爲何要殺死王麻子？要殺也該在他還未把錢存進錢莊之前！」

老古不答話，却把眼望向他旁邊的一個青年，這青年也是偵緝隊員，姓王名雙雁，才二十三四的模樣，臉上還掛着一絲稚氣。

施子勝問道：「雙雁，你是不是聽到什麼消息？」

「去年屬下把俺堂兄安排進安慶館，着他暗中調查及留意館內的一切，今夏，王麻子忽然把菊花巷的一棟老宅賣掉，當時盛傳他要到碼頭邊兒買一棟新洋房，屬下也沒在意，堂兄在最近又聽說王麻子要把安慶館賣掉，接手的便是買下他那棟老宅的賣主，但後來聽說又告吹了！

「王麻子臨死前的三天都沒到安慶館，以前他是一日三回，風雨不改的！屬下也認爲安慶館大概也賣了，至於接手的是不是買下他老宅的那個人便還未查到！」

施子勝眼光在衆人臉上一掃而過，道：「事情越來越複雜了，王麻子爲何要把安慶館賣掉？而那個新老闆又是誰？」

他頓了一頓又道：「現在先調查這兩件事，散會！」

× × ×

傻豹帶着小白到王麻子家內調查，王府之內，正辦着喪事，一家人亂糟糟的，傻豹一進門便道：「俺有事要找你們的太太！」

一個穿着長衫的管事，彬彬有禮地把他倆迎了進去。

王麻子雖然滿臉麻皮，模樣兒極不俊俏，他老婆楊小素却長得比花還嬌俏，今年才廿七八歲，養得白白肥肥，嫩嫩軟軟的，很多男人看見她還會心跳加速。

那管家把傻豹及小白引入內廳，廳內擺放的全是酸枝木的交椅，嵌着大理石，看來古老而有氣派。

坐了一會，才見一個穿着素衣的女人，頭上插了朵白花，娉娉婷婷地走了過來，這個便是王麻子的遺孀楊小素。

常言道，男要俏，衣要皂，女要俏，人戴孝，楊小素皮膚巳白，配着一身素衣

，一蓬烏黑的頭髮散披在秀肩上，格外顯得柔軟，腮上的兩道淚痕，不斷抽泣的秀鼻，益叫人油然生出一股同情心。

傻豹不知怎地，此刻早變成兔子啦，有點傻氣地站了起來，還未開腔，不料楊小素已先哭起來了：「隊長，俺當家的頭顱找到了沒有？還等着它入殮吶！你行行好，少睡幾覺替俺多盡一點力，事成之後，咱總不會虧待你的！」

傻豹輕咳一聲：「就是找來找去找不到，所以俺今回才會再來！」

楊小素不悅地輕哼一聲：「你還要問什麼，快問吧！」

「王老闆死那夜，他眞的睡在書房？爲什麼不跟你睡在一起？」

楊小素又哭起來了。「倆夫妻的事，怎說得出口？總之他是睡在書房內就是了，你若不信，家內大大小小的你隨便可去問一問！」

傻豹又感冒似的咳了幾聲：「你們那夜也眞的沒聽到一絲聲音？」

「當然囉！聽到那聲音還會讓那天殺的逃掉麼？」

傻豹搓了搓手，問道：「誰最早發現的？」

「隊長，你記性怎樣這般壞？不是已告訴了你，說是俺發現的麼？那一夜，俺睡到半夜便醒來了，你道俺爲甚麼會醒過來？」

傻豹心中暗道：「老子怎麼會知道？」口上却不忍怪責她，裝作一副聆聽的模樣。

幸而楊小素也沒讓他多等，便接着道：「俺是被一陣冷風吹醒的，醒來才想起俺那寬家獨個兒睡在書房，不知有沒有蓋被，所以拾起一條薄被走去書房，這才發現……」說着哭聲又來了。

傻豹這一生，最怕的就是女人的眼淚，登時手足無措起來。

怔了好一陣，才問道：「俺聽人說，王老闆臨死前幾天把安慶館賣掉了，不知是眞是假？」

楊小素眉頭一揚，叫了起來：「哎唷，隊長不愧就是隊長，連這點事也瞞不過你！」

「俺想聽聽你說，安慶館每年都賺了不少錢，王老闆爲何要把它賣掉？」

「聽說政府快要禁烟了，咱們做人總該留點後路，錢反正已够一生吃喝的了，幹麼還要去做些犯法的事兒，是我勸他趁早把它賣掉的，哎呀，我說麻皮的呀，皇天就是沒眼，遇風險時不死，偏在這要改邪歸正時才去死，他實在死得不瞑眼呀！也是我楊小素的命苦，未能替他留下一條根……」

傻豹不耐地道：「好啦好啦，你少哭幾句吧，俺再問幾句便走了！那個賣主是誰？」

「那人姓胡，聽他的名字倒是怪怪的，叫做什麼二刁的！不過人倒長得還像個人樣！」

傻豹目光一盛，急又問道：「你跟他熟？」

「呸！隊長你把俺當作什麼樣的女人？男人頭七還未滿，便站到門外去拋媚眼，勾引野漢子的女人？」

傻豹抓抓頭道：「唉……俺不是這個意思……」

「他跟俺當家的交易時，來過一趟，俺在門縫見過他一面！」

小白忽然插腔問道：「你們在菊花巷那棟老宅也是賣給他的？」

「哎呀，這眞叫做强將手下沒弱兵嘛，這件事連你也知道了！」

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傻豹不由一樂，道：「沒幾下子，俺還敢吃這一行飯！」

「您老眞不簡單，不過那買主是姓姚的，買了也沒來住！跟姓胡的倒是沒有關係！」

傻豹見時候已不早，便起身道：「打擾你了，找到頭顱一定立即送來給你！」

神秘的新老闆

安慶館雖說是間膏子舖，但表面上是經營茶食的。前座是放着八九張桌子的茶舖，後面的十來間房子才是烟房。烟房碰上外地來的過路人，有時也作客棧般租出去。烟房內，每間有兩張烟榻，正中放着一排矮几，靠牆還放着幾張藤交椅，抽足了烟，榻上讓給別人，往藤椅上一歪，跟同道東聊西聊的，也是蠻愜意的事。

安慶館就座落在王麻子家不遠，拐過兩條小巷就是了，房邊兒有一家賣蒸糕肉粽的小舖，左隣有一攤賣烟捲兒，土烟絲及一點丁洋烟的，沾着安慶舖的光，生意也都不錯。

傻豹跟小白離開王麻子家，雙脚往安慶館走去，腦袋內那個穿素衣的女人影子仍不斷地閃晃着，傻豹往地上狠狠地吞了一個涎沫，暗叫一聲：「這女人當眞有點邪門！」

眨眼間來到安慶館外，只見桌子上只三三兩兩坐着幾個茶客在磕牙，掌櫃梁二先生坐在櫃後打着盹。

小白走前在櫃台上輕輕一拍，梁二睜開惺忪的一對老眼，正想問他，眼角瞥到傻豹，忙長身立起，唱了一個喏：「隊長，您早！小趙，快沏一壺上好的茶來，招呼招呼隊長！」

傻豹忙道：「免了，這種地方俺坐不下！」

梁二打躬地道：「不知隊長光臨小號，有何指教？」隨手又打開一個金黃色的鐵盒子，露出一排雪白的洋烟來。

傻豹對他這諂媚態看不過眼，冷冷地道：「洋烟俺全沒沾，來此只想問你幾句話！」

「請，請到內堂，小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只怕隊長不聽！」梁二又吩咐一個夥計坐鎮，然後便把傻豹及小白引入內堂。

內堂一座小客廳，佈置得几明窗淨，舒適雅幽，傻豹背上往藤椅背上一靠，渾身的焦慮，好像消掉了一半。

雖說傻豹表明烟茶不沾，但梁二還是先沏了一壺上佳的茶來，替他倆滿滿地斟了一杯，仍然帶着幾分諂媚的神色道：「隊長，這是俺老闆稍來的武夷烏龍茶，這地方還眞少能嚐得上，您喝一口試試，挺醒腦提神的！」

好漢子都是吹軟不吃硬的，傻豹倒也

不能太過拒人千里，舉起呷了一口，果然不同凡响，不由一口氣把它喝乾。

梁二忙又把杯斟滿，小白見頭兒喝了，自己忙也喝了幾口，讚道：「好茶！」

傻豹白了他一眼，問道：「梁二，俺來此要問你幾件事，第一，您老闆呢？」

梁二道：「不瞞隊長，俺這個新老闆俺還未見過，他只稍人來吩咐幾句話：一切依舊營業，所有夥計一律加餉三吊錢！另外便是送來幾斤茶葉，說是用來招呼貴賓的！」

傻豹一怔，忖道：「這算是那門子玩意兒？那有新當的老闆，連店門也不來走一趟的？」心中暗暗詫異，嘴上却道：「你這話叫俺如何相信你？」

梁二哭喪着臉道：「隊長若是不相信，隨便抓個人來問問，看看他們有誰見過老闆的臉沒有！」

傻豹道：「他不來，誰買貨讓那些病癆鬼燒？」

「貨倒還是足够的，起碼一兩個月內絕對沒問題！隊長，茶涼了就不好喝，您再喝一杯吧！」

「第二件事，王麻子爲什麼會讓人殺死的？」

梁二吃驚地道：「隊長，您這麼一說，俺可就糊塗了，俺又不跟王老闆住在一起，又沒看到行兇的過程，這話叫人如何答你？」

「你不用咀刁！你跟了王麻子不少年，他的事多少知道一點！」

「啊，對呀，俺只知道一點！」

傻豹幾乎一拳直搗過去。「王麻子有什麼厲害的仇家？你可知道麼？」

「這個麼？王老闆爲人圓滑，按說是不會有什麼深仇大恨的死對頭，不過在這道上混久了，多少難免有幾個合不來的！」梁二抓抓頭皮，「像那個江刀疤，聽說早年便跟王老闆有點過節，不過事情到底是怎樣子的，俺不知道，也沒敢打聽！」

「除了江刀疤之外，尚有誰？」

梁二想了一下，道：「這個俺可就不太敢肯定了！咱們做人夥計的，只望老老實實，過了年店內有錢賺了，只望老闆能打賞一點，那敢多咀多舌的？沒的把飯碗也砸爛了，請隊長您包涵包涵！」

傻豹暗忖道：「這老狐狸咀緊得很，要想自他咀內挖出點什麼來，比挖墓盜屍還困難！」沉吟了一下，說道：「好吧，俺暫時也不問你，但你老闆一來，煩你派人到局子裏捎個信，對他說，俺有事要見見他！」

話音剛落，只見一個小夥計快步走了進來，道：「二哥，新老闆來了！」

話音剛落，廳內三個人都站了起來，梁二先生道：「兩位請先坐一坐，待小弟先回去看看。咳咳，順便把隊長的話告訴他！」

傻豹跨過矮几，道：「不必了，要去咱們一齊去！」

梁二沒可奈何道：「好吧兩位請！」

沒料，剛踏出門檻，只見走廊上走來一個高大的漢子，身子不肥不瘦，穿着一件綢面長襖，頭上戴着一頂禮帽，禮帽壓得很低，只能看到鼻端以下的部位。背後還跟着個穿長衫的跟班，也戴着禮帽，不徐不疾地走了過來。

那個小夥計哈腰道：「老闆，這位便是掌櫃梁二先生。」

梁二忙走前幾步，彎腰打拱道：「小弟拜見老闆！恕小弟不知老大駕臨，有失遠迎！」

那人抬起了頭，微微一笑，露出一口好白的牙齒，說道：「辛苦您了，老掌櫃！」他目光似在禮帽下閃爍着，「這兩位是……」

梁二忙道：「這兩位是局子內的弟兄，說是有事要找老闆您，小弟對他們說小弟是未見過老闆，他們硬是不信……」

那人哈哈一笑，道：「這也難怪！」摘下禮帽，拱手道：「胡某剛接手便得兩位光臨，眞是三生有幸呀！來，四海之內皆兄弟，回客廳內聊幾句！」

傻豹不知怎樣，那人只說了幾句尋常的話兒，剛才的氣焰全沒啦，嚅嚅地道：「那敢情好！」

梁二悄悄把兩人的身份告訴老闆，那人笑道：「隊長請！」

五人入了小廳，分賓主坐下。梁二坐在新老闆跟他跟班背後，傻豹跟小白坐在對面，中間隔着一長矮几。

那人掏出一盒洋火，遞至傻豹及小白臉前，傻豹道：「這個免了，俺沒燒！」

「小弟姓胡，有個不能入耳的名叫做二刁！天生喜愛結交各路英雄，隊長是青島的第一條好漢，怎能不意思一下？你若拒絕，小弟可下不了台啦！俗語說好來好去嘛，現在政府的禁烟令還沒到，這丬生意也不算犯法吧？何況這次是隊長來拜訪小弟，所謂烟酒頂得三分禮數，你不要，小弟可不知該如何招呼您了！」

傻豹瞪着眼道：「俺說過，沒燒！你少來這一套！」

胡二刁哈哈一笑，左手仍拿着烟包，右手自個抽了一根叨在嘴上，火雖還未點上，却已有一副老烟槍的氣派。「隊長您眞見外，明明長着一棚烟牙兒，却硬說沒燒，好叫小弟失望，莫非你怕了小弟，又莫非燒了小弟的烟，以後便不能跟小弟公事公辦？不是小弟胡吹，小弟走南闖北地跑過不少碼頭，黑道上的，白道上的好漢，也會過不少，就沒碰上一個連烟不敢沾的好漢！」

所謂請將不如激將，這一回傻豹再也覓不住啦，順手抽了一根叨在嘴上，小白也抽了一根。

梁二忙找火柴，却讓胡二刁搦住了，只見他自衣袋內掏出一隻金光閃閃的東西，也不知怎樣一晃，只聽「得」的一聲，那東西已點着了，他先替傻豹及小白點了烟，再爲自己點上，然後收了那東西，噴出一口濃烟，笑道：「他奶奶的，這東西的確不錯，叫做什麼『來打』，是小弟託人到大上海買的，聽說是大不列顛的洋貨！來打來打！這名字也挺有意思！」

傻豹抽着悶烟，一肚子的話却不知從何問起。趁着抽烟的當兒，抽眼瞅了他幾眼，只見那胡二刁濃眉大眼，眸子泛着一種難見的亮光，高高的鼻子下面留着一抹濃密的小鬍，下巴剃得光滑溜丟的，看來又有氣勢又有幾分秀氣。

梁二先生雖然至今尚未仔細打量過胡

二刁，但見他三言兩語便把一個驢子般脾氣的偵緝隊長弄得拉頭搭耳，心中早就佩服得五體投地了：「俺這個新老闆還是個硬人，只怕比王老闆還更高上幾分！」

他今年五十多歲，又是個見過世面的人，自信不會看錯人！

傻豹却認爲這人比一般老黑道的還難對付，他捺熄了烟蒂，抬頭問道：「胡老闆，俺想問你一句話，什麼生意不好做，你偏要做這一行？」

胡二刁聳聳肩，道：「凡是不犯法的生意，小弟都想做，只是做別的似乎沒有這一行的好賺！」

傻豹冷哼一聲，暗道：「只要禁烟令一來，你就別給俺捏到痛脚！」

小白插腔問道：「王麻子這丬生意用什麼價錢賣給你？」

胡二刁一笑道：「這是生意上的秘密！嗯，莫非小兄弟也有興趣做這一行！」

小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閉嘴不言，傻豹突然露出一句：「王麻子已被人殺死了，這件事你可知道？」

「不瞞兩位，小弟就是聽到這消息，才巴巴地自外面趕來！」

「王麻子被殺跟你有關係？」

胡二刁不答反問：「小弟正想請教隊長，王老闆是什麼原因被人殺死的？」

傻豹怒火一升。「我想先聽聽你的解釋！」

「小弟怕他被人放倒，是因爲這館子而引起的！所以趕來看看！」

「胡老闆自那裏趕來？」

「也沒多遠，膠縣！」

「也不太近，你的消息倒靈光！」

「承讚！小弟把錢推下去，還未賺到一仙，免不了要緊張一點，倒讓隊長見笑了！」

傻豹臉色一沉，又道：「我再問你一句，王麻子爲何被人殺死的，你眞的不知道？」

胡二刁眉頭一皺，道：「這問題小弟已答過了，不想再答，假如小弟知道的自然會告訴你！」

「好吧，希望你安份一點！」傻豹見已沒有什麼可以問的，便長身而立，「告辭！」

「隊長何不多坐一會兒！」

傻豹又哼了一聲，跨步走過矮几向房門走去，胡二刁道：「梁掌櫃，煩你替我送客！」

「不必！」傻豹覺得在胡二刁臉前有點窩囊，頭也不回地走了。

出了安慶館，小白悄聲道：「隊長，你看這姓胡的是啥來路？」

「反正不是好東西，」傻豹沒好氣地道：「九成跟王麻子被殺沾點關係！」

小白走快幾步，道：「隊長，俺去碼頭看看。」

傻豹道：「最麻煩的是現在還找不到王麻子及石狗子的屍首。」

走了一陣，小白忽然發現巷邊有道人影一閃，連忙回身向傻豹打了一個手勢，傻豹會意，正想自另一端兜過去，不料牆後怯生生的走出一人來，那可不正是朱老三。

小白喝道：「老朱，你鬼鬼祟祟的幹什麼？」

「俺剛才看見一個人，好像是那夜來問路的！」

傻豹目光一亮，趕緊走前幾步，目光四處一掠，問道：「那人呢？」

「俺跟他走了一陣，他好像走入安慶館了！」

「果然不是好東西！」傻豹問道：「那人是什麼模樣的？」

「身裁高大，頭上戴着一頂禮帽，穿着一件米黃色的綢面夾襖長袍！」朱老三一對老眼四處飄溜，生怕被人聽見般。「背後還跟着一個跟班！」

傻豹跟小白對望一眼，均是心頭一跳，忖道：「這不就是胡二刁麼？」他吸了一口氣，右手五指捏得緊緊的。「朱老三，俺再問你一句話，那一夜一共有兩個人來問路，這個米黃色夾襖長袍的高大漢子，是屬於第一個還是第二個？」

「是第一個！」朱老三肯定地道：「俺雖然說不出他的模樣，但一看見便認得了，雖說那一夜他穿的衣服不是米黃色的，但包管沒錯！」

傻豹道：「好吧，你先回去，有事我會再去找你！」他待朱老三離去之後，又對小白道：「你先別去碼頭了，跟咱去一趟王麻子家內！」

「什麼事？」

「去認人！」傻豹洒開大步向王府走去。

「楊小素這姑奶奶不好相與，但總算聽了傻豹的話，照他的指示到安慶館走了一回，借故跟梁二聊了一陣，剛巧看見胡二刁了，可是她却拿不得準，這個胡二刁是不是那一晚去她家簽約付欵的那一個胡二刁。

傻豹得了消息快步返回局子裏了。

暗鬪

施子勝辦案一向有着一股沉穩的狠勁，未至最後關頭，絕不打草驚蛇，是以他聽了傻豹的報告，只吩咐他暗中監視那個胡二刁，却不准手下先去撩撥他。

過了三天，胡二刁好像一步也不出館，而王麻子的那一顆屍首仍然找不到，王家派人來討過幾趟消息了，因爲屍體等着下葬，言詞之間難免透露出幾分不滿，使施子勝十分難受。

幸而王雙雁那個叫王炳的堂兄還在安慶館內，施子勝便吩咐王雙雁跟他聯絡。

王炳每月拿局子兩個白銀作綫眼，他埋的是一根「隱綫」，從未正式用過，這一次只得動用上了，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王炳在收舖之後便來找王雙雁了。

王雙雁交待了他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後，王炳却告訴他一件事：這幾天胡二刁根本沒在店內！

這一件事傳到施子勝的耳內，他不由生氣了，連忙把傻豹叫來：「你是怎樣看管那姓胡的？人家跑了還不知道！」

傻豹難信地道：「不會吧，我在安慶館前後左右共安排了四個弟兄，那姓胡的出入，都不可能會跑出監視！九成是王炳因看不到他而胡猜的！」

施子勝道：「我不管你是不是胡猜，你先替我查清楚他的去向！」

傻豹這次帶了老古同去，到了安慶館，梁二又堆下一臉的笑容：「隊長，你要找小弟的老闆？」

傻豹心頭一沉，却道：「不是，俺要到後面去看看，方便麼？」

「是要調查嫌疑犯麼？方便！」

傻豹大步直入內堂，揭開一間烟房的布帘，只見兩張烟榻上倒着四個臉黃肌瘦的病癆鬼的漢子，手上托着烟槍，就着一盞燈正在吞雲吐霧，空氣內瀰漫着一種帶着幾分腥味的異香。

傻豹放下布帘，剛要走去第二間查看，只見走廊的另一端走來一個高大的漢子，傻豹及老古俱是一怔，這人可不正是胡二刁？他既然在此，王炳爲何說他不在？

胡二刁見到傻豹，熱情地打招呼：「隊長，您早！」

「早！」傻豹有點尷尬地應着。「胡老闆沒出去蹓躂麼？」

「小弟剛來乍到，館子內的事却還不曾了解透澈，怎還有心情去蹓躂？」胡二刁又把烟盒掏出來了，含笑地遞向傻豹。「不知隊長在大清早駕臨，有何見教？」

傻豹回頭便走。「俺是沒事做，隨便來看看的！」

胡二刁望着他後背，目中露出奇怪的異光。

當傻豹的背影在牆角消失，胡二刁左手忽然向後一揮，他那個跟班便出現了。「小虎子，那姓王的小子有點古怪，你要多注意一點！」

「大哥放心，小弟知道，這一條兩頭蛇反不出我的手掌心！」

胡二刁又道：「吩咐梁二辦一份喪禮，我要去王府吊祭一下！」

「大哥您……」

「不要怕，大哥什麼時候出過事？」

當胡二刁跟小虎子去王府時，王炳亦偷偷地自後門溜出去了，沒有人知道他去那裏，只見他回來時一臉上帶着惡毒的神色。

胡二刁果然沒事而回，天色逐漸暗了。王炳忽然向梁二請假，說是有個弟兄生日，要去喝兩杯。梁二自無不准之理，但王炳並沒有立即離開，而是先換了一套乾淨的衣服，待掌了燈，又找了柄利刀，然後才自後門出去。

他這一切雖然沒有破綻，但仍被小虎子看在眼內，當他離開安慶館不久，小虎子也出去。

這一條巷子十分長，王炳大搖大擺地走着，心中却在暗暗得意：「小子，任你奸似鬼，也要吃大爺的洗脚水！」頭也不回地走出蜘蛛巷。

出了巷，王炳筆直地走向瑞祥酒樓。此時還是晚飯的時候，酒樓內的食客還佔了七八成人，王炳找了一張桌子坐下，伙計却替他擺上兩副杯箸。

菜來了，王炳只低頭吃着悶酒，却沒去動菜，大概是在等人。他等得極有耐心，只苦了小虎子躲在酒樓外面的暗處不停地監視着。

過了一陣，王炳大概因爲等不到人，便舉箸吃喝起來。他吃得很慢，好像那些酒菜都是御厨的傑作般，可憐小虎子却餓得肚子咕咕亂响。

好不容易才等到王炳吃飽了飯，打着酒呃慢慢走了出來，却不是返回蜘蛛巷，而向碼頭那邊走去。

小虎子遠遠地吊着，但王炳速度忽然加快起來，迅即轉入一條小巷，小虎子餓了半夜，那肯放過他？連忙快步奔前。

轉過牆角，只見王炳仍在前頭走着，口中哼着歌。「俺好似籠中鳥啊，振翅飛不出……」

一闕歌尚未唱畢，只見橫巷內走出兩個蒙臉的漢子來，攔腰把小虎子擋着。

小虎子也不是頭雛鳥，見狀便知中了埋伏，急忙轉身後退，但那兩人反應極快，立即自後追前，幾個起落已貼近小虎子，只見一個漢子自後飛撲過去，雙臂張開攔腰向小虎子抱去。

小虎子也不是省油燈，聽得背後有風聲，慌忙向旁一閃，那漢子撲空，雙脚落地身子不穩，小虎子一脚急掃過去，「砰」的一聲，脚跟撞在那大漢的小腹上，登時應聲倒地。

說時遲，那時快，另一個大漢已到，他見小虎子單足立地，也是一脚飛踢了過去！

小虎子眼明手快，沉肱一格！不料對方那一脚力道極猛，小虎子吃他一撞，蹬退兩步，幸而後背已靠着一堵牆，這才站穩脚跟。

那漢子十分勇猛，標前一步，一招「冲天炮」猛打小虎子的下巴，小虎子右手五指向上迎去，同時把頭一側！

那漢子不敢讓小虎子的五指搭上手腕，手臂一圈，把小虎子的右手彈開，左拳一招「黑虎偷心」直搗而出！

小虎子心頭一懍：「這人不好對付！」眼光一掠，身子向旁躍出一步，左手忽然自對方肘底突入，反抓其胸膛！

這一招使得十分巧妙，那蒙臉漢子吃了一驚，連忙向後一退！小虎子却趁這機會向倒在地上的另一個蒙臉漢撲去！

正想彎腰伸手去抓人，不料那人忽然自地上彈起，凌空一側身，右拳左掌反向小虎子擊去！

這一着大出小虎子意外，雙手急格仍然慢了一步，使對方一掌擊中脅下，肋骨險險折斷。

同時候，另一個蒙臉漢亦自後一拳擊至，小虎子猛吸一口氣，身子一蹲，讓過拳頭，同時沉肘向後一撞！

「噗！」正中小腹，那大漢不由自主「噢」地發出一聲怪叫！

小虎子一招得手，忍着痛轉身向橫巷奔去！

吃小虎子沉肘一擊的那個蒙臉漢，叫道：「快追！」可惜他一口氣還緩不過來，起步稍慢，小虎子經已去遠，眼看再追不上，不由跺脚罵道：「這小子好刁！哼，逃得過今日，逃不過明日！」

王炳又自街角轉出來了，埋怨地道：「你們兩個人連一個小子也對付不了，還是什麼英雄？看來俺也不能回去了！」

一個蒙臉漢道：「不要緊，他可能還不知道！」

× × ×

小虎子返回安慶館，梁二立即看出有點不對，連忙問道：「兄弟，發生了什麼

事？」

「讓兩個狗爪子碰上吃一記！沒什麼大事，不用大驚小怪的！快收舖了吧？」

「快啦！」梁二獻殷勤地道：「小兄弟你還未吃飯吧？待老哥哥去吩咐灶房一聲。」

「多謝老哥哥關照！」小虎子往門外看了幾眼，便走入內堂了。

安慶館收舖了，舖內的人絕大多數已回家，胡二刁却在這時候離開了。他很快便穿出蛛蜘巷，忽然若有所覺，稍一住脚細聽一下，臉上露出一個笑容，縮在一堵牆後。

果然此刻巷內立即閃出一個漢子來，胡二刁突然自黑暗中竄了出來，手臂一翻，一把抓住那漢子的胸襟，低聲道：「快帶我去見施子勝！」又輕聲在那漢子耳邊說了幾句話。

那漢子歎了一口氣，說道：「請跟俺來！」

碼頭血鬪

十一月上旬，北風更烈，自碼頭上吹來的風，幾乎把人們的肌膚割裂。

碼頭上有個苦力，人喚三杯醉，是個近五十的漢子了，還是一條光棍，生平唯好杯中物，但說也奇怪，此君酒量極差，三杯落肚便滿臉紅光，醉容可掬了。

船上的米已卸畢，日頭還未下山，三杯醉自後袋裏摸出一瓶窩窩頭，往嘴裏咕嘟地灌了幾口。一陣酒氣自丹田湧了上來，三杯醉臉上又紅了。酒一下肚，一天的疲乏好像消失了大半，寒氣也驅散了，三杯醉扒開胸襟，讓寒風吹在毛茸茸的胸膛上，歪着步子向歇脚的草窩走去。

走了一半，他已把那瓶酒喝得一乾二淨，順手把酒瓶拋掉，撇開喉嚨唱了起來：「俺秦瓊被病魔來磨……沒奈何來橋頭賣馬，且莫笑俺……」

歌音未落，「噗」的一聲，冷不防脚步一歪，摔落一條水溝裏。水溝兩邊長着野草，紙屑酒樽破木板等雜碎零亂地散着，幸而水道未塞，加上天寒，溝水還不太臭。

三杯醉讓溝水一浸，酒意登時醒了大半，掙扎着自水裏站了起來，寒風一吹，禁不住打了個冷顫：「他奶奶的，這是什麼玩意兒，喝了酒喝臭水？呸！」

他怕這窩囊相讓同伴看見，吐了一口涎沫，伸手在臉上一擦，急忙向上爬去。

水溝足有一人高，不大好爬，三杯醉抓住一撮野草攀升了上去，也不知是他交上霉運，還是那草因土淺根少，一拉便掉了。

三杯醉又往下跌去，不過，這一次他沒滾落水內，雙脚不知讓什麼擋着。他喘了一口氣，低頭一看，原來下面有一塊木板，他呸了一聲，正想再爬上去，不料雙脚一用力，那木板倏地一滑，這一次又跌落溝水裏了。

只聽「咕通」一聲，木板下一件黑忽忽圓溜溜的東西，隨着他也滾落水內。

「他奶奶的，這是什麼東西？」三杯醉索性坐在水溝內，伸手一撈，那東西黏糊糊的，出水一看，天殺的，竟是一夥人頭！

「俺的娘呀！這算是什麼？」急忙把人頭丟了，一個勁往上爬，可是爬了一半他又停住了，「咦，聽說王麻子死後還找不到頭，這莫非是他的？這當兒，局裏王府都賞紅找這東西，莫非是天掉下的一筆橫財，要讓俺沾手？」

想到此，三杯醉又爬落去了，閉着眼抓起那腦袋，往上一拋，然後爬將上來，顧不得滿身濕透，冰寒透骨，拾了個破袋子，把屍首往內一丟，沒命的跑去報案。

× × ×

那人頭經水洗過，臉上已腐爛了，而且還有點發腫，但經過辨認，那不是王麻子的頭，而是石狗子的！

三杯醉有點懊喪，雖說還能領到紅，但跟王麻子的頭可差多了。

局內的人大都是精神一振，施子勝立令傻豹帶一批人去水溝裏搜索，希望王麻子的頭也在裏面。

傻豹帶着十多人，先在通往大海的溝邊派人守着，自己捋起褲脚跳落溝裏，其他隊員也都拿着網子及竹竿向水裏撈，草內挑。

忙了好一陣，天色已黑，傻豹吩咐手下去拿來了兩盞煤油燈，實行挑燈夜戰。

看看再無希望，大伙兒都乏了，傻豹正想下令收兵，就在此刻，碼頭上遠處却傳來一陣呌喝聲。

傻豹叫小白去探風聲，却原來是安慶館的人跟碼頭的苦力生了磨擦。

傻豹暗叫一聲妙啊，忙傳令手下自另一頭上了溝，借着夜色的掩沒，悄悄望碼頭那邊掩過去。

只聽一個清勁的聲音道：「這批貨一定要在今夜卸下來，多少錢你們總得開個價來。」

一個苦力判頭模樣的大漢，大冷天仍半敞着衣襟，大聲道：「老子在這裏可不是頭一日出來混的，那有什麼隨時來便叫卸貨的，現在人都回去啦，再多的錢也僱不到人！」

他對面的一個漢子道：「多付錢人不要，那好吧，咱們自個卸！」

傻豹認得這是安慶館的小虎子，只聽那苦力喝道：「小子，這是誰的地頭難道你沒打探清楚麼？這偌大的一座碼頭都是咱們獅子幫的地盤，你敢破壞規矩，俺便把你丟落大海喂魚去！」

小虎子也火了，道：「俺也不是頭一天出來混的，什麼幫不幫我曾見過？也沒見過這樣子的幫，你道俺是好吃的果子？去你娘的，所謂不是猛龍不過江！」

那苦力判頭哈哈一笑：「老子不管你是皇帝，俺在這裏一叫，起碼可召集得三二百人馬，任你是齊天大聖，也飛不掉五指山！」說着狠狠地把烟蒂往地一摔，正想吩咐手下動手，忽見黑暗中有一人快步走來，喝道：「兄弟，有話好說，別動傢伙！」

判頭冷冷地道：「你是什麼東西！」

小虎子道：「這是俺老闆。」

「哦，是姓胡的？」判頭冷冷地道，臉上滿是不在乎。

只見胡二刁幾步便走到判頭臉前，堆下笑容道：「兄弟姓胡，不知老大貴姓大名？」

「兄弟俺姓原，單名一既彪字。」

「原來是原老大，失敬失敬！」胡二刁不溫不火道：「原老大在此開扒，自然想招財進寶，什麼因由硬把錢往外推？」

「俺姓原的沒見過白銀？原彪冷哼一聲：「錢誰會嫌多？只是俺少你一個主顧也不用去喝西北風，做人嘛，該世故一點！除了錢之外，這要顧點人情！」

「啊哈，原來老大是怪小弟來了貴城，沒去投拜帖上香啊？」胡二刁恍然大悟：「這個倒確是怪小弟一時疏忽，趕明早小弟立即備一份厚禮親自送到府上去！」

「不必了，」原彪冷冷地道：「什麼一時疏忽，這分明是沒把俺看在眼內，就算你是强龍，也不一定能壓得了俺這地頭蛇！」

「小弟絕對沒有這個意思，嗯！老大我的確想跟您和解，你提出條件吧！」

原彪想了一下，道：「好吧，俺瞧在梁二的份上，便放你一馬吧，今晚兒要卸貨也行，價錢十倍，以後三倍！」

胡二刁把臉一沉。「老大倒會坑人啦，多好的油水都讓你一人吃掉了！」

原彪寒着臉道：俺說的話一是一，二是二，你若不肯，拉倒！請吧！」

「且慢，」胡二刁道：「俺是存心不再搬江湖規矩，你若要橫裏，先勿怪俺要報官啦！」

「隨你，報官這碼事也不知多少人試過了，只怕你一報，以後船公司便不肯載你的貨啦！」

胡二刁一怔，忙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回去問問梁二吧！」

王炳恰好在胡二刁身旁，便踱着脚在他耳邊輕聲道：「假如咱們報了官，姓原的便派人下水到船底下弄些手脚，他們已試過好幾趟了，是以咱們即使要自己卸貨，船上的人也不肯。」

胡二刁怒道：「左又不行，右又不行，姓原的你眞要絕人活路哪？」霍地拉開外袍，露出一身短褂，「反正是死路一條，俺便掂掂你的份量，死裏求活吧！」

「臭小子，不給你點顏色看看，你也不知道獅子幫的厲害？」原彪正眼也沒看他一眼，把手指放在嘴內，猛地打了個唿哨，黑暗中竄出十多條鐵塔般的壯漢來。

胡二刁反應極快，標前幾步，一拳直取原彪。

原彪快步一閃，他身後一個矮壯的漢子伸手來格，順手給胡二刁一拳。

不料胡二刁根本沒有把他放在眼內，身子一閃，蹬前一步，伸臂抓向原彪的肩膊。

與此同時，小虎子也標前幾步，按住那個矮壯的漢子，霎時間，原彪的那十多個手下，已及時趕來，跟安慶館的那六七個夥計混戰起來，對方以兩敵一，一上來便大佔上風。

胡二刁接連幾招，迫得原彪回身應戰，但他回首一掠，見手下勢危，忽然虛幌一招，接着一個倒退，標到小虎子的對手背後，一個後肱擊出。

矮壯漢子聽得背後的聲音，連忙向旁一閃，但小虎子跟胡二刁合作多時，兩人共同聯手破敵也不知多少次，已到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地步，胡二刁一退，他便知道他的用意，是以，矮壯漢子一閃，他的一隻左腿便及時橫掃過去！

這兩下是急湊在一起，饒得那漢子發現得早，仍然閃避不了，「砰」的一聲，跌倒落地。

胡二刁叫道：「小虎子，你去幫他們，這個讓我來！」話音一落，標前一步，脚跟在那漢子的小腹上猛地一踏，那漢子登時癱軟，像死蛇爛蟮般。

這時候，原彪才奔了過來，胡二刁閃過他一拳，彎腰抓起矮壯漢子，用力向對方拋去！

原彪只得伸手接住，但胡二刁又向側衝去，手腕一抬，拍開一個襲擊王炳的漢子的拳頭，同時左脚一個小小盤腿，向其下盤一掃。

那漢子反應也是不慢，雙脚一跳，右掌一爪向胡二刁抓過來，胡二刁身子一縮，右拳猛地自對方肘下搗出，只聽「蓬」的一聲，那漢子脅下着了一拳，連肋骨也斷了兩根，大叫一聲，跌落地上再也不能動彈，哼哼哈哈的，似孝子死了娘般。

原彪大怒，急追過來，胡二刁依法施爲，又把那漢子抓了起來向他拋去。

目光一瞥，看定了形勢，又向一個漢子的背後襲去，這次，對方有了防備，連忙閃身一退，同時一拳反擊胡二刁小腹。

胡二刁看也不看他一眼，身子一歪，又向另一個漢子襲去，他不斷改換對象，雖然只能再擊倒一人，但對方經他這樣一攪，陣脚登時亂了。

原彪無名火急起三千丈，叫道：「兄弟們，拿刀子對付，不把他們放倒幾個，這口氣絕難消，何況還要讓人看扁了。」

這一聲號令一出，獅帮的人立即自鞋硼裏抽出明幌幌的刺刀來。

安慶館敢在蜘蛛巷內開設膏子舖，自也不是善男信女，見狀也抽出武器來，小虎子回身急跑，奔到一堆爛木堆內抽出一條鐵棍，原來他是有備而來的，鐵棍頭創了尖，還能當槍使用。

胡二刁沒用刀子，他奔前幾步，拾起剛才自己拋落地上的外衣，刹那間，只見一個獅帮的大漢，抽出一對鐵鈎，向胡二刁衝去。「姓胡的，今日叫你來得去不得！」話音未落，左手鐵鈎已向胡二刁臉門搭去。

胡二刁雙手抓住外衣，頭向上一仰，順勢向側一偏，那大漢一鈎落空之後，右手鐵鈎又向胡二刁胸膛鈎去！

胡二刁大喝一聲，聲如霹靂，那大漢緩緩一怔，胡二刁雙手一翻一捲，把對方的手腕纏住，用力向側一拉！

那大漢冷不及防，脚步一鬆蹬前幾步，左手鐵鈎尚未回來，胡二刁已急飛一脚，踏在大漢的心窩上，同時把外衣一鬆！

這一脚用力極猛，大漢應聲倒地，原彪叫道：「鐵蛋，跟俺上去！」

鐵蛋身裁雖小，但十分紮實，渾身烏黑黑的，臉上神色十分凶狠，鐵蛋用的是一柄刺刀，原彪抽出一柄短斧，一齊向胡二刁衝過去。

這時候，對方實力比較接近，一交上手，吆喝連聲，殺得難分難解。

小虎子十分驃悍，不一陣已刺倒一個

，又敲碎了一個大漢的腿骨，當眞是擋者披靡，威風凜凜。

胡二刁可沒有這麼瀟洒了，以一敵兩，加上手上沒有趁手的武器，不幾下已落於下風，幸而他身形飄忽，仗着靈活，不斷閃避，抽空才反擊。

激戰中，鐵蛋一鈎搭向胡二刁肩頭，胡二刁雙脚一錯，手腕一翻一捲，外衣急迅地纏住對方的手腕，還未飛脚，鐵蛋左掌拚死直搗過來，氣勢異常凶狠。

胡二刁怔了一怔，不由稍爲一慢，刹那間，原彪的斧頭已自後砍至。

千鈞一發之間，顯出胡二刁非凡的本領來，只見他雙手一鬆，迅速蹲下身去，這一下，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

鐵蛋那一拳在他頭頂上擊過，原彪那一斧恰好砍去！

等到胡二刁蹲下身子，兩人要想收招已經來不及了。只聽「咔嚓」一聲，血光迸裂，原彪像斧頭伐樹般砍開鐵蛋的一隻拳頭。

這一瞬間，鐵蛋只覺一麻，正想飛脚踢地上的胡二刁，剛一用力，手上創傷的劇痛才傳入心，痛得他彎下腰來！

原彪誤傷了自己的弟兄，也是怔了一怔才輕罵一句：「狗娘養的！」

胡二刁趁這時候已滾了開去，同時拾起地上的一隻鐵鈎。

原彪雙眼盡赤，喝道：「姓胡的，今日有你沒我！」操起斧頭直撲過去。

這當兒，獅帮的兄弟聽見喊殺聲，紛紛自附近奔來馳援。

傻豹見狀拋出盒子槍，向天鳴了一响，率着十多個手下衝了出去：「你們這些狗養的雜種，不幹掉你們幾個，可不會心息。」

雙方人馬見平地裏冒出一股偵緝隊隊員，立即呼嘯一聲，向四處散去，傻豹道：「快追！」說着往胡二刁死命追去。

「傻豹這死呆鳥，眞他娘的混帳！」胡二刁罵了一句，快步穿入一條小巷向前急走。

傻豹帶着小白自後而追，大叫呼喝停步，但是胡二刁身子十分靈活，左穿右插，專揀複雜的地形跑去，始終不讓對方開槍。

眨眼之間，胡二刁已跑入蜘蛛巷範圍，他心頭一動，向王麻子家拐去。

到了附近放慢脚步走去，望望房外沒人，跳起幾尺，雙手在牆上一扒，輕輕巧巧地翻上牆頭，放眼望去，此處正是內宅，近處有一棵大樹，遠處一棟屋子，窻上好像有光，但一閃又熄了。

胡二刁雙脚用力一蹬，跳前抱住樹幹，翻身上去，坐在樹枝上，只見那窻又亮了一亮。

胡二刁心頭大奇，抬眼一望，周圍不見一個人影，便輕輕溜下去，走向那棟房子。

到得窻前，才發現窻內掛着層層的黑布，大概寒風自窻縫吹了進去，那黑布不斷飄揚，所以燈光一閃一熄的。

胡二刁把耳朵貼在窻上一聽，只聽房內有兩個急促的喘息聲。

不久，一個嬌滴滴的女人喘着氣道：「死人，你要弄死我麼？」

一個男人桀桀笑道：「俺越用力，你是越快活？俺想你『死』，你還不是也希望『死』？哈哈，心肝。」

胡二刁心頭一跳，忖道：「這女的不是王麻子的老婆楊小素麼？原來這騷貨在偷漢子，只不知這野漢子又是誰？」

再一過，屋子內傳來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楊小素道：「死人，要了兩次還不够麼？小心身體，別把它淘壞了。」

那男的道：「俺蹩了半個月多啦，再來兩次也不够，唔，十多天不見你，你是益發好看了。」

胡二刁一怔。「十多天不相見，那麼就是十多天之前，經常來往，他們的姦情已不止一天了，王麻子莫非是叫這騷貨跟奸夫謀害的？」

他目光閃爍，正在想着心事，忽然遠處傳來一個沉重的脚步聲，楊小素道：「有人來了，你快躲一躲。」

胡二刁也忙閃開，走到暗廊處，躍上橫樑，藏在暗處。

（下期續完）

新篇預告

（雙鷹神捕故事）「血洗英雄心」 西門丁・著

蕪湖城連續發生幾件命案，神捕管一見一接手，便墮入兇徒的奸計之中，一步步走向絕路。首先是深得美人垂青，最後却成了欽犯。這一來，迫使管一見孤軍作戰，可是自己的每個行動都逃不過人家的眼睛，所以屢戰屢敗……最後在死裡求生之下，而僥倖把兇徒找了出來，洗脫自己的冤情。

（遊俠中原故事集）「妖女魔紅」 滄海客・著

驀見紅霞一閃，烈焰陡生，令人目爲之炫，烈焰斂處，已見人頭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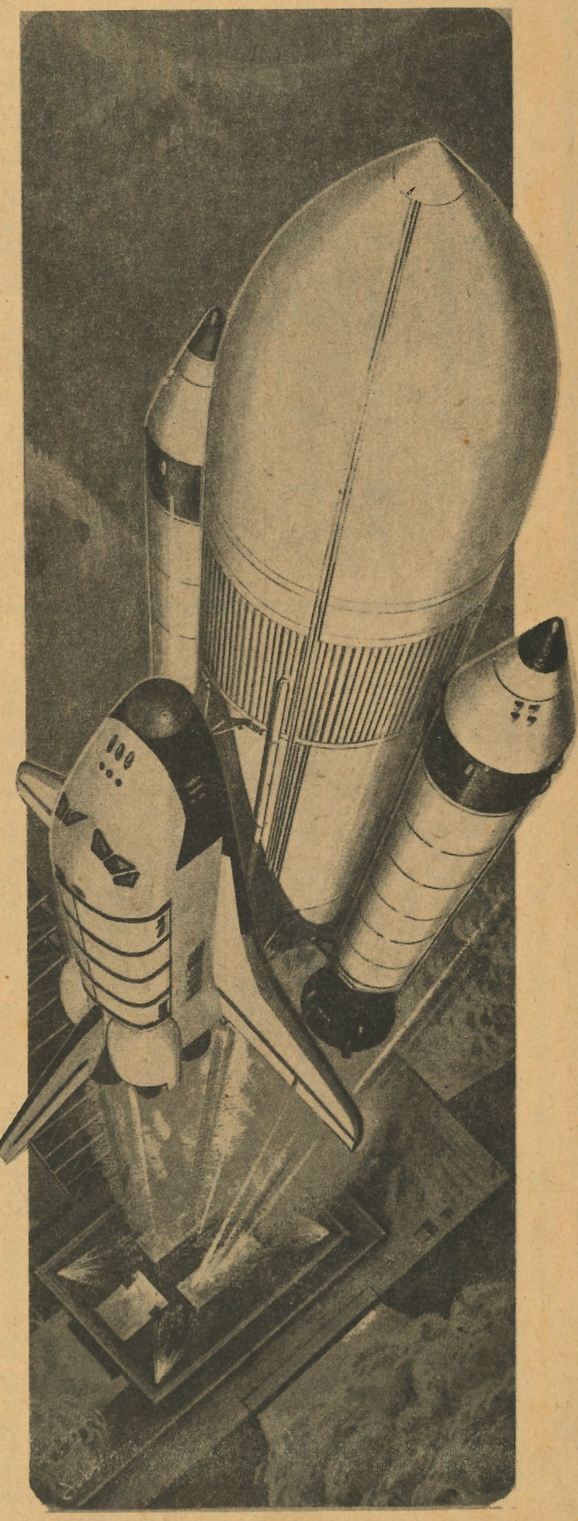
其實，霞非霞，焰非焰，不過是妖女魔紅！

妖女紅牡丹，美艷如仙姬，武林中聞名胆落，見而魄散魂飛，不料却被一雙初出道的兒女小英雄戲耍於股掌之上……

太空搜秘

太空新紀元

雍容



太空穿梭機的出現，帶來了太空飛行史上一個新紀元。在太空穿梭機誕生之前，所有火箭和由人駕駛的太空船，都是只能够使用一次的，每一次完成任務之後，它們便已經「遍體鱗傷」，這使到太空飛行是一樁非常浪費的事情。但太空穿梭機却克服了這個問題。它組合了發射火箭和由人駕駛的太空船這兩種飛行工具的性能，可以修復和多次使用的。換句話說，太空穿梭機的出現，降低了太空飛行的皮費達百份之九十以上。

太空穿梭機由火箭發射，但它回歸時却像飛機般降落跑道。穿梭機眞正進入太空的那部份，大小和一架裝上機翼的噴流客機差不多。這一部份，一般管它叫做「軌道者」(Orbiter)，可以乘搭四名機員，「軌道者」有三個主要的引擎，由一個巨大的槽供給燃料。兩支特製的火箭附在機體旁邊，幫助它起飛，到了相當高度，這兩支火箭便會自行脫落，利用降落傘降落海面，由工作人員把它檢起，以備日後再次使用。這時候，太空穿梭機便由它那幾副主要引擎驅動，繼續飛向它的軌道，由它的燃料槽供應燃料。

「軌道者」的貨物艙可以攜帶重達二十九噸的器具進入太空。所以它能够在同一時間內把幾個大型的人造衞星放入軌道，或者把幾個舊了需要修理的人造衞星帶回地球。

穿梭機在設計上是準備它逗留在軌道上一星期之久的，當它的任務完成了之後，它就會穿過大氣層回歸，回歸時，隔熱磚保護機體不致受熱。着陸後，經過檢查，便可以再次發射。

太空實驗室其實就是一個太空站，可以由太空穿梭機把它帶入軌道，歐洲和美國的科學家都可以躭在太空實驗室裏一個星期或者多一些，在軌道上進行各種試驗。太空站包含兩個部份，一個部份是加壓的，科學家可以如常的在那裏工作，用不着穿上太空裝，但另一部份却暴露在太空的眞空裏，那裏裝了觀察地球和太空的各種儀器。科學家在太空站內的研究所得，就是替未來的太空工業舖上一條新路。

太空穿梭機所發射的東西，主要的有太空望遠鏡，這是一種巨型反射望遠鏡，直徑達二·四米，這比起已經放在軌道上的任何一副太空望遠鏡都大，它可以望見地球上的最大的望遠鏡所能見到的東西一百倍的清晰。

美國的太空穿梭機「哥倫比亞」號最近再度升空，但西歐在這方面，也是不甘後人的，事實上，一架命名爲「赫耳墨斯」的歐洲型太空穿梭機計劃正在着手研究。從事這項工作的是法國國家太空研究中心和法國宇航工業公司，它們都是歐洲太

空局的主要支柱。

在希臘神話中，「赫耳墨斯」是幸運和富裕的象徵，它是太空旅行者的保護神。祂來往於天界和人類之間，替奧林匹斯諸神不時的傳遞信息。穿梭機赫耳墨斯所承担的，也正是這種穿梭使者的任務。

從外表上看，赫耳墨斯和美國的哥倫比亞極爲相似，全長十二米，三角機翼的寬度是七·四米，已知的是美國穿梭機軌道者的全長是三七米，翼寬二四米，發射時的重量爲八五噸。赫耳墨斯站在哥倫比亞面前，自然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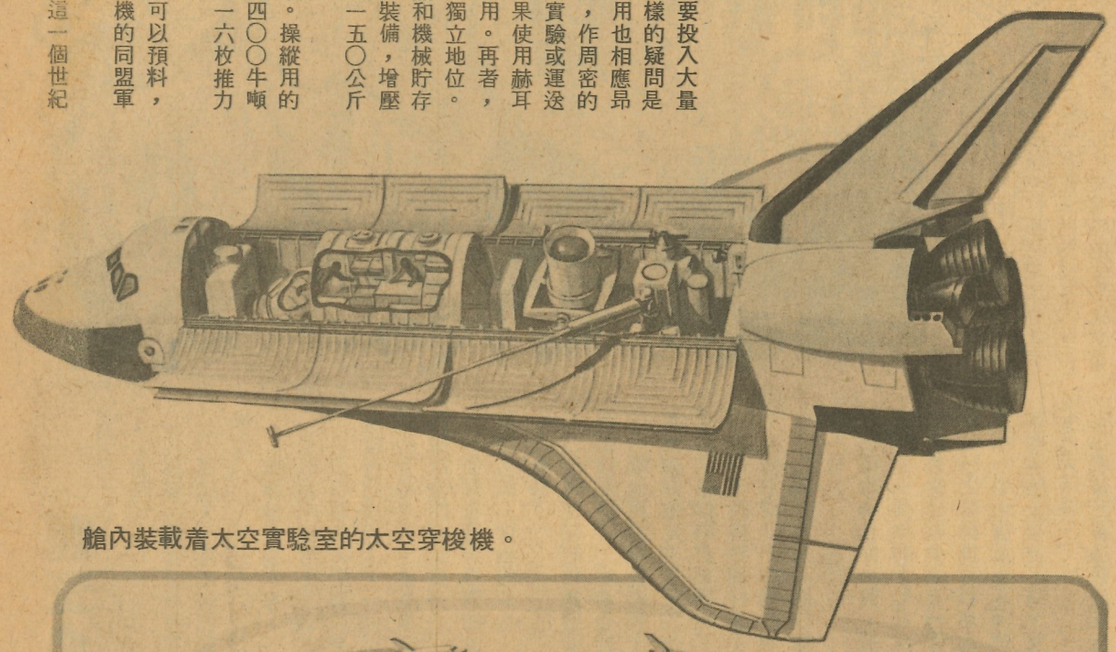
美國有了大型的太空穿梭機，歐洲爲什麼還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和人力，搞獨立的小型穿梭機呢？產生這樣的疑問是很自然的。但是，美國的穿梭機，威力巨大，費用也相應昂貴，因此必須充分利用它的有效空間和負載能力，作周密的準備。赫耳墨斯小巧輕便，機動靈活，對於小型實驗或運送小量物資，使用美國穿梭機，便很不經濟，但如果使用赫耳墨斯，便能恰到好處，赫耳墨斯可以充份發揮作用。再者，赫耳墨斯可以使西歐在載人宇宙探測方面，居於獨立地位。

赫耳墨斯的結構大體上是這樣的：以增壓艙和機械貯存庫爲主幹，並附有三角機翼，方向舵，以及着陸裝備，增壓艙是一·五立方米，可以乘搭二至五名機員，裝載一五〇公斤的貨物。

主要引擎的後尾推動力爲二〇，〇〇〇牛頓。操縱用的發動機有兩組：一組位於機首，由一二枚推力爲四〇〇牛頓的火箭組合而成，另一組配置在立引擎周圍，由一六枚推力爲四〇〇牛頓的火箭組成。

赫耳墨斯的研製大約需要十年左右的時間。可以預料，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赫耳墨斯將是美國太空穿梭機的同盟軍，穿梭於地球和太空之間。

不過，人類有機會旅行太空，看來就不會是這一個世紀裏面的事。



艙內裝載着太空實驗室的太空穿梭機。

太空穿梭機由一枚火箭發射升空，然後把它納入軌道，它降落時和一般噴流機沒有兩樣，由於它可以用完再用，可達一百次之多，比起其他太空飛行工具都經濟。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隆中客・文
可　飛・圖

神弓・寶斧・歸元劍

翻查血案　快意恩仇

雪夜。

雲霧山戰慄在漫天風雪中。

遠處，一縷悲壯而蒼勁的歌聲隨風傳來：

風瀟瀟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不復還……

少頃過後，雲霧山東麓一條已被積雪所淹沒的山徑上，一個形容枯瘦，鬚髮全白的青衫老人，沿着登山小徑，徐徐地朝向箭遠處的一幢茅舍。

他冒着漫天飛舞的大雪，頂着着膚如刺的北風，像幽靈似地，在雪地上移動着，移動着……

他與茅舍的距離逐漸縮短，臉上的神色也逐漸陰沉，脚步也好像逐漸加重。

當他距那茅舍還有十來丈距離時，那本來就好像是重逾千鈞的脚步，竟然好像是生了根似的釘在原地了。

他不勝依戀地打量了一下四週的景色，雙目中現出一片凄迷、惆悵的神情。

良久，良久，他忽然發出一聲幽幽長嘆。

他的嘆息聲未落，那茅舍的柴門呀然而啓，一個年約十七八歲，長眉入鬢，朗目凝威的白衫少年，一聲歡呼，以「乳燕投懷」之勢飛投青衫老人的懷抱中，並「撒嬌」似地說道：「師傅，您說好半個月就回來的，可是，到今宵已經是三個月零十八天了哩……」

青衫老者摟着愛徒一陣撫摩，臉上和雙目中，都現出異樣的神彩。

但那種異樣的神彩，很快就消失，代之的是一片莊嚴與冷肅，並沉聲說道：「池兒，轉過身去，以背向着我。」

白衫少年顯得不勝驚訝地轉過身軀，却是滿腹疑雲地在沉忖着：「一向慈祥憫悌，視我如子女的恩師，怎會突然變得這麼冷峻？是他老人家這三個多月來，有甚麼不如意的事呢？還是我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他沉忖未畢，青衫老人又沉聲喝道：「盤膝坐下，摒除雜念，以本門心法導引眞氣運行一週天。」

白衫少年遵命將眞氣運行一週天之後，青衫老人突然以右掌貼上他的背心，一股熱流，由「靈台穴」上源源不絕地輸入，並以低沉的語聲說道：「凝神靜氣，調勻龍虎，接引新收眞力，與本身的眞力滙合。」

此刻的白衫少年已無暇多想，更不敢發問，而只有絕對遵行的份兒了。

約莫頓飯工夫過後，白衫少年感覺到由「靈台穴」上輸入的熱流已由強而弱。

他驚悸地回轉頭，只見乃師臉色煞白地，正徐徐地向雪地倒了下去。

白衫少年一聲悲呼，縱身而起，俯身伸手，準備將乃師抱起。

但青衫老人強提殘餘眞氣，沉叱一聲：「坐好！再在原地調息一個時辰，否則，勢將前功盡棄。」

白衫少年猶豫了一下，青衫老人厲聲喝道：「坐下！」

他掙扎着爬起來，向無可奈何地，重行坐下的白衫少年溫聲說道：「孩子，好好調息一個時辰，否則，你就不是我的好徒弟。」

說完，探懷取出一隻小玉瓶，拔掉瓶塞，傾出一粒大如鴿卵的火紅藥丸，強行餵入白衫少年的口中，並長嘆一聲，道：「孩子，師傅能做的，到此爲止了，好好把握這一個時辰，但願上蒼保佑你，不致爲時太晚……」

他邊說邊走向茅屋，撤下白衫少年像一個雪人似地在風雪中靜坐行功。

一個時辰的工夫不算長，却也不算太短。

在雪地上行功的白衫少年，在乃師所輸入的眞力和靈丹的雙重奇效之下，已進入心與神會，天人合一的境界。

但進入小茅屋中的青衫老人，却並未歇息，儘管他由於輸出全部眞力，而顯得疲憊不堪，甚至可以說是已到了油盡燈枯的境地，但他却仍然強振精神，撤了一張竹椅，坐在門口替白衫少年護法。

其實，以青衫老人目前的情況來說，眞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哪有餘力替別人護法？

這情形，青衫老人自己也當然明白，所以，他的眉宇之間，充滿了一片憂急神情。

在感覺上，期待中的時間是過得特別慢的。

對目前的青衫老人來說，更感到時間過得格外的慢。

在期待與焦急中，也不知過了多久，驀地——一聲厲嘯劃空傳來。

青衫老人臉色大變地，快步走向白衫少年身邊。

白衫少年霍然張目，欠伸而起，

青衫老人禁不住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謝天謝地，孩子，你已經功德圓滿了。」

「是的，」白衫少年抖落一身積雪，注目問道：「師傅，是有強敵追蹤而來了嗎？」

青衫老人道：「是的，孩子，現在，你覺得怎麼樣？」

白衫少年楞了一下，青衫老人連忙接口道：「我是說有關你的體能。」

白衫少年稚氣地一笑道：「別的倒是沒甚麼，只是全身都輕飄飄地，好像要飛起來了。」

青衫老人慰然一笑，道：「很好，這是最正常的現象。」

白衫少年道：「師傅，池兒心中有好多的疑問……」

又一聲厲嘯，截斷了他的話。

青衫老人臉色又是一變，道：「我知道，但現在，你甚麼都不必問……」

邊說邊探懷取出一個油紙包，遞給白衫少年，道：「這油紙包，在必要時會給你解開一切疑問。」

一頓話鋒，又凄然一笑，道：「師傅是不行了，現在，你必須全心全意殺敵。進犯的敵人，都是死有餘辜的黑道巨擘，也都是你的仇家。記着，今宵進犯的敵人，必須斬盡殺絕，一個也不讓漏網，否則，對你今後的復仇行動，必然增加很多的險阻……」

青衫老人說到這裏，已有上氣不接下氣之勢，身形也搖搖欲倒。

白衫少年連忙扶住乃師，雙手托起，走向小茅屋內，並促聲說道：「師傅，您……不要說話……」

青衫老人淒然一笑，以微弱的語聲說道：「師傅……想說也……也不行了……孩子……師傅求仁……得仁，別……別無所憾，只可惜……已經不能親眼看到你……快意……恩……仇了……」

說完，已溘然長逝。

「師傅……」

白衫少年緊抱乃師遺體，放聲悲呼。

青衫老人像一支蠟燭，燃燒自己，將光和熱照耀自己的愛徒。

此情此景，敎這個身受殊恩的白衫少年情何以堪。

但他悲呼未畢，背後「颼颼」連响，已捷如飛鳥地飄落高矮不一，裝束不同的六個不速之客。

六個不速之客中，有兩個持劍的灰衫老者，兩個持刀的中年壯漢，一個持方便鏟的灰衣和尚，和一個持鐵禪杖的披髮頭陀。

白衫少年猶如未覺，仍然緊抱乃師遺體，靜立原地，有如一尊塑像。

那六個不速之客，在五丈外成半月形圍在小茅屋的大門前，由最右邊的灰衣和尚發話道：「嗨！娃兒，你手中抱着的是誰？」

白衫少年沒接腔。

那站在最左邊的披髮頭陀笑道：「那明明是咱們追踪的點子，你又何必多此一問？」

那灰衣和尚道：「可是，看情形，他已經死了，方才，雖然受了點內傷，但絕不嚴重……」

這當口，白衫少年緊走三步，將乃師遺體送入小茅屋中，然然霍然轉身，截斷對方的話道：「先師是傷在你們六個的手中？」

那灰衣和尚笑着說道：「這不是廢話麼！」

白衫少年冷冷地一笑，回答道：「很好……」

那灰衣和尚道：「對咱們來說，實在不算怎麼好，因爲，咱們不曾手刃強仇，讓他舒舒服服地死在窩中，未免太便宜他了。」

白衫少年沒接腔，只是「嚇」地一聲，抽出腰間長劍。

那灰衣和尚又道：「娃兒，你是不是甘家的餘孽甘仲池？」

白衫少年劍眉一揚，大聲地道：「不錯……」

那灰衣和尚呵呵一笑，道：「這一下誤打誤闖，還眞是找對了人哩！」

甘仲池星目中寒芒一閃，道：「你們是跟我師傅有仇，還是跟我甘家有仇？」

那灰衣和尚道：「這些，你還是去問你師傅吧！」

甘仲池俊臉上一片寒霜，青鋼長劍上煞芒伸展長達一尺，眉宇之間更是煞氣騰

騰。

這一份威態，不由不使那灰衣和尚情不自禁地退了一大步。

甘仲池披唇一哂，道：「別怕，據說，和尚的方便鏟是給自己掘墳墓用的，現在，你先掘墳墓吧！」

話落，飛身而起，以身劍合一之勢，撲向當中兩個持刀的中年壯漢……

由於甘仲池的威態懾人，也由於他的攻勢太凌厲而又太快速，那兩個中年壯漢連舉刀招架的機會都沒有，人頭已滾落一旁。

緊接着，兩個持劍的灰衫老者中，又有二個被腰斬。

另一個灰衫老者匆促中舉劍格拒，只聽「卡擦」一聲輕响，一聲慘號也同時傳出——長劍被它削成兩段，人也被斬成兩段。

剎時之間，橫屍四具。

這氣勢，這威態，不由不令那僅剩的灰衣和尚和披髮頭陀爲之心胆俱寒，也不得不硬着眉皮奮力夾攻。

灰衣和尚的方便鏟，披髮頭陀的鐵禪杖，都是五十斤以上的重兵刃。

以長劍對重兵刃，任何一個絕頂高手也不會去硬接硬架。

甘仲池當然也不例外。

甘仲池雖然沒有硬接硬架，但他那應付的手法却是既妙且絕地，比硬接硬架還要高明得太多太多。

只見他像一陣風似地，於危機一髮之間，由對方夾擊的隙縫中滑了出來，而且，於「滑出」的同時，左手順着灰衣和尚的方便鏟借力一推，灰衣和尚和披髮頭陀就只有「自相殘殺」的一途了。

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灰衣和尚、披髮頭陀二人各被震退三大步，虎口震裂，鮮血汩汩而下。

使重兵刃的人虎口被震裂，等於失去了大半的戰鬥力。這對甘仲池來說，無疑是一個最省力的殺敵機會，甘仲池自然不會放棄。何況，乃師臨終的遺言，仍然縈廻在他的耳際：「……今宵進犯的敵人，必須趕盡殺絕，一個也不讓漏網，否則，對你今後的復仇行動，必然增加太多的險阻……」

因此，甘仲池毫不猶豫地，進步欺身，一式「分花拂柳」，灰衣和尚、披髮頭陀的人頭也隨之滾落一旁。

甘仲池目注那兩具徐徐倒下的無頭屍體，苦笑着自語道：「眞差勁……」

舉手投足之間，就連宰六個曾經使乃師負內傷的強敵，眞的是對方太差勁嗎？

如果不是乃師以「蠟燭精神」，犧牲自己來成全他，他能有這樣的成就嗎？

當然，甘仲池口中雖沒這麼說，心中却是明白得很。

所以，他說過一句「眞差勁」之後，立即神色一黯，徐徐地踱向小茅屋中。

風更勁。

雪更狂。

雪地上的鮮血和屍體，很快就被風雪所淹沒。

但，風雪只能淹沒目前這現場上的血腥，却沒法消弭江湖上即將掀起的一場大殺刼。

×　×　×

花開紅樹亂鶯啼，草長平湖白鷺飛。

又是一年的暮春時節。

一年的時間不算短，在這一年當中，千幻神龍」的美號。

甘仲池成了江湖上的風雲人物，獲得了「

當然，甘仲池之所以成爲風雲人物，之所以獲得「千幻神龍」的美號，絕非倖致，那是他的超絕武功，與瘋狂的復仇行動所換來的。也可以說，那都是「鐵」和「血」的結晶。

一年以來，死於甘仲池手中的武林高手，至少已在二十個以上，每一個都是雄霸一方的武林大豪，而且，也不限於黑道人物，那二十多個被殺者當中，就有五分之二是頗負俠譽的白道人物。

此外，歷時年餘，殺人數十，究竟原因何在，也沒人能說出一個所以然來。

也由於不知道甘仲池爲何殺人，因而武林中，不論黑白兩道，莫不人人自危，不知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小煞星，幾時會「光顧」自己。

現在，位於湘、川、黔三省接界處的茶洞以北約莫五里之遙的翕園，就正處於瀕臨末日的恐怖氣氛之中。

翕園，由字義上看來，煞像是某一位高雅人士隱跡林泉之所。但實際上却是湘、川、黔三省綠林總瓢把子「鐵臂金剛」韋少甫的司令塔，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強盜頭子的強盜窩。

它，背倚崇山，面臨清溪，一道高達四丈的灰色圍牆，將其與外界隔絕開來，更格外予人一種神秘和恐怖的感覺。

二更才過。

平日燈火輝煌的翕園，此刻竟然是一片漆黑，也一片寂靜，僅僅暖閣中的小花廳中有微弱的燈光透出。

燭影搖紅中，小花廳中有五個江湖大豪在淺酌低斟地輕聲交談着。

這五個人，都是黑道上大大有名的一代梟雄。

上首並排高坐的是九疑居士南宮鶴，「硃砂神掌」蓋世雄。

分坐兩旁的是「川東野叟」任東平，清風觀主玄妙眞人。

主位相陪的是一位身着褐色長衫，溫文爾雅，年約六旬上下的高大而又精壯的老者，也就是翕園主人，湘、川、黔三省的強盜頭子「鐵臂金剛」韋少甫。

這五位江湖大豪，一個個臉色冷肅，吃得少，說得多，而且談話的重心，總是在「千幻神龍」甘仲池的身上。

×　×　×

蓋世雄舉杯淺淺地飲了一口，長嘆一聲，道：「平靜已有六年的江湖，平空被這個小煞星弄得鷄犬不寧，連帶咱們幾個老不死的也無法安枕，這究竟是爲了甚麼呢？」

「爲甚麼？」任東平發笑着接道：「你老兒好像是越老越糊塗了。」

蓋世雄呆了一下，道：「你老兒不糊塗？你明白？」

任東平道：「當然！」

蓋世雄道：「好！你說。」

任東平道：「還不是爲了六年前太保

莊的那一宗血案。」

蓋世雄愣了一下，道：「不錯，看情形，我眞是老糊塗了。」

玄妙眞人接口說道：「當年太保莊的那宗血案，表面上是由于太保莊平日樹敵太多，引起黑白兩道的公憤，而實際上却是爲了一本『萬流秘笈』。可是，六年之前死了那麼多人，六年之後的腥風血雨正方興未艾，而那本作爲禍源的『萬流秘笈』哩！究竟是誰得去了？」

南宮鶴苦笑了一下，道：「我想，『萬流秘笈』之說，極可能是一般人的捕風捉影之言，究竟有沒有這玩藝，還很難說哩！至于甘仲池這小子，據說還不到二十歲，我實在不相信，一個乳臭未乾，胎毛未褪的娃兒，能有多少能耐。」

任東平沉思着道：「『萬流秘笈』之有無，姑且不談，至于甘仲池這小子，咱們都不可因他年輕而疏忽，別的不說，光是就他出道以來，短短的一年當中，死于他手中的黑白兩道高手，如太湖潛龍堡堡主柳超，河溯大俠呂丹，紫帶幫主戈實仁，齊魯雙兒，燕趙三義……等，其中任何一位的身手，都不在目前在座諸位之下，可是，他們的死，却是血淋淋的鐵證。

「而且，他那死去的哥哥太保莊莊主『八臂哪吒』甘仲文成名時比他更年輕，如果六年之前不死的話，現在也才不過四十來歲哩！

「所以，咱們絕不可因他年輕而稍存輕視之意，一個不巧，一步錯，就滿盤輸了。」

沒人接腔，小花廳中一片寂靜。

少頃過後，還是任東平繼續說道：「當年曾參與太保莊血案的人，到目前爲止，除了另外一個存仁山莊莊主長孫尚義之外，就只剩咱們這幾個人了，今宵，能否平安渡過，還得看咱們的造化哩！」

身爲東道主的韋少甫冷冷地接口道：「任兄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此刻，請恕韋某人誇句海口，今宵除非那小雜種不來，只要他來了，準保他豎着進來，橫着出去！」

南宮鶴含笑問道：「韋兄既有必勝的錦囊妙計，何不早點說出來，也好讓咱們寬心痛飲幾杯了。」

韋少甫神秘地一笑道：「天機不可預洩，何況，那小雜種有『千幻神龍』的綽號，說不定他就隱身在咱們附近哩！」

玄妙眞人目注一旁的滴漏銅壺，微訝地道：「已經快到三更了，這小子怎麼還沒來？」

韋少甫以左手的食、中二指，挾起酒杯旁的一條長約三寸，却是栩栩如生的小金龍，道：「這是那小雜種的信物『金龍索魂令』，只要此物出現，那小子準定三更必到。」

他的話聲才落，燭影微搖，筵前已出現一位全身火紅，約莫雙十年華的美艷少女。

她中等身材，穠纖適度，眼睛、眉毛、鼻子和小咀都配合得恰到好處，兩條烏溜溜的長辮，一身紅艷艷的勁裝，英氣勃勃，艷光照人。

五個老江湖，一齊爲之臉色大變。

紅衣少女美目在對方五人臉上一掃，櫻唇微披地冷哼了一聲。

任東平首先自我解嘲地呵呵一笑道：「怎麼啦？『千幻神龍』已經黔驢技窮了？甚麼人不能幻化，却要幻化成一個姑娘家。」

紅衣少女冷笑一聲，纖手一指韋少甫，清叱一聲：「韋少甫，你站起來！」

韋少甫果然立即站了起來，並邪笑道：「有鳳來儀，是好預兆，而且首先看中老夫，老夫可眞有點兒受寵若驚哩！」

紅衣少女清叱一聲：「老賊！你死到臨頭，還敢油咀滑舌！」

韋少甫邪笑如故地道：「老夫就是喜歡這個調調兒。」

紅衣少女俏臉一沉之間，韋少甫又立即笑問道：「姑娘能否先報個萬兒？」

「姑奶奶白娟娟。」

「好像沒聽說過。」

「先父『蓋世太保』白羽，你該聽說過的。」

「哦……」

韋少甫語音一頓，又注目問道：「那麼，白姑娘此行是——？」

白娟娟冷然答道：「要向你借一樣東西。」

韋少甫微笑地道：「莫非是要借老夫的項上人頭？」

白娟娟披唇一哂，說道：「反應够敏捷。」

韋少甫又邪笑道：「老夫這顆又老又醜的人頭，居然還有姑娘妳這樣的美人兒肯垂青，按說，怎麼也不該讓妳失望，不過——」

「怎麼樣？」

「姑娘來得太不巧了。」

「此話怎講？」

「因爲，老夫的人頭，早已被人預訂了。」

「誰？」

「『千幻神龍』甘仲池。」

話聲中，一揚手中的「金龍索魂令」，道：「看！這就是他的定金。」

白娟娟不勝沮喪地，道：「怎麼？又是他！」

韋少甫笑笑道：「看情形，甘仲池搶妳的生意，已不止一兩次吧？」

白娟娟好像根本沒聽到對方的話，銀牙一挫，小蠻靴一跺，道：「不行，今宵我先來，你的人頭該先借給我才對。」

這小妮子可實在够刁鑽的了。聽她的話意，好像韋少甫的人頭不是長在頸子上，而是可以隨便摘下來玩兒的。

韋少甫冷笑了一聲，沒接腔。

不遠處傳來三更三點的鼓聲。

「九疑居士」南宮鶴突然起立，以無比清朗的語聲說道：「白姑娘，韋少甫方才說得不錯，他的項上人頭，早已被在下訂下來了。」

他一邊說一邊卸除臉上和身上的僞裝，剎時之間，已由一個糟老頭兒變成了一位劍眉星目，玉面朱唇，英姿爽颯的美少年——也就是一年以來，在江湖上掀起一片腥風血雨的「千幻神龍」甘仲池。

一向就刁鑽任性的白娟娟，一時之間，居然爲之楞住了。

但身爲當事人的韋少甫，却是一點也

不感到意外地，冷笑一聲，道：「甘仲池，老夫早就看破你的僞裝了，你所飲的酒中，已下了特製的毒藥，不出兩個時辰，你將七孔流血而死，不信，你不妨運氣試試看。」

甘仲池冷笑一聲，出指如電，接連點了蓋世雄、任東平、玄妙眞人等三人的死穴。

儘管這三個都是成名已久，雄霸一方的黑道巨擘，但由于甘仲池的出手實在太意外，也太快速了，因而不但沒法閃避，甚至連近在咫尺的韋少甫，也來不及採取搶救的措施。

甘仲池淡然一笑道：「現在，我毋須『試試』，已經感覺到中毒了。」

韋少甫冷冷一笑道：「妄用眞力，是自速其死，現在，你最多只有一個時辰好活了。」

甘仲池笑笑道：「就算是馬上死去，我也已經有了賺頭，何況，還有你給我墊背……」

「作夢！」

「不是作夢，你應該心中有數，我還有殺死你的力量。」

「……」

「更何況，我事先已服過本門解毒聖藥，任何劇毒，都可以延緩發作的時間兩天以上，有這兩天工夫，包括殺死你在內，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

這當口，那已被點死穴的三個老魔都已徐徐地倒了下去。

甘仲池話鋒一轉，道：「所以，你的心機，都白費了。」

韋少甫冷笑道：「老夫的心機，不會白費的，縱然你能苟延兩天生命，到頭來還是死路一條，因爲，老夫這一門毒藥，無藥可解，何況……」

甘仲池截口笑道：「即使本俠兩天之後必死，也還有兩天好活，而老賊你，却已絕對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話落掌起，一股無比強勁的掌風，向韋少甫身前疾射而來。

韋少甫老奸巨滑，早已料到對方必有此舉，因此，甘仲池手掌一揚之間，他已疾若飄風地橫飄八尺，目注蹙眉捧胸，好像正在強忍無限痛苦的甘仲池獰笑道：「小狗，味道如何？」

一頓話鋒，又道：「老夫不妨老實告訴你，你只要再度強行使用一次眞力，保證你立刻橫屍當場。」

甘仲池默然不語。

看情形，甘仲池是在暗中運用眞氣，企圖將所中毒藥逼聚一隅，以便再作孤注一擲。

一旁冷眼旁觀的白娟娟，忽然俏臉一沉，向韋少甫逼近三步，厲聲叱喝道：「老賊，快點拿出解藥來，今宵可以饒你不死。」

韋少甫那不懷好意的目光在白娟娟的週身上下一陣溜轉，道：「解藥麽，本來是沒有的，不過，看在白姑娘的份上，老夫可以破例……」

「少廢話！快點拿出解藥來！」

「哪有這麽簡單的事。」

「有條件？」

「當然……」

「你先行估量一下，不合時宜的條件，最好是免開尊口。」

「老夫這條件，是最合宜時不過了，現在請聽好，解藥可以拿出來，但甘仲池的武功必須廢除，妳也必須留下作爲老夫的如夫人。」

白娟娟俏臉鐵青地一聲厲叱道：「作夢！」

厲叱聲中，一片「紅霞」向韋少甫電捲而來。

「砰」地一聲震响過處，「紅霞」電捲之勢一滯，韋少甫却連連後退。

好一個白娟娟，她飛撲的身形一滯之後，不待韋少甫立樁站穩，又再度飛身追擊。

韋少甫一招硬拚已吃了大虧，又怎敢再行硬拚。

但他目前所立處，是小花廳的死角，退既不可能，左右兩側又不能挪動，眼看就只有再行硬拚的一途，而再行硬拚的結果，吃虧的也必然還是他自己。

但他畢竟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于危機間不容髮的瞬間，已作了適當的決定。

只見他身形一矮，險煞人地由白娟娟的左脅下貼地平飛，射落白娟娟背後三丈之外。

白娟娟嬌軀電旋，跟踪飛撲。

白娟娟的行動，實在太快，快得使韋少甫來不及採取較佳的應變行動，而只好再度誑而走險。

他驀地身形一倒，以左足跟爲軸，貼地作一百八十度的廻旋，然後身形一弓，一挺，又已倒縱三丈之外。

白娟娟吃虧在臨陣經驗不足，因此，空負一身遠超于對方的武功，却是兩番追撲都功敗垂成。

她憤怒之下，美目中寒芒連閃，又待作第三次的追擊。

但是韋少甫却連連搖手，說道：「且慢。」

白娟娟冷笑道：「改變主意了？」

韋少甫一臉邪笑，並答非所問地道：「丫頭，妳就一點也不爲妳的『他』着想了麽？」

白娟娟目光一掃靜立一旁，運功迫毒的甘仲池，不由芳心一震地楞住了。

原來甘仲池的背後已多出一個臉色陰沉的灰衫老者。

而且，那灰衫老者的右掌，正貼在甘仲池背後的「靈台」穴上。

韋少甫一聲得意已極的怪笑道：「白姑娘，妳如果能接受我的條件，現在還來得及。」

白娟娟沒吭氣。

韋少甫道：「否則，只要老夫一聲令下，甘仲池的小命就完蛋了。」

白娟娟上齒緊咬櫻唇，美目溜轉，仍然不作聲。

韋少甫陰險地一笑道：「也好，讓妳多攷慮一下，待會再作答覆。」

白娟娟表面上不言不動，好像很鎮定，但實際上却是心亂如麻，念轉如電地在心口相商：

「不錯，甘仲池是我一見傾心的一個男人，但他却是已經成婚的人，姑不論他對我這一片痴情是否已經知道，也不論他

對我是否有興趣，就憑他已是『使君有婦』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勇氣盡消了。

「何況，他是太保莊莊主的弟弟，而我却是莊主手下人的女兒，論身份地位，都有距離。

「因此，不管他今宵是生是死，我這一片痴情，都白費了。

「像這情形，我有甚麽理由要爲他作如此重大的犧牲？

「更何況，縱然我肯不顧一切地爲他犧牲，他的功力被廢除了，形同一個廢人，這，對于一個曾經具有絕世神功的人而言，會有生不如死的痛苦，那麽，我的犧牲，又有甚麽價值？……」

她興念及此，不由銀牙一咬，迸出一個「不」字來。

韋少甫冷笑道：「老夫老眼未花，丫頭，妳對甘仲池早就一往情深，現在，妳這麽決定，不怕抱恨終天麽？」

白娟娟大方地點點頭，道：「不錯，我對他是一往情深，我也心甘情願地爲他犧牲一切。」

韋少甫道：「那妳爲甚麽不肯接受我的條件，而眼睜睜地看着他去死？」

白娟娟凄然一笑，道：「這正是我對他用情的眞摯之處，試想，一個練武的人，被廢除了武功，活着還有甚麽意思？

「而且，以我的身體交換他一條殘餘的生命，對他來說，更是一種最殘酷的痛苦。既不能爲自己復仇，又不能爲愛他而犧牲的人雪恨，豈不是敎他痛苦一輩子？

「所以，接受你的條件，不是救他，是害了他。

「也所以，與其讓他痛苦一輩子，還不如讓他目前死去來得乾脆。」

韋少甫冷笑道：「丫頭，說來好像是仁至義盡，很有道理，但事到如今，可由不得妳，而且，老夫也絕不相信，妳能忍心眼看妳心愛的人，活生生地死在妳的面前。」

白娟娟俏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轉身向靜立行功，臉上一片湛然神色的甘仲池歎笑道：「甘少俠，我想，你也必然會認爲我的選擇是明智的。目前，你不一定會死，如果不幸而死去，我也會爲你復仇，並妥善照料你的夫人。」

甘仲池忽然全身一陣顫抖。

是受到白娟娟的眞情所感而激動？還是所中劇毒又加重了？

如果按目前情況來衡量，當以前者的成分諸多。

最難消受美人恩。

聽到目前白娟娟這一番情眞意切的話，而一點都不感動也不激動的男人，那一定是白痴。

甘仲池不是白痴，所以，他必然被感動，也必然會激動。

但，靜立甘仲池背後，掌握着甘仲池的生死的灰袍老者，居然也全身發出輕微的顫抖。

那灰袍老者不可能激動。

那麽，灰衫老者之所以全身顫抖，是不是受了甘仲池全身顫抖的影响呢？

可惜這情形，韋少甫並未注意到。

× × ×

現在，本來是滿臉凄楚神色的白娟娟，已換成一臉冷肅，一步步逼向韋少甫身前。

韋少甫則一步步地後退，並厲聲叱道：「丫頭，站住！」

白娟娟駐步冷笑道：「老賊！你如果也算是一個人物，就該憑眞實功夫，拚個強存弱亡。」

「丫頭，老夫再給你一次機會。」韋少甫轉向甘仲池背後的灰衫老者沉聲說道：「胡堂主，只要這丫頭再說一個『不』字，立刻震斃這小子。」

那灰衫老者堅着嗓音，應了一個「是」字。

韋少甫又向白娟娟沉聲問道：「丫頭，妳答不答應？」

白娟娟俏臉上的肌肉接連抽搐了幾下，然後，一挫銀牙，斬釘截鐵地答道：「不！」

韋少甫臉色一沉，向那灰衫老者揮手如响斯應——

只見那灰衫老者右掌一推，甘仲池的身形立即像離弦激矢地向韋少甫身前疾射而來。

韋少甫一聲獰笑，向左橫挪五尺，打算避開甘仲池的身軀。

但甘仲池忽然揚指凌空點向韋少甫前胸的「鳩尾」、「乳根」、「分水」等三處大穴。

在韋少甫的下意識中，此刻的甘仲池，已經是被灰衫老者震斷了心脈的一具死屍。怎會想到這具「死屍」竟然會出手點他的穴道。

而且，這具「死屍」的點穴手法之快與認穴之準，更是無以復加。

因此，韋少甫心中「不好」的念頭還沒轉完，人已沒法動彈了。

甘仲池却是臉含微笑，向韋少甫披唇一哂之後，緩步走向白娟娟身前，並邊走邊帶笑說道：「甘仲池何德何能，敢勞白姑娘如此關注。」

語聲與脚步同頓，一躬到地道：「小生這廂有禮了。」

對此刻的白娟娟而言，恐怕連她自己也分辨不出，心中究竟是一種甚麽滋味。

她心目中所崇拜的偶像居然沒中毒，並大發神威，一舉制住韋少甫，當然是說不出的興奮。

但她方才情急之下所說的那一段洩漏心事的話，却使她禁不住雙頰飛霞，恨不得有個地洞可以鑽下去。

她在羞急交迸之下，本想立即抽身一走了事，但一番刻骨相思，好不容易於陰差陽錯中得以一傾積愫，却又不甘心就此一走了之。嬌羞無奈之下，只好蓮足一頓，別轉身去。

但甘仲池却是得寸進尺地前行三步，握住她的左手，柔聲說道：「白姊姊，妳在生氣了？」

白娟娟螓首低垂，羞喜交迸地纖手一掙，却不曾掙脫。

甘仲池又說道：「白姊姊，是我不好，我應該早點傳音將眞象告訴妳才對，不過……」

話聲微頓，輕笑着接道：「如果不是這樣，我又怎能聽到姊姊妳心靈深處的話

哩？」

白娟娟的雙頰更紅，螓首也垂得更低了。她，蓮是再度一頓，訥訥地說道：「甘少俠，請……放開我的手。」

甘仲池並沒放開她的手，却用另一隻手在自己臉上一抹，並以一種無比嬌甜的語聲說道：「白姊姊，妳抬頭瞧瞧。」

白娟娟心頭一震地，猛抬螓首，目光一觸之下，楞住了。

因爲，站在她面前，並握住她的一隻手的，哪裏是甚麼甘仲池，對方除了仍然是一身男性衣衫之外，分明是跟她自己一樣的女兒之身。

只見她，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挺直的鼻子，小小的櫻唇，圓圓的臉龐，白裏透紅的雙頰……，一切的一切，都既甜又俏，眞箇是人見人愛，我見猶憐。

白娟娟驚喜交迸之下，忘形地一把反握對方的另一隻手，顫聲問道：「妳就是甘少俠的夫人，綽號『千面觀音』的柳如眉姊姊麼？」

有那麼神奇得不可思議的易容術的人，當代武林中，除了「千面觀音」柳如眉，就只有「千幻神龍」甘仲池了。

甘仲池，柳如眉這一對年輕俠侶，之所以能化身千萬，令人莫測高深，神奇的易容術不過是原因之一，主因却是他們那傲視當代武林的「九轉百幻神功」。

顧名思義，「九轉百幻神功」不但威力無匹，而且還能任意改變自己的外表，再輔以神奇的易容術，自然能令人眞僞莫辨了。

× × ×

柳如眉嫣然一笑，說道：「是的，我就是柳如眉，不過，應該叫姊姊的却是我哩！」

緊接着，她螓首一偏，向呆立一旁，也就是原先站在她背後，以一手抵住她「靈台穴」的灰衫老者，靈目一瞪，道：「你……還發甚麼楞？」

那灰衣者如夢乍醒似地苦笑了一下，然後向白娟娟深深地一躬，道：「白姑娘，請原諒甘仲池夫妻倆方才的無狀，這實在是一種巧合，絕非有心戲弄。」

也就乘這深深地一躬之間，將臉上和身上的僞裝一齊卸脫。

現在，卓立白娟娟面前的，正如柳如眉方才所僞裝的一樣，是一個劍眉星目，玉面朱唇，年約二十來歲，英姿爽颯的美少年。

白娟娟本來已由于柳如眉的現出本來面目而沖淡了方才的嬌羞。此刻，甘仲池的驀地出現，並舊話重提，不由又使她的俏臉添上兩朵紅雲。

柳如眉白了甘仲池一眼，方待設法打開這尷尬的局面，白娟娟却已自己找好了台階，訕訕地一笑道：「柳姊姊，妳沒有中毒吧？」

柳如眉一聲嬌笑道：「娟姊，方才我已經說過，妳該叫我眉妹哩！」

不等對方接腔，又含笑接道：「謝謝娟姊，小妹雖然中了毒，却已用本身眞氣將毒質逼聚一隅，而且，池哥也已經取得解藥，不妨事了。」

她的話聲未落，忽然傳來一串陰森的「桀桀」怪笑。

笑聲過後，一串蒼勁語聲跟着說道：「不知死活的狗男女，死到臨頭，還在喋喋不休地儘說些肉麻當有趣的話，你們且抬頭向四週瞧瞧。」

甘仲池並沒放開她的手，却用另一隻手在自己臉上一抹，並以一種無比嬌甜的語聲說道：「白姊姊，妳抬頭瞧瞧。」

白娟娟心頭一震地，猛抬螓首，目光一觸之下，楞住了。

因爲，站在她面前，並握住她的一隻手的，哪裏是甚麼甘仲池，對方除了仍然是一身男性衣衫之外，分明是跟她自己一樣的女兒之身。

只見她，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挺直的鼻子，小小的櫻唇，圓圓的臉龐，白裏透紅的雙頰……，一切的一切，都既甜又俏，眞箇是人見人愛，我見猶憐。

白娟娟驚喜交迸之下，忘形地一把反握對方的另一隻手，顫聲問道：「妳就是甘少俠的夫人，綽號『千面觀音』的柳如眉姊姊麼？」

有那麼神奇得不可思議的易容術的人，當代武林中，除了「千面觀音」柳如眉，就只有「千幻神龍」甘仲池了。

甘仲池，柳如眉這一對年輕俠侶，之所以能化身千萬，令人莫測高深，神奇的易容術不過是原因之一，主因却是他們那傲視當代武林的「九轉百幻神功」。

顧名思義，「九轉百幻神功」不但威力無匹，而且還能任意改變自己的外表，再輔以神奇的易容術，自然能令人眞僞莫辨了。

× × ×

小花廳外，突然像幽靈似地出現一個身着青衫的中年文士，手持一面手掌大小的杏黃三角旗，向花廳中朗聲說道：「莊主有令，請韋盟主出廳答話。」

花廳後面傳來韋少甫的語聲道：「皇甫護法請垂察，花廳中有強敵被困，韋某暫時不便外出恭迎，請移駕由廳外右側進入待茶。」

那青衫文士已乘韋少甫答話之間，將花廳中的情況打量清楚，聞言之後，漠無表情地道：「韋盟主，皇甫迪此行，就是奉命調處韋盟主與甘少俠之間的糾紛，憑此金龍旗令，請韋盟主先行撤除噴火筒，並請出廳一見。」

話雖然說得相當客氣，但語氣却是命令式的。

韋少甫的語聲道：「韋某遵命。」

花廳四壁上的噴火筒不見了。韋少甫由側門中緩步而出，後面跟着四個勁裝壯漢。

那青衫文士以雙手的食中二指挾住三角杏黃旗，岸然卓立，冷漠得像是一尊石像。此刻，甘仲池等三人才看清三角杏黃旗上，還精工綉了一條栩栩如生的五爪金龍。

韋少甫和那四個勁裝壯漢，走到距那青衫文士身前約莫七步處，一齊駐步肅容，深深地一躬，道：「湘、川、黔三省綠林盟主韋少甫參見莊主。」

青衫文士將那杏黃三角小旗一收，冷漠無情的臉色一變而爲春風滿面，道：「韋兄請稍待，皇甫迪跟甘少俠交待幾句之後，再向韋兄候安。」

韋少甫連聲乾笑道：「不敢當，不敢當，皇甫兄請便。」

皇甫迪轉向甘仲池笑問道：「閣下想必就是最近一年以來，震撼武林的『千幻神龍』甘少俠了？」

甘仲池含笑點首，道：「不錯，尊駕有何見教？」

皇甫迪道：「在下方才跟韋盟主所說的話，甘少俠想必已經聽清楚了？」

「不錯。」

「那麼，請甘少俠看在敝上薄面，今宵之爭，就此揭過。」

「貴上尊姓大名，閣下能否請先行見示？」

「一切答案，都在此密函中。」

皇甫迪邊說邊探懷取出一個密封的封柬，雙手遞與甘仲池。

甘仲池撕開封口，正待向內中掏取時，皇甫迪却連忙搖手制止，道：「甘少俠，暫時還不能看。」

甘仲池注目問道：「爲甚麼？」

皇甫迪道：「請別問爲甚麼，在下是一番好意。」

「好意？」

「當然！」

「那麼，甚麼時候才能看？」

「必須等回到尊寓之後。」

甘仲池目光深注着，沒接腔。

皇甫迪苦笑了一下，道：「甘少俠是不相信？」

甘仲池披唇一哂，說道：「我好像應該相信，因爲，方才，閣下適時替我解了圍。」

皇甫迪道：「那算不了甚麼，憑甘少俠你的絕代神功，即使在下不及時趕來，憑那區區火器，也困不住你們三位。」

「你明白就好。」甘仲池冷笑着轉向韋少甫道：「韋少甫，你我之間的血債，今宵暫行揭過，以後，在哪兒碰頭，就在哪兒結算。」

韋少甫報以一陣陰沉冷笑，沒接腔。

甘仲池向皇甫迪微一點首，道：「甘某告辭。」

說完，便同柳如眉、白娟娟二人，長身疾射而去。

× × ×

翕園，距茶洞鎮僅約五里路程，以甘仲池等三人的脚程而言，不消片刻，即已趕到。

當他們回到客棧中時，才發覺白娟娟也住在同一家客棧中。

柳如眉硬行將白娟娟拉入他們小兩口的房間中，說道：「娟姊，咱們好好地聊聊。」

白娟娟雖然是武林兒女，不像一般姑娘家的忸怩作態，但此時此地，回想前情，却也不由她不有點兒感到拘束。

甘仲池却是一進房間，就迫不及待地將皇甫迪給他的密函掏了出來，聚精會神地看下去：

世間一切是非，凡非親目所睹，親耳所聞者，均不一定可靠。

台端爲令兄「八臂哪吒」甘仲文大俠復仇一事，僅憑道聽途說，而對涉嫌武林同道大事殺戮，殊屬不智，並有干天和。

本人爲伸張江湖正義，維護人間眞理，並爲保存武林元氣計，實未便緘默，更不忍坐視。

茲與台端約：自台端接此通知之日起，立即停止該項瘋狂行動。否則，殺人者人恆殺之，勿謂言之不預也！

台端閱至此處時，想必已體驗到本人的手段矣。束上劇毒，乃本人所獨創，希勿妄自運功排毒，或濫用解藥，以免徒增痛楚。惟本人並無置台端於死地的意圖，所以有此行動者，聊以示儆耳。但願台端勿以本人所言爲馬耳東風，則武林幸甚，台端亦幸甚！

箋末沒署名，也沒任何表記。但却附有一行小字：

解藥在台端寸頭下。

甘仲池披閱密函時，柳如眉、白娟娟二人也在一旁同閱。當看到「台端閱至此處時，想必已體驗到本人的手段……」時，但覺甘仲池全身突然發出一陣輕微的顫抖。

等到全部看完之後，柳如眉慌不迭在枕頭下找到一個小紙包，取出一粒龍眼大小的黑色藥丸，顯得無限惶急地注視着正在強忍莫大痛楚的甘仲池，顫聲問道：「池哥，這藥丸可以服下麼？」

很顯然，柳如眉已由於這意外的變化而方寸大亂，有點不知所措了。

因爲，甘仲池已在這片刻之間，變得臉色鐵青，渾身冷汗直冒，雖然不知道他此刻是怎樣的痛苦，但不難想見，那滋味一定是不好受的。

甘仲池點了點頭，沒開口，他好像是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

緊接着，「噹」地一聲，一股耀眼生花的火「箭」，直射廳前石柱上，火花四濺，熊熊烈火，照耀得廳中有如白晝。

就當甘仲池等人被這猝然發射的火筒略一分神的當口，花廳的側門內，疾如電掣地飛起一道白練，一下子將韋少甫的身軀捲回門內，同時，又傳出那蒼勁的語聲，道：「小狗們！噴火鐵筒的威力，你們已經見識過了，現在，擺在你們面前的是兩條路，放下兵刃，一個個地雙手抱頭，進入側門之中是生路，否則，就只好火化你們了，時間不多，速做抉擇。」

甘仲池劍眉雙挑，厲聲叱道：「老賊！還有甚麼鬼蜮伎倆，儘管一齊使出來，看看究竟是誰生誰死！」

說話間，向柳如眉、白娟娟二人一使眼色，三人一齊亮出長劍，吸氣凝神，準備向外硬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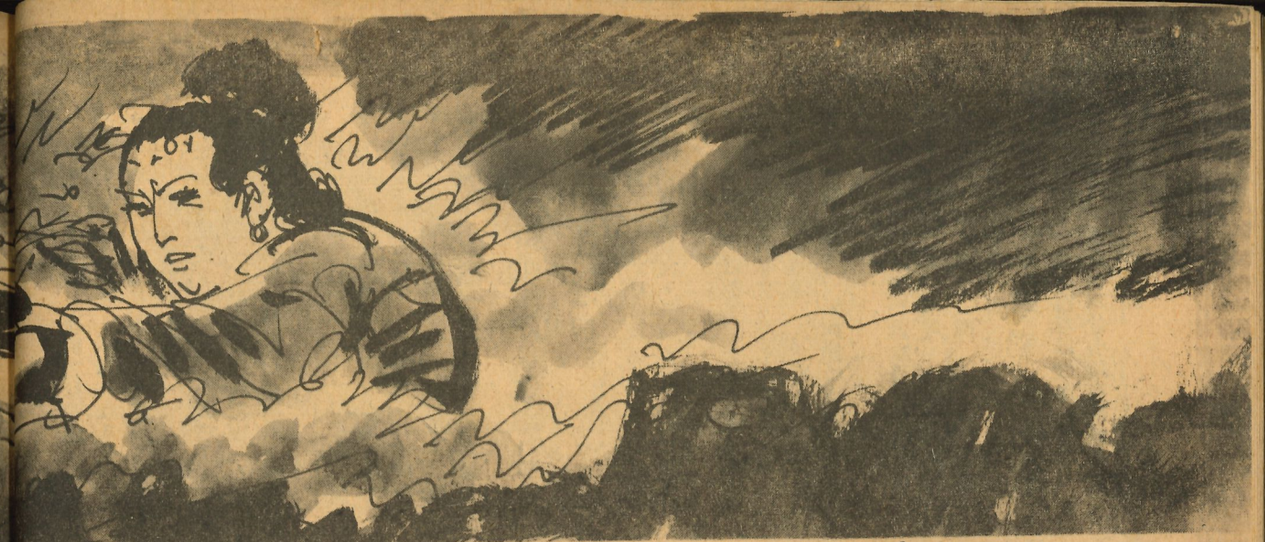
說實在的，憑甘仲池等三人的功力，除了以「豁出去」的精神向外硬闖，還可能掙出幾分生機之外，呆下去就只好讓人家「火化」了。

這時，花廳內傳來韋少甫那陰森的語聲道：「俗語說得好，螻蟻尚且貪生，小輩們年紀輕輕，竟自甘向鬼門關上闖，老夫眞爲你們可惜。」

甘仲池等人都沒接腔。只是靜立在當地，默運神功，準備作死裏求生的最壞打算。

小花廳中一片死寂，三個人都可以互相聽到彼此間的均勻呼吸聲。

就當這沉寂中隱含着無限殺機，一動即將決定生死的瞬間——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亡命雙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大理王朝趙妃子生了王子，皇后無所出，王子便可繼承王位，國舅高天祿放火燒宮，被太監萬方以假換眞將太子救出，請侍衞統領秦魯直護送到安全地點，並將此事密奏皇上，大理王密旨叫萬方接太子回朝，由心腹侍衞段昌率領五名高手出發，半路被國舅請來五行敎截殺死了五名高手，放過段昌，暗裏跟踪，由敎主千手如來携帶五名弟子，江湖稱爲「五行追命」人物，目的是追尋太子下落……萬方再派出心腹侍衞段豐，假扮樵夫將密函送去杜家莊的杜西川，函件雖然送到反將目標暴露，對方跟踪而至……

逃避五行敎

其餘金衣人呼喝着緊接衝前，狄飛鵬終於站起身子，左手盡藏在背後，右手抄起了那張椅子迎去。

他沒有將椅子迎向擊來的鐵拳，在鐵拳擊到之前，椅脚已搶先擊在肘上。

那些金衣人拳頭雖然裹着鐵，肘却沒有，椅脚撞上，骨骼立時脫開，一個身子不由亦被撞飛了出去，狄飛鵬力道用得恰到好處，這一撞，並且將之撞飛出門窗之外。

一連撞飛了五個，其餘的金衣人才停下來，繞着狄飛鵬轉動。

狄飛鵬目光隨着一轉，倏然道：「我看你們都不是啞子，何以不回答我的問題，不成有難言之隱。」

剩下的金衣人聽說不由怔一怔，他們在江湖上行走多年，却是沒有聽過這樣的話。好像一個武功這麼好的人，怎會一些江湖經驗也沒有。

他們相顧一眼，隨即一齊湧上前，對付沒有江湖經驗的人，還有什麼比羣毆更好的。

狄飛鵬微露錯愕之色，椅子急迎，撞脫了兩個人的骨骼，那張椅子已然被擊碎，他修長的身形同時拔起來，凌空從那些金衣人的頭上翻過，着地前雙脚交替踢出，將兩個金衣人踢飛窗外，手一探，便抓住了掛在牆壁上的劍。

邂逅流浪漢

三個金衣人立即轉身撲來，狄飛鵬沒有拔劍出鞘，却以鞘當劍用，點向那三個金衣人。

雖然是劍鞘，仍然發出「嗤嗤」的破空聲响，兩個金衣人應點而倒，還有一個總算及時以鐵拳將劍鞘擋開，狄飛鵬的脚却到了，一脚正打在那個人的小腿上，將那個人打得飛起來，飛出了門外。

他左手抓着的書本接一幌，擾亂了一個金衣人的視綫，劍鞘再一引封住了那個金衣人的穴道，身形隨即欺前去，剩下的四個金衣人也不過片刻，便都給他逐出了門外，無一例外，手臂的骨骼全都給他以劍鞘撞斷。

那些金衣人沒有離開，捧着脫了骼的手臂等在門外，却沒有衝進來。

狄飛鵬從容不迫的移步到案旁，將書放下，緩緩道：「你們若不說清楚再闖進來，莫怪我手下不再留情。」

那些金衣人沒有作聲，一個霹靂也似的聲音即時响起來。「全都是沒用的東西，一點兒輕傷便全都給唬住了。」

那些金衣人面上露出了惶恐的表情，看樣子便要再撲進來，那個聲音，即時又喝道：「給我看着所有的出口，莫教他跑了。」

要撲進來的金衣人齊皆停下，狄飛鵬目光轉向聲音傳來的方向，道：「是那一位。」

語聲甫落，那邊的牆壁便震動起來，掛在牆壁上的一張水墨畫颯地突然脫落，平滑的牆壁同時在一陣令人骨痹的聲响中蛛網般裂開。

狄飛鵬笑容一斂，露出了詫異之色，倒退三步。

牆壁緊接一塊塊剝落，霹靂聲中，磚碎飛揚，出現了一個人形的洞，金剛也就在這個人形的洞中出現。

狄飛鵬看着一聲：「好本領。」

金剛「格格」大笑道：「當然是好本領。」

狄飛鵬接問：「高姓大名？」

「金剛——」金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胸膛一挺，又是幾塊磚碎給震下來。「五行敎五行追命中的金剛。」

狄飛鵬搖頭。「從未聽過，不知道此來……」

「殺人！」金剛舉步跨進來。

「爲什麼？」狄飛鵬追問。

金剛惡狠狠地笑道：「我們喜歡殺那一個便去殺那一個，何嘗有一次用得着說原因。」

狄飛鵬怔住，他從來都沒有見過惡人，也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話。

「你們是惡人？」他奇怪地問。

金剛大笑。「我們不是惡人，什麼人才是惡人？」

狄飛鵬嘟喃着道：「惡人原來是這樣子。」

金剛大笑着接道：「你若是東手待斃，我讓你死個痛快，否則，有你好受的。」雙臂隨即往後一分，撞在牆壁上，牆壁立時又倒塌了一大片。

狄飛鵬叱喝道：「放肆！」

金剛道：「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一拳迎面擊去。

狄飛鵬劍鞘迎着來拳點出，正中來拳，反而被震退了一步，他的反應非常快，劍鞘隨從金剛拳頭下穿進，撞向金剛的胸膛。

金剛沒有閃避，任由劍鞘撞在胸膛上，雙掌同時拍向劍鞘，他的胸膛給劍鞘一撞，若無其事，那劍鞘給他雙掌一拍，立時陷下去，幸好狄飛鵬及時抽劍出鞘，劍鋒才沒有給壓鎖在劍鞘內。

金剛雙手接一搓，那劍鞘便變成了一個鐵球，迎面擲向狄飛鵬。

狄飛鵬偏身閃開，鐵球一旁飛過，打在後面牆壁上，打穿了一個洞，疾飛了出去。

金剛鐵球打空，雙拳跟着打來，狄飛鵬身形一閃，劍連隨迎前，一劍千鋒，織成一道劍網當頭向金剛罩下。

只看這劍勢便知道他在劍上下了不少苦功，也不是一般的劍客能及。

金剛雙拳往眼前一擋，一個身子隨即向狄飛鵬撞過去。

這種破解的方法實在罕見。

× × ×

杜西川一出密室便知道不妥，密室的出口雖然在內堂屏風後面，內堂却也是禁地，沒有他許可，杜家莊的婢僕絕不敢擅自走進來，可是他現在才出密室，便聽到有幾個人在內堂走動。

那些人也好像聽到了暗門開啓的聲音，其中一個搖頭往屏風後面望來。

一個陌生的金衣人，杜西川一怔同時，一劍疾刺了出去，正中那個金衣人的眉心，左掌接拍在那面屏風上，震得那面屏風疾飛前去，撞倒了兩個金衣人。

杜西川緊接從屏風上翻過，飛鶴般落在堂中的八仙桌上，兩個拳頭緊接向他打來，打碎了那張八仙桌，杜西川脚尖一點身形已又從桌上拔起，撲向那邊的窗戶，「嘩啦」一聲，撞碎那邊的窗戶，穿窗而出。

立在窗下的一個金衣人與之同時一聲慘叫，一道血口自下頷裂至眉心，鮮血激濺中倒下。

杜西川劍快人快，穿窗落在欄干上，身形再拔起，手往柱子上一按，倒翻上了瓦面，也沒有停留，瓦面上掠出，再掠過兩重瓦面，向後院那邊的小樓掠去，勢子有如離弦箭矢，那速度已到了他的極限。

過了瓦面，他在一株丹桂上停下，目光及處，總算鬆過口氣，隨即從丹桂上掠上，越過短牆，一支箭也似射向九曲飛橋上的一個金衣人。

那個金衣人耳聽風聲，抬頭望去，劍光已到了眼前，雙拳急擋，可惜仍然慢了半分，劍光從雙拳中穿過，刺進了他的面門。

杜西川在他的慘叫聲中借力翻身，落在九曲橋上，身形再展，急掠前去。

一道水柱即時從池塘裏噴上來，水柱中一條窈窕的人影，飛魚一樣射向杜西川，人未到，雙手寒芒一閃再閃，三枚梭形的暗器，急射杜西川三處要害。

好一個杜西川，袖拂，劍擊，斜踩七星，以極其迅速的動作將那三枚暗器拂去，擊去，避去。

水天嬌身型凌空未落，又是兩枚暗器

射出，杜西川沒有理會，只是掠前，他的身形竟然比那兩枚暗器更快。

那兩枚暗器相連着兩條鍊子，水天嬌一收再發，接連三次都追不上杜西川，待要再出手，杜西川已然從守在小樓外的兩個金衣人當中穿過。

那兩個金衣人本要阻止杜西川，不知怎的，眼前人影一花，便沒有了杜西川的踪影，到他們發覺杜西川已到了身後，後背已各挨了杜西川一肘，身子凌空飛起，凌向水天嬌。

水天嬌的飛梭如何發得出，却也沒有閃避，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將撞來的兩個金衣人摑飛橋外，飛墮進池塘裏。

「沒用的東西！」水天嬌一聲冷笑，移步再上前。

× × ×

劍刺在金剛的掌心上，出現了幾個白點，隨即又消失，金剛若無其事，狄飛鵬綿密的劍網不由消散，與之同時，他的劍已再在金剛身上刺了十二劍，結果也是一樣，絲毫無損。

金剛放聲大笑，拳脚齊施，攻向狄飛鵬，根本毫無招數可言，自恃一身橫練功夫，不畏劍刺，一心欺近去，但求一下子，便要將狄飛鵬打得跪地求饒。

狄飛鵬毫無臨敵經驗，只是身手敏捷，隨機應變，眼前這個對手却是一身皮堅肉厚，劍刺不入，樓中又沒有足够的地方，平日所學幾乎完全施展不出來。

他的劍自然改刺向金剛的眼睛，金剛雖然抬手一擋便封開，皮勢還是不由緩下來。

他打得性起，轉身抓起了旁邊的長案，攔腰向狄飛鵬掃去，狄飛鵬不得不閃避，左右都給那張長案截下，只有向後退。

金剛長案索性當做兵器用，也只有他那種氣力才能够將那麼沉重的長案揮舞自如。

狄飛鵬一退再退，已到了門前，守在那兒的金衣人立即伸出未脫骼的鐵手，一齊擊來，要將狄飛鵬迫回去。

狄飛鵬正考慮如何應付，擋在門外的金衣人突然慘叫連聲，左仆右倒。

杜西川在後面現身，長劍滴血，一聲暴喝：「快退！」

狄飛鵬一見師父到來，精神大振，應聲倒躍出小樓，金剛的長案緊接瘋狂撞至，只差那麼一點出不了門口，兩端轟然撞在門框上。

門框被撞脫，旁邊牆壁亦被撞得一片塌落，金剛急不及待，一拳將長案擊碎，疾追了出來。

杜西川才將狄飛鵬拉過一旁，水天嬌的飛梭已襲至，却是襲向狄飛鵬。

狄飛鵬一劍急忙挑開，水天嬌雙梭再出手，一面「格格」嬌笑道：「身手不錯啊。」

狄飛鵬長劍封擋，脫口問：「姑娘又是什麼人？」

「還不是五行教的人。」水天嬌嬌笑不絕，說道：「五行追命，我排第三，水天嬌！」

她說着，雙梭不停，但都給狄飛鵬的劍接下，狄飛鵬接問道：「我可不認識你們。」

「我們認識你不就成了。」水天嬌上下打量了狄飛鵬一遍，又嬌笑：「英俊瀟洒，果然是與衆不同。」

金剛這時候已追出來，却給杜西川截下，聽得水天嬌這樣說，急道：「叫你殺人便殺人，管他英俊瀟洒。」

水天嬌笑問：「你這是吃醋。」

金剛道：「又說到那裏去了？」一個身子接撞向杜西川，雙拳却擋在眼前。

杜西川的劍更加刁鑽，以他的內功用劍，對金剛竟然一樣沒有用，不等金剛撞到，接一聲：「快走！」出劍接下了水天嬌的飛梭，左手往狄飛鵬肩膀一搭一送，狄飛鵬身形立時飛出丈外，飛上了九曲飛橋。

水天嬌翻身追去，杜西川長劍已迫至面門，雙梭一封，急忙倒退，順勢追向狄飛鵬。

金剛雙拳隨即從杜西川背後打到，杜西川劍一封一壓，壓在金剛右拳上。

金剛反手便抓，在他的手抓到之前，杜西川已藉着那一壓，「一鶴衝天」，往上拔起，從水天嬌頭上急翻過，再在水天嬌面前落下，擋下水天嬌追射狄飛鵬的雙梭。

他的劍隨即回攻，「噹」地彈出千百道劍影，水天嬌忙退，金剛却搶上，雙手一揮，便將杜西川的劍勢撣散，連環拳緊接打出。

杜西川引劍急退，金剛追之不及，水天嬌雙梭射到，却被杜西川以劍封開，他身形隨即一頓，一股內力從脚下透出，霹靂暴响，那道九曲飛橋硬硬被他以內力震斷，他的身形却借力倒翻，半空中以劍擊下了水天嬌射來的三枚暗器，落在橋頭，一拉狄飛鵬，齊往外掠去。

金剛冷不提防，與橋一齊墮進池塘裏，池塘的水雖然只到他頷下，却已經够他狼狽，尤其是墮進水裏之際，整個身子不由都沒進水裏，喝了幾口水，脚下踩的又都是軟綿綿的泥，那剎那在他簡直有一種要墮進地獄去的感覺。

他一頭從水裏冒出來，雙手虛空亂抓，竟然大叫一聲：「救我——」

水天嬌在斷橋上冷應一聲：「這個池塘並不深，淹不死你的。」

金剛驚魂甫定，戰戰兢兢地步高步低的急急往塘邊奔去，他雖然一身橫練功夫練到刀槍不入，在水裏却像一個合桃給擊碎了外殼。

水天嬌身形一動，亦掠到那邊橋頭，一個人當然追不了下去，等到金剛爬上來，杜西川狄飛鵬已刺倒了那邊趕來的四個金衣人，越過牆頭，消失不見。

金剛一抹臉上水珠，破口大罵：「那個混蛋，居然陰謀算計大爺。」

水天嬌冷笑。「怎麼不怪自己反應遲鈍？」

金剛目光一轉道：「我若是有你這般動人的身材，說不定水性還在你之上。」一手接摟向水天嬌的纖腰。

水天嬌一閃避開，手中銀梭啄在金剛手背上，金剛很自然的手一縮，笑道：「摟一摟有什麼要緊？」

「還不快追！」水天嬌一巴掌接摑在金剛的臉上。

若是別人，金剛一定反臉，但是水天嬌，這巴掌摑下來，他笑容更盛，居然還笑道：「好漂亮的手。」

水天嬌一頓足，追了出去，金剛一面追前一面嚷：「放心，他們走不了的。」

水天嬌冷笑。「給走了，你負責。」

金剛道：「走了便走了，那個小子總不成是大理的太子。」

水天嬌道：「難說，你沒有看出他有異一般的年青人。」

「就是看不出。」

「一般年青人那有他的英俊瀟洒？」水天嬌眉梢眼角春意盎然。

「我也看不出他怎樣英俊瀟洒。」金剛不以爲然的。「若是英俊瀟洒便是太子，那太子可多了……」

水天嬌冷截道：「不管怎樣，萬方在這個時候秘密着人找他，一定有找他的必須，還是殺掉了放心。」

「那麼殺好了。」金剛雙拳的指節「格格」作响。「反正那個小子，我瞧着討厭。」

水天嬌沒有再理會他，移步走前，金剛看着她扭動的身子眼睛又一亮，急急追前去。

× × ×

杜西川狄飛鵬這時候已走進莊後樹林中的小徑，狄飛鵬急不及待的追前問道：「師父，那些到底是什麼人？」

「五行教的，師父以前跟他們有些過節。」杜西川目光閃爍。

狄飛鵬看不見杜西川的目光，就是看見，以他的經驗也看不出杜西川在說謊，接問：「五行教又到底是怎樣的門派？」

「是旁門左道，是邪教，而且勢力非常大。」

狄飛鵬面露歡容，道：「也好，反正我早就想到江湖上走走。」

杜西川看着狄飛鵬，神態有些怪異，但隨即回復正常。「我們現在先南下，再西行。」

語聲甫落，他面色突變，劍閃電般刺向旁邊一株樹幹。

剎那劍「奪」地穿進樹幹直沒至柄，一聲慘叫在樹後响起，劍拔出同時，一個黑衣人亦從樹後跌出來，胸前鮮血有如箭射，一支烟花亦同時從他手中的一支銅管箭一樣射出來。

杜西川劍擊不及，那支烟花已射進夜空，爆炸，看來甚爲美麗。

「這是什麼？」狄飛鵬詫異地仰首天望。

杜西川道：「烟花，傳訊用的，」一張臉已變成鐵青色，突然又一劍刺出，刺穿了另一株樹幹。

這一次沒有慘叫聲，也沒有人從樹幹後跌出來，樹林中却响起了脚步聲，而且在三個人以上。

杜西川沒有追，一聲：「快走！」身形疾往前掠，狄飛鵬忙亦跟前去。

夜空中隨即出現了第二朵烟花，狄飛鵬不由又抬頭望去，在他來說這到底是一樣很新奇的東西。

懂得製造烟花火炮的人並不多，也大都是集中在大城鎭中，他們製造出來的烟花火炮也大都用在喜慶的節日裏。

江湖上的帮派，買來用作傳訊的也不少。

狄飛鵬這還是第一次與江湖人接觸，這裏雖然也是一個頗大的市鎭，畢竟也還是有些兒落後，即使在喜慶節日，也從未有燃放過烟花火炮。

× × ×

瓦鍋移開，一股火焰便冒起來，冒得很高，但立即給崩塌的石塊壓下，秦吉一脚將石塊堆的爐踢倒，半身一轉，將瓦鍋放在旁邊一方石上，忙拋開用以夾着那個瓦鍋的兩塊石，揚了揚雙手。

他沒有給燙着，那完全是一種下意識的舉動，然後他搓了搓雙手，面上的笑容更盛。

在他的面上，很少看不見笑容，所以他雖然做了不少壞事，還不大令人覺得討厭。

有些人認爲他笑得很狡猾，有些人却認爲很可愛，但無論如何，第一眼看見他的人肯定都不會發生反感的。

他看下來才二十出頭，不太高，頭髮難得一理，衣衫也是，呆笑的時候像個傻瓜，在作弄別人的時候却像個小流氓。

這一帶的流氓却無論大小看見他都會遠遠避開，他們多少都吃過他的苦頭，也曾經考慮過捧他做頭兒，但他偏偏又不喜歡這一套。

好像這樣的一個人，若是走在江湖上，便是一個正邪不分，但憑自己喜惡行事的浪子，在這種不大不小的市鎭中，那是個怪物。

鍋中盛的是狗肉，蓋子拿開，肉香四溢，秦吉鼻子深深的吸了一口，連連搖頭。「這鍋狗肉，可眞是有錢也未必買得到。」轉頭接呼道：「七寶。」

一個小孩子正從山坡下走上來，雙手一手捧着一隻小狗，另一隻手拿着一長一短的兩雙竹筷，應聲：「來了。」

秦吉嘟喃着道：「拿雙筷子也去這麼久。」

七寶道：「還要洗乾淨哦。」

秦吉搖頭道：「這麼乾淨幹什麼，吃不死你的。」接過那雙長筷子隨手往頭上搔了幾下。

七寶一皺鼻子，道：「看你這樣子骯髒，難怪姐姐走近你便總是皺着鼻子。」

秦吉道：「那她又總是要接近我？」

「她是喜歡你。」

「胡說。」秦吉接將筷子往鍋裏抄了抄。「吃啊。」

「好香。」七寶的鼻子不由抽幾下。

秦吉笑應道：「我弄狗肉這附近認了第二，相信沒有人敢認第一。」

「當然了。這附近的狗最少有一半已到了你肚子裏。」

秦吉探手往七寶捧着的那隻小狗頭上撫了撫，道：「你放心，這一年半載之內，絕不會動到你這隻小狗的。」

那隻小狗吠起來，七寶忙將之移到身後，道：「別胡來，否則……」

秦吉笑截道：「我只是跟你說笑，我們是好朋友，怎會做這種這樣沒有義氣的事？」隨即在一旁石縫中拿出一瓶酒來。

「給我喝一口。」七寶一塊狗肉進口，伸手往酒瓶抓去。

秦吉拿筷子往七寶手背上一敲，道：「小孩子，喝什麼酒？」

七寶轉問道：「你以爲保叔知道你偷去他這隻狗有什麼反應？」

秦吉吃了一塊狗肉，一聲：「管他。」一口酒倒進去。

七寶即時一呆，看着秦吉身後那塊大石，一個老頭兒正從那後面探頭出來，大喝一聲：「阿吉！」

秦吉一口酒噴出來，回頭一望，脫口道：「保叔！」接鬆一口氣，舉袖擦着嘴巴道：「我還以爲是我爹爹找到來。」

保叔瞪着眼。「前天你才偷去我一隻鷄，今天連我那隻狗也……」

秦吉笑截道：「那隻鷄你不是已跟我爹爹說過，叫他賠你錢的了。」

「這件事我也一定跟他說過明白。」

「說好了。」秦吉若無其事的。「他一定會賠償的，這麼辛苦找到來，你老人家還客氣什麼？」接將七寶手中的筷子拿過來，塞進保叔手中。

保叔一個鼻子已經在不住抽動，接過筷子挾了塊狗肉，才吃下，秦吉已將酒瓶遞過來：「喏，還有酒。」

「好，好……」保叔接過酒瓶，大大的喝了一口。

秦吉看着笑了笑，笑得很狡猾，一直到保叔將酒瓶放下才道：「狗肉酒都到肚了，保叔，你知道應該怎樣做的了。」

保叔一怔，秦吉接道：「算你十個銅錢好了。」

「什麼？這隻狗可是我養的。」

「那是我出酒，你出狗……」

「阿吉！」保叔叫起來：「你這是打死了狗講價錢？」

「彼此彼此。」秦吉笑接，「話說在前面，這隻狗值多少你便說多少，跟我爹爹拿多了，可是要給我。」

「你……你……」保叔氣得說不出話來。

秦吉也不管那許多，探手進保叔懷中取出一吊銅錢，將其中十個數進自己的手掌。

× × ×

秦吉七寶走在大街上，已經是一個時辰之後，七寶仍抱着那隻小狗。

「才得這十個銅錢，也不知該拿來怎樣用。」秦吉一面數着那十個銅錢，一面喃喃自語。

「買吃的。」七寶一旁嚷着應。

秦吉搖頭。「那鍋狗肉現在還沒有消化，都是去賭場賭一下運氣，運氣好的話，說不定之前輸掉的都會贏回來。」

七寶道：「運氣若是好，你也不會給保叔找到山上去。」

「事情過了還說什麼？」秦吉低頭繼續數銅錢。

段昌和醒目和尚也就在這時候從街口轉進來，看樣子，二人一路都沒有再遇上任何麻煩，段昌當先停下，隨即向醒目道謝：「有勞師叔沿途照顧，小姪才得保平安。」

醒目笑笑。「也是說，現在不用我這個師叔照顧了？」

段昌苦笑着應道：「小姪事實有難言之隱，請師叔原諒。」

醒目揮手道：「我是不會勉强你說的，你也不必掛在心上，後會有期。」一揖接一揖，冷不防秦吉數着銅錢走來，立時撞在一起。

秦吉被撞得一退，隨即倒在地上，大聲呼痛。

醒目慌忙轉過身來，一面問：「沒事的吧。」

「和尚——」秦吉一呆，面龐接拔起來。「本來沒有，但你是個和尚，這便有了。」

醒目詫異道：「這……」

秦吉故意揉着後腰爬起來。「你可知少爺這是要去賭場。」

「不知道。」醒目搖頭。

「那你又可知賭錢的人最避忌就是撞上出家人？」

醒目點頭道：「聽說過。」

「這是說，少爺今天是輸定了。」

醒目微笑道：「那不去賭就是了，俗語也有說，不賭是贏錢。」

秦吉惡狠狠的道：「壞在少爺有個壞習慣，就是那天不賭第二天總要生病。」

段昌一旁看着到底忍不住，插口道：「那你到底要怎樣？」

秦吉看看段昌，數着手指道：「少爺今天準備賭五兩銀子，也是說，這五兩銀子是輸定了，和尚那便得賠償少爺五兩銀子。」

醒目嚷起來：「怎麼你不說要賭五十兩，五百兩？」

秦吉邪笑道：「那是看準了你這個和尚拿不出來。」接揮手。「我看你還是不要多說了，再說到少爺的兄弟聞風趕到來，可又不是這個價錢能够解決。」

醒目左右看一眼，忙伸手進布袋裏，左掏右掏。

「師叔，讓我——」段昌探懷拿出幾錠銀子，揀了一錠。

秦吉眼睛立時亮起來，伸手待拿，段昌突然又將手縮回去。

「怎樣？」秦吉一張臉沉下去。「你這廝要跟少爺開玩笑？」

段昌搖頭道：「我只是要跟朋友你打聽一個地方？」

秦吉瞇起一隻眼睛。「可要看複雜不複雜，否則價錢可要重新斟酌斟酌。」

段昌道：「那是三家村。」

秦吉一怔，手一抬，拇指往肩後一指：「那邊直行便是。」

段昌再問：「遠不遠？」

秦吉道：「不太遠。」探手一把將那錠銀子抓了過來，三步併作兩步，走了開去。

段昌目送他去遠，搖頭說一聲：「無賴。」

× × ×

轉過街角，秦吉腳步才放緩，看着手中銀子，忍不住打了一個「哈哈」。

七寶追上來，道：「他們沒有追。」

秦吉笑應道：「喏，七寶，滿街都是錢，只看你懂不懂找機會去拿。」

一個怪模怪樣的中年流氓即時從巷子裏探頭出來，怪聲怪氣的道：「吉哥兒，又來了。」

秦吉本來沒有在意，聽說腳步立時停下。「只管說，差點兒走過了地頭。」

流氓目光從秦吉手上銀子移到秦吉面上，笑接道：「吉哥兒今天紅光滿臉，說不定會贏個百來二百兩……」

秦吉大笑。「百來二百兩還不够少爺在鎮上打個圈兒，今天運氣這樣好，不要你們賭場輸個一乾二淨，也就白賭了。」

流氓一疊聲的「請」，秦吉正要舉步，却給七寶在後面一把拉住，道：「吉大哥——」

秦吉道：「你在這裏等着。」

七寶道：「你忘記了方才撞上那個和尚。」

「我一向百無禁忌。」

「這種事寧可信其有……」

「也許我例外。」秦吉放步走進去。

七寶看着直搖頭，挨着牆壁正要坐下，冷不防懷中那隻小狗乘他雙手一鬆，跳到地上，奔了出去。

「小寶——」七寶一面叫着，一面跳起身子，追在小狗後面。

小寶穿過小巷，走進另一條街道，奔到了街口，一頭撞在一個人的脚上，打了個觔斗，「汪汪」直吠。

那個人俯身一把抱起來，笑笑道：「沒傷着。」

小寶給他這一抱竟然柔順下來，非獨不再吠，而且不住的搖動尾巴。

七寶追上來，看見那個人，不由亦怔住，那個人年紀與秦吉差不多，却是比秦吉瀟洒多了，他隨即將小寶送到七寶面前，笑問道：「是你的？」

七寶露出了羞怯的神態，點點頭，那個人接道：「抱穩，不要給再跑掉了。」

七寶將小寶接過，急急的跑了回去。

那個人笑接道：「這個小孩子也眞够活潑的。」

杜西川一旁看着，到現在才笑顧狄飛鵬說道：「這個年紀不活潑，不是一件好事。」

狄飛鵬正要說什麼，一個矮矮胖胖的和尚已向這邊撞上來，眼看便要撞上，和尚却及時發覺，及時收住脚步，身子一陣左搖右擺的，總算沒有跌翻地上，他連隨打拱作揖的道：「對不起，對不起。」失魂落魄的，一旁跌跌撞撞地走了過去。

這個和尚也就是醒目，現在却不知何故，心神彷彿的，走不了幾步，一頭險些又撞在牆上。

狄飛鵬看着一笑，道：「這個和尚却是很有趣。」

杜西川淡然問道：「可以看出是個高手。」

狄飛鵬才點頭，一個少女已撞上來，那個少女走來匆忙，好像有急事在身的，並沒有留意狄飛鵬的存在。

狄飛鵬不由扶上一把，忙說道：「小心——」

少女伸手拍開，微嗔道：「動手動脚的，你這是幹什麼？」

她長得很漂亮，神態看來有些潑辣，衣衫是紅色，紅得使她看來就像隻辣椒子，最低限度狄飛鵬現在就已有這種感覺，這種經驗在他來說也還是破題兒第一趟，給喝得當場怔住。

少女也是這時候才看清楚狄飛鵬，嬌靨一紅，急着脚步一旁走了過去。

杜西川這才問：「這個呢？」

「這個？」狄飛鵬一怔，道：「不是高手。」

杜西川點頭道：「那是什麼手？」

「什麼手？」狄飛鵬看樣子完全不明白杜西川在問什麼。

「是扒手。」杜西川笑笑。「還不檢查一下身上失去了什麼。」

狄飛鵬雙手往身上一抹，驚訝的道：「那個香囊？」

「載玉珮的那個？」杜西川忙問。

狄飛鵬點頭。「玉珮還在香囊內。」

杜西川面色一變，轉身大呼道：「別走——」

少女給他這一叫，脚步反而更加急。

× × ×

秦吉走出巷子，正遇着七寶回來，看見他垂頭喪氣那樣子，七寶立即搖頭：「五兩銀子完了。」

秦吉道：「我看準了一定……」

七寶截口道：「早就提醒你，撞上和尚賭不得的了，你就是不聽。」

秦吉眉毛一揚，突然問：「你姐姐在那兒？」

七寶道：「找她幹什麼，借錢再賭個明白？」

語聲未已，一陣嘈雜的人聲已傳來，回頭看去，便看見那個少女像一隻給老虎趕着的兔子也似，急急奔向這邊。

「姐姐——」七寶脫口低叫。

少女迅速奔至，一面嚷道：「阿吉，擋着他們。」

秦吉反而一把抓住少女的手腕，將少女截下，少女往後看一眼，急呼道：「放手，我沒空跟你開玩笑。」

秦吉沒有放，杜西川，狄飛鵬很快追到，杜西川探手才抓，秦吉已然將那個少女拉到身後，另一手擋住了杜西川抓來的手。

杜西川五指一收爲拳，一拳正要擊出，秦吉已大喝一聲：「什麼事？」

杜西川冷笑，道：「她偷去了我們的東西。」

秦吉回頭一看少女，道：「你這個女娃子也可謂胆大包天，明知道這是少爺的地頭還敢在這裏惹事生非？」

少女氣極頓足，秦吉將她手上的香囊搶過來，一面又道：「今天少爺心情還好，不跟你計較，下一次有類似的事發生，少爺就是不斬斷你的雙手，也要打跛你兩條脚。」左眼接朝少女眨眨，放開手，一聲：「快走！」

少女恨恨的瞪了秦吉一眼，轉身疾奔了出去，那邊七寶抱着狗兒小寶悄然忙跟在少女後面。

秦吉接將香囊往杜西川，狄飛鵬眼前一幌。「是不是這東西？」

「正是——」狄飛鵬一面伸手接一面

道：「有勞。」

秦吉香囊往身後一藏，道：「兄弟，你是那兒的。」

狄飛鵬應道：「過路的。」

「那難怪你不懂規矩了。」秦吉怪神氣的抬起頭來。

「規矩？」狄飛鵬一怔。

秦吉五指一合一捏。「這裏的規矩，是要收回一成的轉手費用，也是說，東西如果值一百兩銀子，你便要給少爺十兩銀子才能拿回。」

杜西川冷笑插口：「那來這樣的規矩，官府方面是不是也知道的。」

秦吉扳起臉龐道：「你是要跟少爺到官府評理？」

杜西川心頭倏的一凜，話到了嘴巴又嚥回去，秦吉看在眼內，又一聲冷笑。「現在要二成了。」一頓接問狄飛鵬：「這香囊值多少，老老實實跟我說。」

「一百兩。」狄飛鵬一笑，從懷中取出兩錠銀子。「這裏是二十兩。」

秦吉懶洋洋地看着狄飛鵬將銀子遞前，突然閃電般一手將銀子搶過來，一手將香囊塞進狄飛鵬手中！

狄飛鵬從容將香囊收起，秦吉銀子左手拋給右手，右手拋回給左手，笑笑道：「看不出你這個人這麼爽快。」

杜西川冷冷的道：「銀子到手了還不走。」

秦吉目光一轉，不理杜西川，只問狄飛鵬：「這個是你的跟班？」

狄飛鵬正色道：「是我的師父。」

「師父？」秦吉上下打量了杜西川一遍。「我看不像，有沒有幾下子？」

杜西川搖頭。「年青人。」

秦吉突喝一聲，出拳擊去，杜西川揮手架開了秦吉脚又到，拳脚連環，眨眼間打出了三拳，踢出了七脚，都給杜西川接下。

「看不出你這個老小子，果然有幾下子。」秦吉拳脚一收，轉對狄飛鵬道：「可是教我的師父更本領，他收徒弟價錢很便宜，我做你的介紹人好了。」

狄飛鵬微笑道：「可惜我只準備在這裏留宿一宵，明天一早便要遠行。」

「這樣？」秦吉眉毛一揚。「找到了客棧沒有？」

杜西川截道：「這我們自己會找。」

「話可不是這樣說，你們初來步到，怎知道那一間客棧最好，那一間才不是黑店？」秦吉動作多多，一心要再從這兩個人身上多賺幾兩銀子。

狄飛鵬隨口問道：「這兒那一間客棧最好？」

狄飛鵬道：「沒一間好的，好的都在三家村。」

「三家村？」

「很近的，這兒西行，一會便到。」

狄飛龍轉問杜西川：「師父的意思——」一頓接道：「我看他也不像壞人。」

杜西川苦笑，秦吉接道：「可不是，壞人總有個壞樣。」

狄飛龍又道：「他只是要賺些介紹費用之類的……」

秦吉立即道：「在你公子來說算得了什麼？喏，那邊有座酒館，酒菜很不錯，我們吃些再上路。」

杜西川奇怪道：「三家村那兒沒有食的？」

「那兒住沒話說，吃可就不怎樣好，過去過去——」秦吉一臉笑容。「放心好了，我是絕不會騙你們的。」

× × ×

酒館不怎樣大，客人倒不少，小二却只有兩個，忙得團團轉，那些客人似乎都已經習慣，自行去載飯，不去麻煩那兩個小二。

蹲身望去，也就只有狄飛鵬杜西川的脚是全踏在地上，其他的幾乎都是一條腿甚至兩隻脚踏在櫈上，說話粗俗得可以。大都是狄飛鵬從來沒有聽過的，這給他一種很新鮮的感覺，只是很多他都聽不懂。

那些客人開始的時候都對他投以奇怪的目光，他沒有在意，正襟危坐，只管享受桌上的酒菜。

秦吉一條脚踏在櫈上，吃得更起勁，吃得差不多了，才省起狄飛鵬，看看他，笑笑道：「我看你吃得並不舒服。」

狄飛鵬搖頭。「沒有這種事？」

秦吉拍拍大腿道：「也許你應該試試我這個姿勢。」隨手將胸襟敞開。

狄飛鵬一笑，道：「我若是覺得不舒服，一定會試試。」

「是了，你叫什麼名字。」

「狄飛鵬。」

「有錢人家的公子就是連名字也特別動聽。」

「你呢？」狄飛鵬反問。

「秦吉，混吉的吉，你知道混吉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狄飛鵬搖頭。

「這種土話你還是不知道的好。」秦吉接舉杯。「來，我敬你一杯。」

狄飛鵬一飲而盡，秦吉放下杯，隨即瞟了杜西川一眼，道：「你比你那個師父有意思得多了，我交你這個朋友。」

杜西川沒有在意，一直把那像是心不在焉的，這時候正在那邊載飯，忽然像省起了什麼，低聲問旁邊的一個小二：「這位小二哥，請問三家村是怎樣的地方？」

那個小二不以爲意，隨口應道：「一條小村。」

杜西川微一頷首，暗忖道：「也好，總比留在鎮中安全。」

一路上雖然都沒有發現可疑人，杜西川還是這樣小心。

× × ×

段昌這時候正在往三家村的路上，一路上他也很小心，不時偷看是否有人隨後追踪。

到現在爲止，他仍無發現，不知道他雖然小心，跟踪他的人更加小心，而且一直都走在他前面，一直到三家村外才避過一旁，走上那邊的山坡，躲進樹叢中。

一共兩個人，頭上都戴着竹笠，看裝束身材，絕無疑問就是五行追命中的木猿，火霹靂。

他們看着段昌，在青石板的長街上向一個村尾打聽，然後循所指走到街角的一座屋宇門前拍門，與開門的人說了幾句話，走了進去，門隨又關上！

「進去了。」木猿瞪着一雙大眼睛。

「難道眞的就是這地方？」

火霹靂嘟喃道：「堂堂太子怎會住在這種地方？」

「這才令人想不到。」木猿隨即取過背負的竹籠，取出一隻鴿子，放了出去。

× × ×

段昌在大堂坐下，隨即取出一個只得半邊的銅錢，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老農夫，鬚髮俱白，一臉的皺紋。

無論看裝束，看神態，看膚色，這個老農夫與一般的都無分別。

一個做了二十年農夫的人若是還不像一個農夫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個名動大理，貴爲侍衞統領的劍客，竟然甘心在這樣的農村隱姓埋名，做一個農夫，他的忠心也絕無疑問。

段昌初見面也有些懷疑這個老農夫竟會是當年的侍衞統領秦魯直，一直到秦魯直也拿出了半邊銅錢。

那兩邊銅錢合在一起，變成完整的一個，段昌秦魯直眼中僅有的一點兒疑惑立時盡消。

秦魯直穩定的一雙手也終於起了顫抖，站在他身後的兩個兒子守忠守義看見這情形，面上都不由露出喜色。

「二十年了。」秦魯直的語聲也顫抖起來。「萬公公還好吧。」

「還好，惟一放不下的就是這件事，現在他已經動身準備迎接殿下回去。」

秦魯直吁了一口氣，歡然道：「我們總算等到了這一天。」

話雖然平淡，其間却不知已包括了多少辛酸。

段昌却歎息。「可惜還是給國舅知道了這件事。」

「高天祿？」秦魯直笑容一斂。

段昌頷首道：「而且還請來了五行教的人，與我同來的五個人爲了掩護我俱已倒在五行追命的手下。」

秦魯直急問：「你到來這裏，可有發現被追踪？」

「沒有，路上我已經很小心。」段昌一頓才接道：「萬公公也早已考慮到有這種事發生，只是叫我們出來知會一聲，請殿下立即動身到平安侯府找平安侯爺，萬公公也就準備在那裏與你們會合。」

秦魯直點着頭道：「萬公公處事一向審愼，選擇平安侯應該是絕對可靠。」

「平安侯爺出了名公正，國舅一向都讓他三分，殿下進了侯爺府，那就安全的了。」

「好。」秦魯直並無異議，事實離開了大理二十年，那邊的事情他知道的已不多，他當然信任萬方了，而以萬方的審愼，作出的安排，也該是絕對正確。

段昌接問道：「未知殿下此刻——」

秦魯直立即回頭吩咐：「你們還不快去請殿下出來？」

守忠守義相顧一眼，守忠應聲道：「阿吉……」

秦魯直斷喝道：「以後不許再叫阿吉了。」

「是——」守忠守義惶然地急應一了聲。

「還不去！」秦魯直這片刻間彷彿已回復了當年侍衞統領的威嚴，看來已不很像一個農夫，語聲固然响亮，眼中也射出了威嚴的光芒。

守忠應聲道：「殿下一早便已外出，這時候也不知在那兒。」

秦魯直道：「我不是說過殿下外出，你們應該有一個侍候在他左右。」

守義苦笑道：「他就像脫了繮的猴子，那一個看得住……」

「胡說！」秦魯直却亦不由苦笑了一下，連他也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段高聽着不由露出了詫異之色，也就在這下子一陣敲門聲傳來，守忠脫口道：「怕是他回來了。」轉身舉步。

秦魯直突然道：「小心一些。」

守忠一怔，頷首，走了出去。

× × ×

門一開，守忠便看見一個老頭兒雙手叉着腰站在那裏。

「保叔。」守忠又是一怔。

「你爹爹在不在，叫他出來。」保叔拉開嗓子直嚷。

「不知甚麼事？」

「什麼事，他那個寶貝兒子阿吉今天偷去了我看門的狗，在後山殺掉了吃了，我現在到來找你爹爹就是要問他一個明白，賠我錢！」

守忠不由露出了尷尬的神色來。

× × ×

秦魯直的神色更尷尬，由門口到大堂有多遠，保叔那麼大聲嚷叫他又怎會聽不到，他隨即吩咐守義：「你由後門出去，快找阿吉回來了。」

守義應聲奔出，段昌看着，眼瞳中詫異之色又濃了三分。

× × ×

守義才出後門小巷，便遇着七寶與他的姐姐轉進來。

「胭脂馬！」守義忙打個招呼。

「馬胭脂！」少女冷冷應一聲。

「還不是一句，是了，有沒有看見阿吉？」

「死掉了！」馬胭脂憤憤地走過。

守義震驚，怔在那裏，七寶走過來，往他的肚子上打了一拳，道：「守義哥，看你也不是這麼笨，我姐姐那樣子，擺明是吃了幾斤辣椒的，你問他，不挨罵才怪呢。」

「七寶，阿吉他……」

「他很好，我七寶就是沒見過他那樣不講義氣的，出賣了我們，只管一個人騙飲騙食……」

「在鎮內？」守義急問。

「你不相信可以去看看。」七寶拔步奔前去。

守義搖搖頭，步向相反的方向。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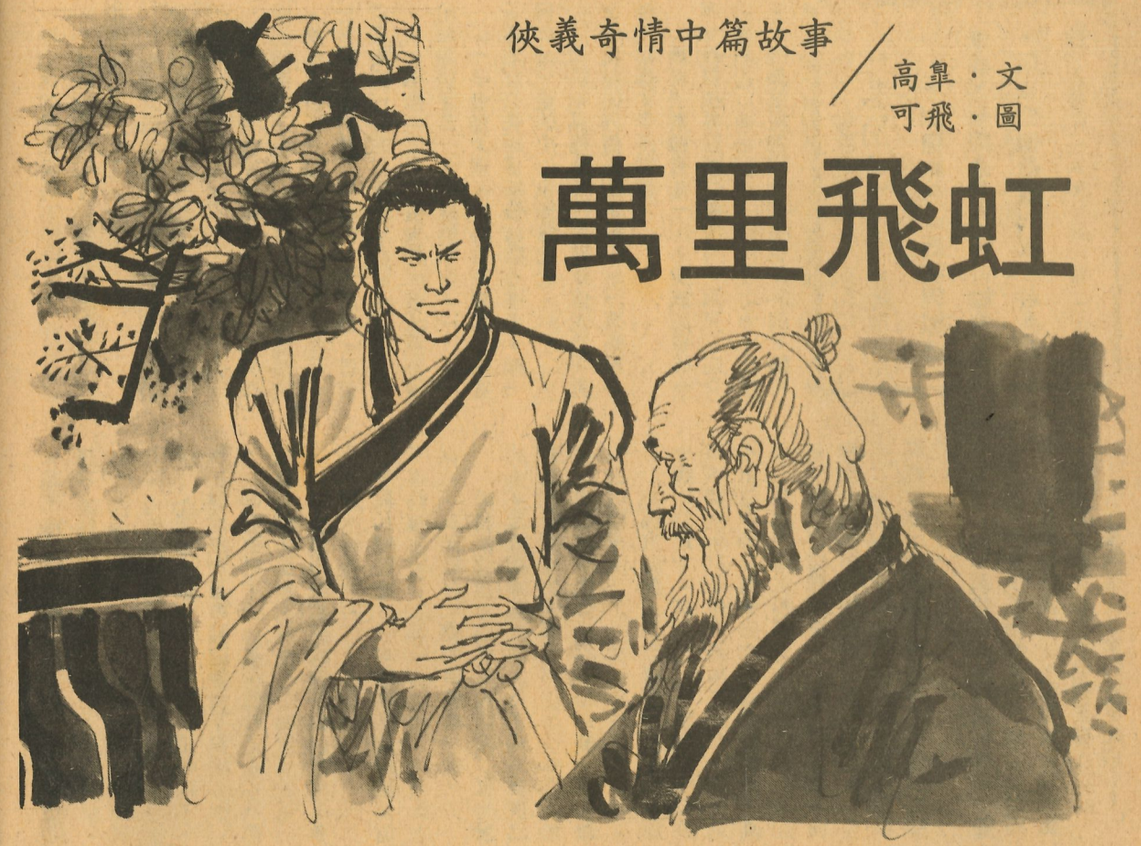
·小啓·

「千劍照紅顏」續稿因郵遞延誤，今期未能及時付梓刊出，稍後定當繼續刊載，敬希見諒。

事故篇中情奇義俠

高皐・文
可飛・圖

萬里飛虹



前文提要：

局總鏢頭遭人殺害，她委身烟花叢裏，想查出殺父仇人，對身負武功的人仇視，向姜雲岫道歉，他亦不究既往，打聽乙萬里下落，羽衣小婢把那天過江去武昌，見到一艘去下游的船上有個虬鬚老者和飛龍寨總管邱公廉，姜雲岫既和紅娘子併居，對她的侍婢羽衣所見當然不疑，以爲乙萬里被飛龍寨任槃擄走，便去飛龍寨要人，路過九江，遇上任槃的女兒任雙燕，言語間引起誤會，被任雙燕點了穴道。因船纜鬆脫一瀉數十里，被鐵馬莊莊主賈化救起，詢問一簑烟雨和他的關係……

澄清是非　遊俠江湖

姜雲岫面色一紅道：「小生不會。」

鐵馬莊的幾位莊主全都聞言一呆，白昭容更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笑」人人都會，但它的價質却有着極大的差異。

白昭容艷麗無雙，風華絕代，姜雲岫以前所接觸過的幾個女人，沒有一個能够跟她相提並論。

只可惜她將自己封鎖在冰山裏，一年到頭臉上都佈着一層嚴霜，這不僅對她的美麗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也沒有人敢於親近她了。

現在冰山居然化解，陰霾變成陽光，她的臉上好像綻出了花朵，美麗得令人心跳，美麗得使人瞧看一眼就再也收不回目光。

這是罕見的，鐵馬莊的幾位莊主以前沒有見過，姜雲岫自然更沒有見過了。

最後還是六莊主茅葵噗哧一聲輕笑，才使在座的這般大男人收回了目光。

賈化咳了一聲，尷尬的笑笑道：「咱們一時失態，希望姜少俠不要介意。」

這位大莊主果然不愧是鐵馬莊的領袖人物，適才大家的失態，分明是被白昭容驚人的艷麗所引起，他只是舌尖一轉，就將失態之事轉到姜雲岫不會運功衝穴的上面去了。

姜雲岫道：「這沒有甚麼，小生不會在意的。」

賈化道：「賈某有點不解，乙前輩既然將他的武功傾囊相授，爲甚麼單沒傳授點穴衝穴之術？」

劉三變道：「我想乙前輩傳授武功的目的，是要姜少俠具有一搏之能，兩年的時間不多，一般小巧技能，自然無暇顧及了。」

賈化道：「這倒也是。」

語音一頓，忽然面色一肅道：「姜少俠，賈某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姜雲岫道：「別這麼說，大莊主，小生的生命是大莊主所救，救命之恩，如同再造，還有甚麼不能說的？」

賈化道：「其實也沒有甚麼，賈某只是想知道姜少俠的志趣而已，譬如說你飽讀詩書，並曾中舉，今後進入仕途，可以說青雲得路，但你又習了一身高深的武功，而且已經涉足江湖，你究竟算是怎樣一個人？未來有些甚麼打算？賈某感到有點眩惑，所以才有此一問。」

姜雲岫微微一笑道：「小生讀書志在明理，雖然中舉，只是安慰老父的期望而已，仕途風濤險惡，與小生的個性有些不合……」

賈化道：「如果少俠遊俠江湖，爲人世鳴不平，替江湖伸正義，你可願意？」

姜雲岫道：「這正是小生所响往的，只是可惜，心餘力拙，難免要事與願違的了。」

賈化道：「不，一簑烟雨的傳人，豈能妄自菲薄，如果少俠願意，鐵馬莊歡迎你加入咱們的行列。」

姜雲岫道：「哦，小生斗胆請問，莫非各位莊主就是江湖豪俠？」

賈化道：「豪俠二字咱們當不起，說得簡單一點，咱們只不過是幾個保鏢的罷了。」

二莊立劉三變道：「咱們是保鏢的，但沒有開設鏢局，咱們保的對象也有嚴格的限制，對忠臣孝子，烈女節婦，更是分文不取。」

姜雲岫道：「這個少生就不懂了，各位既是以保鏢爲生，如不開設鏢局，如何能接洽生意。」

劉三變道：「咱們是惡人的眼中釘，黑道的死對頭，如若開設鏢局，實在有些不便，至於生意上的接洽，這就要靠咱們設在每一個通都大邑的聯絡人了。」

姜雲岫道：「原來如此。」

劉三變道：「姜少俠你願不願加入咱們？」

姜雲岫道：「各位莊主如果不棄，少生願附驥尾。」

賈化道：「好，二弟，擺香堂。」

香堂就在大廳，正上方的神位供奉的是關聖帝君，劉三變點上一對大蠟燭，燃上九炷香，再取出一册大紅描金的本子，上面是泥金楷書「金蘭譜」三個大字。

七莊主曲西陵已經捧來筆墨，翻開金蘭譜向姜雲岫招招手道：「請簽名。」

姜雲岫在白昭容之後簽上他的名字，然後先拜武聖，再拜義兄義姊，一切簡單而隆重的結盟儀式於焉完成。

現在姜雲岫已是鐵馬莊的九莊主了，他的穴道自然及時解開，大莊主賈化並吩咐八莊主白昭容傳授的點穴解穴之術，及講述鐵馬莊行道江湖的概況。

鐵馬莊是一羣不慕名利，不求聞達的鐵血男女，他們不畏邪惡，扶助正義，只是義之所在，拋頭顱，洒熱血，也在所不惜。

不過他們却盡力掩藏自己，使江湖道上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武林中人。

他們與各地聯絡人見面，也從不以眞面目出現，易容改扮，是鐵馬莊主的一項秘傳。

這是一股神秘的力量，這股力量是爲惡者的尅星，江湖道上有不少人想除去他們，却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的底細。

一個善於保護自己的人，必然不會隨便冒險，鐵馬莊如非摸清姜雲岫的來龍去脈，如何會請他入伙？

雖然姜雲岫與義兄姊一盟在地，當上了鐵馬莊的九莊主，但二莊主劉三變仍然跟他作了一次懇談。

「九弟請坐。」

「謝二哥。」

交談是在劉三變的房間，除了他們兄弟兩個別無他人。

劉三變向姜雲岫瞥了一眼道：「九弟，有一件事也許你不願意聽，但二哥却不能不說。」

姜雲岫道：「自己兄弟嘛，二哥就不必客氣了，」

劉三變道：「任雙燕想將九弟帶回飛龍寨，本意不能算壞，做法却有點離譜，她到江邊僱船，咱們就派人接下她這筆生意。」

姜雲岫道：「二哥說的是那位白衣公子？」

劉三變道：「不錯，她是飛龍寨主任槃的獨生女兒，名叫任雙燕。」

姜雲岫道：「那麼小弟來到鐵馬莊，是經過各位兄長的一番安排的了。」

劉三變道：「是的，九弟在武漢的一切，鐵馬莊都瞭若指掌。」

姜雲岫愕然道：「這個小弟就有點不解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如何會引起各位兄弟的注意？」

劉三變道：「但你這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却金屋藏嬌，連名滿武漢的花魁都被你帶走了。」

姜雲岫微微一笑道：「看來小弟任何一件事都瞞不過各位兄長了。」

劉三變面色一整道：「九弟，你可知道紅娘子的底細？」

姜雲岫道：「知道，她姓崔，她爹是長勝鏢局的總鏢頭……」

劉三變道：「長勝鏢局的總鏢頭的確姓崔，該局自總鏢頭以下二十八口，被人一夜之間誅戮殆盡，連崔總鏢頭的獨生女兒崔紅娘，也沒有逃過那場浩刼……」

姜雲岫愕然道：「二哥，你們的消息確實麼？」

劉三變道：「也就因爲咱們的消息十分確實，才發覺天香樓的紅娘子是別有用心，要你到飛龍寨與師問罪，八成是她出的點子，如果你能獲得成功，給飛龍寨一記重劍，她就會說出幾位仇家，要你兩手血腥，變作她的劊子手了。」

姜雲岫被劉三變說得目瞪口呆，半晌做聲不得，良久才長長一嘆道：「想不到這女人竟然如此可怕，咱們是否已經摸清了她的底？」

劉三變道：「沒有，不過她必然跟暗算乙前輩的那幫人是一夥的，只是她離開了天香樓，今後的偵察就比較困難了。」

姜雲岫道：「這都怪小弟毫無江湖閱歷，才上了她的大當，解鈴還是繫鈴人，小弟負責去摸她的底細。」

劉三變道：「別忙，你不去找她，她會來找你的，咱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待辦，此事不必急在一時。」

姜雲岫道：「甚麼重要的事？」

劉三變道：「保一件人頭鏢出關，明

天一早就要起程。」

姜雲岫道：「是否要用咱們全莊的人力？」

劉三變沉重的道：「是的，咱們以兄妹九人之力，未必就能保得平安，所以明早咱們分道出發，你跟八妹先去飛龍寨，然後趕往合肥跟咱們會合。」

姜雲岫道：「二哥，我看飛龍寨就不必去了……」

劉三變道：「不，九弟，你跟八妹去飛龍寨，並不是完全爲了澄清乙前輩被擄之疑，咱們還希望飛龍寨能够暗中相助，使這趟人頭鏢不致出現甚麼差錯。」

姜雲岫道：「咱們如此愼重，所保的人必然不是等閒人物了。」

劉三變道：「也許是的，否則十萬兩白銀並非盞盞之數，一般常人很難拿得出來。」

姜雲岫愕然問道：「十萬兩白銀？好大的手筆！此人必然是個財雄一方的富豪了？」

劉三變搖搖頭道：「一個土老兒，一個鄉下少年，無論怎樣看法，都瞧不出這雙主僕是財雄一方的豪門，只有一點他瞞不過咱們，這雙主僕有一身頗爲高明的武功。」

姜雲岫一怔道：「這雙主僕的裝扮並不刺眼，他們又有一身高明的武功，爲甚麼還要花銀子請人保護？」

劉三變道：「這就難說了，也許他們人單勢孤，數千里的漫漫長途，有點不放心吧。」

姜雲岫道：「二哥，咱們沒有弄清楚這雙主僕的底細？」

劉三變道：「沒有這個必要，只要他們不是奸惡之人，咱們就沒有理由不接受他們的投保。」

沒有弄清楚投保人的底細，怎知他們是不是奸惡之人？姜雲岫的心頭雖然有這麼一種想法，他却沒有再向劉三變追問，只是點點頭道：「二哥說的是，還有什麼吩咐麼？」

劉三變道：「咱們兄弟是保暗鏢，一向不以眞面目在江湖上出現，九弟明早上路，先要戴上這個。」

那是一個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姜雲岫接過之後就告辭退了出來。

× × ×

在一個晌午時分，安徽齊雲山飛龍寨出現一對少年男女，男的一領青衫，女的白衣如雪，他們牽着馬匹，緩緩的走向寨門。

一名短衣抱刀漢子迎上這對少年男女道：「兩位找誰？」

白衣少女道：「找邱總管。」

短衣漢子道：「兩位來得不巧，邱總管不在寨裏。」

白衣少女道：「那咱們就拜見寨主吧，請朋友替咱們姊弟通報一聲。」

短衣漢子道：「寨主也不在，邱總管就是跟寨主出去的。」

白衣少女問道：「貴寨現在由那位負責？」

短衣漢子答道：「這是二少寨主黃定國。」

白衣少女道：「我姓白，是邱總管的外甥女，請你通報一下二少寨主，就說咱們有事想跟他談談。」

短衣漢子啊了一聲道：「對不起，白姑娘，妳很久沒有來敝寨，小的幾乎不認識了，請妳稍等一下，小的這就去替妳通報。」

短衣漢子翻身奔進寨門，片刻之後，一名身着藍衫，年約三旬的精壯大漢快步走了出來，他遠遠的就雙拳一抱道：「久違了，白姑娘，快請進來。」

敢情這一對登門求見的少年男女，正是鐵馬莊的八莊主白昭容，九莊主姜雲岫，白昭容此時未戴面具，迎出來的黃定國自然認得出來。」

但白昭容却婉辭道：「不了，咱們正有要事待辦，只想跟黃兄立談幾句。」

黃定國道：「白姑娘找令舅邱總管吧？他跟家師去了金陵，敝師母，大師兄，及小師妹全都出去了，只留下在下守着寨子。」

白昭容道：「貴寨大舉前往金陵，必然有甚麼重大之事了？」

黃定國道：「其實也沒有甚麼，因爲有一個名叫姜雲岫的小子，居然誣賴本寨擄刦了乙萬里前輩，小師妹本已將他抓到，不幸又被他逃脫，家師他們是去找金陵公子，要他還給咱們一個公道。」

白昭容一怔道：「此事與金陵公子何關，爲甚麼要他還給貴寨的公道？」

黃定國道：「金陵公子姜雲楠，就是姜雲岫的兄長，至少他應該交出那個渾小子。」

姜雲岫聽得啼笑皆非，他憑空生出來一個兄長倒沒有甚麼，金陵公子就難免一場無妄之災了。

他此時是戴着人皮面具，不便表露自己的身份，因而白昭容抱拳一禮道：「多承相告，小妹就此告辭。」

待他離開寨門較遠，姜雲岫忍不住哈哈一陣大笑道：「八姊，那金陵公子甚麼名字不好取，偏偏要取個姜雲楠！」

白昭容先是噗哧一笑，然後哼了一聲道：「你如果不叫姜雲岫，就不會害別人了，你還要幸災樂禍？」

姜雲岫道：「小弟不是幸災樂禍，只是覺得太過巧合了一點。」

白昭容道：「你說咱們要不要跑一趟金陵？」

姜雲岫道：「這個小弟不敢亂作主張，全憑八姊裁奪。」

白昭容道：「去金陵就是可以解除金陵公子的無妄之災，還可以求舅舅助咱們一臂之力，只是要兜一個圈子，爲了不使大哥他們久等，咱們必須每天多趕一點路程。」

姜雲岫道：「好的。」

於是他們由休寧北上，經太平直奔南陵，這是一段起伏不平的山道，馬兒跑得辛苦，要快也快不起來，到南陵就好了，此去全是平坦的官道，速度自然是快了許多。

這天他們到達魯港，已是落日含山時分，按往常就該在此地投宿，但爲了要多趕一點路，所以穿街而過，準備當晚趕到蕪湖。

魯港的街上行人不多，走在前面的白

昭容並未減緩奔馳的速度，待馳過大半個街道，一團黑影，忽然向白昭容的馬頭砸來。

馬匹受到驚嚇，風快的往旁邊一竄，這一來可就糟了，牠衝到了一個水菓攤子，牠也跟着摔倒下去。

白昭容的身手十分俐落，不待馬匹倒地，她已甩蹬拔了起來，白衣飄飄像仙子臨凡一般，輕輕躍落在地面，姿態美妙以極。

緊跟她身後的姜雲岫見狀一驚，由於太過突然他也勒不住前衝的馬兒，馬蹄踏上滾地的水菓，再衝上倒地的水菓攤子，他的馬也滾倒下去。

姜雲岫也非弱者，甩蹬飄身，毫髮不損的躍落地面。

白昭容落地之後，已看出適才砸向馬頭的黑影，原來是一條長襬，那是有人暗算他們了，因而目射煞光，向長襬攫來之處瞧去。

那兒是一個酒館，門前立着五名大漢，其中一人身着寶藍長衫，年約三十五六，油頭粉面，一臉的邪氣，手中玩着兩枚英雄胆，在那兒哈哈大笑。

「好身子，只是狂了一點，在魯港街上跑馬？嘿嘿，大爺還沒有聽人說過。」

不用說，這位油頭粉面的公子哥兒，是看不慣他們在街道上跑馬，那條長襬自是他的傑作了。

此時姜雲岫已經丟了一塊銀錠給小販，算是給他的賠償，然後與白昭容併肩向酒館之前走去。

白昭容的面色原是冷冰冰的，現在加上一層人皮面具，更是冷傲凌人，似乎只要瞧她一眼就會嚇個半死一般。

那位油頭粉面的藍衫公子也是一呆，接着勃然大怒道：「反了，反了，居然有人敢使臉色給本公子看，給我殺——」

他適才被白昭容的氣勢所懾，因而神色一呆，他認爲這一呆有些丟人現眼，所以，要白昭容以生命作爲嚇唬公子爺的代價。

他身後的四個人應聲奔前去，兩個對付一個，分別向白昭容及姜雲岫展開了狂攻。

這四人全都用刀，但見刀光如雪，精芒似電，分取白昭容姜雲岫二人的前胸及後背。

白昭容哼了一聲，纖掌倏伸，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將前面的一柄長刀奪了過來，同時嬌軀一側，讓過身後的一刀，玉腕向後一帶，立即响起一聲哀嚎，敢情她竟然將奪來的長刀，送進身後那人的胸膛。

這兩人流年不利，出手一招，就落得一個兵刃被奪，一個丟掉老命。

另外兩人似乎運氣較好，因爲姜雲岫不願殺人，他們也是前後夾攻，很想將姜雲岫擺平，但一刀揮出，竟然手腕一緊，如果不鬆手丟刀，他們的腕骨非被擰斷不可。

但孫猴子丟了金箍棒，沒得耍了，他們只好訕訕的退了回去。

這一陣搏殺下來，够精彩，只是太快了一點，使瞧熱鬧的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

別人意猶未盡，藍衫公子却有點驚心動魄，搏殺已經結束，他還在酒館之前發呆。

他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但他明白他絕對不是這雙少年男女的對手，他們任挑一個，十招之內他必然會敗下陣來，好漢不吃眼前虧，除了認栽之外，他似乎已別無選擇。

只不過鐵胆公子汪夷是一個名人，不要說蕪湖一帶，就算大江南北，黃河兩岸，鐵胆公子也是一個兜得轉的人物，如果就這麼認栽，今後就不必再混江湖了。

混江湖就是爲了一個名字，愛名重於惜命，是一般江湖人物的信條，鐵胆公子既是身在江湖，當然也不能例外。

於是他丟下掌中的鐵胆，解下一條軟鞭，然後嘿嘿一陣大笑道：「好身手，兩位原來是深藏不露的高人，泛某幾乎走了眼了，請教兩位的字號怎麼稱呼？」

白昭容冷冷道：「閣下是鐵胆公子汪夷吧，咱們姊弟不想交閣下這個朋友，何必通名道姓。」

鐵胆公子面色一變道：「兩位是瞧不起汪某了，好吧，咱們多說無益，你們一起上吧。」

姜雲岫扭頭對白昭容道：「八姊，讓小弟去會會他，妳看可好。」

白昭容道：「好的，對付此等狂人，不必手下留情，及早放倒了他，咱們好趕路。」

姜雲岫道：「小弟明白。」

他沒有取用寒烟簑，踏前兩步，雙拳一抱道：「請賜招。」

鐵胆公子目射兇光，沉聲叱喝道：「你太狂了，朋友，鐵胆公子的名號並不是撿來的。」

姜雲岫微微一笑，說道：「這個我相信。」

鐵胆公子說道：「那你爲甚麼不用兵刃？」

姜雲岫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該用的時候在下自然會用。」

鐵胆公子不再說甚麼，軟鞭挽起一個鞭花，一收再吐，竟然挺得筆直。

鐵胆公子的名號果然不是撿來的，如非具有一身精純的內力，這條軟鞭如何挺得起來。

鞭身一挺之際，他已經攻出一招，這是一記十分平常的招式，但鞭帶勁風，去勢若電，這份快捷及威勢，就不是等閒之人所能應付的了。

姜雲岫脚下絲毫未動，上身輕輕一擺，就像疾風中的勁草，在不停的擺動一般，鐵胆公子連續點出五鞭，連他的衣角也沒有沾到。

鐵胆公子呆了，他走南闖北，會過不少高人，如果連攻五招，竟然無法讓對方的脚下作半分移動，只怕連他自己也不相信。

他以往可以不信，今天却非要信不可，活生生的事實擺在眼前，他如何能够不信！

看來對方年歲雖輕，玩意却高得出奇，那麼他這塊鐵胆公子的金字招牌是砸定了。

他不甘心栽在一個名不見經傳少年手裏，口中一聲暴吼，展開了拚命的打法。

鞭影如山，勁風厲吼，雖熱鬧的只覺得眼花撩亂，連人影也看不清了。

約莫半盞茶的時間，鞭影忽然一斂，莫非搏殺已然分出了勝負，姜雲岫遭到了毒手？

不，搏殺的確已經分出了勝負，姜雲岫却沒有遭到毒手。

此時他正以右手抓住鞭梢，左手併指如戟，猛向鐵胆公子的喉結重穴點去。

他所習的飛虹手是贓代絕學，抓軟鞭，點喉結，一氣呵成，不要說鐵胆公子這點功力，就算是一等一的頂尖高手，也很難在「飛虹手」下討得好去。

鐵胆公子知道他無力逃過這致命的一擊，不由萬念俱灰，連雙眼也閉了起來。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一聲勁急的呼叫之聲，忽然由人叢中傳來：「請少俠手下留情……」

隨着話聲出現一名白髮皤皤的老婦，她奔到姜雲岫的近側，淚眼模糊的道：「多謝少俠，犬子有甚麼開罪之處，老身一定還你一個公道。」

語音一落，回頭對鐵胆公子叱喝道：「蠢材，你是怎麼開罪這位公子了？快說出來。」

鐵胆公子垂着頭道：「娘，孩子瞧不慣他們在街上縱馬急馳，所以……」

白昭容道：「咱們姊弟如非趕辦急事，何至於連夜趕路，令郎不分清紅皂白，就賞了咱們的馬兒一條長棍，如果不是咱們還會一點莊稼把式，摔死了到那兒去伸冤？」

白髮老婦怒叱道：「畜牲，別人街頭跑馬關你什麼事？還不跟兩位少俠叩頭，謝謝他們的不殺之恩！」

白昭容道：「叩謝倒是不必，但咱們的馬匹摔壞了，時間也就擱了，請問大娘，這該如何補救？」

白髮老婦道：「馬匹摔壞了老身照賠，請問姑娘，你們要趕往何處？」

白昭容道：「咱們要去金陵，原想今晚趕到蕪湖投宿的。」

白髮老婦道：「此地濱臨長江，乘船順水而下，比騎馬快捷多了，老身負責替兩位找船，姑娘是否同意？」

由此地到金陵，江面寬闊，可以日夜航行，乘船不僅比騎馬快捷，人也舒服多了。

白昭容原先沒有想到，經白髮老婦一提，她自然完全同意。

白髮老婦替他們僱了一艘江船，船資及伙食費全部付清，但白昭容婉拒了馬匹的賠償，當晚他們就住到船上，並且立即開行。

× × ×

六朝金粉，秦淮風月，這個令人嚮往的古都，姜雲岫終於有幸一遊。

當天船靠下關，才不過巳初時分，白昭容與姜雲岫捨舟登岸，就在下關找了一家客棧住了下來。

姜雲岫道：「八姊，此地妳有沒有來過？」

白昭容道：「來過一兩次，但不太熟，這一次還是無法盡情的暢遊名勝，眞有點叫人掃興。」

姜雲岫道：「這不要緊，來日方長嘛，以後總會有機會的。」

白昭容道：「九弟說的是。」

姜雲岫道：「八姊，妳認不認識金陵公子？」

白昭容道：「不認識，不過此人是金陵的名人，要找他必然不會太難。走，咱們進城去先好好的吃一頓再說。」

姜雲岫道：「八姊，小弟有點餓了，這兒有酒館，咱們吃了再進城吧。」

白昭容道：「這樣也好。」

他們在一家酒館進餐，飯後白昭容叫來店小二道：「伙記，請問你，金陵公子住在那裏？」

店小二道：「客官所說的金陵公子，是不是姓姜？」

白昭容道：「不錯，他的名字叫姜雲楠。」

店小二道：「他住在玄武湖大仙樓附近，客官出玄武門一問便知。」

白昭容道：「多謝。」

由下關赴玄武湖路程不近，他們僱了一輛馬車，直向玄武門奔去。

大仙樓是玄武湖的名勝之一，金陵公子的府第聳立於樓側十餘丈外，是一幢頗具規模的建築。

最令人羨慕的是，名湖相伴，風景宜人，柳堤蓮塘，佳趣橫生，金陵公子卜居於此間，必然不是一個俗物。

白姜二人穿過一片柳林，到達金陵公子府第的門前，兩名彪形大漢立即迎了上來。

其中一人揮揮手道：「這兒是私人產業，謝絕參觀，你們到別處去玩吧。」

白昭容道：「咱們並非遊客，是來找人的。」

彪形大漢哦了一聲道：「妳找誰？」

白昭容道：「咱們要找金陵公子姜雲楠，請你替咱們通報一下。」

彪形大漢道：「妳要找咱們公子？請教……」

白昭容道：「我叫白蓉，這位是舍弟白岫，咱們是來拜候你們公子的。」

彪形大漢道：「妳認識咱們公子？」

白昭容道：「不認識，咱們是慕名求見。」

彪形大漢道：「好，請到門房裏坐一下，在下就去替你們通報。」

白昭容道：「不必了，咱們就在門外等候。」

彪形大漢轉身奔進大門，片刻之後，他帶來一名頭戴瓜皮小帽，手持早烟鍋的灰衣老者。

白昭容與姜雲岫瞧得暗中一怔，金陵公子名滿江湖，怎麼是這副德性？

此時灰衣老者已經跨出大門，向白姜二人打量一眼道：「公子正在接待客人，一時分身不開，老朽莫標是本府的總管，兩位先到客房歇息一下。」

白昭容道：「多謝。」

他們跟着莫標走，經過一條迴廊，然後進入一間陳設簡陋，光綫不太明亮的房間。

白昭容暗忖：「金陵公子府第的客房，怎麼會是這般模樣？莫非……」

她剛剛生出疑念，身後忽然响起砰的一聲巨响，及旋身一瞥，敢情房門已經關閉，總管莫標也同時失去踪跡。

姜雲岫面色一變道：「不好，八姊，咱們落進咨阱之中了！」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別急，這間破房子未必關得住咱們。」

「姑娘，這間房子並不易破，是鐵打的，哈哈……」

是莫標的聲音，笑聲逐漸遠去，只留下一片徬徨。

姜雲岫急忙衝至門後，暗運眞力向門把一拉，這扇黑黝黝的房門，竟然紋風不動，莫標沒有騙他，這間房子果然是鐵打的。

他再奔到窗口，伸手向窗柱搖撼，這簡直像蜻蜓撼鐵柱，一點也奈何不得。

他失望的回頭對白昭容道：「八姊，這是爲了甚麼？咱們跟金陵公子毫無恩怨啊。」

白昭容道：「有人來了，他們會告訴你的。」

的確有人來了！而且還不止一個，姜雲岫由窗口往外瞧，由於窗子不大，光綫又混暗不明，所以只能瞧到兩個，其中一個是莫標，另一個身材修長，年約四旬，長像不算英俊，却有一點自負的神色，那麼此人必然就是金陵公子姜雲楠了。

他的確就是金陵公子，因爲莫標正在窗外指點點的向他稟報。

「稟公子，他們是姊弟兩個，女的名白蓉，男的叫白岫。」

金陵公子由窗外對白昭容等瞥了一眼，道：「很好，先餓他們三天再說。」

他沒有問問原由，連說話的機會也不給予白昭蓉姊弟，身形一轉，逕自走了開去。

姜雲岫再也忍耐不住了，振吭大喝一聲道：「金陵公子名滿江湖，原來見面不如聞名，當眞叫人失望！」

金陵公子停下脚步，轉身哼了一聲道：「閣下認爲是這樣的麼？」

姜雲岫道：「事實擺在眼前，我沒有冤枉閣下。」

金陵公子說道：「甚麼事實？你說說看。」

姜雲岫道：「咱們素昧平生，我姊弟只是慕名來訪，你爲甚麼將咱們引入陷阱，關在這鐵房裏面？」

金陵公子道：「幾天之前，你們有沒有經過魯港？」

姜雲岫一怔道：「我明白了，閣下原來是替鐵胆公子找場！」

金陵公子道：「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現在你該無話可說了吧？」

姜雲岫道：「閣下不想知道咱們爲甚麼跟鐵胆公子發生衝突？」

金陵公子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你就不像混江湖的了，莫非弱肉强食的道理你也不明白？」

姜雲岫道：「那你就該跟咱們公平一搏，難道你不敢？」

金陵公子道：「本公子會叫你如願的，不過要等到鐵胆公子來了再說。」

他不再理會姜雲岫，逕自轉身而去。

姜雲岫搖頭一嘆道：「江湖原來是這樣的，眞叫人失望得很。」

白昭容淡淡一笑道：「江湖上像他這樣的人多的確很多，但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他不能代表整個江湖。」

姜雲岫嘆口氣道：「這些咱們不必管它了，當務之急是咱們如何離開這個鐵房子！」

白昭容道：「不必担心，咱們馬上就可以出去。」

姜雲岫道：「八姊，妳該不是在說笑話吧，小弟試過，連地下都是鐵板，咱們縱然有鑽天入地之能，也出不了這個鐵房子。」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不必鑽天入地，我自有脫困的法子。」

她由粉臂之上褪下一隻蟠龍金環道：「認不認識這個？」

姜雲岫搖搖頭道：「不認識。」

白昭容道：「這是愚姊祖傳之物，能够切金斷玉，這間鐵房子如何能够關住咱們？」

姜雲岫接過金環，入手並不太重，只見上面刻着一條蟠龍，雕鏤精細，栩栩如生。

他瞧過之後，將金環交給白昭容道：「金環沒有鋒刃，怎能切金斷玉？」

白昭容瞪他一眼道：「金環如果有鋒刃，豈不連我的手臂都切下去了！」

她說話之間，以指尖運勁點向一顆龍眼，颼的一聲輕响，兩隻龍角突然豎了起來，角尖相交，形成一柄短刃。

姜雲岫啊了一聲道：「妙極了，八姊快點試試。」

白昭容點點頭，手握金環，以龍角向窻上的鐵條輕輕划去。

奇跡果然出現了，姜雲岫撼搖不動的鐵條竟像豆腐一般，白昭容毫不費勁的就開了一個出路。

她再點另一顆龍眼，龍角便恢復原狀，然後戴好金環，與姜雲岫穿窻而出。

白昭容拔劍在手，向四週默默的查看一陣，金陵公子也許太相信鐵房了，連看守的都沒有留下一個。

雙眼一翻，白昭容那秋月般的雙目忽然射出兩縷殺機，道：「九弟，走，咱們找金陵公子算賬去。」

姜雲岫點點頭，兩人並肩向那後進闖去。

待轉過一條走廊，迎面遇到兩名勁裝武士，其中一人啊了一聲，剛剛喊出總管二字，但見晶芒連閃，鮮血迸飛，兩具屍體已然仆倒下去。

白昭容挾盛怒而來，劍出如風，划斷了這兩人的喉管，他們自然活不成了。

不過適才那聲呼喚，却將莫標叫了出來，他由大廳奔出，身後還跟着三名勁裝武士。

及瞧到白昭容姊弟，莫標心頭一震，臉色變得一片慘白，他不相信他們能够自己脫困，因而詢問道：「兩位原來還有同黨，放你們出來的人呢？」

白昭容撇撇嘴道：「不是你適才放咱們出來的麼？怎麼一轉眼你就忘了！」

莫標大聲喝道：「胡說，給我抓着他們！」

他身後的三名武士應聲撲出，刀光霍霍，分向白姜二人進攻。

由於白昭容手持寶劍，攻擊她的是兩

名使刀的高手，另外一人，揮刀攻向姜雲岫。

這三人刀沉力猛，出手穩健，是金陵公子的得力助手，可惜他們時運不濟，偏偏遇到白昭容姊弟。

長劍左右一盪，攻向白昭容的鋼刀被她同時震開，劍芒再閃，慘嚎之聲响得扣人心弦，兩條斷臂一起摔了下去。

這邊的搏殺剛剛結束，撲向姜雲岫的武士也遭到了慘敗，他被姜雲岫以飛虹手扣住脈門，左手吐指如風，廢掉了他一身功力。

這只不過幾個照面，金陵公子的得力助手兩人斷臂，一人喪失武功，一旁觀戰的莫標瞧得驚心動魄，身形一轉，就待脚板心抹油，來個溜之大吉。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老賊想逃？那有這麼便宜，九弟截住他。」

姜雲岫彈身一躍，以天馬行空之勢飛到莫標的頭頂，雙掌往下一按，擊出兩股剛猛絕倫的掌力。

這是乙萬里的獨門絕藝「萬里飛虹」，姜雲岫爲了防止莫標逃脫，情急之下才使了出來。

「萬里飛虹」絕藝，不只是身如飛虹，捷逾閃電，而且身在空際，能够往返划出一個十字，還能連續擊出掌力，每一掌都像焦雷轟頂一般。

當今之世，除了少數幾個絕頂高手，沒有人能够逃過萬里飛虹的追擊。

而且此種武功極具震撼之力，莫標一見姜雲岫使出萬里飛虹，竟嚇得身如篩糠，連逃命都放棄了。

姜雲岫不想要他的老命，掌力一撤，飄身落下地面，問道：「八姊，對他怎麼辦？」

白昭容彈出一指，廢掉了莫標的武功，道：「姓莫的，金陵公子呢？」

莫標沉重的一嘆道：「敝主人雖是傲慢了一點，但爲人頗爲方正，兩位何必趕盡殺絕！」

白昭容撇撇嘴道：「以卑鄙的手段，將咱們姊弟關進鐵屋裏，你還說他爲人方正？」

莫標道：「將兩位誘進鐵屋，是老朽出的主意，這與敝主人無關。」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要餓咱們三天，也是你出的主意？」

莫標道：「那是敝主人嚇唬兩位，老朽知道他不會讓兩位餓着的。」

白昭容道：「你對金陵公子倒是忠心得很，不管你怎麼說。當落日含山之時，咱們姊弟在朝天宮前等他，他如果不按時赴約，那就怪不得咱們手辣心狠了！」

說完話這雙姊弟就大搖大擺的走出金陵公子的府第，暗影中有不少人潛伏，却沒有一個敢吭出一聲。

走到街頭之後，白昭容微微的一笑道：「眞痛快，這回够莫標那個老狐狸受的了。」

姜雲岫問道：「八姊，朝天宮是在那裏？」

白昭容道：「朝天宮在水西門內，春秋時是吳國的冶鑄之處，該宮的四週圍以廊壁，建築十分雄偉，我帶你去瞧瞧，讓你開開眼界。」

姜雲岫道：「多謝八姊。」

由於約門的時間過早，他們沿途觀賞，最後來到名滿天下的秦淮河畔。

秦淮河在水西門與通濟門之間，河水西流，橫貫城南，兩岸歌樓畫舫雲集，衣香鬢影穿插其間，但見笙歌盈耳，熱鬧非凡。

此時一艘畫舫之內，走出一名虬髯金袍的老者，他身後跟着一紅一綠兩名綺年玉貌的少女，他們相繼登岸，乘上在岸邊等候的車馬呼嘯而去。

這並不是甚麼稀罕的事兒，富室豪門乘興遊河的可以說司空見慣，但姜雲岫却目光灼灼的盯着那些逐漸遠去的車馬，現出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白昭容噗哧一聲輕笑道：「美麼？九弟，別讓靈魂被別人勾去了！」

姜雲岫收回目光，面色一紅道：「八姊不要誤會，小弟因爲那綠衣姑娘似曾相識……」

白昭容撇撇嘴道：「天下長相相似的太多了，你都會這樣的瞧着人家？」

姜雲岫道：「不，小弟相信像她如此酷似的必然不多。」

白昭容道：「哦，她像誰？」

姜雲岫道：「紅娘子的婢女霓裳。」

白昭容搖搖頭道：「不可能，別人如非官家，必是豪門，怎麼會是紅娘子的婢女？」

姜雲岫道：「八姊，咱們也遊遊河，好麼？」

適才那艘畫舫還在原處，姜雲岫必然是想由船家的口中，探出一點蛛絲馬跡，

白昭容不忍聽他失望，只得點頭答允。

他們上了畫舫，說明隨意遊遊，當畫舫盪到河心之後，白昭容就跟船家聊了起來。

船家是一名三十上下的婦人，及一名十七八歲的姑娘，他們熟練的盪着畫舫，小姑娘還在哼着小調。

白昭容道：「生意好麼？大娘。」

船家道：「並不太好，吃飯總算是够的。」

白昭容道：「秦淮河上的畫舫太多，能够溫飽已經不容易了。」

船家道：「客官說的是。」

白昭容道：「適才坐妳們的船的好像很有氣派，他們是官家吧？」

船家道：「他們不是官家，却比官家更爲有名，客官如果走過江湖，必然聽過鐵玉爺的名號。」

白昭容啊了一聲道：「鐵玉爺名不虛傳，果然是一號人物，那兩位姑娘是他的女兒？」

船家搖搖頭道：「穿紅衣的是他的小老婆，那位綠衣姑娘以前沒有見過。」

白昭容問道：「鐵三爺也住在金陵城裏？」

船家道：「聽說住在清凉山下，不怕客官見笑，小婦人在金陵土生土長，却連清凉山都沒有去過。」

白昭容道：「妳們太忙碌了，也該抽個空兒歇歇。」

船家道：「客官說的是。」

該知道的已經知道了，白姜二人不想再遊下去，因爲日色已經偏西，他們應該

吃了飯去赴約了。

× × ×

朝天宮是金陵城的名勝之一，此時却危機隱伏，瀰漫着一片殺氣。

當前廣場之上，劍拔弩張，兩帮人馬正準備展開一場搏殺，他們一邊是金陵公子，另一帮自然是白昭容及姜雲岫了。

白姜人單勢孤，只有姊弟兩個，金陵公子却帶來不少帮手，老老少少的共有十五人之多，被毀掉武功的莫標，也跟在這般人的身後。

白昭容並沒有將這般人放在心上，黛眉一挑，冷冷道：「划下道來吧，姓姜的，無論單打羣毆，咱們姊弟無不奉陪。」

金陵公子怒叱道：「本公子先要請教，咱們無怨無仇，你們爲甚麼要對我家的人下毒手？」

白昭容道：「這就要先問你了，咱們姊弟以禮求見，你憑甚麼將咱們關在鐵房子裏？」

金陵公子道：「你們想揚名立世，所以先毀掉鐵胆公子，再來向我找碴，這是你們太狠，怎能怪我用計誘你們。」

姜雲岫道：「你誤會了，咱們跟鐵胆公子引起衝突，是他用出長槪砸咱們的馬匹，此事蕪湖一帶人人皆知，閣下如果不信，可以派人去查個明白，咱們找你是想問問飛龍寨主的行跡，與閣下扯不上絲毫恩怨。」

金陵公子一呆，回頭詢問莫標道：「莫總管，你對我怎麼說的？」

莫標身軀一震，面色也變得像死灰一般。

白昭容輕哼一聲道：「此人必然受了鐵胆公子的好處，才從中挑撥，希望閣下能够替鐵胆公子報仇，此等吃裏扒外的小人，實在容他不得。」

莫標噢的一聲跪了下去，道：「屬下因爲受過鐵胆公子的厚恩，才想藉公子之力，給他一點報答，屬下錯了，請公子饒命。」

金陵公子在當地是一個吃得開，兜得轉的人物，估不到被莫標的蒙蔽，以致落得丟人現眼，他如何能够饒恕此人？

一脚突然踢出，莫標一聲慘呼，待身形落地之時已經氣息全無了，金陵公子沒有再看他一眼，向白姜二人雙拳一抱道：「這是在下見事不明，希望兩位包涵。」

白昭容道：「好說，咱們姊弟傷了貴府幾條人命，公子不加罪責，咱們已經感謝不盡了。」

金陵公子道：「這是咱們的錯，兩位不必放在心上，飛龍寨主任大俠的確來過寒舍，他是查問在下有沒有一個名叫姜雲岫的兄弟，其實寒門幾代單傳，那裏會有兄弟？經在下把話說明，任大俠就離開金陵了。」

白昭容道：「公子可知道大俠去了那裏？」

金陵公子道：「請原諒，在下不知道飛龍寨一行去了何處。」

白昭容道：「既然如此，愚姊弟就此告辭。」

誤會冰釋，白姜二人離開了朝天宮，此時萬家燈火，由高處瞧看金陵城裏，簡直像燦爛的繁星一般，美得不可方物。

白昭容忽然啊了一聲道：「九弟，咱們何不就此走一趟清凉山？這邊的事辦妥了好早點趕去跟大哥他們會合。」

姜雲岫道：「好，就這麼辦。」

他們在路邊小攤上吃了一點東西，再慢慢向清凉山走去。

約莫二更時分，他們趕到了聳立在清凉山下的一幢雄偉的府第，這自然是鐵三爺的住宅了，除了這位名滿江湖的高人，誰能具有如此驚人的氣勢？

鐵府後枕雄山，前對名城，四週是一片桃林，如是二三月的季候，桃花怒放，嬌紅奪目，必然會引來不少紅男綠女，爲清凉山增加不少生氣。

白昭容在桃林之前停下脚步，道：「九弟，咱們是明查還是暗訪？」

姜雲岫道：「咱們很難找到一個使鐵三爺相信，而又願意跟咱們合作的理由，所以暗中探查較爲適宜。」

白昭容道：「鐵三爺名震江湖，他這幢府第之中，必然戒備嚴密，咱們可不能絲毫大意！」

姜雲岫道：「是，小弟會小心的。」

白昭容道：「咱們分左右前往探查，不管有沒有收獲，在三更之時必須回到此地會合。」

姜雲岫道：「是。」

白昭容道：「如若發生了危險，不可能再掩蔽行藏之際，立刻以長嘯示警，愚姊當立即趕往支援，我相信憑咱們姊弟兩個，還沒有人能够留住咱們。」

姜雲岫道：「八姊說的是。」

白昭容道：「好，你往左，我往右，小心一點。」

語音甫落，嬌軀倏的拔起，像一片狂風中的輕絮，輕靈，巧快，就算桃林中設有伏樁，也不可能發現有人淌入。

姜雲岫的功力較白昭容更高一籌，他自然也輕易的淌進了這幢雄偉的府第。

他由左側的圍牆之外躍到牆內一顆老槐之上，當眞是枝葉不驚，輕如飄絮。

在穩住身形之後，再運目向院中打量，這一眼瞧去，禁不住心頭一慄。

院中有六名懷抱長刀的大漢在往返巡邏，他們的脚步十分輕巧，這般人必然都有一身不俗的功力。

幾個担任巡邏的武士，竟有如此高明的功力，姜雲岫自然更不敢絲毫大意了。

他考慮了一下目前的處境，只要一落到院中，必然會驚動巡邏者，引起一場兇狠的搏殺，就算他能够制服這六名大漢，此行的目的就無法達到了。

槐樹距離最近的屋面，約莫五丈出頭，他身具萬里飛虹獨門奇功，這點距離自然難他不倒。只不過當他橫越空際之時，要想瞄過院中的六對眼睛就難了。

那怎麼辦？退出牆外再找進路？

不，他此時居高臨下，已將左側的院落打量明白，只有由槐樹橫空而過才是最近的距離，放棄此地，要進去就更難了。

那麼以隔空打穴的方法制住一人，使他們發生混亂？

這辦法可以帮助他進去而不被發覺，但這般巡邏者均非常人，他們必然會看出同伴是穴道受制，因而聯想到有人混入。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金棺材

馮嘉・文
何飛・圖

海底藏寶 發現古瓶

「安靜一點，別緊張！」司馬洛按着她的肩，把她再按倒，她才知道原來她現在是正躺在司馬洛的床上。

「噢，司馬洛！」當暈倒之前的經過又在她的腦海中湧現時，她便倒進他的懷中，哭起來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他問道，「我叫你不要開門給任何人的，怎麼你又要開門呢？」

「我並沒有開門——」她說着又坐起來了。

這一次司馬洛並沒有再把她按倒，而祇是把一杯飲料送到她的嘴邊，溫柔地說：「喝下這個吧。」那是一杯白蘭地酒。

她一口就喝下去了。顯然她的確是很需要這個的，他又說：「我是用鎖匙開門進來的。門並沒有下閂，防盜鍊也沒有繫上。」

「但是我並沒有開門！」她寃屈地叫起來，「我祇是給人在背後擊暈了！那人——我知道他並不是從門口進來的，因爲那時我是臉朝着門口。假如從門進來，我是會看到的。那時我是正蹲在那裏，看那些——」她忽然叫了起來：「那些畫！那些畫呢？」

司馬洛苦笑：「那些畫？當然不見了，每一張都不見了！」

茱莉祇是呆在那裏。

司馬洛在床前的地毡上踱來踱去，自言自語着：「門好好地鎖着，沒有可能有人從門口進來的，屋裏祇有你一個人，然而當我回來時，門已開了，你暈倒在地上，畫已經失了，而你却說沒有開過門給任何人。你說你肯定門並沒有開過，那人就已經在屋內的，那眞是奇怪了！」

「你是說我在騙你嗎？」她不平地叫起來。

「我沒有這樣說，」司馬洛說道：「凡事總有一個解釋的！」

「司馬洛，」茱莉恨恨地說，「不管你懷疑什麼，我可以發誓這件事不是我幹的！」

「凡事總有一個解釋的！」他再說一次。

茱莉從床上一跳跳到地上。「你說我需要這個的，他又說：「我是用鎖匙開門進來的。門並沒有下閂，防盜鍊也沒有繫上。」

「但是我並沒有開門！」她寃屈地叫起來，「我祇是給人在背後擊暈了！那人——我知道他並不是從門口進來的，因爲那時我是臉朝着門口。假如從門進來，我是會看到的。那時我是正蹲在那裏，看那些——」她忽然叫了起來：「那些畫！那些畫呢？」

司馬洛苦笑：「那些畫？當然不見了，每一張都不見了！」

茱莉祇是呆在那裏。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等候杜思良買他繪的油畫，見路上停了一部房車，走去看看見兩具死屍，其中一個是杜思良，再偵查附近沒有動靜，連忙轉回小屋，對茱莉說如果警方查問時只說不知道，並拿起電話叫朋友到電話亭通知警方，不久來了一批人把汽車內屍體收拾走了，又不久警車才到，見現場什麼沒有，再問司馬洛也沒有頭緒，以爲是假案了結算了。司馬洛和茱莉收拾行裝回城市，他發覺茱莉暗中偷拍他的風景油畫，詐作不知，也暗中偷取她所拍菲林曝光。回到家裏，茱莉打電話叫一個吉蒂來取菲林，司馬洛暗中監視她們……

說謊，我要跟你拚命——噢！我的頭！」她扶着發痛的頭，頹然倒回床上。「我——再需要一杯酒！」她軟弱地說。

他再倒了一杯酒給她，酒瓶就在床頭几上而已。很方便的。她又一口喝下去了。「試試起來吧！」他說，「希望你可以走路了！」

茱莉戰戰兢兢地起來，試試走三兩步。「叫我賽跑就不行，」她說，「走路可以的。」

「來，」司馬洛拉着她的手，把她帶到浴室，他把她留在門口，走到窗前，用手在窗子的鋼條上摸索着，「凡事都有解釋的，我已經找到了解釋！」他摸到膠布，把膠布撕下去了。

茱莉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把那鋼條拿了下來。

「那個不可能在屋裏的人就是從這裏

進來的！」他說，「但——但——這是不可能的！」

茱莉說：「假如他鋸斷那鋼條，我怎會聽不見呢？不可能弄斷這鋼條而一點聲音都不發出來的。」

「也許鋸的時候你還不在吧，」他說，「也許這個秘密的入口是早已準備好了的！」

「殺死杜思良那些人！」她抖一抖，「是他們，一定是他們！他們沒有把我也殺死，眞是我的運氣了！」

「很有趣！」司馬洛哈哈笑，「你的運氣莫是比我好得多了，你祇是暈了一陣，我却起碼失去了二十萬元！」他轉身走回廳中去了。

當她亦跟着到了廳中時，她看見司馬洛正坐在沙發上，悶悶地抽着香烟。她在他的身邊坐下來，攬着他的肩，問道：「現在，你又打算怎辦呢？」

「我不知道，」他聳聳肩，「也許祇好再去渡假了。偷這些東西的人當然不會再來找我的，而我也不知道該到哪裏去找他，還有什麼好做的呢？」

「你的意思是說，你就這樣要放棄了？」她大不以爲然地說道。

「假如不放棄，」他苦笑，「你教我怎樣做吧！所以，我還是回去渡我的假，而你則還是回去做你的女秘書吧。遊戲已經玩完了，結局雖然教人失望，但是結局到底就是結局呀！」

「我很抱歉，司馬洛，」她難過地說，「我眞的很抱歉。」

「算了吧！」司馬洛說，「失去了那些畫，不是你的責任。你已經盡了你的能力！」

茱莉站起來：「我——會再見到你嗎？司馬洛？」

「也許吧，」司馬洛聳聳肩，「我會去歐洲一段時間，然後我也許會再到相思灣去，假如康伯再病了，那麼你又得去代替他工作了！」

茱莉擁着司馬洛，在他的咀唇上深深一吻。「你從歐洲回來之前寄給我一張明信片吧。也許我會叫他到別處去渡假，給他費用，好使我能代替他工作！」

司馬洛笑起來：「那麼我們將來在相思灣再見罷！」

× × ×

吉蒂住的地方是一間四層樓宇的第五層，那即是說在天台上搭成的一層假樓。當朱莉去到的時候，夜已經很深了，吉蒂還是沒有睡，正坐在廳中的沙發上，煩惱地吸着烟。面前的烟灰盅裏已經堆了很大堆烟蒂。她的一隻脚豎了起來，擱在凡的邊緣上，姿勢和男人一樣。不過她是一個女人，而且她的女人特徵也是相當明顯的。她現在祇是穿着一條內褲，她赤裸的身裁是優美的，三圍尺碼相當惹火。

門鈴聲使她跳起來。她慌忙地跑到門前，向外望一望，看見是朱莉，她才舒一口氣。她把門開了，朱莉走進來，丟下箱子。

「我還以爲你不回來了！」吉蒂說。

「我也料不到我會這麼快回來的，」朱莉說，「但我繼續逗留下去也沒有用，那些畫已經不見了。」她把她在司馬洛家中遇險的經過說出來。

吉蒂好像男人似的吹了一聲口哨。「你可能被殺掉的！」

「正是！」茱莉說，「這就是爲什麼我捨得離開。我從來沒有這麼害怕過，看別人死好像不算一回事，但是自己死裏逃生回來，又不同了。我忽然醒起，人是祇能死一次，死就什麼都完了，即使爲了二十萬元，也是不值得的！好在，我們還有那卷菲林。那卷菲林值一萬元，你冲出來了沒有？」

「哦，菲林，」吉蒂冷笑一聲，把吸剩一半的香烟在烟灰盅上一捺，然後起來，婀娜地向那層小樓的後面。那裏有一個門口，看來就是洗手間的門口了。

她把浴室的房門推開了，裏面是亮着紅燈的！垂着黑色的簾子，那裏面都是黑房的設備，吉蒂進了那黑房浴室兼用的房間裏，過了一會又出來，拿着一條長長的菲林，交給茱莉，說：「這就是你的傑作了，茱莉！」

茱莉把菲林拿過來，迎着燈光看。其實也用不着看，那菲林是一片空白的，什麼都沒有。「我……我不明白？」她迷惘地抬起頭來。

「你的攝影術並不那麼糟，」吉蒂說，「所以祇有一個答案了，那就是有人把菲林拉出來曝過光！」

茱莉的臉色忽然變得蒼白，臉頰上兩條肌肉也在動着。「司馬洛，是他幹的！」她到底也不是一個笨女人，現在把情形回想一遍，她就明白了。她甚至猜到司馬洛是在哪一段時間把菲林曝光的，「我的事他都管了，他却一直都在假裝！」

「總之，」吉蒂嘆口氣，在沙發上跌坐下來，「你那二十萬連氣味都嗅不到，而我們那一萬元從窗口飛出去了！」

「那狗養的！」茱莉咬着牙，「那狗養的！」

吉蒂在沙發上挪動身子，挪到茱莉的身邊，攬着茱莉的肩：「算了吧，茱莉，反正我們也不會餓死的。少了那一萬元，我們祇是少去一次旅行吧了！」

「我受不住！」茱莉握緊拳頭，揮動着，「我受不住人家這樣愚弄我，他在床上弄得我幾乎死去了，原來——」她忽然自覺失言地停住，不說下去。

吉蒂用一種奇怪的眼光看着她。她是仍然擁着茱莉的，這一次很關心地問她：「他傷害了你？」

「沒有，」茱莉搖頭，「但他利用我，就像利用洗手間一樣利用我！」

吉蒂輕吻着茱莉的頸子。「男人都是可惡的，祇有我們女人最好！」她吻着茱莉，不是友善的吻，而簡直是情慾的吻。接着她的手潛到茱莉的襯衣下面，活動起來。

「不要！」茱莉煩亂地推推她，「不要這樣吧。我們的事情還沒有辦好，還有心情想這些嗎？」

但吉蒂還是緊緊地擁着她，臉在她的胸前揩擦着。

「他——司馬洛——」吉蒂一面吻着茱莉，一面在她的耳邊低聲說：「令你很快樂嗎？」

茱莉閉着眼睛，慢慢地點着頭，「他

令我很快樂，很快樂！」

「告訴我，」吉蒂的手在活動，一邊在她耳畔低聲的說道：「我要知道每一細節！」

茱莉的眼睛睜開一綫。「你眞的要知道？你也許會吃醋的！」

「不，我不會！」吉蒂說，「我祇是要知道，他能做到什麼我不能做的事！」

於是茱莉告訴吉蒂關於她與司馬洛之間親熱的細節。

「我不相信，」吉蒂把她的手拉到自己的身上，「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個這樣——這樣強壯的男人！」

「這就要你身歷才能知道了。」茱莉說。

「但我又不是沒有經歷過男人的，」吉蒂說，「雖然我祇是經歷過一個，而且，他也不是一個老人，事實上他是一個很強壯的人，他是在健身院裏做教練的，你能說他不是一個強壯的人嗎？但——」吉蒂皺起眉來，「應該強壯的地方他却像小孩子一樣，那眞是滑稽的事！好像——好像一隻小鷄却長了一身大鷄的毛。你明白嗎？而且他是那麼快——我不相信他超過一分鐘。我一點感覺都沒有。你說好像鐵石似的？你一定是在開玩笑了，人肉怎能和鐵石來比呢？」

茱莉也笑起來：「那你就要經歷過才能明白了。我自己也沒有的東西，我不能够向你證明的！」

跟着司馬洛的聲音忽然來了。他吃吃笑着說：「缺了一件東西，你們怎幹得來呢？」

床上的兩個女人都一驚而起，回頭看看，原來司馬洛已經站在門口了。那門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開了的。

司馬洛把門在身後關上。這就像一個訊號似的，使呆住了的吉蒂忽然尖聲叫起來，兩隻手掩住身上的兩個重要的部份，逃進了浴室中。茱莉並沒有逃，也沒有遮掩。因爲她認得來者是司馬洛，而她的身體在司馬洛的眼前是已經暴露過了的，她的身上沒有一個地方不是已經給他觸碰過的了。

司馬洛在她身邊的沙發上坐了下來，吃吃笑着說：「茱莉，你的女朋友眞美麗呢！」

茱莉恨恨地瞪着他：「這一次你又想要什麼？」

浴室的門忽然打開了，吉蒂衝出來，身上已經圍了一條毛巾。這不是一條很大的毛巾，祇是僅能够圍着她的身體的中段而已。

她好像旋風似的衝到一個角落裏，拉開那裏一張鋼桌的抽屜，從裏面取出了一件東西，又向司馬洛直衝過來，手中那件東西「格」一聲响，銀光一閃，原來那是一把彈簧刀，刀鋒已經彈了出來。她擧起刀子就向他刺下去，咀巴裏發出着泰山似的吼叫聲。

司馬洛連站也沒有站起來。他祇是一伸手，就捉住了吉蒂持刀的手腕，隨即又把這隻手腕一扭，吉蒂便不由得轉了過來，她身上那條毛巾經過這一番運動，就離開了她的身體而掉在地上了。她光潔的背肩完全呈現在司馬洛的眼前。

司馬洛吃吃笑着：「啊，很漂亮的女人！你還是放手吧，刀子是不配合你的裝飾品！」

吉蒂却固執地不肯放手，茱莉在旁邊憤怒地叫道：「司馬洛，你放了她！」

司馬洛並沒有依命，反而把吉蒂的手向上一提。

吉蒂痛得尖叫一聲，不得不把刀子放掉了。他另一隻手把刀子接住，放了她，她便向前一仆，她一滾身坐起來，揉着那被扭痛了的肩膊關節，一時也顧不得遮住身體了。司馬洛用一隻手把彈簧刀關了起來。

這個吉蒂顯然是一個非常倔強的女人，當肩上的痛苦稍爲減少，她又一躍而起，向他撲過來了。這一次，她手上沒有刀子，就祇是用手作武器。好在她的打扮一向都是相當男性化的，指甲也沒有留長，不能用指甲去抓他，她就祇好用拳頭去打他了。

「唏！」司馬洛擋着她的拳頭，叫着：「你想怎樣了？你想殺死我嗎？」

她的拳頭很密，司馬洛眞是擋不勝擋。不過這拳頭在他的身上却是不發生作用的，因爲他是那麼強壯。

後來，當她知道拳頭無效，她便停了手，忽然用兩手捏住了他的頸子，而且拚命捏緊。喉嚨是人體最大的弱點之一，即使司馬洛這麼強壯的人，也一樣要受到威脅的。

他連忙轉側身子，一掌揮出去，拍！吉蒂的臉上着了這一掌，整個人打着轉跌到對面的沙發上。這一掌打得很重，使她呆了一陣，然後她便掩着臉蜷縮成一團，哭泣起來。

茱莉詫異地看着她。因爲哭泣是女性的表現，而她已許久沒有過如此女性化的表現了。

司馬洛咳嗽了好一陣方能開口，當他開口的時候，他的語氣是嚴厲的。而且他還一按掣，使彈簧刀的刀鋒彈了出來，以增加他的威嚴。「好了，」他說，「現在遊戲已經玩完了，讓我們來談談正經事吧。誰再動粗，我就不客氣，要在她的臉上簽一個名！」他動了動刀子，表示那就是他的口中的簽名工具了。

茱莉瞪着他，眼光仍然是充滿了恨意：「究竟你想要什麼？」

「我要我的畫！」司馬洛笑着，玩弄着那把刀子說：「你把我的畫拿到哪裏去了。」

司馬洛這眞是惡人先告狀，但他必須如此；這是最好的辦法了。既然有人那麼急於得到這些畫，他就得先安排這些畫「失掉」，那麼就減少了別人向他搶的危險，而他也可以放心地研究這些畫爲什麼會如此值錢了。

「我沒有拿你的畫。」茱莉寃屈地叫道。

「不！」司馬洛搖頭，「你的演技太好，我不敢相信，你還是把畫交回出來，免得我動用這把刀子吧！」

「我沒有拿！」她叫道：「假如我要拿，我早已拿了，又何必要拍照片呢？」

「你本來是不打算拿的！」他的刀尖指着她的臉，「但你的女朋友告訴你菲林

了光，你就索性把畫拿走了。你別當我是個蠢材。」

「那時我都不知道菲林走了光，」茱莉說，「我還是回到這裏時才知道的！」

受了寃枉，她就張牙露齒，像一隻發怒的野貓了。但她還是很好看的，這是因爲她的身上是一絲不掛。

吉蒂也是一樣。當她在哭泣時，她那高聳彈性的胸脯便隨着肺部的抽動而一顫一顫的。

司馬洛是有目不暇給之感，不過他的眼光是望向吉蒂多一點的。這是男人之常情了。茱莉的身體他早已見過，吉蒂的身體他則還是第一次看見。這些美景使他的態度幾乎硬不起來。

「她並沒有騙你！」吉蒂理直氣壯地叫道：「我們剛才爲了菲林的事差點吵架！」她站了起來，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裸體，而用正面對着司馬洛。司馬洛的眼球也差點從眼眶裏跳了出來了。「而且，」吉蒂繼續申辯，「假如她是拿了你的畫，她還會留在你的屋子裏嗎？她早就逃之夭夭了，你又到哪裏去找她呢？」

司馬洛不能不點頭：「這話倒有點道理，」接着他的臉相又猙獰起來了：「但有一件事情你們賴不掉的。你們的確是用照相機拍了我那些畫，這個我是親眼看見的，現在你們告訴我，那些畫爲什麼值這許多錢吧！」

「我們不知道！」吉蒂和茱莉齊聲說道。

「假如不知道，你們會花這麼大的功夫來偷拍嗎？」司馬洛冷冷地說。

「我們祇是——」吉蒂幾乎冲口而出，但隨即又忍住了，「我們不能把事情告訴你的！」

司馬洛忽然從沙發上跳將起來。由於他手上是拿着刀子的，所以吉蒂也給他嚇得跳後了一步。司馬洛的刀子執在前面一步一步走向她，吉蒂就恐怖地一步一步退後，一直退到牆角，不能再退了，她便叫了起來：「不要過來！你！不要！」

司馬洛還是過去了。他兩手按着她的身體兩邊的牆壁，刀尖就在她的身邊，把她困在那裏。他的身體差不多與她貼着；他有點可惜，這個角度是不能欣賞她的曲綫了，但是，還是做事要緊。

「不能告訴我？」他獰笑着，「我就是偏偏想知道你不能告訴我的事情，而且最好快點告訴我，因爲我的刀子不會依你的。」

「我們——祇是受聘做這件事的……」吉蒂發抖着說：「我們可以得到一萬元的酬勞！」

「是誰聘你們做這件事的呢？」司馬洛柔聲地問。

「我不能告訴你——」吉蒂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司馬洛手上的刀子就動了，向她猛刺過去。

他的動作是那麼快，她根本不及閃避。不過，司馬洛亦並沒有刺中她。刀子祇是在她的臉旁經過，刺中了牆壁，把一大堆灰泥撬下來了。吉蒂尖叫一聲，連忙跑開，司馬洛却追着她，臉上的表情愈發兇暴了。

他的刀子一揮，又向她刺過去，仍然是快到她無法閃避的，不過，刀子還是沒有刺中她，祇是差一點刺中她的腰，又把她身邊牆壁上的灰泥撬下來了一大塊。

她驚得坐倒在地上，他的刀子一幌，刀尖又到了她的臉前。

「不要！」她尖叫着，「不要！我告訴你吧，是王老頭叫我們——」

司馬洛嘆一口氣，收回刀子，站直了。她掩着臉嚎啕大哭起來。他在沙發上坐下來，丟下刀子，取出香烟，點上了一根，深吸了一口，再噴出來，說：「好了，你們穿上衣服再慢慢講吧。」

茱莉反而比吉蒂鎭靜得多了。她把吉蒂的衣服丟給吉蒂，說：「穿上吧。」她自己則毫不畏羞地在司馬洛的面前把衣服逐件穿上。

吉蒂終止了哭，也慢慢地穿上了她的衣服，但仍然哽咽着。衣服穿上了之後自然沒有那麼好看了，但這樣就比較能令司馬洛集中精神辦事。

「眞奇怪，」茱莉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吉蒂這個樣子，我還以爲她是不會哭的。」

「她祇是從未遇過一個眞正的男人吧了。」司馬洛微笑，「不過，這也總算證明了她到底還是一個女人，這是可喜的現象。好了，現在，你們再告訴我，誰是王老頭。」

吉蒂還是哽咽着不能開口，反而是茱莉開口了。她告訴司馬洛，王老頭是一個開古董店的老人，就是他出一萬元叫她們兩個去偷司馬洛那一批油畫的。

至於是爲了甚麼目的，她們可是不知道了。她們不明白這些油畫怎會那麼值錢。而且，茱莉亦不是什麼寫字間的女秘書，她以前是與吉蒂一起做舞女的，賺到一點錢之後就不幹了，於是一起吃喝玩樂，而王老頭是她們以前一個捧場的客人，正當她們的錢快花完的時候，王老頭就來找她們，叫她們做這件工作，要是成功，就可以得到一萬元的酬勞，就是這樣了。

「那麼康伯呢？」司馬洛問，「康伯當然不是眞的病了？」

「我不知道，」茱莉聳聳肩，「我根本連見都沒有見過這個人。王老頭叫我這樣做，我就這樣做吧了。」

「很好！」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去找王老頭談談吧，希望他不是已經將康伯殺死了，毀屍滅跡。」

「爲甚麼你不自己去？」吉蒂現在可以開口了，她的態度便又變得很倔強，「我們已經把我們所知道的部份都告訴了你，那還不够嗎？你別忘記，至今爲止，我們已經虧了許多本，錢却是一個都還沒有得到！」

「這是一宗起碼值二十萬元的大生意，」司馬洛說，「假如你們幫了我，你以爲我會好意思不給你們好處嗎？」

茱莉的眼睛一亮：「你的意思是說你會分我們一份？」似乎一聽到有錢可賺，她就感興趣了，吉蒂雖然反對地瞪着她，她也不管。

司馬洛聳聳肩，說：「這要看你幫得我多少了。總之現在你們帶我去找王老頭，我就給你們五百元，怎麼樣？」

茱莉的回答就是把手掌伸出去，而司

馬洛果然在她的手掌中放了一張五百元的鈔票。她轉身過去交給吉蒂，說：「收起來吧！」

「我不信任她，」吉蒂恨恨地瞪着司馬洛，「他會殺掉我們的！」

「別那麼孩子氣吧！」茱莉世故地說，「他要殺我們的話，就是不跟他合作，他也一樣會殺我們的，對不對？」

吉蒂仍然瞪着司馬洛，但是終於把那張鈔票放進了衣袋。

然後吉蒂微笑，說：「我們走吧！」

× × ×

王老頭開一間相當大的古董店，司馬洛和吉蒂到達他的店子時，王老頭本人却不在，他留下來管店的是一個老得像另一件古董似的老職員。

「王老板在家裏，」老職員告訴他們，「他這幾天似乎有些重要事情，一直沒有出來過！」茱莉碰碰司馬洛的手，「我們還是到他家裏去吧！」她與司馬洛挽着臂膀走出去了，吉蒂不滿地瞪着他們纏在一起的手臂，却無法提出抗議，她祇好走在茱莉的另一邊。

三個人在一起走，似乎總是嫌太擠逼一點了。坐上司馬洛那部跑車的時候，司馬洛和茱莉一起坐在前頭，吉蒂就祇能屈在那載雜物用的後座了。

王老頭住在一間很豪華的住宅大廈，很有氣派，比司馬洛所住的那一座強得多，不過他却沒有命享受了。

當司馬洛和她們到達那裏的時候，按鈴久久都沒有人開門，到後來，他便自己將門開了，很少門可以將他難倒的，甚至連夾萬的門也難不倒他，更遑論這區區一度普通住宅的門了。

他祇是向吉蒂借了一隻髮夾，輕輕地向匙孔推了一會，門便開了。吉蒂看看，羨慕得口涎也差點流出來了，大概她很希望自己能學上這一門絕技，她謀生便很容易了。

茱莉則反對地皺起了眉頭。她說：「既然人家不在家，我們進去幹甚麼呢？」

「不在家更好，」司馬洛說，「我們很可能會發現更多呢？」他推開了門，三個人踏進去，他又將門關上了，入門之處是一度巨大的屏風，將視綫全都遮住了，要繞過這度屏風才看得見廳中的情況。

吉蒂似乎是好奇心最重的。她首先繞過了屏風，向後面看了一眼，就尖聲大叫起來了。她一撲撲回來，投進司馬洛的懷中。他把她抱住了。茱莉知道情形一定很不對，不過她却沒有胆去看一眼，她祇是躲到了他的背後。

「別怕！」司馬洛安慰地拍拍吉蒂的肩，離開了她，繞過了屏風，於是廳中的情形他也看見了。

這個王老頭這間廳子也是擺設得古色古香的，和他所經營的行業很配襯。

廳子的另一頭有一隻古董架子，架上的古董已跌下來了好幾件，散在地上，有幾件瓷質的已經碎掉了，左手邊的牆壁上原本應該是掛着兩把西洋劍交叉在那裏的，現在其中一把則已經脫下了劍套，劍的本身就是在王老頭的身上了。

王老頭側躺在地上，那把鋒利的劍由他的胸前進去，由背後出來，整個身子都刺透了，地上的血是那麼多，司馬洛也不由自主感到一陣強烈的噁心，差點就地嘔吐起來了。

「我的天！」茱莉在後面呻吟地說。

「別過去！」他伸手攔住她們，「你們留在這裏吧！」他指揮她們留在屏風後面，自己便踏入了廳中。他首先是握槍在手，走進屋子的內部去，巡視一遍屋裏的各個房間。兇手當然不大可能在此了，不過，爲安全計，還是看清楚好些。

他在裏面並沒有找到活人，祇是找到了另一個死人。這個死人是一個老者，看他的裝束，他大概是王老頭的僕人了。這個老者的頭部被硬物擊中了，血流得並不多，不過一樣是死掉了。屋中的每一間房間都是給翻得凌亂不堪的。

司馬洛沒有再去搜。既然已經給搜成這個樣子，還會有值得搜的東西嗎？看那些房間的設備，他就知道王老頭是沒有太太的，祇是主僕二人在這裏，現在，主僕二人都死了。他回到外面去，在王老頭的身邊蹲下來，細細看清楚。

王老頭是死得不同的。除了是給刀子刺死的之外，他死前並且顯然是經過一番打鬥，因爲他的身上和臉上都有些瘀傷。

司馬洛終於再繞過了屏風，到茱莉和吉蒂的身邊。她們兩個正緊緊地擁作一團，極力忍着，不發抖得太明顯。

「究竟發生了什麼？」茱莉問。

「似乎有人到這裏來向王老頭拿一件東西，王老頭不肯給，那人就把王老頭刺死，硬拿走了！」

「眞可怕！」吉蒂抖着說，「我們——

個設備豪華的地方就嚇得土頭土腦的了。

「他就是康伯？」茱莉問。她其實也沒有見過康伯的。

「我——」康伯有點難爲情地微笑，着，「我是住在這裏的！」

「住在這裏？你一定是在開玩笑！」司馬洛詫異地說。

「是的，」康伯一邁手中的門匙，「我還以爲門匙不見了，後來又在袋裏找到。怎麼，他們都出去了嗎？」他說着就繞過屏風，踏進廳中。

康伯的喉嚨裏馬上迸出來一聲像女人似的尖叫聲，身子似乎觸了電似的震了兩震，兩眼翻白，就要倒下來了。司馬洛連忙把他扶住。

「喂，鎭靜一點！」司馬洛低聲在他的耳邊說着，一面將他搖動。

康伯的眼睛慢慢恢復了正常，長嘆一聲說：「王！王！」

跟着他看着司馬洛，又表示恐懼了：「我——我甚麼都不知道，不——不關我事，別——殺我！」

「沒有人要殺你！」司馬洛又把他用力一推，「聽着，康伯，他也不是我殺的，明白嗎？我們來時他已經死了！」

「那——你們怎能進來呢？」

「門開着的。」司馬洛祇好說謊了。

「我們還是離開這裏爲妙。」吉蒂說着又打了一個冷顫。

「聽我說，康伯，」司馬洛又把康伯搖了一搖，「除了你之外，還有什麼人住在這裏？」

「還有一個老僕人。」康伯說。看來康伯還不知道，這個老僕人也是已經死掉了！」

「那很好，」司馬洛說，「暫時不會有人在這裏的！我們可以在這裏談談！」他放了康伯，極力將表情裝得友善，「現在告訴我，康伯，你怎會住在這裏的。」

「王老板邀我住在這裏的。」康伯說道。

「爲甚麼呢？」司馬洛問。

康伯有點忸怩了。「爲了那隻古瓶。你給我那隻古瓶，你知道的！」

司馬洛瞪目看着他：「我不知道，甚麼古瓶？」

康伯用手摸着後腦：「噢，對了，你不知道。你記得那一大堆珊瑚嗎？」

這個司馬洛倒記起了。那一大堆珊瑚。那一次，他在一座小島附近潛水，忽然有一條小鯊魚出現，他用射魚槍向那條小鯊魚射擊，沒有射中，魚矛刺進了一大塊紅色珊瑚裏，拔不出來，他就將魚矛連同那一塊珊瑚帶上了船上。當他在船上時仍無法把魚矛拔出。想着大概是魚矛的倒刺刺在珊瑚的內部扣住了，於是他就把魚矛和珊瑚丟下，繼續下水。

當他回到岸上去時，他就把珊瑚交給康伯，叫康伯把珊瑚鋸開，把魚矛取回出來。

康伯第二天就把魚矛還給了司馬洛，而沒有提那珊瑚，司馬洛也很快就忘記了這件事，現在康伯提起來，他才記得。

「這塊珊瑚怎麼了？」司馬洛問。

「那裏面有一隻青銅的古瓶，」康伯說着，顯得很慚愧「你的魚矛刺穿了這瓶子，轉了一轉，倒刺梗着，所以就拔不出來了。我敲開了珊瑚，就找到了這隻古瓶。我沒有告訴你，」他低下頭來，「我祇是拿了這隻瓶來找王老板，我相信這是一件古董，也許會值一點錢的！」

「而這位王老板就招待你住下？」司馬洛詫問。

「不，」康伯搖搖頭，道：「他叫我把瓶子放下，讓他研究一下。過了兩天，他派人來找我，他說那古瓶很值錢，不過一時找不到買主。後來他又問了我很多問題。」

「什麼問題？」司馬洛問。

康伯皺起眉頭思索：「他先問我這隻古瓶是哪裏來的，然後又問你，問了很多問題。」

「例如什麼問題呢？」司馬洛問道。

康伯皺起眉頭思索一下，說：「例如，你在那裏幹什麼，到過什麼地方，以及你知不知道古瓶的事，我向你保證你是不知道的，他才放下手來！」

「然後他就叫你在這裏住下來了？」司馬洛問。

「是的，他說我用不着再回去工作了，他自然會派人去替我。於是我就在這裏住下來，他——眞的派了人去替我嗎？」康伯說。

「是的，」司馬洛點頭：「他派來了茱莉，」他指指身邊的茱莉，然後又問道：「那麼，那隻古瓶呢？」

「就放在那架子上，」康伯上前一步，似乎想要經過屏風而進入廳中，但隨即又改變了主意，不願意進入這個可怕的地——得報警——」

「報警？」司馬洛搖搖頭，「警方終於會知道這件事情的，不過不是我們去報，並不是我不想奉公守法，而是，萬一給警方知道我們與這件事情有關的話，那我們可眞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而我這筆幾十萬元的生意，亦要完蛋了！」

「眞可怕！」吉蒂又喃喃地說着。似乎，她雖然常作男性打扮，胆子却反而比茱莉更小的。

這時，門鈴就响起來了。在恐怖中，那突如其來的尖銳聲使吉蒂一跳，又撲進了司馬洛的懷中。「我們怎辦好？」她吶吶着問，「我們怎辦好？」

「等吧！」司馬洛說，「不要做聲，沒有人開門，來的人自然會走的。」

他們靜下來了，但那門鈴却繼續响。門外的人似乎很有耐性，也很固執，非敲開門進來不可。

「媽的！」司馬洛喃喃地罵着，「他們究竟想要甚麼？」

跟着忽然有門匙插進匙孔的聲音，三個人都嚇了一跳，司馬洛馬上拔出槍來。

「媽的！」他又低聲咒罵着，「這裏沒有後門，我們也祇好硬着頭皮了。」

那度門打開了，一個人踏進來，屋裏三個人已經躲到了門後，所以那人進來了，關上了門才看得見他們。

「康伯！」司馬洛詫異地叫道，「你怎會在這裏的呢？」

因爲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替司馬洛管理遊艇的康伯，就是茱莉代替他出現，說他病倒了的那個。他穿得很樸素，在這方。他改口說：「很容易認的，一隻長頸的銅瓶，穿了一個洞，是給你射穿的。」

「我去找找看吧，」司馬洛說。他走進了廳中，在那隻古董架子的周圍找找，就知道那隻古瓶並不在那裏。

他再進屋裏找一找，心裏早已知道不會有什麼成績的，結果，他果然是空着手出來了。

「我猜——我猜！——」吉蒂吶吶着說：「兇手就是爲了那隻瓶子而來的。」

「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吧。」茱莉顯得不寒而慄地。

「康伯，」司馬洛拍拍康伯的肩，「我看你在這裏也再住不下去了，不然你一定會有很多麻煩。」

「我——我看我也是離開好一些了。」康伯亦同意。

「康伯，」司馬洛正色地看着他問道，「你相信我並沒有殺死王老板嗎？」

康伯看了他一會，終於搖搖頭說：「你不像是那種人！」他與司馬洛也相處過一段日子，他對司馬洛的爲人是相當清楚的。

「那麼，」司馬洛微笑，「你何不搬到我的家裏來住呢？」

× × ×

一小時之後，他們已經在司馬洛的家裏吃着宵夜，由茱莉和吉蒂動手弄的。康伯嘆了一口氣：「好在我今天決定出去看一場尾場電影，不然的話，我一定也會給殺掉了。」

「我不明白，」吉蒂搖着頭，「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現在我就開始明白了，」司馬洛說，「關鍵就是在這隻古瓶上。古瓶所在的那海底一定也有些秘密——一些很值錢的秘密！」

「沉船寶藏之類？」茱莉問道。

「很可能是的，」司馬洛說，「那古瓶是一條綫索，古瓶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寶藏所在的地方了。」

「那不簡單嗎？」康伯興奮地叫了起來，「你祇要回到你找着那塊珊瑚的地方，潛下水底去看看就知道了。」

司馬洛苦笑。「但我却忘記了那是什麼地方！」

「我不相信。」茱莉叫道。

司馬洛看着她：「茱莉，你可知道那裏一共有多少座島嗎？」

茱莉茫然搖頭，司馬洛說：「我告訴你吧，超過五百座，而我在那裏祇是胡亂地逛來逛去，沒有什麼固定路綫，也沒有看地圖的。這幾百座小島之中，我去過的很多，我無法記得是在哪一處找到這塊珊瑚了。如果不是康伯提起，我也根本忘記了這件事！」

茱莉又失望地嘆了一口氣。吉蒂則迷惑地說：「但是，這件事情跟你那些畫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找到珊瑚那天是正在畫一幅油畫的，」司馬洛說着抓抓後腦，「我也記不起是哪一幅了，但那是實景的寫生！畫上畫的都是眞有的風景！」

「我明白了，」茱莉興奮地叫起來，「祇要依着那幅畫，找回那風景所在的地方，下面就是寶藏所在的地方了。」接着她的臉失望地一沉：「但，那些畫已經失去了。」

現在很多謎都解開了。他們都明白爲什麼司馬洛那些畫成爲爭奪的對象了，就是因爲那些畫上畫着風景，憑那些風景就可以找到那塊珊瑚來自的海底。並不是因爲他的畫技有什麼了不起。這就是爲什麼杜思良要出這許多錢來買這些畫，爲什麼王老頭要出一萬元叫茱莉用攝影機把這些畫偷拍下來。顯然杜思良與王老頭是都知道這古瓶的秘密的，但是，王老頭和杜思良都已經死了。

「偷了你那些畫的那個人，」吉蒂說，「他現在大概已經正在坐船去找了。我們現在怎辦好？」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們首先得查出的一點就是，究竟那海底有些什麼？」

「寶藏，金銀珠寶，一艘沉船，」吉蒂興奮地道：「這件事小說裏也寫過不少啦！」

司馬洛瞥了她一眼：「在這個愈來愈複雜的世界上，金銀珠寶已經不是最值錢的東西了！」

「也許，」康伯忽然囁嚅地道，「也許是什麼金屍——」他這樣一講，三個人的六隻眼睛便都注視着他的臉了。

「什麼？」司馬洛的眼睛睜大了，「你在說什麼？」

「金屍——」康伯吶吶地說着，「王老板說這古瓶是與什麼金屍有關的。我曾經聽他提過。」

「說下去。」司馬洛大感興趣地看着康伯。

「他並不是直接告訴我，」康伯說，「我祇是聽到他是這樣說吧了。」

「跟誰說的？」司馬洛急着問道。

「是那個獨眼的人。」康伯說。

「什麼獨眼的人？」司馬洛又問道。

「我不認識他的，」康伯搖搖頭，「但他在三天之內來找過王老板四次，他們像是很要好的朋友，而且他們總是拿着這隻古瓶來討論。但他們講話時聲音很低，有幾次我經過時，都聽見他們是在討論着什麼金屍。這個名辭特別古怪，所以我記得。」

「他們還提起什麼呢？」司馬洛執住康伯的手臂，興奮地把他搖着問道。

「我——」康伯迷惘地搖起頭來，「我實在記不起了。」

「豈有此理，」吉蒂咬牙切齒地，「你一點好奇心都沒有的嗎？」

「我——記不起了。」康伯說。

「算了，」司馬洛揮揮手，「這個獨眼人，他叫什麼名字呢？」

「哦，他叫——」康伯的眉頭鎖了起來，「我——我是聽見過王老板稱呼他的，我明明聽過，但是——我沒有放在心上！」他苦惱地搔着後腦，「我就是想不起來。」

「不要緊，」司馬洛說，「這個人的模樣又是如何的呢，告訴我他是什麼樣子的。」

「一個很瘦的人，」康伯小心地形容着那個人的樣子。康伯在這一方面的成績倒是不錯的，聽過了他的形容之後，這個獨眼人的樣子就像活現在眼前了，康伯後來又再說：「但我就是記不起他叫什麼名字。」

「不要緊，慢慢地想吧，」司馬洛說。他也很明白，有許多事情是急也急不來的，而這就是其中一件，所以他也沒有去逼康伯。

「你以爲會不會是這個獨眼的人殺死了王老板呢？」司馬洛又問。

康伯的眉頭又皺了起來。「我看不會吧，他們——好像很友善似的——你知道——就像是合夥做生意似的——」

「這種事情誰敢肯定呢？」吉蒂也忘記了吃東西參加意見道，「也許爲了利益問題他們又爭執起來呢？」

「不會的？」康伯搖着頭說，「不會的。」

「爲什麼你會這樣肯定呢？」司馬洛問。

康伯又搔着後腦：「我——我說了出來，我也不能證明的，但我知道這事實在不像是這個獨眼人做的，因爲，他們也曾說過——我記得我聽他們討論過的。他們似乎正在害怕有什麼人會危害他們——」

「誰會危害他們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康伯搖着頭，「他們沒有提名字，他們祇是這樣提過——總之，殺死王老板的人，一定也是獨眼人所害怕的人。他們在害怕會有人殺死他們。現在果然有人殺死了他們了。至少，已經殺死了王老板。」

司馬洛沉默了下來，凝視着眼前的碗碟，在分析着他已經得到在手頭的資料。現在，情形似乎相當明顯了。殺死王老板

的人，很可能正是殺死了杜思良的人。這個人不想太多人知道古瓶和金屍的秘密。因此，他相信這個兇手亦是會去找那個獨眼人而把他殺死的，可惜，司馬洛又不知道這個獨眼人叫什麼名字，無處可以找到他，亦無法聯絡。

而金屍到底又是什麼呢？那些畫也不能告訴他的。那一處海底有些重要的秘密，但他不知道是什麼秘密。甚至，他可能再潛下水底也找不到什麼的。

所以司馬洛覺得，此時還不是適宜把那些畫拿出來的時候。

他覺得，首先得要查出那到底是什麼秘密，金屍究竟又是什麼？要弄清楚了之後，他才能動用那些畫的。

司馬洛也覺得，他把那些畫收藏起來果然是聰明之舉。他現在是面對着一個十分兇殘的敵人，這個敵人爲了得到這金屍的秘密而不擇手段，殺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而且這是一個手段高強的人，能殺死杜思良，這必然是一個手段高強的人了。

司馬洛相信這人如果認爲畫還在他的手上，也會不惜來殺他的。而最可怕的是，司馬洛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亦不知道這個人是什麼樣子。這個人隨時可能來，他的槍彈也是隨時可能來，但現在那些畫不在，他却不敢貿然殺死司馬洛了。

他的最終目的當然就是要得到那些畫。既然得不到那些畫，那他可能需要司馬洛的記憶了。是司馬洛親自把那古瓶從水底帶上來的，他並不知道司馬洛已經忘記了地點。

爲什麼他不來這裏企圖把司馬洛捉住，強逼司馬洛指出他是在什麼地方射中那塊珊瑚的呢？有三個理由，第一，他是不想打草驚蛇。他以爲司馬洛還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不想讓司馬洛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第二個理由，這人是認識司馬洛的，知道司馬洛不是一個好惹的人，就不敢輕率地來碰司馬洛了。第三個理由：他先把與他競爭的對手都除去了，然後才慢慢集中精神泡製司馬洛。

三個理由都是有可能的，但還是以最後一個理由的可能性最大。王老板和杜思良的被殺，就是除去對手的證明了。這樣也可以製造出一個恐怖的氣氛，在心理上威脅司馬洛。

這樣，當他終於與司馬洛接觸時，司馬洛就會害怕得不敢不服從他了。

司馬洛忽然站了起來。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吉蒂問。

「我要出去跟我的綫眼談談，找尋這個獨眼的人，」他說，「這個獨眼的人相信一定能供應不少有用的情報的。除此之外，我還要到別處去查清楚，看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們可以幫你吧？」茱莉問。

「可以，」他道：「你們留在這裏，不要到處亂跑，對我就已經是很大的幫助了。」

「我們都留在這裏？」茱莉和吉蒂齊聲問，似乎表示抗議似的。

「最好是如此，」他說：「我需要你們在這裏保護着康伯。你看，我們現在有了一個兇殘而沒有人性的對手，他是不擇手段的，他殺死了王老頭，他可能還要殺死康伯！」

三個人都抖了一抖。

「而且，也可能會對你們兩個不利的，」司馬洛繼續說，「三個人在一起，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們——不可以退出嗎？」吉蒂囁嚅地說。

「當然可以，」司馬洛說，「但是這個人可能不知道你們已經退出，而且你們已經知道了一些秘密，沒有可能會使他放心的，因此，他們還是會對你們做他要做的事的。」

茱莉苦笑：「那麼我們是欲罷不能了，也許，這是上天有意把鈔票塞進我們的袋裏吧？」

「也許我們是註定要死於非命的。」吉蒂苦着臉說。

這就是兩個女郎的性格有所不同，於是她們對同一件事情的反應，也是有所不同了。

司馬洛微笑說道：「樂觀一點吧，我會留下一把槍給你們的，祇要你們把門鎖好——」

「浴室裏的窗子呢？」茱莉諷刺地問道。

這樣說着的時候，電話就响起來了。尖銳地响着。幾個人的眼光都落在電話上了。充滿了懷疑的。司馬洛走過去拿起聽筒，說道：「喂？」

那邊的人並沒有說話。聽筒內祇是傳來一陣陣沉重的呼吸聲。他知道那是什麼意思。那打電話的人是志在恐嚇，而這樣的恐嚇方式果然是相當有有效的，至少對外行人而言。

司馬洛不是外行人，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他不想這恐怖傳染到他們那幾個人的身上，所以他笑了起來說：「哦，很久不見了，你到哪裏去了？」就像那是他的一位老朋友。

那邊的呼吸聲更响了，聽得出那邊的人已被激怒。但那人並不打算說話，所以祇是繼續發出他那沉重的呼吸聲。「哦，那就小孩子的技倆吧了，」司馬洛吃吃笑着，「我才不會害怕。你還有什麼話要說的嗎？」

那邊的呼吸聲窒住了一會，然後電話就掛斷了。司馬洛也放下了電話筒。

「那是誰？」茱莉看着他問，仍然有一點恐懼。

司馬洛聳聳肩：「祇是一位朋友吧了！一位新朋友的朋友，他告訴我有一個人剛從監裏放出來，揚言要找我算賬，因爲是我把他放在監獄的。但我不怕，因爲這個人向來是說多過做的。」

他說話說得那麼像眞，使三個人都鬆了一口氣。跟着他便走進房間裏換衣服。當他換好了衣服出來的時候，他們的宵夜也已經吃完了，茱莉正在收拾碗碟。

司馬洛在桌上放下一把手槍，說：「仍然是上次那一句話，必要時不要怕使用它！」

「我祇是怕又會有人從浴室的窗口進來。」茱莉苦笑着說。

「你們也需要睡覺的，」司馬洛說，「這裏有空房間，地方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我還是希望你們至少有一個人醒着，等

我回來。」

「我守一班吧，」吉蒂自告奮勇，「反正，我也是很難睡着的了。」

司馬洛打開門，出去了，聽見茱莉她們忙不迭地在裏面把門重重下鎖，他不禁失笑起來。

司馬洛踏入了升降機，按了樓下的按鈕，兩分鐘之後他已經坐上了他那部跑車了。他一直都是提高着警惕的。因爲他知道剛才那一個並不是開玩笑的電話。

也許，司馬洛不受恐嚇已經激怒了對方，而會對他採取較激烈的行動了。

當車子開動了之後，他首先自然是注意有沒有別的車子跟踪。似乎沒有，但實在是有的。他倒沒有想到居然會是一部大貨車在跟踪着他。那是一部特別巨大的貨車，是那種八個車輪，用來搬運特別重物的貨車。

司馬洛第一次注意到它的存在是在停紅綠燈的時候。這部大貨車並沒有跟着他停，而且還向他的車尾一撞。相較之下，這部大貨車當然是比他那部跑車重得多的。因此這樣一撞之下，司馬洛那部跑車便差不多整部離地飛起了。而車中的司馬洛也是震得一時呆住在那裏。

駕車人遭遇了碰撞，本能的反應就是下車看看車子的損傷程度，商量一下修理費的責任問題之類。

司馬洛的第一反應也是如此的。他已經把一隻手放在車門的扶手上了。他就從照後鏡中看到那部大貨車正在急促地退後，馬達的吼聲很响。

他馬上就覺得有點不對頭了。對方不應在這個時候開車的。這是不合規矩。除非……

那部大貨車倒退了二十呎之後才停一停，馬達又怒吼起來，這一次則是向前衝過來了。司馬洛全身的汗毛都倒豎起來，而從照後鏡中，他隱約看到開那大貨車的乃是一個戴黑眼鏡的人，在他的臉上正掛着一個狡猾的微笑。

司馬洛的手脚迅速地反應；他也把車子開動了。大貨車仍然在他的車子的屁股上撞了一下，但是因爲車子已經在前進中了，所以撞得不重，車子祇是向前衝了一衝，然後司馬洛踏下油門，車子便加速了，沿路飛馳。那部大貨車緊緊跟在後面。

司馬洛的額上仍在冒汗，這麼重的大貨車，假如再給撞一下，那就不大妙了。他不能再停下來，即使到了有紅燈的地方，他也不能停下來的。他一停下來，就要被撞了。

車子的屁股發出「鏗」的一聲，更使他相信絕不能停車了，因爲這聲音就是一顆子彈擊中車尾的鋼板而造成的。

通過照後鏡，他也可以看到大貨車的駕車人正將一把手槍伸出車窗之外，對着他的車子，沒有槍聲，那是因爲槍咀裝着一隻滅音器，看着時，那槍又跳了一跳，吐出了一朵火花。

這一次，子彈「嗤」一聲在車窗旁經過了，司馬洛的冷汗又多冒了一點。他連忙咬緊牙關，極力讓神經鎮靜下來，他不能慌張的，一慌張就完了。

而且，他最好能把駕駛這部車的那個人捉住，他相信那人一定可以告訴他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的。但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開到一處不受那大貨車威脅的地方。

剛才慌不擇路地開進了這條又寬又直的大路上來，對自己一點利益都沒有，他應該走的是一條又窄又彎曲的路，那部大貨車不易轉動或駛不進去的。但目前，這條又長又寬的大路還沒有走完，在這條大路上，那部大貨車是可以開得很快的，由於它的馬力強大得多。

司馬洛那一部雖然也是一部性能優異的高價跑車，但是在這條路上，一時也是無所施其技。

「砰！」那部大貨車的車頭又在車的屁股上吻了一下，整部車子都震了一震，他幾乎把持不住了。好在經過了這一撞，他的車子又跳前了一點，便又再領先了一點了。

但他的心裏是充滿了恐懼的。假如再給這樣撞一下，會發生什麼事就很難說了。他這部車子並不是爲了被撞而設的；很少車子會是爲了抵受這種碰撞而設計。假如再撞，很可能會撞斷輪軸或者損壞一些機件之類。

接着那條路就已經走完了，他便到達了一個轉彎處。他發揮了那部車子的高度性能，一轉便轉了過去，而他這部車子的轉動性能是靈活的，他甚至用不着減低速度，他祇是一轉就轉了過去。

那部大貨車就沒有那麼容易了。那貨車的司機雖然也有減低速度，並且扭動舵盤，但是因爲身長車大，所以還是差了一點，車尾碰着了轉彎處停着的另一部車。

那部車子也被碰得側了一側，不過沒有翻倒。那大貨車也沒有翻倒。它的車身到底够沉重，不容易一撞就翻的。它祇是窒了一窒，馬達咳嗽了一下，又復活了，繼續向司馬洛追過來。但這時司馬洛已經領先了好一段路，而且這時也已經到達了一段迂廻曲折的路了，路面也是比較窄的。

司馬洛的車子靈活而小，很容易前進，那部大貨車則比較困難了。那個駕貨車的人的駕駛技術也不見得太好，好幾次，他都不能順利地轉過轉彎處，車尾碰着轉角，把牆壁都碰得崩下一塊塊，而車尾也碰凹了。

後來，他終於跟不上司馬洛，到了一個岔路，司馬洛的車子就消失了。他把車子停了下來，無法決定應該走哪一條路。最後，他似乎決定放棄了，就這樣把車子停在路邊。

他打開車門，跳了下車，關上車門，就走開了。頭也不回的，並沒有停下來檢驗一下車子的損壞程度。這就明顯地表示他並不是這部車子的車主了。

他把兩隻手插在衣袋裏，慢慢地走開，頭低着。忽然之間，他給浴在一池燈光之中，是一部汽車的車頭燈把他照着了。他不由自主地回頭，還是很輕鬆的，祇是要看看誰在這個時間還把車子開到這個地方而已。

但是，當他發現那竟然是司馬洛的車子時，他就大吃一驚了。他連忙一伸手，就把槍拔了出來。那一部車來得很快，直向他衝過來。他提起槍。

（未完）

長劍篇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前文提要：

關雪羽的「燕字門」的手法已熟練，「出雲和尚」幾次較量之後，顯示了關雪羽下山……關雪羽一清早來到「薛家老坊」，這裏一早已坐滿了顧客，薛老爺爺帶着關雪羽來到一座頭上，却見一位瘦客人怒喝着，不讓關雪羽坐下，雙方僵持之間，只聞遠處傳來一陣蹄聲及鈴鐺聲，瘦漢子趕快跑出門外侍立，原來門外正來了一個嬌美的大姑娘，瘦漢子立即前去引大姑娘走到剛才那副座頭，但見關雪羽仍坐着不動，瘦漢子怒極，伸手就抓向關雪羽，却讓他抓了個空……

佳節禍將臨　麥府迎大盜

前文書至關雪羽經過和「出雲和尚」幾次較量之後，顯示了關雪羽下山……關雪羽一清早來到「薛家老坊」，這裏一早已坐滿了顧客，薛老爺爺帶着關雪羽來到一座頭上，却見一位瘦客人怒喝着，不讓關雪羽坐下，雙方僵持之間，只聞遠處傳來一陣蹄聲及鈴鐺聲，瘦漢子趕快跑出門外侍立，原來門外正來了一個嬌美的大姑娘，瘦漢子立即前去引大姑娘走到剛才那副座頭，但見關雪羽仍坐着不動，瘦漢子怒極，伸手就抓向關雪羽，却讓他抓了個空……

一旁掌櫃的薛托，慌不迭上前幾步，拉出了板櫈，陪着笑道「：大小姐，……你是貴人光臨……我們這太寒傖了！」

大姑娘撩起眸子，掃了他一眼，也沒答理他，微微偏過一些身子坐了下來——眼神兒，可就無巧不巧的與正面坐着的關雪羽對在了一塊。

一個是仙姿像貌，幽步窈窕，一個神蘊清澈，質樸沉着，四隻眼睛對視之下，關雪羽倒不便失禮了——

「對不起，眞對不起，姑娘，我佔了你的座兒——」

還想再客套一句，對方姑娘似笑又嗔的眼神兒却移到了別處，眉梢眼角，不啻風情萬種，却是剔透玲瓏，冷艷獨絕——

這還是關雪羽第一眼瞧她，接着忍不住又看了一眼，以他之自恃，亦不禁爲之心頭一震，平心而論，他所見過年輕漂亮的姑娘多了，而面前的這一位，却別具冷艷奪人之勢，乍看之下，竟與麥家那位姑娘十分酷似，尤其是一頭秀髮，居然是一般的黑，一般的細，那麼烏光黑亮，就連披下來的髮式，也幾乎並無二致。

同樣的高鼻樑，大眼睛，身材的高矮胖瘦，都幾乎一樣，只是這一位明明偏瘦一點，膚色既白，便顯出了一派不落凡俗的清艷神姿了。

關雪羽總算看出了兩者之間的不同，由不住心內暗暗稱奇。

他很想再多瞧上對方幾眼，只是兩者之間距離太近，第二眼已屬多餘，再看下去，可就失態了。

尖臉漢子雖然侍立一邊，臉上神色却十分怪異——在他想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什麼情形下，能够幾許一個陌生人與主子共桌而食？簡直是不可思議。

怪的是，姑娘竟默默的忍受了。

非但如此，大姑娘眉梢眼角的神態，似乎並沒有幾多怪罪對方的意思，尤其是剛才眼前這個人，那麼直直的看着她，雖然並無急色之態，照過去往例便已經觸犯了她的私律心規，一旦發作起來，也够人

瞧的，偏偏對於眼前這個人，竟然也忍下來了，這可是透着稀罕！

這一切看在尖臉漢子眼裏，心裏固然奇怪，可却也不敢觀諸表面，只是頻頻眨動着一雙大三角眼，連連在關雪羽身上轉動不巳。

「鳳姑娘——」他趨前一步，彎下身子來，小聲的道：「吃些什麼吧？」

被稱爲「鳳姑娘」的少女，略略點了一下頭：「你看着辦吧！」

尖臉漢子應了一聲，這才向掌櫃的薛托點了一下頭，後者連忙趨前躬身聆敎！

「小籠湯包十五個，一律用新鮮荷葉包着蒸，另鷄湯鮮菇細麵一碗——快侍候去吧！」

掌櫃的一聽可傻了臉啦，蓋因爲對方所點的這兩樣，固然平常之物，却並非自己店裏所賣之物！無奈，一來不能回絕，再者更捨不下桌子上那一錠白花花的十兩紋銀，好在特爲備作，也並非難事，當下應了一聲，匆匆退下。

薛家的人也都退了下去！緊張的局面這才暫時冷了下來，於是，上座的上座，吃喝繼續。

只是吃歸吃，人們却再也無能約束住自己不聽話的一雙眼睛，一個個雖非上來時的「斜眼公鷄」，却也由不住頻頻往紅衣少女座上顧盼！

關雪羽原本是要離開的，只是對方姑娘的來頭，顯然不小，尤其是今天——八月十五日的忽然出現，是否有什麼不尋常的涵意？再者剛才那尖臉漢子上前請示時；低低的一聲「鳳姑娘」，巳落在了他的耳中。

——這「鳳姑娘」三個字，像是在那裏聽過，却也一時想不起來——

總之，這一切的一切，使得關雪羽不能不對「鳳姑娘」這個人存下了好奇。

關雪羽自離開出雲寺，一夜緊趕速行，雖說施展傑出輕功——陸地飛騰身法，到底耗力非小，好在此去「臨淮關」巳並不甚遠，在他來說不過兩個時辰的脚程，倒也不必急在一時，先待機會，暗自觀察一下對方什麼路數，再作決定。

好在，他雖吃喝完畢，面前却有熱茶一盅，大可從容進飲，消耗時間。

有兩次，他與對面座的鳳姑娘目光幾乎相對，對方却巧妙的遁開了。

——一位老婆婆好奇的瞪大了眼睛，在隣座上，上下不停的打量着鳳姑娘，却在後者回敬的凌厲目光裏退却了，鳳姑娘使用這個方法，使得那些窺伺者一一目逃——最後她才把那雙無限天眞却活潑凌厲的眼睛，注視向關雪羽臉上！

關雪羽幾乎可以斷定，這位鳳姑娘，絕非等閑人物——這一點，只需透過對方那雙澄波雙目，即可判知，要知道一個身懷絕學，尤其是具有驚人內功的人，無論如何巧妙的掩飾，也難以掩飾散諸瞳孔之內的目神，自然，也只有身懷絕等內功之人，本身才能有如此微妙的鑑察之力。

眼前這位鳳姑娘，一雙美目固是黑白分明，難能的是散諸在她瞳孔內的一種隱隱藍光——這便是內功中所謂的「目有藍星」了。

關雪羽這一突然的察覺，着實的令他暗吃了一驚，正因爲如此，他反倒要廻避對方姑娘的注視了。

也許這位鳳姑娘也同他一樣，發覺到了關雪羽的有異，那雙澄波瞳子裏充滿了驚異。

正當關雪羽被她看得臉上有些掛不住，她的目光却適當的轉向一旁。

兩個人依然保持着沉默。

關雪羽雖有一肚子好奇，無如剛才有過一次經驗，生怕對方再不與答理，平白自討無趣，乾脆也就暫作啞巴，倒看看誰沉得住氣！

所幸，這一段尷尬的時間，並不太長，緊接着便由這裏掌櫃的薛托親自侍候着，把剛才那個尖臉漢子，爲鳳姑娘所點的「荷葉小籠湯包」以及「鷄湯雪菇上麵」送了上來。

顯然因爲對方的來勢不小，得罪不起，或許是那錠十兩紋銀發生的魔力，總之，這兩樣點心準備的既快又好，而且是用上好的瓷器盛着，連筷子也是全新的鑲邊牙筷，很可能是主人收藏的心愛器皿都出動了。

鳳姑娘微微點了一下頭，杏目微轉，淺淺一笑道：「你是這裏的掌櫃的？」

薛托面承仙姿，尤其是對方這一笑，簡直令他全身上下透着舒服——一時腿都酥了，不知是過於興奮，還是緊張所致，只覺得全身打顫！

「是……不敢小姐動問……在……在下正是！」薛托一面打躬笑着：「在下姓薛……叫托……小姐多多指敎！」

鳳姑娘可沒心情聽這麼多，黛眉微顰，一旁的她那個跟班兒，尖臉漢子，却巳怒聲叱道：「混蛋——這麼囉嗦，問你什麼你說什麼，沒問的不許多說！」

別瞧薛掌櫃的站起來半截鐵塔一樣的身材，這會子看起來却像是豆腐做的！

由於這個尖臉漢子，剛才現了那麼一手，他可是打心眼兒裏害怕，還是眞不敢惹他，這時被他這麼一喝叱，嚇得連連打躬，嘴裏連連稱是，一雙眼睛却瞧着鳳姑娘，生怕對方有所降罪。

鳳姑娘向着他，微微嗔道：「幹什麼嚇成這個樣子？我也不會吃人？」

薛掌櫃的連聲稱着是——

鳳姑娘才道：「我們座兒上明明是兩個人，你拿一份碗筷，算是什麼意思？難道讓人家乾看着嗎？」

說到人家時，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情不自禁的瞟向關雪羽，微微一笑，現出了既白又密的一嘴玉齒！

關雪羽想不到她會有此一說，待將分說，對方鳳姑娘那雙美目，又瞟向了薛掌櫃的——後者顯然呆了一呆，一時想不通是什麼意思——

在他的印象裏，一直認爲關雪羽與對方姑娘是敵對的，想不到這麼一會兒的工夫，雙方敢情交好成了朋友了。

自然，侍立一旁的那個尖臉漢子，聆聽及此，也似吃了一驚，只限於主僕之分，心裏儘管大爲不忿，却也沒有他說話的份兒，只是頻頻的眨動着他的一雙三角眼，連連在關雪羽身上轉個不休。

薛掌櫃的總算明白了對方姑娘的意思，嘴裏答應了一聲，匆匆退下。

關雪羽正要開口推辭，不意這位鳳姑娘的一雙眸子，却瞟向一旁望着她的跟班兒——

「大四兒——你也別怔在這裏了，一會咱們還得趕路呢！自己找吃的去吧！」

尖臉漢子又怔了一下，想說什麼，但一接觸到鳳姑娘那雙深邃的眼睛，便不再多說，退後一步，應了一聲：「是——鳳姑娘！」遂即轉身步出，在靠門前的一個座頭兒坐了下來！

這會兒，薛掌櫃的又端了一碗「鷄湯雪菇麵」，另碗筷一份上來，恭敬的送到了關雪羽面前，匆匆退下。

關雪羽拿起筷子來，才見那位鳳姑娘似笑又嗔的正看着自己，他便乾脆不再客氣——

微微一笑，他目注向對方，說道：「姑娘賞賜，不敢不遵，我也就不客氣了！請！」

說到「請」字，他便老實不客氣的夾過一個飽子來送入嘴裏。

不意這小籠湯包，內裏湯餡兒原巳够燙，更何況外包荷葉，正是內外均燙，關雪羽一時不察，正一口咬下去，着實的燙了不輕，鳳姑娘一對妙目凝看他，見狀不自禁的「嘤」然一笑，便把頭偏過一邊！

關雪羽這才見對方碟內，原巳置有一個，却先用筷子叉開了餡兒，待將熱氣微散，才放置入口，這番細心，顯然較自己聰明多了，想不到一時失態，給對方看了笑話，想想也是好笑。

鳳姑娘吃了一個湯包，又用牙筷夾起湯麵，放入匙中，微微吹上一口，才再送入嘴裏——

關雪羽便學樣的吃了幾口，敢情薛家存心巴結，兩樣點心作的均極可口，先莫說那小籠湯包餡兒多麼細巧，只這碗湯麵，便是汁腴味純，倉促之間，成此佳肴，倒是費人思索！

鳳姑娘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儘管風情萬種，却不失大家之風，更不輕佻，至此爲止，亦不曾向關雪羽說過一句話！

兩個人默默進餐，直到關雪羽放下了碗筷，還不曾交談一言——

「多謝姑娘！」關雪羽抱拳道：「今日幸會，盛情容當後謝，這便告辭了！」

一面說待將站起，不意鳳姑娘冷冷一笑道：「慢着——」

關雪羽道：「姑娘有何差遣？」

鳳姑娘瑩瑩雙眸，含笑的凝視着他，說道：「萍水相逢，總算有緣，閣下大名是——？」

「我姓關！」關雪羽抱拳道：「請敎姑娘？」

「你不知道？」

「姑娘未曾賜告……」

「你……」鳳姑娘淺笑道：「你還是糊塗一點的好，關先生是讀書人？」

她似乎不希望對方知道自己太多，偏偏却不住口的盤問對方。

關雪羽並不介意一笑道：「算是半個吧！」

「另外一半呢？」

關雪羽點點頭：「算是半個佛門的居士吧！」

「噢——？」鳳姑娘眨動了一下美麗的眼睛：「倒是失敬的很……不瞞關先生說，我自幼好佛，家母至今還在習禪打坐，我也讀過一些佛門的經典，對於人世深抱懷疑，如果不嫌棄，我倒有些問題想要請敎一二！」

「那就不敢當了，」關雪羽一笑道：「只是這裏好像並不適合……」

「當然，我並不是說的今天——」她的眼睛再瞟，注向關雪羽的隨身行囊：「你不但讀書，而且習劍——？」

「只是帶來防身，玩玩而巳！」

「這就不容易了！」鳳姑娘別具慧心的點點頭，道：「內實精神，外示安佚，見之如好婦，奪之以猛虎……」

微微一笑頓住，看向對方：「恕我冒昧，關先生可知道這幾句話出自誰人之口麼？」

關雪羽道：「這是越王問劍處女的幾句開場！」

鳳姑娘一笑道：「我知道考你不住，下面的幾句你可知道？」

關雪羽道：「知道的！」遂接道：「……布形氣候，與神俱往，捷若騰兎，追形還影，縱橫往來，目不及瞬，得吾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大概是這麼幾句話吧！」

鳳姑娘櫻唇輕啓，含笑道：「的確高明……可惜我面前沒有酒，要不然一定敬你一杯！」

「以茶代酒吧！」

說時，關雪羽擧杯喝了一口，巳有離去之意！只是對方姑娘，却沒有結束的意思。

——放下茶杯，她搖搖頭道：「這茶太澀，不好！我身邊有上好的西湖龍井，明前旗槍，雖不若『玉掌綠』名貴，却也不差，你可要嚐嚐？」

「這就不敢當了，再說——。」

「有事要走？」鳳姑娘目光淒迷的道：「那我也就不好勉强了！」

關雪羽搖搖頭道：「倒也不是什麼急事，好在時間還多！」

鳳姑娘一笑道：「這就承情了——」一面說，玉手輕點，那邊座頭上的尖臉漢子，立刻應召而前。

鳳姑娘說：「我與這位關先生一見投緣，把你帶來的茶葉，交給他們，泡上兩杯——快走吧！」

尖臉漢子卽時愣了一愣，目光裏大是不解，狠狠的盯了關雪羽一眼，這才應喏而去！

關雪羽道：「貴管家頗不爲然，似乎對我方才佔住了此席座位，還有餘恨！」

鳳姑娘道：「別管他，要是他對你有所失禮，我代他道歉也就是了！」

關雪羽搖搖頭道：「那倒沒有什麼，應該道歉的是我！反勞姑娘請客，太不公平了！」

鳳姑娘道：「你如有心請客，以後有的是時間，不必急在一時，是不是？」

這聲「是不是？」確實說得嫵媚之極——雙方經過一番對答，關雪羽巳由對方含有吳儂軟語的口音，猜出了她的身世——即使她不是姑蘇人氏，也必然與該處有所淵源！

「姑娘是蘇州人氏。」

鳳姑娘笑着搖了一下頭：「你猜錯了，不過，我在那裏住過很久——你是聽我說話的口音……是吧？」接着她微微點頭，冷道：「你是個很細心的人，我倒要對你留些意了！」

在彼此對答裏，關雪羽確實很仔細的在觀察着她，頗能「見微知著」——

第一，對方姑娘玉指纖纖，尖尖十指都留有晶瑩透剔的指甲，這雖然無足爲奇，但在她舉杯飲茶時，指尖上似有銀光一閃——因此，他猜想對方十指指甲之中，可能藏有一種奇特的暗器，或是「彈指飛針」一類的細小之物。

這位姑娘毫無疑問的是武林中神秘的高手，由於她十指尖尖，不宜拳脚，當是「劍客」中人。

第二，因此，關雪羽也便推測出，放置在桌面上的那個長方形的錦緞包裹，其中所藏的必然也正是對方的隨身兵刃——一口不共凡品的長劍了。

第三，直到目前爲止，關雪羽所能知道對方的仍然只是「鳳姑娘」三字而已！她甚至於連姓氏，都不輕易示人，這一點尤其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此他設想，對方之所以隱瞞姓氏，必然是有相當的原因，很可能同自己隱瞞原來之「燕」姓一樣——因爲那個姓氏，武林罕見，又負有盛名，是以，只要一經出口，便很容易爲人所猜出出身來歷，所以她乾脆連姓氏也不輕易吐示旁人，這樣便無慮爲人測知了。

一時之間，關雪羽想到了很多，武林之中，成名的女人，正反派兼而論之，亦是屈指可數，像對方這般綺年玉貌，年紀輕輕的人，却是沒有聽說過。

——她又是誰呢？

「你在想什麼？」鳳姑娘像是看透了他的心事，眼神裏透着神秘。

關雪羽點點頭，乾脆單刀直入的道：「我是在想姑娘妳的出身來歷！應該不是無名之輩——」

「啊？」鳳姑娘微微笑着道：「結果呢？」

「結果是一片茫然……」

鳳姑娘說：「因爲你一開始把我當成了名人，自然不會有結果的了。」

「難道妳是無名之輩？」關雪羽搖搖頭：「我却不信！」

「爲什麼我一定要是名人之後呢？」

這句「名人之後」一經出口！鳳姑娘忽然警覺到語中有病，蓋因爲對方只說自己不是「無名之輩」，却並沒有說什麼「名人之後」，一言之失，幾乎已將曝露了身份，所謂「言多必失」，她立刻停住了嘴，一雙妙目飄向對方，細細觀察着關雪羽的神態，看他察覺了沒有。

關雪羽似乎沒有異樣，鳳姑娘倒是放心了。

正巧，尖臉漢子「大四兒」送上了香茗！

兩只細瓷蓋碗，放在黑漆偏亮的托盤裏一併端出，一望即知這不是本店的東西！當是對方鳳姑娘自備的茶具了！」

出門在外的人，還有這麼許多的講究，越知這一主一僕大非常人了！

果然是好茶，連關雪羽平素並不講究喝茶的人，也覺出了好來……

他喝了一口，由不住誇讚，道：「好茶！」

鳳姑娘微微點頭道：「你原來是北方人！」

關雪羽心內一動，微笑道：「姑娘何以見得？」

鳳姑娘笑笑道：「這你就不知道了！北方人喝茶時候的姿態與南方人是不一樣的！」

「原來如此！但也有例外的情形，」關雪羽道：「譬如說，南方人生長在北方，他的一切習性，也就與南方一般無二的了……」

「但你却是道道地地的北方人，不是嗎？」

她笑得這麼甜，白潔的牙齒，閃爍着點點晶光——似乎一個女孩有一雙明亮的眼睛，再加上白而整齊的牙齒，必然便是出色的了！

「妳很聰明！」關雪羽道：「妳猜對了，我的確是北方人，謝謝妳的盛情，我現在必需要走了！」

說着，他離座站起，向着對方微一抱拳，待將離開！

鳳姑娘一笑道：「你太客氣了，我們以後還會見面吧！我想一定會的！」

關雪羽點點頭道：「但願如此！遂即轉身步出！

掌櫃的薛托在門口打躬作揖道：「相公慢走……以後請常來啊——」

關雪羽笑應着，一路來到了店外。

來時天方黎明，此刻東方早已日出，陽光刺眼，不用說又是個大晴天，「嗤嗤……」不息的蟬鳴聲，四下裏响着，落葉蕭蕭，已有了幾許秋的寒意。

關雪羽沒有騎馬，仍然是琴劍一肩。

當他繞過了「薛家老坊」，踏上一條村道時，忽然正前方樹影裏人影微幌，現出了一個高瘦的人來。

灰白灰白的一張尖臉，吊梢眉，高個頭——正是那位鳳姑娘身邊的跟班兒，「大四兒」……他竟然繞到了前頭，意欲何爲？

關雪羽眼中乍見，打量了一下對方的表情，已幾乎可以測知他的來意，脚下並不少停，繼續前進——

尖臉漢子「大四兒」老遠就怒睜着一雙三角眼瞪着他，這時見狀乾脆橫過身子來阻住了他的去路。

這麼一來，關雪羽只得停了下來。

「姓關的，你停一停，我有話問一問你！」

「啊——？」關雪羽冷冷的打量着他：「是你主子鳳姑娘叫你來的？」

「是我自己來的！」

說這句話時，他頻頻回顧——就憑着他這個小動作，關雪羽斷定他沒有說謊，他的確有所顧慮，生怕他主子鳳姑娘會隨時出現。

「你找我有什麼事麼？」

關雪羽好整以暇的打量着他，暗中已作了準備，只要這小子存心不良，胆敢向自己出手，便老實不客氣的施以顏色。

「姓關的，」大四兒頻頻眨動着他的一雙三角眼：「我知道你是個練家子……

可是……哼哼，你還差的遠！」

「你不妨說清楚一點！」

「哼哼……好吧！」大四兒一對眼珠子，閃爍着精光：「不管你是那一道上的，我勸你走遠一點，別讓我們再碰上……我沒有時間跟你多說……」

回頭看了一眼，他冷笑着又接了下去：「不許你再接近我家姑娘，你聽見了沒有？」

關雪羽一笑道：「那要看我是不是高興，還有你家姑娘是不是也願意了！」

大四兒怒瞪着兩隻眼，嘿嘿怪笑了兩聲道：「很好，我不過是這麼警告你一聲罷了，除非你小子是不想活了！」

話聲一完，即見他雙肩一聳，怪馬也似拔了起來，却是一起即落！

天空中噗嚕嚕一陣衣袂聲，大片陰影裏，尖臉漢子已自空而墜，來到了關雪羽背後——就在他身子將落未下之際，一隻右手已突然抖出，五指箕開，活似一把鋼鈎也似的，直向關雪羽背上猛抓了下來。

關雪羽雖不欲過早暴露身手，但是對方鳳姑娘主僕二人顯然大非常人，眼前這個奴才剛才表演了一手按銀入桌的手法，足可證明他功力不弱，是以關雪羽也就不能太過輕視，況乎他這一手「雪中現爪」，大異常招，確實詭異莫測，關雪羽尤其不能小覷！

——他決計硬的接他這一掌。

身形前跨，半斜着身子，關雪羽用「玄鳥劃沙」的式子，陡然間推出了左掌。

兩隻手掌甫一交接之下，大四兒的身子，有如斷了綫的風箏般地的飄了出去。

——關雪羽不欲與他多糾纏，是以這一掌足足用了有七成力道，莫怪乎大四兒吃受不住了。

總算這個對方身手不弱，同時自其主子門中，學會了世所罕見的化解身手。

雖然如此，看上去却也够狼狽的了。

只見他身子在當空骨碌碌一陣子打轉，那副樣子就像是猝然刮起的龍捲風，「噗通，」摔倒地上！緊接着他單手在地面上盡力按了一下，「唰！」一下站了起來，却也由不住一連打了兩個踉蹌，才拿樁站住。

力道雖說是化解了，那陣子遍體奇熱，却是一半時消除不盡，只管上上下下在全身血脈裏起伏不已！

大四兒可是嚐着了對方的厲害，只驚得臉上一陣子發青，却是不敢開口出聲，心裏頭比誰都清楚，只要一出聲，保不住大口的鮮血，就得噴了出去。

他只是遠遠地怔在那裏，再也不敢第二次上前，輕捋虎鬚了！

關雪羽現了一手絕活兒，原先還有些担心對方只怕吃受不住，難免受傷，這時見狀，倒也有些出乎意外，對方一個奴才，竟然有如此身手，倒是不得不令人大存驚異了！

四隻眼睛對看之下，關雪羽點頭道了一聲：「幸會了！」遂即快速閃身入林而去。

那是一片佔地頗大的竹樹林子！綠蔭蔭地延續下去，足有數哩之遙，關雪羽一經隱入，頓時無踪！

時間竟然是那般巧法——

關雪羽身方入林，面前紅影微搖，鳳姑娘已現身眼前，似乎是慢了一步，不及看清關雪羽的去踪。

大四兒臉上立時現出了驚惶之色，慌不迭向着鳳姑娘抱拳深深打了一躬，却是不敢馬上開口說話！

鳳姑娘一雙剪水瞳子該是何等銳利？眸光輕瞟，已看出了大四兒的尷尬神態。

「你怎麼啦？」

「我……？」只吐了一個字，已由不住面紅心跳，趕忙的就閉上了嘴。

「不要出聲！」

四字出口！鳳姑娘已閃身而前！一伸手已隔衣拿住了大四兒的脈門。

大四兒身子幌一幌，表情更見尷尬！

雖然是隔着一層袖子，鳳姑娘却能領略到對方血脈裏的緩慢湍急，從而就知道了怎麼回事兒！

「哼哼，這一回可碰在釘子上了吧？沒出息的東西！」

大四兒臉色一陣發紫，忍不住便要開口！

「別張嘴！」鳳姑娘凌厲的目光釘着他。

「你想死麼？」

嘴裏雖說是這麼狠，手底下却不無側意。

一股暖流透過了她的掌心，直襲向對方血脈之間，頃刻之間，便已將大四兒怒濤澎湃的血液流湍之勢，大大的緩和了下來。

大四兒這才喘上了一口長氣——

「鳳姑娘——我我……」

「哼！」鳳姑娘仍然凌厲的眼神兒，怒視着他：「叫你備馬去，你跑到這兒來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知道瞞不過，也只好實話實說了。

「是……剛才的那個……姓關的……我……」

「我知道了！」鳳姑娘緩緩的點着頭：「哼——不用說你是去綴着人家了……」

「我……只是想伸量伸量他，瞧瞧他是那一道上的家數……」

「結果呢？」

「結果……大四兒面如死灰的搖了搖頭。

「你這就知道了吧！」鳳姑娘冷冷的道：「你眞算是白活了，瞎眼的東西……要不是看在你一路服侍我的份上，又是老爺子身邊的人，我眞恨不能眼前就取了你的這雙賊眼——」

大四兒嚇得身子打了個抖，慌不迭後退一步，顫聲道：「姑……娘開恩，我再也不敢了！」

鳳姑娘冷笑着道：「怎麼着，我跟人家一個桌上吃頓飯，你就看不順眼了？告訴你，不管老爺子怎麼交待你，跟着我就得聽我的，要不然……哼哼！你可小心着點兒……」

「我……小的是爲着姑娘着想，怕……上了人家的當！」

「上你的頭！」

大姑娘娥眉倒豎，杏眼圓睜，這一發起脾氣來，可眞够辣的，大四兒服侍她了一路，焉能會不知道她的性情？一時噤若

寒蟬，再也不敢吭氣兒了。

「姓關的那小子呢？」

「走……了？」

「我知道走了！往那兒走啦？」

「這……」大四兒豎起手指了一下。

鳳姑娘看了當前竹林子一眼，知道是追不上了。

所謂「打狗看主人」，儘管這個姓關的在自己心裏留下了無不錯的印象，可是他不該臨走以重手法幾乎傷了自己跟前的人。

想到這裏，鳳姑娘可就氣兒不打一處兒來，狠狠的咬了一下牙，冷嫂的目神兒，更叫大四兒在一邊瞧着害怕！

「回姑娘的話……」大四兒結巴巴的道：「這小子，功力不弱，像是擅施九轉之功，別是……」

鳳姑娘冷冷的瞧着他：「說呀！」

「小的以爲……他別就是……」左右看了一眼，他越加小心的道：「別是那隻老金鷄吧？」

鳳姑娘驚得一驚，搖搖頭道：「不像……接着她哼了一聲，挑動着她那一雙娥眉道：「就算他眞是！我也不怕！」

「姑……娘……」大四兒職責所在，可不能不說：「老爺子臨走交待……說是這隻金鷄……暫時招不得！」

「我心裏有數，你就別多管了！」

「是，姑娘……」

嘴裏說着，大四兒偷偷地拿眼打量着她——

這一會兒，她更是有些失神兒的發呆了。

「他眞的是傳說中的那隻『奪命金鷄』？不像！爹見過他，可不是這個樣子！」——姑娘心裏這麼嘀咕着。

雖然，他不知道那隻傳說中的「金鷄」，與她家門有過一段什麼樣的淵源，但是一定有瓜葛牽連，要不然父親不會一談起來就無限氣餒，雖說如此，臨行之前，他老人家却取出了他心愛的劍，囑咐自己「劍不離人，人不劍離」，特別還關照了幾句話兒——那是不得已時對付「奪命金鷄」用的。

「哼！」她冷笑了一聲，心裏盤算着，不管這個姓關的是不是傳說中的那隻金鷄，自己都要碰一碰他！

「我們的馬呢？」

「在……」大四兒答應着道：「我這就牽去，姑娘，我們這是上那兒去？」

「回臨淮關去！」

× × ×

黃昏時分。

冷颼颼的巷道裏沒有一個閑人，落葉在地面上沙沙移動打着轉兒，天色由一片絢紅燦爛而變得漸次昏黯！

這是——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夕，距離着「人約黃昏，月上柳梢」那個時候可就不久了。

麥家兩扇大鐵門，緊緊的閉着——

此時此刻，你無須要進門而入，隔着一層牆也能够體會出那種嚴肅的氣氛，給人以窒息的感覺，這種感觸，隨着時光的消逝，越來越甚，直到那一刻的突然來到，然後爆炸開來，然後……

誰能知道未來的禍福？「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該來的總是要來的。

在經過長久的驚懼，恐怖，煩燥不安……連串的進逼之後，到了今天這個日子——中秋之夜，人心反倒是塌實了。

「死亡」的本身也許並不那麼可怕，可怕的是死亡的預期……在混沌一陣，空虛一陣之後，你已經麻木無知的心情，竟然又聽見了脈搏的跳動，血液的流淌，你的口鼻又開始有知覺的在呼息了，如此，恐怖的陰影，便又再一次的，向你襲擊過來……

往年這個時候，爲應佳節，該是麥家最快樂的時候——太陽方一下山，麥家的賬房大管事，便指揮着小子們，在院子裏搭起了祭祖的神案，三牲俱備，葷素各具一案，應景的菊花，秋海棠，一盆盆整齊的排列着，各方食客，穿戴整齊，等候着主人夫婦祭告天地祖宗之後，歡暢入席，接下來便是「持螯賞菊」了，大個兒的螃蟹，滿籠滿筐，人人有份，不飽不休！

麥老爺三代爲官，講究排場，中秋夜的燈會，燈謎，務使主客盡興，等到這一連串的應景節目之後，才談得上「賞月」二字——

那時候，後花園涼亭之內，麥老爺換上寬適的便衣，夫妻家人相偎依，香茗在几，案上擺着各式月餅，蘇式的，廣式的，翻毛兒的，提漿的，說到餡兒，豆沙，蓮蓉，棗泥，蛋黃，五仁，火腿，八寶……營營總總，可就數不勝數了，幾樣應節的水果，也一定是不能少的，像是鴨梨，柿子，沙果，鮮核桃，脆藕，乾鮮蜜餞，樣樣齊全。

就這樣，邊吃邊聊，直到夜深寒重，才在妻妾艷婢的服侍下，入內安息。

幾曾何時，今年的風水變了。

天災，人禍已經重重的打消了這番興頭，人心原已經就枯萎了，却是「禍不單行」，平白無故的又飛來了這隻老金鷄！眞是「人何以堪！

是以——今夜儘管是中秋之夜，儘管明月當頭，麥家却已不再歡樂如昔了。

在「大禍將臨」的眼前，人人頭上都懸罩着死亡的陰影，上至麥玉階，下至看門的阿財，臉上都已經失去了笑容，影响所及，就連麥家的那頭老黃狗，也不再像過去那樣的叫喚了。

阿財悄悄的打開了一扇「耳門」，探頭向着門外張望了一會兒，又收回頭來！

門房裏，麥家護院苗武，單手壓刀，一身勁服的坐在那裏——五根手指頭輪流在桌面上敲着小鼓——

他很緊張，鐵青着臉，眼睛睜得滾圓的——

「他娘地——」心裏一火，可就衝着阿財罵了出來：「你他奶奶是犯賊還是怎麼回事？小心人家摘了你吃飯的傢伙你就不看了！」

阿財擠着一雙大眼，陪着苦笑道：「是……苗爺，是裏面的五大爺關照說，有一點風聲草動，叫我趕緊往裏面，我是怕誤了五大爺的大事！」

「五大爺，嘿……屁！」

往地上啐了一口，對於由衙門來的那幾位捕爺，他可是打心裏就瞧不起，這些日子在麥家要酒要肉，一副作威作福的樣

子，他早就煩了，就連那幾個火槍手，一個個那份頤指氣使的德性，簡直像是一個窯裏燒出來的，强人「老金鷄」還沒來，麥家倒先是遭了殃，大大小小二十來口子，要烟要茶，頓頓酒肉，提起來，麥家上下，沒一個不對這羣主子頭痛的！

「看看你們還能神氣多久！」——

苗武心裏盤算着，下意識裏却有股子衝動，恨不能讓這些人一上來都死在老金鷄手上，才能一消心頭之恨——

麥家大院裏，冷清清的看不見一個閑人，却不能據此而判定疏於防守，事實上却十分的是「外弛內張」！

順着青石板舖的畢直甬道，一直通向麥家大廳，當中一共有兩處門亭，素日是特爲護院、傳達而設，今夜，可就顯出了特殊的義意了。

第一座亭子裏，由名捕「神眼」杜明，帶同四名得力手下負責，五個人刀劍出鞘，弓矢齊備，前面一有動靜，互可上前接應，兩側佈置的强弓，火槍，更是待機而動，如臂使指，靈活異常。

第二座亭子裏，由「金刀震九洲」阮大元親自坐鎮，玉子亮，侯遷居邊策應——這裏更是「火器」的交會連擊中心，如有人敢與强行通過，他所遭遇的阻力，必然是近於毀滅性的凌厲，非比等閑。

——穿過了這第二道封鎖綫，來到了大廳。

麥家賬房兼大管事，麥七爺本就坐鎮在這裏，隨同他坐鎮的，雖然另有麥家四名護院武師，但是也只能給麥七爺壯壯胆，敵人如果連破三關來到這裏，麥七爺這

麥妻馬氏——一個堅强剛毅的婦人，所謂「時窮節乃見」，這個時候才顯出了她的賢淑剛貞。

爲丈夫，她向黃通親手奉上了兩杯香茗，她徐徐的退向一隅，坐下來——

「老爺——」她和聲喚着麥玉階，一副從容的道：「你不必爲我担心，事情也許還沒有到這步田地，我們的女兒也許能保護我們，尤其是還有這位黃爺——」

一面說，她目光轉向黃通，頷首微笑着。

黃通站起來道：「夫人不要這麼稱呼我！担當不起！」

「黃爺你不要再說了……担當不起的是我們……」說到這裏，她的眼圈紅了：「黃爺對我們麥家的大恩，麥家世世代代都要記住，永遠也不能忘——」

眼睛一轉，盯向女兒麥小喬，叮囑道：「妳要記住，永遠也不能忘！」

麥小喬點了一下頭，道：「我不會忘的！娘——」

「好了！時候大概也差不多了！」麥玉階向妻子馬氏說道：「夫人，妳也該藏一藏了！」

「藏！」馬氏怔了一怔：「這光景你還要我藏？我往那裏藏？——你呢？」

麥玉階嘆息一聲，道：「我叫妳藏，妳就藏吧，自然有地方，來吧——」

他隨即站起身來，說道：「你們跟我來！」

包括老僕麥貴，江婆婆，丫環碧喜在內，都不禁驚得一驚，大是出乎意外！

麥玉階走了幾步，見黃通仍然站在原處，不覺回頭：「黃兄弟，你也來——」

黃通應了一聲，這才跟上來。

麥玉階一路前行，穿過了花廳，一直來到了自己書齋，推門入內，裏面一片黯黑。

敢情說話間的工夫，天色已經完全黑了！

「掌燈——」

老奴麥貴應聲，遂即返身取燈。

麥玉階看向夫人，感慨的道：「當年這些暗室，只爲藏我麥家三代相傳的文物書畫，想不到到頭來，却要賴它救命，也算是……」

搖搖頭，心情十分黯然。

麥妻一時喜極而泣，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既然有這個地方，老爺你怎麼不早說呀，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說話之間，麥貴已掌燈而至。

麥玉階當先步入，麥貴持燈亦步亦趨！小喬與碧喜扶持着麥夫人！黃通走在最後！

書房裏靜悄悄的，門窻齊掩，蚊蠅不驚。

在一橱藏書前，麥玉階站住了脚步，轉向女兒道：「小喬，瞧瞧妳的功夫怎麼樣吧！」

小喬點點頭，想笑也笑不出來，這是她生平所經歷的一件大事，連日來目睹家人四散，父母憂急，一顆心早就碎了。

麥玉階起手，指向書橱最高的一層，道：「第七層藏書——『文彥集』第八册之後有一塊青磚是活動的，移開它——」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慘遭牢獄苦金衣披魔身

秦紅・文

・要提文前・

前文書至俞立忠一路跟踪艾北村，來到巢湖，忽見十多艘漁船前來包圍，俞立忠心知中了艾北村的圈套了，而此刻「東海七蛟」及幾名黑衣大漢圍攻俞立忠，俞立忠奮力應戰，不久，就有七條漁船被俞立忠擊毀，忽見武怪褚一民現身，俞立忠又與他對三掌，結果俞立忠被震得跌入湖中，而「東海七蛟」又在水中合力圍攻，俞立忠不敵而被擒……俞立忠被帶上總壇見老山主，正值老山主在懲罰胖瘦雙魔，他們把胖瘦雙魔推進一間地下圖形廣場，讓九隻餓虎撲噬，俞立忠不忍看此殘酷的刑法，衝入虎欄中將虎擊斃……老山主命司空英將俞立忠帶進牢中關禁一個月……

少年困獎籠

俞立忠退後三步，在牢房角邊坐下笑道：「我決定的事從不後悔，你放心！」

司空英道：「好，你等着瞧！」

說罷，大步而去。

俞立忠不知道他要用甚麼手段來折磨自己，當下也不放在心上，倒頭便睡。

他因跟踪艾北村，兩夜沒睡覺，故躺下不久，便已沉沉進入夢鄉。

不知過了多久，他被一陣聲音吵醒，睜眼一瞧，發現牢房外擺着一桌豐盛的酒席，司空英面對自己坐在酒席前，醜臉含着微笑。

而在牢房內，也有一份屬於俞立忠的食物，那是一碗發着酸味的冷飯和幾根青菜，和司空英那一桌酒菜相比之下，眞會氣死人。

俞立忠一看就知道這是他要折磨自己的手段之一，心中又氣又好笑，決定不理他，乃躺下再睡。

司空英笑道：「喂，俞立忠，這是吃飯的時候了。」

俞立忠靜臥不答。

司空英哈哈笑道：「你看，我怕你寂寞，特地把晚飯搬到這裏來陪伴你，你怎好意思不理人呀？」

俞立忠仍是靜臥不理。

司空英神態驕狂的大笑一陣，又道：「俞立忠，我聽說你的武功和胆氣均高人一籌，怎麼今天連陪我吃飯的勇氣也沒有啊？」

俞立忠依然充耳不聞，好像睡着了一般。

司空英揚眉一笑道：「好吧，我可犯不着陪你挨餓，我要吃啦！」

說到此，舉杯「咕嚕」喝下一杯酒，拿起湯匙故意敲得「叮噹」响，然後吃了一口湯，放下湯匙，換上筷子，又笑道：「嘿，我們這裏的厨師眞不劣，他甚麼都會做，你看這是江陰的河豚，揚州的獅子頭，廣東的大鷄三味和松江的鱸魚……」

他眞的吃得津津有味，神采飛揚，把一支鷄腿的骨頭丟入牢房裏俞立忠的身中，說道：「嗨，俞立忠，給你一支鷄骨頭吃！」

這下，俞立忠按捺不住了，他慢慢爬起身，走至牢房的鐵欄桿前，神色平靜的笑道：「司空英，我想跟你談一件事。」

司空英一面吃喝一面笑道：「你說吧，假如要吃鷄肉，我可以考慮。」

俞立忠道：「我要跟你談談胖瘦雙魔之死！」

司空英頗感意外，停箸問道：「那有甚麼好談的？」

俞立忠面露精悍笑容道：「有的，你知道他們爲何被你們老山主判處死刑？」

司空英一揚眉道：「他們胆子小，看見『鐵面閻羅斬正倫』提到『霹靂三擊』就嚇得不戰而逃，我師祖不要沒有胆量的人！」

俞立忠又問道：「你可知道『霹靂三擊』是甚麼？」

司空英滿不在乎地道：「那是『武翁房玄齡』的絕藝，據說有開山裂石的威力，當年胖瘦雙魔在『武翁房玄齡』的『霹靂』一擊之下，被打得重傷不起，後來『武翁房玄齡』逼他們將雙劍投入沉劍潭，嚴令他們不得重出武林，違者殺無赦，因此他們在隆中山聽到斬正倫提起『霹靂三擊』時，就嚇得抱頭鼠竄——我說得對麼？」

俞立忠點頭笑道：「對，胖瘦雙魔的修爲雖不及十二武曲星和十二武煞星，但除去這二十四位高人，武林中也很少有人是他們雙魔之敵，由此可知他們雙魔的武功也非同等閒，可是他們一聽到『霹靂三擊』就會倉皇急遁，從這一點看，你體會得出『霹靂三擊』之可怕吧？」

司空英輕蔑的笑笑道：「可怕不可怕，跟你有甚麼相干，你想拿別人的武功來嚇唬我麼？」

俞立忠威凜一笑道：「我會『霹靂三擊』，你相信不相信？」

司空英面色微變態度再無吊兒郎當之色，注目警戒地道：「你和『武翁房玄齡』是甚麼關係？」

俞立忠道：「這個你別管，看你吃得很痛快，如無娛樂助興，未免美中不足，所以——」

說到這裏，雙足踩出「丁」字步，身子斜擰，左手上指蒼穹，右手抬與肩平，掌背向外，肘對敵方，一聲斷喝，猛劈而出！

「轟！」

「嘩啦！」

俞立忠展施「霹靂三擊」擊向司空英。

掌風打彎了三支鐵桿，撞倒了司空英那桌酒席，勢如狂風過境，把整桌酒食捲出老遠，碎成一片片！

司空英見機得快，一個橫飄避到左邊的甬道壁，但這是他有生以來首次見到的凌厲掌風，望着那三支被打彎曲的鐵桿，他的醜臉青一陣白一陣，目瞪口呆，半天說不出話來。

俞立忠仰頭哈哈大笑，道：「司空英，你還有甚麼可以威風的？」

司空英神色漸漸恢復常態，含怒瞪望着俞立忠一會，鼻孔重重地一哼，掉頭而去。

俞立忠一直笑到對方的身形在甬道上消失，方才止住笑聲，躺下再睡。

不久，甬道內傳來兩個人的脚步聲，俟忽之間，現身的是艾北村和司空英！

艾北村走近牢房前，仔細打量那三支被俞立忠的掌風打彎曲的鐵桿，含笑點了點頭，移望俞立忠笑問道：「俞立忠，起來講兩句話如何？」

俞立忠翻身坐起笑道：「老東家有何指教？」

艾北村指指彎曲的鐵桿笑道：「看這情形，你好像當眞身懷『霹靂三擊』絕技，前些天在水七里外，你爲何不施展出來呢。」

俞立忠含笑道：「我不想殺人！」

艾北村微微一笑道：「這話的另一面含義，是說你殺得了老夫？」

俞立忠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還不想殺人。」

艾北村冷笑一聲，道：「你的『霹靂三擊』是跟『武翁』學的還是跟靳正倫學的！」

俞立忠道：「武翁？」

艾北村面有疑信參半之色，又問道：「老夫聽說武翁房玄齡『霹靂三擊』只肯傳授衣鉢傳人，他爲何肯傳給你？」

俞立忠一笑，說道：「他是小可的師祖。」

艾北村神色一愕，微驚道：「哦，看來我們對你俞立忠實在了解得太少。」

俞立忠說道：「這是對我的誇獎，謝了——」

艾北村忽然轉對司空英道：「放心，他還沒有撞破鐵牢的力量，你別再跟他吵鬧就是了。」

說完，走去把那三支彎曲的鐵桿弄直，也不再跟俞立忠交談，轉身走了。

司空英搬來一張椅子，放在距離俞立忠一丈五六的甬道上，靠壁坐下，翹起二郎腿，斜睨俞立忠，微笑不語。

俞立忠訝道：「咦，你準備日夜看守我麼？」

司空英面現詭笑點頭不語，態度已無先前的浮躁，變得陰沉冷靜多了。

俞立忠見他態度大變，暗感奇怪，當下一擠眼睛道：「你不想再問艾姑娘的事了？」

司空英學着他一擠眼睛道：「你不想再問艾姑娘的事了？」

俞立忠一怔，繼而失笑道：「哈，你師父授了你甚麼錦囊妙計？」

司空英又學着他一怔，再作失笑道：

」哈，你師父授了你甚麼錦囊妙計！」

俞立忠眉頭一皺，淡笑道：「你是不是有點神經錯亂了？」

司空英眉頭一皺，淡笑道：「你是不是有點神經錯亂了？」

俞立忠詫異的打量他一會，問道：「司空英，你今年幾歲了？」

司空英也詫異的打量他一會，問道：「司空英，你今年幾歲了？」

俞立忠大感啼笑皆非，遂不再開口說話，就在鐵牢裏盤膝坐下，閉目打坐。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俞立忠未聽到司空英有半點聲响，忍不住睜眼一瞧，這才發覺司空英早已不在椅子上，不禁大爲驚奇，暗忖道：「奇怪，這小子在跟我玩甚麼鬼把戲？」

他左思右想想不通，於是再躺下睡覺，不久便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司空英端着一份飯菜走進來了。

出乎意料之外，這天早上的飯是剛煮熟的，而且有魚有肉，香味襲人！

俞立忠端起聞了聞笑道：「這才是待客之道，下次再被同心盟擒獲時，我也不會虧待你的。」

說罷，老實不客氣的吃了起來。

司空英仍在那張椅子坐下，凝神注意着俞立忠的一舉一動，他見俞立忠挑動眉毛，他也跟着挑動眉毛……

這情形落入俞立忠的眼裏時，俞立忠心頭大大一震，驚忖道：「不好，這小子原來在模仿我！」

他立刻想到「活剝人皮」那回事，這是對方一幫人慣用的技倆，莫非老山主要把自己剝皮然後由司空英穿上自己的人皮，冒充自己四出殺人？」

假如是的話，那可糟糕了。

俞立忠愈想愈心驚，一面扒飯一面籌思對策，覺得只有把那司空英打死方能遏止禍患，當即匆匆吃完飯，把飯碗等物放在鐵牢邊那個專爲遞食物的小鐵窻下，拍拍肚子笑道：「好了，司空英，你可以把碗筷拿去啦。」

說話中，暗暗運聚眞力貫注右臂，準備一掌送他回老家去。

司空英那知俞立忠已動了殺機，聞言起身走到鐵牢邊蹲下，伸手入小鐵窻內取碗筷。

「快退！」

「轟！」

一聲巨响之下，鐵牢的三支鐵桿又被俞立忠的掌風打彎曲，司空英蹲身之處地裂土揚，也被俞立忠的掌風擊出一個深達一尺窟窿！

但是，司空英沒有被打中，他反應異常迅速，在那句「快退」的警語之下，身子一長，電掠般倒縱出三丈開外。

俞立忠暗叫一聲「可惜！」抬頭一看，發現發話解救司空英的人，竟是那個前在少林寺充御史夫人的美女，不由輕「哦」一聲道：「妳好，御史夫人！」

他曾聽艾菁說過她的姓名，但已忘記，故仍以「御史夫人」稱呼。

那美女皓齒微露，嫵媚一笑道：「你好，奴家剛從外面回來，聽說上次奴家在少林寺見到那位窮酸就是你俞少俠化裝的，心中驚佩不止，故特來問候，俞少俠怎不錯，艾姑娘的確很討人喜歡！」

俞立忠又問道：「打算娶她麼？」

俞立忠說道：「是的，潘姑娘以爲如何？」

潘金花笑道：「奴家沒意見，不過奴家認爲俞少俠如能把蓬萊仙翁葛懷俠的頭顱帶來作爲聘禮，艾姑娘的爹爹或許會答應！」

俞立忠搖頭笑道：「不用那麼費事，艾姑娘已經明白告訴我，不管她父親答應與否，她都會嫁給我的！」

司空英愈聽愈有氣，忍不住瞪目大喝一聲道：「俞立忠，你別想再活出這地牢了。」

俞立忠微微一笑道：「幸好你還沒有資格決定我的生死。」

司空英怒目切齒道：「我拚着受處罰也要殺死你。」

俞立忠仰臉笑道：「來麼，小子！」

司空英走上幾步伸手在甬壁道上一按，獰笑道：「哼，我才懶得跟你動手！」

一語甫畢，關禁俞立忠的那間鐵牢，突然在「軋軋」聲中慢慢往地下沉落！

潘金花驚呼道：「司空英，這使不得呀！」

司空英雙目暴射兇光，蠻橫地道：「你若敢去報告老山主，我就先殺死妳！」

潘金花不覺退後兩步失聲道：「我不管他的死活，但你當眞不怕受處罰麼？」

司空英決然道：「我不怕，等他在水中悶死後，我就去向老山主領罪！」

潘金花走近業已沉入地下的鐵牢陷口一看，發現俞立忠正在水中使勁扳動鐵桿

，企圖衝出鐵牢，但由於鐵桿排列頗密，他扳開的空隙無法穿過身軀，因此看起來他的努力只不過是一種垂死的掙扎而已。

她想到這情形正像人們把老鼠浸入水中活活悶死一樣，如今對象是一個活人，其殘酷程度較之把一個人活活埋死有過之而無不及，是以她不忍卒覩，搖搖螓首走了開去。

司空英獰笑道：「是麼？我倒覺得這世上手段比我殘酷的人多得很！」

潘金花道：「如果老山主不肯原諒你擅自處死俞立忠，我恐怕也要落個知情不報之罪，你還是讓我出去吧！」

司空英道：「不，我正要這樣來折磨他！」

潘金花道：「這大概就是艾姑娘不愛你的原因之一，你不管做甚麼事，總是比別人狠毒殘酷！」

司空英道：「是麼？我倒覺得這世上手段比我殘酷的人多得很！」

潘金花道：「如果老山主不肯原諒你擅自處死俞立忠，我恐怕也要落個知情不報之罪，你還是讓我出去吧！」

司空英道：「不，妳等他斷氣後再出去，只要我不說妳曾下到這裏來，老山主是不會知道的！」

潘金花道：「我是裏過令師才下來的呀！」

司空英冷笑道：「放心好了，不管怎樣，我會一力承担下來！」

這時，水中的俞立忠忽然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顯然已閉氣不住，開始在吃水了！

司空英走近一看，但見水中的俞立忠已陷入半昏迷的狀態，水泡一個一個由他的嘴裏冒出，看情形已離死不遠，不禁得意的發出一陣「嘿嘿」惡笑，道：「俞立忠，大家都說你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但今天，你爲什麼逃不出這間鐵牢呢？」

一言未畢，他身後的甬道傳來一個低沉的嗓音：「英兒，你在幹甚麼？」

司空英心頭一震，轉身答道：「師傅，弟子願受任何處罰！」

來的，正是艾北村，他一看鐵牢沉入地下，就知是怎麼一回事，急忙搶步趨近陷口處，探頭向下望了一眼，立刻回對司空英沉聲道：「快把鐵牢升起來！」

司空英站着不動，抵抵嘴道：「師父弟子眞的情願接受任何處罰！」

艾北村眼睛猛瞪，厲聲道：「快升起來！」

司空英面容一慄，不敢再違拗，返身走去甬道，伸手按動機鈕，沉入地下水中的鐵牢在他一按之下，緩緩由水升起，恢復原來的樣子。

俞立忠直僵僵的仰躺着，看上去已是氣若游絲了！

艾北村默望半晌，轉對司空英寒臉吩咐道：「進去把他救治，並把他身上那件金衣脫下來！」

司空英心裏雖是十二分的不願意，但他從未見過師父如此發火，不覺也害怕起來，當下恭應一聲，打開鐵牢門，彎身走入。

他將俞立忠抱在自己膝蓋上，雙手往他背上一壓，俞立忠張口「哇！」的一聲，吞入腹中的水全吐出來了。

然後，他先將俞立忠身上的藍衣脫下，接着脫下裏面那套金衣，這才俯下身子，以嘴對嘴的方法，度氣給俞立忠。

過了一會，他發覺俞立忠的心跳已漸趨正常，於是拿起那套金衣走出來。

艾北村問道：「你爲何要處死他？」

司空英低頭答道：「是他一直向弟子挑逗的，而且又發掌暗算弟子……」

艾北村冷笑道：「你忘記了自己的任務？」

司空英道：「弟子沒有忘記！」

艾北村道：「你自認有把握了？」

司空英點頭道：「是的，弟子自信可以冒充他了！」

艾北村道：「你說看看！」

司空英道：「他講話喜歡揚眉、擠眼、聳肩頭，微笑時上唇略向上掀，站立時常常負手，態度輕佻中有文雅，高傲中有謙和……」

艾北村點頭道：「好，你去把金衣洗淨乾，明天就出發！」

司空英躬身應是，遂帶着那套金衣走了。

目送他身形消失於甬道出口，潘金花脆笑一聲道：「你這位徒弟如此兇，我實在有點怕他！」

艾北村展顏笑道：「他小時候命苦，我收他爲徒之前，他曾受了不少磨折，所以無形中養成了憤嫉的個性！」

潘金花問道：「你當眞要把女兒許給他麼？」

艾北村微微一笑，說道：「妳認爲怎樣？」

潘金花道：「女兒是你的，我無權過問，不過，假如艾姑娘是我女兒的話，我絕不逼她嫁給一個她不喜歡的男人！」

艾北村笑笑不語。

潘金花注目問道：「你還沒回答我的話——你當眞要把女兒嫁給他？」

艾北村仍不作答，笑道：「換個話題吧，最近妳在江湖上偷了幾次鷄？」

潘金花美臉一紅，含羞帶嗔道：「姓艾的，你若不打算娶我，不妨實說一句，不必說這種話來侮辱我！」

艾北村哈哈笑道：「妳看，我只不過和妳開個玩笑，妳就急成這個樣子，難道說……」

潘金花走上一步，怒道：「難道說怎樣？」

艾北村上身略往後傾，仍哈哈笑道：「沒甚麼，我跟妳講，這幾個月來，我也很想念妳呢！」

潘金花菱唇一翹，冷冷一笑道：「哼，你別騙我，我曉得你最近跟那些白菊花紅玫瑰打得火熱，那還把我這個舊人放在心上！」

艾北村笑道：「胡說，那幾個姑娘我才看不上眼！」

潘金花道：「啊喲，年輕漂亮的姑娘你看不上眼，那你姓艾的還想要甚麼？」

艾北村道：「我要妳！」

潘金花啐了他一口道：「得，我不是三歲小孩，你別來哄我了！」

艾北村道：「眞的，那幾個姑娘雖然是個個都有一副沉魚落雁之貌，可惜都是

木頭人，跟妳潘金花比起來，那是差得太遠了！」

潘金花雙頰再度飛紅，含嗔一瞪艾北村道：「不要臉，你怎麼說話也不看看地方！」

艾北村轉頭一看，見俞立忠在慢慢撐起身子，乃轉向他笑道：「俞立忠，剛才老夫若是遲到一步，你此刻已在另一個世界了！」

俞立忠咳嗽了一陣，慢慢抬頭苦笑道：「你爲甚麼不讓他把我淹死？」

艾北村嘿笑道：「昨天我們老山主已說過，他認爲你俞立忠是個好對手，他要跟你鬥鬥，看看誰的手段高明！」

俞立忠說道：「由你的徒弟冒充我到江湖去殺人，就是你們老山主的手段之一麼？」

艾北村點頭笑道：「不錯，我想蓬萊仙翁葛懷俠和那九位金衣特使再怎樣提高警覺，也不會想到俞立忠會向他們下毒手吧？」

俞立忠聽得一顆心往下直沉，想到蓬萊仙翁葛懷俠等人極可能在司空英的劍下一一喪身，不由心如刀割，當下忽然哈哈大笑道：「這手段果然高明，哈……哈哈……哈哈……」

艾北村見他不怒反笑，而且毫無憂急之色，不由起了疑，問道：「聽你口氣，好像我徒弟不會成功似的？」

俞立忠笑道：「不，你們老山主這條計策再妙不過，你徒弟一定會成功！」

艾北村面色一沉冷笑道：「那你高興甚麼？」

俞立忠說道：「我的高興，只有我自己知道！」

艾北村冷「哼」一聲，道：「讓我替你作答吧，同心盟自從死了兩位金衣特使後，爲了怕我們再重施故技，可能擬訂了一個分辨彼此眞僞的辦法，譬如彼此見面時，必須講出一句暗語做個手勢，我徒弟因不知那暗語或手勢，他一到同心盟便會被識破而遭逮捕，對麼？」

俞立忠點頭笑道：「對，對，老東家料事如神，令人佩服之至！」

艾北村冷笑道：「你大概也不肯把那暗語或手勢說出來，是吧？」

俞立忠又點頭笑道：「正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誠爲老東家也！」

艾北村道：「你不說沒關係，老夫總有辦法使司空英平安無事！」

說到這裏，轉對潘金花一招手道：「走，我們出去！」

他們兩人走出甬道後，俞立忠立即趨至牢房邊，開始研究鐵牢啓開之法，他曾見司空英不須動機鈕就將鐵柵門打開，因此他想試試看。

鐵牢的鐵柵門沒有下鎖，每根鐵桿上下啣接得幾乎天衣無縫，雖然俞立忠知道鐵柵門是向下開的，但他用力搖撼了一陣，鐵柵門仍是絲毫不動，他試着握住每根鐵桿向左右旋轉，發現每根鐵桿均可轉動，心中一喜，暗忖道：「是了，開關就在這裏，我只要轉對了，鐵門即可自動倒向地下！」

但是，鐵柵門一共有十根鐵桿，要轉動那幾根或轉動幾下才能啓開呢？

這是個「運氣」的問題，運氣好時也許不消片刻就可啓開，但也可能幾十年也開不了。

俞立忠耐心的試着轉動每一根鐵桿，先由左向右，由一而二……一天，又過去了。

鐵柵門沒有被他轉開！

第三天早上，另一個「俞立忠」走下地牢，來到眞俞立忠的鐵牢前！

不用說，這個假俞立忠正是司空英化裝的，他臉上掛着一張製造得與俞立忠一模一樣的人皮面具，身上穿着一襲藍衣，內着金衣特使的那套金衣，背插一柄長劍，神態擧止，模仿得維妙維肖！

他向鐵牢中的俞立忠露齒一笑，道：「俞立忠，我今天是向你辭行的！」

俞立忠極力壓抑胸中的怒火，淡淡道：「我恭祝你一路平安！」

司空英笑道：「謝謝，我會盡我所能，替你在江湖上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

俞立忠側耳問道：「你說甚麼？」

司空英冷冷一笑道：「我說要盡我所能，替你在江湖上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俞立忠皺皺眉，仍側耳道：「你走過來一點，昨天我被你沉入水中，耳朵入水，此刻還有點聾，聽不大清楚！」

司空英那敢走上去，反而退後一步，說道：「俞立忠，你別裝聾作啞，我不會上當的！」

俞立忠猛可推出一掌，大喝道：「躺下！」

狠辣小煞星

掌出無聲，是個虛招，但司空英已成驚弓之鳥，慌忙倒縱竄入甬道內，走了。

俞立忠冷冷一笑，又趨至鐵柵門邊蹲下，繼續轉動鐵桿……

× × ×

七天之後，秋風瑟瑟的下午天，化裝爲俞立忠的司空英，正飛騎縱馳於大洪山麓的道上。他的目的地並非四海同心盟，而是湖北的武當山！

一連七天的行程中，他沒有碰上一個武林人，心中深感遺憾，而今天，在他縱騎沿着大洪山麓飛馳時，機會終於來了！

迎面道上，正有兩騎疾馳而來，從馬上人的裝束上看，他知道他們是武林人物，於是他將坐騎勒停，停在道中等候。

轉瞬間，對面二騎已馳至他馬跟前。

來者是兩個彪形大漢，面貌身材均甚相像，一看就知他們是親兄弟，一個穿藍色勁裝，一個穿青色勁裝，背上各插一支判官筆。他們似是認識「俞立忠」，看見他乘騎立在道上，連忙勒慢坐騎，一齊向「俞立忠」含笑點頭爲禮，便欲由「俞立忠」左右馳過。

司空英即時開聲道：「兩位且住！」

那兩個彪形大漢聞言一勒坐騎，藍衣大漢抱拳問道：「俞少俠有何指教？」

司空英微笑道：「兩位貴姓大名？」

藍衣大漢答道：「在下長白查子青查子明，匪號『查家雙判』！」

司空英道：「兩位曾見過小可？」

藍衣大漢道：「是的，上次俞少俠蒙寃同心盟時，在下兄弟適好在場旁聽。」

司空英反腕撤出長劍，一躍下馬，笑道：「查朋友請下馬！」

藍衣大漢面色一變，張目愕然道：「俞少俠意欲何爲？」

司空英一揚手中長劍，輕笑答道：「小可昨天在城中買得這柄長劍，現想試試這柄長劍好用不好用！」

藍衣大漢强笑道：「俞少俠別開玩笑，要試劍道旁有樹！」

司空英揚眉笑道：「樹是死的，人是活的，小可要試試活人！」

藍衣大漢面容微沉，但仍强笑道：「俞少俠這話叫人聽不懂，你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而且黃山長白兩派素來交情厚篤，今日俞少俠——」

司空英輕蔑一笑，截口道：「你不敢跟我動手就說不敢，何必囉嘛一大套？」

藍衣大漢勃然大怒，遂即飄身落地，抽出背上判官筆，抱拳一拱道：「俞少俠請！」

青衣大漢跟着跳下馬，也抽下判官筆，大聲道：「哥哥，讓我來吧！」

藍衣大漢面現猶豫，不肯後退。

藍衣大漢沉聲道：「弟弟，咱們『查家雙判』寧可戰敗也不能以多取勝，你退下吧！」

青衣大漢抿抿嘴，終於後退數步在道旁立定不動。

司空英於是長劍一舉，以一式「仙人指路」朝藍衣大漢點去，朗笑道：「查朋友接招！」

這時，司空英若想殺死他，眞是易如反掌，但他的打算却是要留一個活口好讓對方去宣傳俞立忠殘殺無辜，故一見對方探掌抓到，並不吐劍攻出，身形倏地左掠，避過對方雙掌，以迅捷無倫的身法閃到對方的身後，飛起一脚橫掃對方背身！

「蓬！」的一聲，青衣大漢一個身軀登時離地飛起，跌出二三丈遠。

司空英哈哈大笑，乘機一躍上馬抖韁疾馳……

這天晚上，他來到了襄陽縣城。

他在城中最大的「嘉賓」客棧下馬，把馬交給伙計，大步走入客棧。

一名店小二迎上他哈腰笑問道：「這位公子，您是——」

「過夜，一間上房！」

「是，公子請隨小的來。」

「且慢，不要登記麼？」

「沒關係，公子先——」

「不，我要先登記！」

「那——也好！也好！」

店小二帶他走到櫃台前，向掌櫃的道：「掌櫃的，這位公子要先登記！」

掌櫃的一哦，翻開一本綫裝大簿，抬臉向司空英笑問道：「公子貴姓大名？」

司空英道：「俞立忠！」

掌櫃的端端正正的寫下「俞立忠」三字，然後把大簿掉轉給司空英過目，笑瞇瞇的問道：「是這樣麼？」

司空英正要點頭稱是，一眼瞥見同頁的前兩欄有「艾菁」兩個字眼，不覺脫口「咦！」了一聲。

掌櫃的嚇了一跳，忙道：「該死，是不是寫錯了？」

司空英定了定神，搖了搖頭笑道：「沒有，你老這一手字寫得很好，很不多見呢！」

掌櫃的恍然一哦，得意的「嘿嘿」笑道：「那裏那裏，俞公子您誇獎了！」

司空英對店小二道：「走吧，帶我去房間！」

進入後院一排上房，店小二打開當中一間房子，司空英一脚跨入，舉目流視房中的陳設，表示滿意的點了點頭，道：「替我準備一桌酒菜，拿到這房中來！」

店小二怔道：「一桌？」

司空英微笑道：「不錯，是兩個人吃的！」

店小二又問道：「俞公子還有朋友要來？」

司空英笑道：「不，我的朋友就在右邊隔壁第二間房中！」

店小二又是一怔，驚訝道：「哦，那是一位姑娘呀！」

司空英道：「正是，你快去吧！」

店小二不敢多問，連聲應是，轉身急去。

司空英把佩劍和衣物解下，走近一座衣橱上的一面銅鏡前，梳了梳散亂的頭髮，整了整衣衫，這才擧步出房，轉到右邊第二間上房，擧手敲門。

「誰呀？」

嗓音清脆悅耳，十分熟悉！

司空英頓了一頓，開口回答道：「是我！」

「小二？」

「是的！」

「幹甚麼？」

「端茶來的！」

「茶已經有了呀！」

「這茶非彼茶，姑娘一嚐便知！」

「囉嗦，進來吧！」

司空英輕輕地推開房門，含笑長長一揖道：「人生何處不相逢，艾姑娘別來無恙？」

房中的艾菁看似剛洗過身子，正坐在鏡前梳髮，一見來了個似曾相識的英俊少年，不由玉容微變，起立瞪眼怒問道：「你是誰？」

司空英一愣，發呆片刻，失聲道：「艾姑娘妳不認識我？」

那天在廬山附近雖曾見到俞立忠的面目，但那是在夜間，視覺模糊。

艾菁揚起木梳做勢欲擲，叱道：「鬼才認識你，你滾不滾？」

原來艾菁雖是和「一劍震武林衞濤」有一段情，但她也是最近才知道「一劍震武林衞濤」即是俞立忠的，而且她也從未見過俞立忠的眞面目，是以這時見了假俞立忠，自然不認識了。

司空英聰明絕倫，很快就想到這個原故，當下哈哈笑道：「艾姑娘，我是俞立忠啊！」

艾菁神色大大一震，兩顆眼睛睜得幾欲滾出，不勝驚奇的駭叫道：「嗄！你就是俞立忠？」

司空英點頭笑道：「正是，不請我進去麼？」

艾菁滿臉驚愕，慢慢走到司空英面前，注目上下打量他一番，疑信參半的問道：「你如何證明你是俞立忠？」

司空英聳聳肩道：「我就任同心盟第十三號『金衣大使』的事，妳知道吧？」

艾菁點點螓首，說道：「嗯，我聽說過。」

司空英掀開穿在外面的藍衫，露出一角金衣，笑道：「這樣够不够？」

艾菁有點相信了，點頭道：「好，你進來！」

司空英舉步入房，反手把房門關上，立刻張臂要去抱擁她，說道：「艾菁，這是上天的安排，教我們在此相會。」

艾菁退步輕叱道：「站住！放規矩一點！」

司空英故作一怔道：「怎麼啦？」

艾菁冷笑道：「半年之期未到，你爲何願意以眞面目和我相見了？」

司空英思忖電轉，眨眨眼笑道：「這……唉，妳沒有聽過我在同心盟發生的事麼？」

艾菁當然聽過俞立忠在同心盟被逢萊仙翁假作垂死所騙而恢復本來面目之事，她現在這樣問，純粹是姑娘家的「嬌嗔」而已，故聞言之下，也不再追究，轉過嬌軀走去床邊坐下，垂首幽幽一嘆，說道：「俞立忠，我們還是把過去的那段事忘了吧！」

司空英心中暗喜，忖道：「好呀，只要妳今晚表示不再和俞立忠來往，我就讓妳繼續保持處女之身，否則，哼哼……」

他心裏想着，却走過去在她身邊坐下，右手搭上她的香肩，柔聲問道：「爲什麼呢？菁妹！」

艾菁忽然掩臉飲泣道：「因爲你是俞立忠！」

司空英道：「即使我是『一劍震武林衞濤』而非俞立忠也一樣是妳父親的敵對人物，不是麼？」

艾菁抽泣道：「不一樣，你是誰都沒關係，就是不能是俞立忠！」

司空英皺皺眉道：「這是爲什麼？」

艾菁搖搖螓首，沒有回答。

司空英默忖片刻，站起身長長一嘆道：「好吧，既然如此，我也不好勉强妳，我們就此一刀兩斷好了！」

艾菁聽他要走，忽然伸手拉住他，破涕一笑道：「別急着走，再坐下來談一談吧！」

司空英心中暗「哼」一聲，佯作苦笑道：「既然我們不能有一個好結局，還有什麼好談的呢？」

艾菁道：「談談也不妨，是不？」

司空英道：「那麼，到我房間去，我已吩咐店小二準備一桌酒菜！」

艾菁起立驚訝道：「你怎知我在這家客棧？」

司空英笑道：「我是無意中在櫃台上發現妳的名字的！」

艾菁問道：「你住哪一間？」

司空英一指左邊道：「隔壁第二間上房！」

艾菁道：「你先回房，我穿好衣裳就去！」

司空英點頭說好，打開房門出去，回到自己房間時，只見店小二已在擺杯筷，因問道：「小二，還要等多久？」

店小二連聲道：「快了！快了！馬上就來！您公子不想先洗個澡麼？」

司空英答道：「不，吃過了再洗也不遲。」

不一會，酒菜端進來了。

司空英道：「小二，我沒有喊叫，你們不准進來！」

店小二哈腰笑道：「是！是！小的理會得！」

退後三步，轉身而去。

須臾，艾菁出現在房門口，司空英一揖到地，笑道：「請！」

艾菁粲然一笑，挪步入房，司空英走去把門關上，艾菁顰眉笑道：「別這樣，忠！」

司空英笑道：「但是開着更難看，不是麼？」

艾菁也不再反對，走去席前坐下，脆笑道：「好菜，今晚叫你破費了！」

司空英在她的對面坐下，提起酒壺爲她酌酒，說道：「這是別宴，別有一番滋味！」

艾菁不由默然道：「你……不要這麼說……」

司空英舉杯笑道：「來，來，來！爲我們的分離而乾一杯！」

艾菁舉杯道：「不，我爲們的相逢乾一杯！」

司空英停杯不飲，愕然道：「咦，妳剛才說的話不算數了？」

艾菁未表是否，强顏歡笑道：「面對着一桌好酒菜，我們應該吃得痛快些，對

不？」

司空英點點頭，再舉起酒杯道：「那麼，爲我們的相逢乾一杯！」

兩人飲下一杯酒，開始舉箸吃菜，艾菁邊吃邊道：「忠，你做了兩件對不起我的事！」

司空英笑問道：「哪兩件？」

艾菁道：「你自己知道！」

司空英側頭想了想，聳聳肩道：「也許，不過妳不妨說說看，看與我心裏想的一樣不一樣？」

艾菁道：「第一件，那夜在牛頭山，你不告而別，何以故？」

司空英笑道：「對不起，妳知道我實在有急事，不能再停留……」

艾菁問道：「你的急事是要趕赴同心盟，破壞我大伯和四叔的行刺行動，是不是？」

司空英點頭道：「是的，我不能眼看着蓬萊仙翁葛懷俠被殺死。」

艾菁注目笑問道：「蓬萊仙翁葛懷俠對你們黃山派，究竟有多少恩惠呢？」

司空英道：「我們別談這件事了，好麼？」

艾菁道：「好，第二件，我和令師祖『武翁房玄齡』欲去同心盟找你，在途中遇見你和蓬萊仙翁，後來令師祖要你來見我，那時我還不知道你就是化身『一劍震武林衞濤』的俞立忠，你見我不但不說明白，而且還要打我，那是甚麼原故？」

司空英哈哈笑道：「跟剛才的答覆一樣——我有急事待辦！」

艾菁表示失望的輕嘆一聲，道：「以前，你曾甜言蜜語的說如何喜歡我，但我覺得你似乎完全沒有把我放在心上！」

司空英心中暗怒，忖道：「好丫頭，俞立忠既對妳無情，妳却還是這樣戀戀不捨，哼哼……」

當下含笑道：「艾姑娘，妳還有一個義兄司空英，我覺得他很喜歡妳，假如妳願意跟他結合，也許比跟我結合要幸福得多！」

艾菁眼淚立時奪眶而出，痛苦的望着他道：「你這樣說，表示你從未眞心喜歡我？」

司空英搖頭道：「不，因爲妳說我們必須分開，所以我替妳着想……」

艾菁垂首抽泣道：「你不喜歡我沒關係，但請不要再提到司空英！」

司空英恨得暗中咬牙，問道：「爲甚麼，是因爲他面貌長得太醜麼？」

艾菁搖首道：「不是他的面貌，是他的心地太醜！」

司空英不覺重重放下酒杯，在桌上發出「砰」的一聲大响！

艾菁看得一怔，訝問道：「哦？你怎麼啦？」

司空英道：「沒什麼，假如你不喜歡談到妳義兄，那就談談別的吧！」

艾菁舉袖拭淚强笑道：「眞要命，我原說要吃得痛快些，結果我又哭了——來，我們再乾一杯！」

司空英酌滿一杯酒，一仰而乾，然後問道：「你可是要回你們總壇去？」

艾菁點首道：「是的，希望你不要跟踪我！」

司空英道：「不會，不會，我要去武當山！」

艾菁凝眸問道：「去武當山幹麼？」

司空英道：「爲父報仇！」

艾菁吃驚道：「我記得你曾說少林、武當、華山、崆峒、崑崙五派掌門人不是眞正害死令尊之人，現在又怎麼又要去找他們報仇了？」

司空英忿然道：「我最近才知道，五派掌門人確是殺害先父的兇手，他們因見我們黃山派有後來居上之勢，深恐獲得『天竺聖經』之後，勢力將更爲强大，故使詭計殺害先父！」

艾菁問道：「你怎麼查出來的？」

司空英搖了搖頭，說道：「我不能告訴妳！」

艾菁忽然發笑道：「我有個意見，從現在開始，我們都不要再說到傷心的事，讓我們珍惜今宵，好好來享受一番吧！」

司空英一抿嘴道：「不能，我要鄭重的問妳一句！」

艾菁低頭道：「何必呢？」

司空英正色道：「妳到底喜歡不喜歡我？」

艾菁羞澀地道：「這話應該由我來問你！」

司空英接着問道：「那麼我們分不分開？」

艾菁苦然一笑道：「喜歡和離合是兩回事，我這次回總壇就是想探探我爹的口氣，你知道這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我雖然很願意嫁給你，却也不願因此而失掉一位父親……」

司空英極力壓抑胸中翻騰的怒火再問道：「那麼，萬一我們不能結合，妳會不會嫁給司空英？」

艾菁心頭火起，瞪眼冷叱道：「我說過別再提到司空英！」

司空英默然不再開口，提酒壺爲她酌滿一杯，又爲自己酌滿，然後舉杯道：「來，珍惜今宵，再乾一杯！」

兩人由於各懷心事，故爾放懷痛飲起來，一杯又一杯，未幾便把一壺酒乾掉。

司空英開門喚小二再取一壺酒來，當第二壺酒取到後，艾菁又飲了兩杯，原是雪白的粉頰已變成蘋果也似紅，她搖搖螓首露出一朵醉酒的笑靨道：「我恐怕不能再喝了……」

司空英已決定在今晚佔有她的身子，因之又替她酌酒，笑吟道：「世事紛紛無已時，勸君杯到不須辭，但能爛醉三千日，楚漢興亡兩不知！」

艾菁原是滿腔幽怨，聞詩不由激起一股「豪」情，端起酒杯嬌叫道：「對，再喝！再喝！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更多，酒傾愁不來！」

「咕嚕！」一聲乾下了。

司空英再爲她酌酒，她也端起就喝，一連乾下三杯後，只聽「砰！」的一聲，酒杯由她手中跌落地上，打碎了！

艾菁俯伏桌上，嚶嚶哭泣起來。

司空英心知差不多了，就走到她身邊，扶住她嬌軀輕聲道：「菁妹，我扶妳上床躺一會好麼？」

艾菁突然張開雙臂反將他緊緊摟住，眼睛冒射火光，嬌喘着道：「忠哥，我不

在乎，我甚麼都不在乎……」

司空英暗暗冷笑一聲，便將她抱了起來，轉身向床上走去……

× × × ×

這時候，被敵方關禁在總壇地下鐵牢內的俞立忠，仍在不停轉動着那十支鐵桿。只要無人在場，他就不停的轉動它，但是一轉眼十幾天過去了，鐵牢之門沒有被他轉開，運氣和機會似乎離開他很遠！

這是第十天的入夜時候，俞立忠吃過了晚飯，正要再開始旋轉鐵桿之際，對面甬道出現了三個人——武怪褚一民和艾南村艾北村！

俞立忠立刻知道自己的命運將有變化，便起立笑道：「一月之期未屆，莫非你們老山主改變主意了？」

他故示輕鬆的問着，心中却甚忐忑，他知道老山主願意提前釋放自己，想必在過去的十幾天當中，司空英已然冒充自己在外面幹了許多無法無天令人髮指的事，即令自己能够毫無損傷的離開此地，未來的那一口黑鍋，也將使自己吃不消了。

艾北村越前走到鐵牢門前，目注俞立忠陰陰而笑道：「這十多天來，你一直都在試着想打開鐵門，結果總是失敗，對不對？」

俞立忠神色一怔，自我解嘲的聳聳肩笑嘆道：「唉，原來我的一舉一動都沒逃過你的法眼！」

艾北村陰笑道：「現在老夫要打開鐵門，你注意看好！」

說着，伸出雙手，右手握住右邊第三支鐵桿，同時向裏面旋轉，一連旋轉了十圈，只聽「拍！」的一响，那鐵門倒下來了！

俞立忠笑道：「原來只須轉動兩支，我一直以爲十支都要轉動，怪不得始終轉不開！」

艾北村側身退出一步，冷冷的道：「出來！」

俞立忠見那武怪褚一民和艾南村含笑立在甬道上，情知妄動無益，當下低頭走出鐵牢，笑問道：「下一步是不是又要蒙住眼睛？」

果然他所料不差，艾北村即由懷中取出一條黑布，將他眼睛蒙綁起來，然後扣住他右手脈門，說道：「走！」

俞立忠又像瞎子一般被牽出地牢，他由一陣陣的涼風感覺出自己已在露天之下，此外毫無所知，只覺行約百步後，涼風忽失，脚下的地面變得很平坦，心知已經進入白虎堂了。

這時，只聽艾北村恭聲道：「師父，俞立忠帶到了！」

俞立忠凝神諦聽，發覺那老山主正一步一步朝自己走過來，不由心頭微微一慄，暗忖道：「這老魔頭，他到底要怎樣處置自己呀？」

「俞立忠！」

老山主開口了！

俞立忠「嗯」了一聲，問道：「老山主有何話說？」

老山主陰側側的笑道：「記得本山主十多天前跟你說的話麼？」

俞立忠漫聲道：「那時你說什麼？」

（未完）

武俠小說名家

東方英

新作

每本H.K.$7.00

每本H.K.$6.00

各大書店
超級市場
地鐵站有售

H.K.N.G 環球出版社發行

新書介紹

每本$7.00

每本$7.00

每本$10.00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新系機構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H.K.N.G